

紫衣人（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馬雲‧新著

他穿紫色的衣服，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他的心是黑色的，無惡不作；他的武功高強，江湖上難尋對手。「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之三．「紫衣人」，本期刊出，切勿錯過。

$2.50

972

編後話 今期的巨型故事是馬雲先生第三個古裝武俠的作品——「紫衣人」。這是一篇深具偵探性的武俠小說，內容充滿懸疑氣氛，情節峯廻路轉，高深叵測……描述一個神出鬼沒，行踪飄忽的神秘人物突然出現江湖上，掀起武林中不少軒然巨波，但其人的身份、背景以及行事的眞正企圖何在？始終令人撲朔迷離，難以理解！欲知眞相，究其底因，請千萬不要錯過本故事的刋出。

＊＊　　＊＊　　＊＊

「聶政」是一篇歷史性人物故事，今期隆重推出，行文氣勢磅礴，激烈昂揚，充份發揮民族正義精神，道盡鋤奸扶弱稱心快事，閱讀之餘，保証令你有廻腸蕩氣，心曠神怡之感！切勿錯過。

＊＊　　＊＊　　＊＊

「金銀井」與「金不換」今期完結，下期繼續推出司馬洛新篇「金路」俠情中篇「一品公子」兩大佳作，祈請垂注。巨型故事下期選載一部打鬥激烈，奇謀互逞的動作小說：「女神俱樂部」。文中主角是四名英雌，她們個個身手不凡，嫉惡如仇，最終目的就是要惡勢力份子向她們低頭……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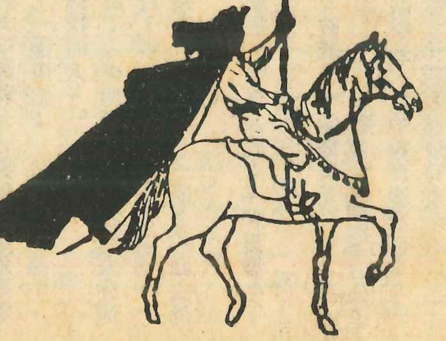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7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惹禍端 夜困柴房

紫衣人

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之三

文・雲成
圖・馬子



月色朦朧的晚上，大路之上無須燭光也可以走路。

即使道路十分之崎嶇，武功根基好的人，走得更快也不會絆倒。

赤手空拳的劉郎，這時候就在一條崎嶇的路上走過。論速度，他像一隻鹿，論身形，黑夜中簡直有如鬼魅一樣。一掠而過。

他錯過了投宿的地方，他不想睡在郊野上，所以他要在星夜裏走，而且要走得快！

突然之間，他的速度減慢了！

在驚奇中，他猶疑地瞪住前面一堆人影！

那邊，一羣人影在急急移動，不知道發生了一些甚麼事。

肯定是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也肯定是一羣持有刀劍的人！

他們正在追逐一些甚麼？

殺聲連天的，被追逐的人必然不好受，一向鋤强扶弱，抱打不平的劉郎，自然也不會就此袖手旁觀。

他看見一條人影竄進了路邊一處樹林中去。

那一大羣手持刀劍的人，依舊苦追不捨。

樹林中，樹影婆娑，光綫昏暗得令人難以忍受。

追殺而來的人羣，有些却提了燈籠。但當他們進入了樹林之後，却有無所適從之感。

樹林中沒有人影，只有虫聲唧唧，貓頭鷹的夜眼，虎視眈眈。

人羣都沉寂下來，彼此的目的都不外乎要聽出一些動靜來，只要樹林中傳出異聲，這班人就會一湧而上，千刀萬斬，絕不留情。

驀地有個人叫出了一聲：「在那邊，快！」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過去了。

那邊確然有個人屹立不動！

那是劉郎！

劉郎一方面嚇呆了，另一方面又想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他決定不走。

人羣迅速包圍他。

劉郎手無寸鐵，也沒有反抗的意圖，令到所有包圍他的人反而呆了一陣。

有人將手上的燈籠提高，有人把刀劍張揚着，更有人說道：「就是他，一定是他。」

於是，一唱百和地叫將起來：「抓住他！」

劉郎想問對方是甚麼人，然而人家已經動手了。

他立即迅速後退幾步，揚聲道：「各位，你們找錯人啦。」

最先動手去抓劉郎的人，都感到無限驚奇，他們明明白白一探手就可以抓住劉郎，結果還是落了空，再出手，還是一無所獲。

即使如此，手持刀劍的人仍然不知厲害，舞刀弄劍搶攻。

劉郎左閃右避，連喝幾聲也無反應，急忙又躍開了數丈。

圍攻他的人有些感到心寒起來，一因這是黑夜，二因對方手無寸鐵，三因劉郎閃避得快，令到他們無從捉摸。

於是人們不禁想：「這傢伙會不會是鬼魂？」

除了武功高絕的人之外，就惟有鬼魂才令他們如此撲朔迷離。

「你們太不講理。」劉郎一邊逃避對方的追殺，一邊叫道：「我只是過路的，不是你們要找的人。」

有人道：「少講廢話，跟我回去分清楚是非黑白，否則我們一定不放過你。」

「回去？」劉郎怔了一怔：「回去那裏？」

「符家邨。」那人說：「邨裏發生了命案。」

「有人被殺？」劉郎又是一怔！

「是的。」那人道：「符員外的公子。如果你沒做過，又怕甚麼跟我回去？」

「好吧。」劉郎抱着好奇的心情道：「我就跟你們回去一次。」

各人聞言頓感鬆弛下來。事實上，他們動過手的才最清楚，要劉郎就範可不容易。現在難得他乖乖的聽話。

所有的刀刀劍劍都分別垂了下來，人却沒有散去，仍舊圍繞住劉郎，有些人却到樹林中去，不知要找一些甚麼。

劉郎看見那為首一人十分有禮貌，忍不住問道：「剛才你說有人被殺，怎麼連兇手的樣兒你們也不認得？」

「不瞞你說，我們都發覺得太遲，只知道有人被殺，又有人在逃，却見不到他的眞容。假如老兄眞的沒有做過，又怕甚麼跟我們去一次？如果是證明事出誤會，在下願意道歉陪罪。」那中年人道。

各人於是在黑夜中回頭走，走向一條村莊。

× × ×

說是誤會，不如就說是一種巧合。

如果不是劉郎在午夜中趕路，如果不是他趕路的方向如此巧合，人家怎麼會以為他是在逃的兇手？

雖然在情理上沒有兇手肯站下來等人家將他圍捕，但當一個人逃無可逃，避無可避之時，就惟有束手就擒。

但是，劉郎不是那麼消極的人，他有能力逃之夭夭，可是他偏偏不逃，為甚麼？為了好奇，也為了消除不必要的誤會。

× × ×

符家邨很大。

邨裏分為兩個部份，新邨與舊邨。

新邨是符員外一家人居住的，紅牆綠瓦，建築得富麗異常！

舊邨是符家族人聚居之處。

新邨與舊邨在咫尺之間，但分別很大。舊邨的屋宇却是名符其實的舊，新邨却美奐美侖。

劉郎被帶到一幢建築物的大堂之上，一名中年人滿面愁容地候在那裏！

在押解途中，劉郎已知道那名大漢叫勞天望，是符家邨的護院首領。

劉郎被人自頂至踵的打量着，對方顯然是要分辨他是否就是殺人兇手。

後堂之上人聲哄動，隱約還傳來了陣陣飲泣聲。

坐立不安，面帶愁容的中年人就是符員外——符祥瑞。

他端詳着劉郎問道：「就是你殺了我兒子？」

劉郎謹愼地搖頭否認：「不！我根本未到過這兒來，也不知道這兒發生了甚麼事。」

一羣大漢之中有人指證：「是他，我們終於追踪到樹林附近，將他抓住。」

劉郎無可奈何地說：「我只是趕路，湊巧經過那兒，看見你們那麼熱鬧，駐足觀看了一下。」

「世間那有這麼湊巧的事？」剛才指證的人又說。

另一人道：「他有絕好的武功，除了他之外沒有人能做出這種事情來。」

符員外把一名家丁召來，問道：「你看個清楚，少爺可就是這個人殺的？」

「不！」家丁打量着劉郎：「那兇手穿的是一身紫色衣服。」

「傻瓜，衣服可以換上，也許那套紫衣裳已給拋棄了。」勞天望道：「我正派人到樹林中去找，相信他一定扔不了很遠的。」

不知誰在問道：「還有武器呢？」

勞天望瞪了他一眼：「還用說麼？兇器一定也跟那套紫色衣服一齊拋棄了，只要找到衣服，兇器也一定可以找到。」

符員外盯住劉郎：「是誰主使你來此行兇的？」

劉郎一派嚴肅地說：「相信我吧，我

沒有殺過你兒子或任何人。」

「你是個會說話的人，也很會僞裝。」符員外顯然不相信劉郎，「一個人出來江湖上闖，應該敢作敢爲，如果是有人花錢收買你，你也該交代個清楚，何必佯作鎮定！」

「如果有人收買我，我決不會歇在那兒等人來抓我，這點你一定明白，他們也明白。」劉郎指指勞天望等一班大漢。

勞天望道：「你不是不想走，只是走投無路，被迫裝傻，可惜我不會聽你那一套。」

「看來我要令你們相信我的話，可眞不容易呢。」

劉郎輕輕嘆氣。

他心裏想：硬闖只有令誤會加深，吃下這隻「死貓」，又未免冤枉。怎麼辦？

眼前這件事的確令人尋味，例如這位員外又是個甚麼人？

爲甚麼有人殺死他兒子？

既然這兒出了命案，爲甚麼還未見有官府的人到來？報了官麼？

以勞天望爲首的一班人又是甚麼人？看他們的裝束與打扮應該是打手，大概是符員外聘請回來做護院保鏢的吧！

然則，這班護院保鏢也算得上能了，有這麼多人在這裏，怎會給兇手闖進來爲所欲爲？

劉郎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引起他好奇心的事也更多，因此他決定忍耐下去。

劉郎苦笑一下，道：「你們要將我怎樣處置？」

符員外道：「跟我到後堂來。」

於是劉郎在衆人的監視下，被帶到後堂去。

× × ×

在後堂裏，有許多婦人，都在哭哭啼啼。

劉郎看不慣這種場面，但是也無可奈何。

符員外指住一具屍體，對劉郎說：「那就是你殺死的人。」

劉郎看見一張八仙床之上，擱住一具屍體，那是個年青人！

啼哭着的婦人都正圍繞住那年青人的屍體，有些還跪了下來。

符員外聽不到劉郎的回音，又說：「你看見這情形，難道你一些兒感想也沒有麼？」

劉郎道：「我很感動，也非常同情你，可惜你這樣子對待我，我却無法可以幫助你。」

「你還能幫助我？」符員外感到意外地一怔！

「是的，我過去曾經幫助過不少人。」劉郎說道：「假如我能了解整個事件，而發覺你又的確值得我去同情你的話，我一定可以幫助你。」

「然則你——」符員外開始用另一種眼光注視住劉郎。

然而他還沒有說得完那句話，在旁監視住劉郎的勞天望却截住了他的話頭，很不高興，也很不客氣地說：「別聽他的鬼話。」

勞天望又瞪住劉郎：「你是甚麼東西？你竟敢侈言幫助別人，嘿！誰要你幫？你根本就是一名殺人兇手，還想狡辯，告訴你，在我面前，你休想使出詭計。」

劉郎道：「我眞希望你能找到那件兇器和那一套紫色衣服。」

「我們一定可以找到。」勞天望道：「因爲你無法來得及將衣服埋葬。」

「但是——」劉郎笑了笑：「假如你找不到，又怎樣？」

「嗯——」勞天望沉吟一下：「假如找不到，你自然可以減少嫌疑。」

「那麼，我只有等待了。」劉郎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勞天望於是叫人將劉郎送走。

劉郎被人押着，穿堂過弄，來到後院裏一間柴房之內。

柴房的木門可以反鎖，勞天望派來的人也沒有留下燈光！

劉郎本來有許多機會可以逃走，只要他肯動手反抗，以他的武功對付這班人，應該不成問題，然而他還不想走。

既然他決心要知道這件事的眞相，他就不會就此一走了之。

他被人反鎖之後，先在室內四周了解一下這兒的內部環境！

雖然室內沒有燈光，但窗外有月色，也有大屋那邊射過來的燈光！

劉郎發覺這兒的「居住環境」可眞不錯，最少那堆乾草就可以供他躺下來睡一覺，至於其他事情，劉郎暫時也懶得去理了。

× × ×

勞天望派到樹林中去搜索的人已回來，那兩個人帶了一包物件回來——那是最令衆人觸目的物件。

包括符員外和勞天望在內，都注視着那一包東西，它正由人將它打開。

一種刺眼的顏色，令到各人呆住了一陣！

那是足以令到一部份人感到觸目驚心的紫色——這些人之中，有人在不久之前見過了「紫衣人」的狠辣武功，足以令他們感到膽寒。然而在勞天望的督促下，他們當時又不能不「勇往直前」地去追殺在逃的「紫衣人」。

包裹裏，有一件紫色的外衣，一把有血的利刀，那些血還未乾，令人看上去也總覺有些不安！

「果然是他。」勞天望肯定地說：「我們總算找到了證據。」

符員外瞪住那把血刀：「眞想不到，他果然是個兇殘的人，眞的是人不可以貌相啊，我差點兒也相信他是冤枉的。」

勞天望道：「我們一班人都有目共睹，那兒附近找不到第二個人影，他是唯一的，自然是他。」

有人又說道：「是的，最初他還拒捕，後來不及我們人多。」

符員外激憤地說：「那麼，快些將他送往官府法辦。」

「何必焦急？」勞天望道：「他無論如何也逃不了的，現在已是三更過後，一切還是留待明天再說吧。」

符員外担心地說：「他有膽闖進來，只怕他另有同黨，摸黑前來救他出去。」

「員外你放心好了，我會加派人手看管住他，戶內戶外，也加强了戒備！」勞天望安慰着他的主人！

事實上，囚禁住劉郎的柴房外面，也的確有兩名大漢看守。

院子內外，都有人巡邏！

× × ×

天色剛剛放亮！

不知那兒傳來了幾聲尖叫，叫得又大聲，又充滿了恐怖感。

那是女人的叫聲，彷彿這幢大宅之內，又發生了甚麼可怕的事。

即使在平時，這種叫聲亦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何況這不是平時呢，這是剛發生過命案之後才不過幾個時辰。

因此，大宅之內任何人都對這叫聲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於是帶刀劍的護院保鏢們，首先紮醒，紛紛循聲趕到後院去！

最先趕到後院去的人，可以見到一名婢女正在呆若木雞地，指住院子裏一角。

那兒有些東西蜷縮成一團。

再仔細看清楚，那是人——一個昏倒了的人。

那婢女以爲他死了，所以嚇到揚聲尖叫不已，其實只是大驚小怪而已！

不一會兒，宅內上下人等，包括主人家符祥瑞員外夫婦，以及勞天望等人在內，也都來了，剎那間，後院的每一角落，都是人！

另一邊，有人找到了另外一個昏倒過去的人，那刀子躺在一旁，那是一叢花木的背後！

兩個都是被派來看守住劉郎的保鏢，他們既然雙雙昏倒，那麼，劉郎呢？

符員外和勞天望首先衝向柴房門口。

柴房的木板門，依舊是反鎖着。

勞天望一邊揚聲叫人找鎖匙過來將門上的大鐵鎖打開，一邊持劍轉到窗口這邊來，隔住窗框往內張望。

但是，在視綫範圍之內，根本見不到有人。

勞天望再放眼看看窗框，一切都完整無缺，包括那些木柱子在內，每條無損。

那麼，人不該由窗或門逃出去吧！

有人找來了鎖匙，將柴房房門上一把大鐵鎖打開了，讓各人入內。

柴房之內，空空如也！

這兒沒有閣格，也沒有太大的地方，這麼多雙眼睛，應該不會看錯的。

各人自然而然地，仰首上望，屋樑之上，也沒有人影！

然而一些光綫却由瓦片中透了進來。

瓦片中間怎麼有空罅？

這兒是柴房，顧名思義柴房是用來堆放柴枝和乾稻草的，此等東西都是用作燃料的，自然要經常保持乾爽。

尤其是這是富有人家的柴房，自然更不可以讓瓦面漏水！

現在大家都可以見到瓦面露出了空罅，顯然出了毛病。

勞天望有意要查明究竟，也存心要在主人面前露一手，只見他雙足一頓，人已登上屋樑之上！

站穩在屋樑之上，探手可達瓦片砌成的屋頂。

勞天望接近屋頂可以觀看得更加清楚了，那是經過重新堆砌的，所以瓦片與瓦片之間，難免出現許多空罅與破綻。

勞天望用手撥開幾塊瓦片，探首外望，屋頂之上見不到人影。

勞天望索性爬上了屋頂，四下裏張望，仍然見不到劉郎的影子。

他心裏暗自佩服劉郎的身手，事實上一開始他已經知道劉郎是個高手，只是想不到他高到這般田地而已。

勞天望一個翻身，由屋頂躍下。

符員外急不及待地問：「怎麼樣？」

「他溜掉了。」勞天望道：「我們快報官，讓官府下令通緝他。」

符員外埋怨道：「我昨夜叫你漏夜把他送往官府，你早該聽我的話就不致如此麻煩。」

勞天望道：「他逃不了的，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把他抓回來。」

「你不必走到天涯海角了。」突如其來的聲音，自牆頭上傳下來！「我已自動送上門來。」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給嚇呆了。

衆人身不由主，紛紛舉頭仰望，發覺那是劉郎和另外一個人。

劉郎自己未跳下來，先將同行的人推了下來！

那人連翻帶滾，跌倒在牆脚之下，劉郎也迅速一躍而下。

院子裏帶刀劍的人紛紛戒備。

劉郎朝着符員外和勞天望這邊走過來，他雙手依舊沒有任何武器。他對四周手持刀劍的大漢們瞧也沒有瞧上一眼。

劉郎一手再將半臥在地上的人扯過來，對符員外道：「這個可是府上的人？」

符員外搖搖頭。他又側過頭來問勞天望：「你可認識他？」

勞天望也搖着頭，他問劉郎道：「他是誰？」

劉郎笑道：「如果我知道他是誰，我就不會跑來問你了。」

符員外問：「你在那兒找到他？」

「由這兒一直追踪至樹林附近，然後才將他抓住。」劉郎道：「你們問問他跑到這兒來幹甚麼？」

勞天望於是問那個陌生人：「你是甚麼人？」

「嗯——」陌生人眨着一雙鬼鬼祟祟的眼睛，「我姓張。」

「幹甚麼的？」

「小偸。」

「小偸？」勞天望怔了一怔：「你跑到我們這兒來偸東西？」

「嗯——」陌生人支吾着。

劉郎插咀道：「他並非到你們這兒來偸東西，而是企圖入來救我出去。」

「他要救你出去？」勞天望出奇地瞪住劉郎。

劉郎笑了笑，道：「你感到奇怪吧？他救不到我，反而被我『恩將仇報』的抓回來，這是否太不近人情？」

姓張的陌生人垂下頭來，不作聲。

符員外忍不住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你們最好問問他。」

劉郎指指那個陌生人。

勞天望生氣地瞪住那個陌生人，問道

：「誰主使你到這兒來?」

「嗯——」陌生人生成一副鬼祟相，支支吾吾的，說不下去。

「察」地一聲，勞天望手中的利劍直刺向陌生人的咽喉。

在場的人莫不感到震驚，只有劉郎較爲鎮定，因爲他站得比較接近，看得也比較清楚，勞天望的劍鋒非常接近陌生人的咽喉，只是沒有觸及他的肌膚，劍尖却刺進了他的衣襟去！

儘管如此，那陌生人也嚇得魂不附體，渾身抖顫着。

勞天望目露兇光，那把劍並沒有收回，讓劍鋒十分接近陌生人的咽喉，咬着牙說：「再不說出實情，便是你自討苦吃，與人無尤。」

陌生人担心咽喉開了洞，抖着聲音道：「不要殺我，我只是受人錢財，替人擋災。」

「你說得清楚些，老子聽不明白你的意思。」勞天望道。

「我姓張……」

「我早知道你姓張了，你還說過你是個小偷，對嗎?但現在我要知道你何事跑到這兒來，收買你的人又是誰?」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他穿了一身紫色的衣服，給我一些銀兩，要我偷進這兒來——」小偷張頓了頓，瞪住劉郎，又說：「他說柴房內囚禁了一個人，叫我只要救了這個人出去，他就會另外再賞賜。但是……」

劉郎看見他嚇至面色蒼白，詞不達意，忍不住替他解釋。

原來當晚劉郎睡至將近天亮時，突然被一些異聲驚醒。

當劉郎爬起來走至窗前時，發覺一個人影正在走動，當時小偷張巳先後分別將二名看守住劉郎的大漢擊暈在地上。

劉郎看見那人影正迅速朝柴房這邊走過來，於是他立即後退！

他發覺那人正以百合匙將柴房的門鎖打開。

那人當然就是小偷張。

小偷張的技藝嫻熟，很快巳將柴房門外的大鐵鎖開了！

劉郎因爲不明此人來意，早巳在黑暗中躍上屋頂——他是先躍登屋樑，再將屋頂的瓦片移開，才鑽了出去。

他在屋頂上俯伏，可以清楚聽到小偷張在下面沉聲叫道：「喂！你在那裏?快些出來吧，別躲起來了我是來救你的。」

劉郎伏在瓦背之上，一聲不响。

過了一會兒，劉郎再也聽不到任何聲响。

他感到奇怪。當時他還以爲那人正在下面柴房內外找尋他的踪跡。

但是，當他偶然之間回過頭來，往下張望時，却發現一條黑影飛越過後院圍牆之上。這時候，劉郎才醒覺起來，匆匆由瓦面上爬起，一躍而下，越過牆頭，追踪而去。

當時的情形大致如此。

小偷張聽了之後，也點頭表示同意劉郎的說法。

劉郎又說：「我在樹林附近抓住他，他却說受人主使，還說那人就在樹林中等待着，但我要他帶我去找時，却找不到那個人。」

小偷張却眨着那雙老鼠眼，道：「我所講的全是實情，在各位大爺面上，我怎敢胡扯?如果你們還有懷疑，可以從我身上搜出那紫衣人的銀兩，那是他給我的酬勞。」

勞天望這才把劍收回，將手一招，召來一名大漢，吩咐他動手去搜查小偷張的身。

果然有些銀兩搜出，那些銀兩還用一方紫帕包裹着。

由此可以推想得到，小偷張並未有說謊。

劉郎道：「我這個人習慣了孤獨，並無所謂同黨，但是這一次眞徼幸，竟然變成了神秘人物——紫衣人的同黨。」

小偷張也坦言道：「我最初亦以爲你是他的同黨，否則人家怎肯花錢請我救你出去。唉！眞想不到，我反而給你抓了回來，眞是活該！」

勞天望盯住劉郎道：「你是否別有用心?」

劉郎苦笑着問：「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假如你果眞是寃枉的，爲什麼你還不乘機一走了之?」勞天望道：「我懷疑你這番折回來，必然是另有目的。」

「你倒沒有猜錯，的確另有目的。」

劉郎笑了笑，「我的目的就只有一個，要你們明白我根本沒有殺人。」

「然則，昨夜的事，又如何解釋?」

「昨夜什麼事?」

「昨夜你在現場讓我們找到你，後來又在現場找到一個包袱，裏面有你的外衣和利器。」勞天望說到這裏，召來一名大漢。

他叫那名大漢取來一個包袱，裏面有一件紫色外衣和一把血刀。

劉郎見了又忍不住笑道：「我根本就沒有見過這些東西。」

「正如剛才我們提及的問題。」勞天望道：「假如你沒有做過這件事，爲什麼有人花錢來救你?」

劉郎道：「你如果有頭腦，你如果能想深一層，就省下許多時間，我也省回不少氣力。」

符員外在旁也忍不住說：「朋友，我相信你不是兇手。」

勞天望想不到他的主人也同情起劉郎來，說道：「員外，江湖道中，千奇百怪，其中也有不少奸詐，我們還是小心一些好。」

符員外道：「他能押着小偷張回來，這件事巳擺得十分之明白，他說得不錯，這位朋友只是爲求淸白而來。他是個正直的人，否則，他大可以一走了之，何必多此一舉?」

勞天望再也無話可說。

符員外面露不悅之色，道：「你們也未免太過不像話了，抓不到殺我兒子的眞正兇手不特巳，還差些兒寃枉了好人！」

劉郎不爲巳甚，道：「算了，事情巳經過去，我也不會介意，不過，既然府上出了事，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假如你們不嫌棄在下的話，我劉某倒願助你們一臂

之力。」

劉郎此話一出，各人反應不一，有些人木無表情，內心却充滿了妬忌。有些則喜形於色，顯然歡迎劉郎加入他們。

其實劉郎剛才的身手，巳令到各人內心暗自佩服不巳。

能够憑着赤手空拳，力拒數人的進攻——這雖然是昨天晚上的事，各人仍未忘懷。

能够躍登屋頂，令小偷張一無所覺，到頭來還跟踪他，捕捉他，押解他回到這兒來——此中過程各人儘管沒有目睹全部，最少也見到剛才劉郎越牆而入，來去自如的情形。

因此，這班人之中，除了數人別具用心，心存妬忌之外，大多數人均表示佩服劉郎，只是沒有人敢作聲而巳。

符員外沒有理會到他身邊這班人的反應。他一邊吩咐勞天望親自將小偷張和那個血包袱送往官府備案，一邊請劉郎進入內堂細談。

劉郎刹那之間由階下囚變席上貴賓，自然令人刮目相看！

符員外首先對劉郎表示道歉，然後叫下人敬上香茗。

劉郎是個充滿了好奇心的人，他一開始就對這件事發生了興趣。

他主動地追問符員外：「這件事是怎麼樣發生的?」

符員外似乎早巳有所準備，將一班護院保鏢遣出客廳之外。

然後，他嘆着氣對劉郎道：「我這生人本來沒有做過什麼大錯事，就是生了一個不肖兒。他生前行爲不檢，可能就是爲他自己種下了殺身之禍。」

劉郎本來就有些出奇，爲什麼昨夜他見到宅內的婦人們哭哭啼啼的，獨是符員外未見流淚?

昨夜劉郎見到的符員外，除了面帶愁容之外，並未太過傷心。現在再聽他的語氣，巳經知道他對那死去的兒子，似有怨言。

符員外又說：「也許是他活該，生前他花天酒地，可能在外結交了壞人，又或者跟人結了怨，才種下這禍根。」

「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劉郎問：「府上養了這麼多高手，令郎怎會輕易被人刺殺?」

符員外搖頭嘆氣道：「你應該想像得到吧，像小偷張那種人，竟然也可以瞞過他們竄了入來，你還讚他們是高手麼?」

劉郎看看勞天望的手下們都不在，忍不住問：「然則，爲什麼你還聘請他們回來?」

符員外又是一聲長嘆，滿懷心事地說：「我是個老實人，生平亦不喜歡與人結怨，但是不知爲了什麼事，大約由三個月前開始，我們符家郤不斷惹上了麻煩，於是我迫不得巳，就惟有花錢請來這班保鏢，希望從此天下太平。可是……」

符員外正想說下去，屏風後面閃出了一個人來。

那是一個年青人，大約二十一二歲左右。他走到符員外身邊，與他耳語幾句。

符員外站了起來，先介紹劉郎認識，原來這年青人是他次子符布根。

然後，他又對劉郎表示，他有些事要到後堂去，片刻就會回來。最後在離開客廳之前，又叫符布根陪伴劉郎。

劉郎心裏難免感到奇怪，符布根如此神神秘秘，難道後堂又有些什麼不幸事情發生?

劉郎趁住符員外不在，跟符布根搭訕道：「你有多少兄弟?」

符布根豎起二隻手指：「兩個。」

「不幸死去的，是你大哥?」

「是的。」

「你大哥這次不幸死去，你一定很傷心吧?」劉郎試探地問。

「那當然囉，家中每一個人都十分傷心，尤其母親。大哥是母親的命根兒。」

「聽說你大哥行爲不羈，聽令尊的口氣，就不大喜歡他。」

「那只能怪大哥自己不好，做父母的不會無端偏心的。」符布根似乎很懂事，「不過大哥實在比我乖巧得多，最少他懂得討好母親的歡心，所以無論父親怎樣，他總是母親的命根兒。我這個人却是呆呆直直，父親常常對人說，我很像他，所以他比較喜歡我。」

劉郎笑道：「這也公平，一個得父親喜歡，一個獲母親疼愛。」

符布根改變話題問劉郎：「你不怪我們無禮對待你吧?」

「那只是一場誤會，事情總算過去了。」劉郎說道：「聽令尊說，這幾個月以來，府上發生了許多不愉快的事，到底是什麼事?」

符布根猶疑一下，道：「舍下的確發生了不少奇怪的事。例如不久之前，父親非常心愛的一匹白馬，突然之間死去。事後發覺馬兒的身上瘀黑了一大塊，那兒有一枚毒針。」

「毒針?」劉郎怔了一怔。

符布根道：「是的，毒針，非常仔細才可以看得在馬身上有一枚毒針。也就是說，有人故意將父親心愛的白馬殺死。」

「除此之外，還有些什麼不愉快的事發生?」

「有一天，半夜三更時份，狗兒忽然一齊狂吠起來，我們都被吵醒了。突然之間，一切都靜止下來。我們以爲沒事了，想不到翌日起來，發覺所有狗兒都死得不明不白的。」

「又是被毒針所殺?」

符布根點了點頭說：「你猜得一點不錯。」

「這麼說來，都是一個人做的。」

「但是，我們從來未見過那個人。直至到有一次，一名婢女嚷着見鬼，刹那間嚇昏了。醒後對家人說，她見到一個穿紫色衣服的鬼，但我們認爲那是人——一個武功必然十分好的人。」

「一個武功十分好的人經常跑到你們這裏來，到底爲了什麼?」

「我也不明白，最初我們以爲是小偷，但家中財物並無任何損失。」符布根道：「儘管如此，舍下巳弄得人心惶惶。」

「於是令尊便聘請一批護院保鏢回來，是不是?」劉郎問。

符布根道：「不！後來發生過兩次莫名其妙的事才迫使我們請人回來保護。」

「什麼莫名其妙的事?」

「一次家中的人紛紛嘔吐或下瀉，弄得我們要請大夫也來不及。後來雖然沒有人因此而死亡，但亦已弄得鷄犬不寧。」

「大夫怎麼說?」

「大夫說我們吃錯了東西。」

「全家上下都一齊吃錯了東西?」劉郎沉吟道：「我看，可能有人在你們的飯菜之中——做了手脚。」

「我們也這樣忖測。在這件怪事之後，還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符布根道：「有一天早上，煮飯的下人揭開鍋子的蓋時，裏面有幾條蜈蚣。」

「蜈蚣?」劉郎想起了那些多足的有毒動物。

「是的，就是被人俗稱爲百足的東西，多可怕啊!」符布根猶有餘悸地說：「後來家僕們雖然分別把幾條蜈蚣殺死，但父親却因此而耿耿於懷，終於決定聘請護院保鏢。」

「是的，這些事情相信連官府也感到愛莫能助。」劉郎道：「那麼，勞敎頭和他的人來了之後又如何?」

「嗯——」符布根左張右望，看見幾名大漢在庭階以外較遠處，這才說道：「我們也以爲從此之後，可以相安無事了，但是，想不到大哥反而被殺。以前只是牲畜無端死去，如今死的却是人。由此可見，我們的做法，可能觸怒了那個人。」

「你以爲那個人是誰?」

「憑下人見過的紫色鬼魂和昨晚上出現過的紫衣人，我相信他們同是一人。」

劉郎想了想，道：「我看，這個人一定跟你們有過很深的成見。否則，他決不會犯艱冒險的，一直摸入來府上做手脚，逞威風!」

「是的，任何人都會這樣想。」符布根道：「但是，家父一向與人無忤，對方又沒有向我們發出任何警告，這才叫人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劉郎覺得符布根這個年青人很坦誠，難怪他父親如此喜愛他。

劉郎又想起剛才他那神秘的舉止，忍不住問道：「府上是否又有事情發生?」

「嗯——」符布根似乎有難言之隱，「不!沒有什麼事，只是家母有些事情要找家父商量一下。」

劉郎是個善觀眞僞的人，從言詞神態之間，已看得出符布根在說謊。

符布根在劉郎的印象中，是個很坦誠的人，正因爲他太老實了，所以他不懂得掩飾，說謊時也就變得破綻百出。

到底後堂發生了什麼事?劉郎越想越感到不妙，從種種跡象看，肯定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劉郎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符員外又由裏面出來，劉郎看見他面帶愁容，就知道自己所料不差!

劉郎單刀直入地問：「是否又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符員外。」

符員外束眉道：「是的，內子一對心愛的玉鐲不見了。」

「是什麼時候發覺的?」劉郎問。

符員外道：「那是因爲小偷張。若非你把小偷張押了回來，牠也不會想起那名貴的玉鐲。」

「那東西收藏在什麼地方?」

「一個衣箱的底層。照正不易被人發覺的。」符員外又說：「但由於小偷張的出現，令她提高了警覺，於是剛才返回睡房時，便由衣箱底下將一個首飾箱子搜出，豈料打開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那雙玉鐲不知所踪。」

「有沒有放錯了地方?」

「別的東西她會記錯，那雙玉鐲就不會，並非因爲玉鐲本身的價值，而是由於它是我倆定情之物!」符員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劉郎冷道：「看情形，小偷張死性難改。雖然紫衣人不准他動手脚，只要他進來救我出去，但他可能先偷東西，才來救我。」

符員外也後悔莫及地說：「我們應該仔細搜索清楚才將小偷張送官。」

「現在我們趕去官府，也許還來得及。」符布根挿咀道：「反正他已落在勞敎頭的手中，一定逃不了。」

「是的，我們立刻就要派人趕往官府。」符員外於是召來二名大漢，他們都是勞天望的手下。

符員外只叫他們陪同符布根趕往官府，却沒有對他們提及那對玉鐲的事。

但是符員外却對符布根暗示，由於玉鐲太過名貴，若非迫不得已，切勿太過張揚。

符布根與二名大漢離去之後，劉郎又忍不住問符員外：「他們來了多久?」

「你是指勞天望等人?」符員外反問道。

「是的。」

「未足兩個月。」

「你以爲他們可靠嗎?」

「情理上應該靠得住的，雖然他們的武功未如理想!」符員外又說：「因爲勞天望是由知縣大人介紹來的。」

「你認識這兒的知縣大人?」

「十分熟絡。」

劉郎也明白到富有人家與官府多數有密切的連系。

符員外也明白到劉郎的意思，所以他解釋說：「我曾將最近發生的怪事對大人提及，要求他派人保護。後來他提議我另請保鏢，於是他便推薦勞天望來。」

「你覺得勞天望此人如何?」

「他看來十分盡責，就是武功不如你。」符員外說：「我自信沒有看錯人，閣下是個靠得住的人，如果你肯留下帮我，我就一定不會待薄你。」

「你太客氣，事實我很平庸。不過無論如何，這件事已引起我的興趣，我一定追查到底，只要你不怪我多管閒事。」

「我怎會怪你?」符員外喜形於色，「我正求之不得。」

劉郎忽然又好像想起了什麼，問道：「官府離此有多遠?」

「只有數里路。」符員外答道。

「令郎的武功根底如何?」劉郎又問道。

符員外反問：「你指布根麼?」

「是的，就是你剛才派往官府的第二個兒子符布根。」

「他的武功普普通通而已!」符員外忽然也想起了一些什麼事：「你可是担心他——」

劉郎站了起來：「我想你派一名熟識路途的家僕帶路，我想趕去看看。」

符員外也覺得自己未免太過糊塗，怎麼可以派他兒子隨便離開這裏?

假如眞的有個神秘人物在幕後與他們作對，這正是個好機會。

符員外後悔已來不及，只希望根本就沒有不幸的事發生。

於是他召來一名家僕，令他帶了劉郎，趕往官府去。

到底劉郎担心一些什麼?符員外已是心中有數。

× × ×

在前往縣衙的路上，勞天望親自帶人押解着小偷張。

勞天望心裏很生氣，因爲小偷張固然丟了他的面子，那個「紫衣人」也令他煩惱非常，他是符家邨的護院敎頭，但對方竟能來去自如，他和他的手下豈非形同虛設?

因此，勞天望不由自主地，遷怒於小偷張，同時亦希望從小偷張口中探知一些關於紫衣人的秘密。於是叫人將小偷張推進樹林中去。

小偷張儘管心感不妙，也是無可奈何。他根本就無力反抗。

樹林中，勞天望向小偷張先行下刑示威——將小偷張用繩子穿過樹林的橫枝，倒吊起來。

小偷張叫苦道：「你們別這樣，我已供出一切了。求求你們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勞天望冷冷地笑了笑，隨即面色一沉：「你令我面目無光，也叫我下不了台，我這個護院敎頭裁在你手中，我一班手下亦可能從此之後要被迫離開符家邨。」

「唉!天啊!我除了貪錢之外，還是被迫的，那個紫衣人實在很兇，如果我不聽他吩咐去做，他會殺死我。」

「你應該早知我在符家邨任敎頭，爲什麼偏要令我下不了台?」

「但當時的情形你要明白，我是在夢中被人吵醒的。」

「你說謊也不會說，那有小偷會在夜裏睡覺的?他媽的!」勞天望生氣地將劍尖伸到小偷張的頸項之間，「你再不說實話，老子先在你這兒劃一劍，讓你的血流光了自行死去。」

小偷張被綁手綁脚，倒吊在樹枝之上，已經够苦了，假如再受傷，必然是苦上加苦，甚至死在這兒也沒有人知道。

小偷張哭喪着臉，道：「千萬別這樣，我講實話了。」

勞天望冷冷地說：「告訴我，你是怎麼樣遇上了那紫衣人的?」

小偷張哀求着說：「先放我下來好嗎?我這樣子說話很不舒服。」

勞天望道：「不!你先講實話再放你，如果你再胡謅，老子便不放過你。」

小偷張於是吶吶地說：「昨天晚上，我本來打算偷入一家人的宅內發財，想不到突然之間有人從後面將我抓住。」

「就是那個紫衣人?」

「不錯，正是他，我回頭一看，知道他不是公差，月色之下，渾身穿上了紫色的衣服，這才較爲安定下來。豈料他比起公差來，更加麻煩。後來我才知道，他要我替他做一件事。」

「可就是要你偷入符員外那兒去?」

「正是。」小偷張說，「他要我偷入符家，到柴房去救出一個人……此中過程，我早已在符家說過了，直至我被那姓劉的抓住爲止，都是實情，唯一隱瞞的就是：紫衣人對我說，那姓劉的是他的好朋友。所以他要我將姓劉的救出來。」

「這番說話，爲什麼你在符員外面前不直說?」勞天望問。

小偷張道：「我怕那姓劉的殺我。」

「你相信那個姓劉的跟紫衣人是一黨麼?」

「我相信他們是一黨，否則，紫衣人何必花錢叫我救他?」

「好極了!你到了縣衙之後，照現在的意思對知縣大人說吧。」

「一定，一定，」小偷張討好地說：「只要你認爲我怎樣說比較合適，我就怎樣說。」

「我現在就先放你一馬，但你必須在大人面前咬死那姓劉的。否則，就算你有命出來，也沒有命再混下去。」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勞天望的劍開始離開了小偷張的頸項，正要往上揮去，將吊掛住小偷張的繩子割斷之際，突然之間他感到有些不妙。

然而在那一刹那間，他的劍已揮了出去。

繩子斷了，小偷張連人帶繩，顚頭倒脚的，直撞向地上。

在場的人都可以見到，小偷張只扭動了幾下他的身體，便軟綿綿地臥在地上不動。

衆大漢莫不驚奇。

只有勞天望提劍躍跳，迅速離開了現場，撲向大路那邊。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勞天望的數名親信，見狀也心知不妙，急急追隨而去。

原來剛才勞天望揮劍斬繩的刹那間，已感覺得到寒光一閃，這情況最易被人疏忽，尤其是揮動手中劍的時候，劍光閃動，此乃無可避免的事。

但是，勞天望畢竟也是個有點武功修養的人，他知道那一點寒光匆匆掠過，絕非他的劍光所造成，而是有人使用暗器。

無奈當時他手中的劍已經揮動，一發難收，他也只好讓繩斷人墮。

但當他發覺小偷張面色不大對勁時，更加肯定他的直覺沒有錯——是有人在使用暗器去殺死小偷張，所以他立即作出反應。

勞天望提劍奔至大路一旁，這時大路之上，沒有人走過。

但是，當他放眼前望時，却看見了三個人的背影，正在急急向前走。勞天望知道，那是通往縣城的途徑；那三個人影也很熟悉。

勞天望正待揚聲高叫之際，背後却有人聲傳來：「勞敎頭你在那兒幹什麼?」

勞天望回過頭來一看，竟然是劉郎。

「果然是你!」勞天望含怒地說。

這時勞天望距離劉郎仍有一段路。因此，他的說話劉郎未必聽得清楚。

當劉郎走過來時，忍不住問：「還有其他人呢？」

勞天望生氣地說：「別裝蒜了，姓劉的，你眞够手段啊！」

劉郎抓抓後腦問：「勞敎頭，你說什麼？」

「你心裏應該明白，我要抓你去見官。」勞天望說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劉郎還是顯得莫名其妙地問。「我只是問你，其他的人……」

劉郎話猶未完，樹林裏已衝出幾個人來——他們都是勞天望的手下們。

劉郎於是笑道：「原來你們在這兒歇脚休息。」

「你眞會裝蒜，其實你早已知道我們在這裏，因爲你剛到過樹林之內，是不？」勞天望以質問的語氣，盯着劉郎。

劉郎道：「我剛由符家出來，還未曾到過樹林之內，你這麼說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要以爲懂一點兒輕功，就可以瞞得過我；剛才你由樹林出來，知道我要追踪你，所以佯作若無其事地再走過來。」勞天望冷冷地說：「不錯，你的行動眞快，可惜我的眼睛也不慢呢！」

「你越講令我越糊塗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劉郎問。

「進來再說！」勞天望指指樹林裏面，又望望樹上。

樹林上面，枝葉密密麻麻，只有部份地方的上空，有陽光透射入來。

劉郎跟隨各人進入樹林之內，看見其他人正圍繞住小偷張。

小偷張躺在地上，蜷曲着，動也不動的——他已經死了！

劉郎見狀，也開始有些明白過來！但他仍然忍不住問勞天望：「誰殺了他？」

勞天望用劍指住劉郎：「你！」

劉郎笑道：「你別開玩笑，我現在才是第一次進入這樹林中來。」

「誰跟你開玩笑？」勞天望道：「我早知道你存心與我爲難。」

「你眞說得眞奇怪，爲什麼我要與你爲難？」劉郎說，「我們無仇又無怨！」

「小偷張人雖然死了，但他死前已把你的秘密都說了出來！」

「我有什麼秘密？」

「你自己心知肚明。」

「你越扯越遠了！」

「我問你，你說你剛由符宅出來，是不？」

「是啊！」

「那麼，你爲什麼要離開符宅，跑到這兒來？」勞天望質問劉郎。

劉郎道：「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們在這裏，我以爲你們早已到了縣衙去了。我是爲了追踪符員外的次子符布根而來的。」

「符布根？」

「是的，他正與二名你的手下入城去了。」

「他們要往何處？」勞天望問：「他們入城幹什麼？」

「符夫人失去一對玉鐲，符員外認爲可能是他偷去了！」劉郎指指地上的小偷張，「所以叫他兒子趕來通知你們，先搜過小偷張，然後才將他交給官府。想不到你們却躲在這裏。」

「一對玉鐲？」勞天望怔了一怔，隨即蹲了下去，在小偷張的屍體上搜索。

在衆目睽睽之下，大家都可以見到，勞天望根本搜不到什麼。

他站了起來，很不服氣地盯住劉郎：「你無可否認，的確有點功夫。嘿！不過，你的做法却瞞不過我雙眼。」

「你又在說什麼？」劉郎感到啼笑皆非。

「趁着這兒沒有其他人在着，我想你坦白告訴我，到底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劉郎用手指指住自己，「你到底以爲我是什麼人？」

「我正是要問你。你們就是指你和紫衣人——小偷張已證明你們是一幫。」

「小偷張是個什麼東西？你怎麼可以相信他的話？」

「你又是什麼東西，爲什麼我要相信你的話？」勞天望很不客氣地說。

「我知道你對我已有妬意，對我也一直在誤會。」劉郎平心靜氣道，「無論你信與不信，我所講的全是眞話。」

「首先我在樹林附近找到你，我已開始懷疑你！」

「不是你找到我，是我剛巧路經這兒，好奇心令我在那處停住了脚，不幸讓你見到，於是無法令你相信我的解釋。」

「其次，小偷張雖然是個小偷，但他的話亦有可信之道。假如你不是與紫衣人關係密切，他決不會花錢救你！」

劉郎忍不住笑道：「坦白點說句，如果我要逃出來，眞是易如反掌，何必要人救我？」

「你口氣眞大，爲什麼你不逃？」

如果我逃之夭夭，你們更加以爲我是個殺人犯！」

「你聰明的地方，就在這裏。」勞天望道：「你故意爲自己製造機會，讓符員外相信你是個好人，讓你留在符家邨。」

「嗯——」劉郎覺得很難解釋，他只好苦笑着問：「目的呢？」

「目的只有你自己才心知肚明。」勞天望又說：「也許你要在符員外面前處處顯得比我高强，讓他相信你。」

「唔，你的意思我已經很明白了。」劉郎笑道，「大概你以爲：我想要代你的位置，是不？」

「那只可能是你計劃中的一部份，最後的目的，自然是符員外！」

「難怪你會這樣想，如果我是你，我也可能會這麼想。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不希望長久留在符家，亦對符員外父子無惡意；唯一引起我興趣的，只是一連串的怪事。」

「假如你與此事無關，爲什麼你要留下來？」

「爲了明白全部眞相。」

「很好的藉口。」勞天望突然面色一沉，「我不怕坦白對你說，我懷疑你不但偷了夫人的玉鐲，還殺了小偷張滅口！」

「爲了保住你和你手下的飯碗，我不反對你這麼說，但我不會承認。」

「那麼，讓我搜搜你。」

「對不起，我以爲無此必要。」

「果然是作賊心虛。」

劉郎道：「我不想與你胡扯，浪費了時間。二公子布根和你二名手下的武功如何，相信你老兄一定心中有數，我勸你們還是快些去看看他們。」

「先解決這一宗，再談別一宗，你不要企圖轉移我的視綫。」

「小偷張死成這副樣子，其實你也該猜得到是誰做的了。」

這時候，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在小偷張的屍體之上。

小偷張全身瘀黑，死狀可怖！

劉郎道：「根據符布根對我說，他家中的白馬與黃狗，都是同一樣的死法。由此看來，小偷張一定也是死於紫衣人的毒針之。」

一名大漢對勞天望道：「他的確死於毒之下，我們在他的咽喉附近找到一枚可能帶有劇毒的針。他的頭部已腫了起來，瘀瘀黑黑的一大塊，有如毒瘤一樣，十分可怕。」

「我眞不明白，爲什麼小偷張會在這時候突然之間被人殺死？我剛將他由樹上放下來，他正準備對我說出更多口供之際，就被人暗殺。太不光明正大了。」勞天望對劉郎道：「是不是你殺死小偷張，你自己心裏明白。但我主人既然失去了如此貴重的物件，你又曾在符家作客，自有可疑之處，請你跟我到官府裏去一次吧。」

「你這麼說，我倒服了你。」劉郎看見勞天望態度軟了下來，也改變口風道：「既然有人專向符員外找麻煩，二公子的安全實在令人担心。」

「剛才我還見他們走在大路前面。」

「讓我們快些去看看。」

劉郎首先衝出了樹林，直向大路奔馳而去；其他人亦隨尾而來。

鬧妓院　力闖重圍

在通往縣城的大路之上，可能由於時間還早，行人不多。

符布根和二名保鏢，匆匆奔往縣城之際，突然被一種聲音叫住。

三個人同時一怔。

當六個眼睛回頭張望時，一個身披紫衣的人，已出現在道旁。

這些日子以來，提起「紫」字，各人已感到忐忑不安，不幸讓他們親眼看見一個紫衣人出現在眼前，難怪三個人都被嚇得同時倒退了幾步。

紫衣人狀至神秘，渾身上下，一片紫色，十分悅目。

紫衣人戴上了紫色的頭巾，幪着半邊面的那方巾帕也是紫色的，衫、褲與披風，全都是紫色。紫得過份艷麗了。

符布根迅速拔出了刀劍戒備。

紫衣人只露出了雙眼，很難看出他的眞正容貌和性別。

紫衣人微笑道：「聰明的還是放下刀劍跟我走，否則就別怪我手下不留情！」

符布根心裏儘管吃驚，頭腦還可以保持冷靜。他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想知道我是什麼人，以後你會有許多許多機會。」紫衣人說，「現在你先跟我走，我們已經時間無多了。」

符布根道：「我爲什麼要跟你走？」

「慢慢我會告訴你爲什麼。」紫衣人說着，走了過來！

二名保鏢以職責所在，立即以刀劍相向，護衞着符布根。

但是，紫衣人根本沒有拔出他背上佩着的劍，只像一陣旋風過境似的，在三個人之間掠過，二名大漢已分別倒了開去！

符布根也有用劍，只可惜他僅僅揮動了幾下，手中的劍也不知怎的，飛跌出數丈以外。符布根欲待呼叫，紫衣人手掌已印向他的額角，一陣昏眩，以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符布根根本也不知道。

二名保鏢不知厲害，雙雙撲上。

紫衣人掌風如電，「霍霍」連聲之際，二人已連人帶刀倒跌出丈外。

這一次再也沒有那麼僥倖了。一人口吐鮮血，悶聲不响地倒斃在道旁；另外一人慘叫一聲，自己手裏握着的劍，竟然插向自己的腹部。

紫衣人瞧也沒有瞧他們一眼，挾着昏倒過去的符布根，直竄向樹林中去。大路旁邊的樹林連綿數里，密密麻麻，一望無際，紫衣人轉瞬之間已失去了踪影。

× × ×

劉郎和勞天望等人，匆匆由大路上走過。他們希望可以趕得上符布根等人。但是，走在最前頭的人，突然停住了脚。

兩具屍體分別躺在路邊，死狀儘管各有不同，却同樣可怖。

兩名死者都是勞天望的手下，他們自然都認得出，難免登時呆住了一陣。

只有劉郎一個人突然發足狂奔，直竄向路邊的樹林。

勞天望明知劉郎的武功高出他許多，因爲他們已交過了手。所以沿途之上，他們只對劉郎採取監視的態度。

事實上劉郎也不可能讓他們綑綁着帶走；最少他們無法令到劉郎就範。

勞天望只希望哄着劉郎，讓他到了縣衙之後，再作打算。想不到在這一刹那間，他竟然會突然之間發難。

勞天望立即率衆進入樹林中去。

但是，樹林之內，樹影婆娑，只見樹影搖動，却不見劉郎的踪影。

勞天望等人回到那兩具手下的屍體，也不禁暗暗吃驚不已。

勞天望自己也是個懂武功的人，看見自己手下這種死法，不難想像到對方的武功高到何等程度。

不過無論如何，殺死他二名手下的人，一定不會是劉郎。這點他可以肯定下來了，因爲劉郎不是一直跟他們在一起麼？

然則，劉郎爲什麼要匆匆跑掉了？難道這是他的同黨幹的？

劉郎到底作賊心虛，還是看見他的同黨目的已達，所以及時引退？

勞天望和他的手下們都無法明白。

× × ×

符宅之內，愁雲慘霧。

符員外夫婦二人，淚流滿面，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人的臉上可以找到笑容。

符員外不止一次地質問自己：到底我做錯了什麼事？

他的長子死了，他的家中發生一連串令人莫名其妙的事。然而這一切仍不足以令到符員外傷心欲絕，就是他的次子符布根是符員外的命根，為什麼會被人擄去？

符布根是符員外的命根兒，他一生人最疼愛這個兒子。

現在布根被擄去，相信對方一定另有目的。究竟目的何在？

符員外感到一切陷於絕望。

他滿以為請了保鏢之後，就可以安枕無憂，但是現在，事情似乎越來越變得可怕。到底為什麼？他無法明白。

他知道劉郎是個武功高強的人，他甚至看得出他是個靠得住的江湖人物。可惜到頭來一樣是令他非常失望。

他不知道發生在大路上的事其中詳細情形，總之小偷張和二名保鏢都死得莫名其妙；劉郎也不知去向。

他不相信劉郎是個歹徒，雖然勞天望把他形容為「紫衣人」的同黨。

他像個獃在歧途之上，等待援助的人，內心惘然而帶着惶恐。

他的腦海中不斷回憶：究竟在何時何地，開罪過什麼人？

假如不是大仇大怨，人家決不會刹那間對他採取一連串的報復。

是那個「不肖子」——長子符大樹種下的禍根麼？可是，他的長子大樹已經被人置諸於死地，那麼，一切的恩恩怨怨，也該了結矣。

假如那是兒子的恩怨，為什麼會扯到老子的身上來？太不公平了。

符員外越想越不服氣，他真希望有人能為他查個水落石出。

× × ×

劉郎突然之間竄進樹林之中，目的是為了追踪在逃的殺人兇犯。

他所以突然之間採取行動，目的是不想打草驚蛇；因為他看見二名保鏢的死狀，已知道對方是個高手，絕非等閒之輩。

假如他先行通知同行的勞天望，可能仍舊躲在樹林中的兇手，就會聞聲先遁。

因此，劉郎先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竄入樹林中去。

劉郎是憑自己的經驗，眼光和胆色行事；他覺得附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躲避，唯一可以藏身之地，就是路旁的樹林。

劉郎竄進了樹林之後，一直憑直覺急急追了好一段路。

由於他的輕功了得，所以當時勞天望等人根本亦無法可以追得上他。

劉郎的直覺亦非全無根據；他知道樹林中有許多可行的小徑，然而對方為避免追踪，也有可能迂廻前進，或者躲在隱蔽之處。劉郎在樹林中轉了一會，仍無法找到對方的下落。

不過，由於勞天望的一番說話，却令劉郎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符布根一定不會單獨行動，因為勞天望說過不久之前才見到「三個人的背影」，那當然是他的二名手下與符布根了。

符布根的武功當然不致太好，否則他父親就不必借助外力，請勞天望這班人回來。因此，劉郎覺得事情不妙；若非符布根被人擄走，就一定是凶多吉少。劉郎相信符布根不會去追殺對方。

「對方」又是誰？

根據最近發生過的一連串事件忖測，最有可能就是「紫衣人」。

劉郎在追踪與搜索的過程中，見不到血漬，他相信符布根還不致被殺。那麼，還是被活捉的成份居多了。

為什麼對方要活捉符布根？

這種擄人事件，通常無非為了取得當事人的錢財。

因此，劉郎又想像到：假如符布根未死，相信「紫衣人」會在不久之後，會把訊息傳給符員外，索取贖欵之類。

不過，劉郎並非習慣被動的人；他要採取主動，希望及時先發制人。

他穿出了樹林，四下裏展開搜索。

然而他一直追踪至天黑，仍無所獲。

他到過許多地方，也使用過許多種方式去展開追踪。

例如他向路人查問：有沒有見過一個穿上紫色衣服的人？

但是，大多數農民埋頭於田野間工作，根本沒有注意在他們身邊走過的人。

劉郎深信符布根已落入「紫衣人」手中，只是目的未明。因此，假如有人注意到他們行踪的話，找到他們的機會極大。

因為第一：穿紫色衣服的人不多。

第二：假如符布根還清醒的話，即使被點了啞穴，相信「紫衣人」要把他帶走，也不是一件太輕鬆的事。

萬一符布根已被擊昏，那麼，「紫衣人」更要揹着他逃走。

儘管「紫衣人」武功蓋世，相信也難避過路人的耳目。

因此，劉郎單是問路邊的過路人，以及田裏的農民查問，就花了不少時間。

此外，他又看看路上的脚印。尤其是那些較僻靜的清幽小徑。

劉郎心裏想：既然路人和農夫都沒有見過「紫衣人」的踪影，那麼，就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不是「紫衣人」做的。

第二個可能：「紫衣人」十分聰明，抄小徑，以避過人們的注意。

在一條小徑之上，濕潤的泥土之上，的確留下一些細碎的鞋印。

以劉郎的經驗看，那是具有上乘輕功的人穿的快靴，所以走過時留下的鞋印不會深陷於泥土之內。

然而，鞋印很單純，只有一對。

也就是說，不久之前，只有一個人在此走過；從鞋印之間的距離可以忖測得到，那人行色匆匆，走得很快。

那是一條通往一處山上的小徑。

當時劉郎十分興奮。於是沿此追踪登山。但是，當他發現山上只有一間尼姑庵之後，就難免有些啼笑皆非。

尼姑是出家人——而且還是女人。

一班出家的女人，怎麼會把一個富家子擄去？太不近情理了。

劉郎後來左思右想，決定到縣城去一次——他要從頭查起。

根據符布根和符員外的口供，符大樹是個花花公子。

那麼，符大樹生前最常到的地方，必然是一些妓寨。

所以，劉郎入了城之後，趁住華燈初

上之際，便摸上最豪華的「萬花樓」去。

萬花樓之內，羣鶯雲集，嬉笑之聲，此起彼落，熱鬧非常。

劉郎不是常客，所以引不起鴇母的注意，反遭冷落。

劉郎雖然心裏有氣，却是無可奈何。當然，劉郎此番跑到這兒來，並非志在找妓女談心。

他希望知道兩件事：——

第一，符大樹生前是不是經常到這兒來？

第二，符大樹生前最喜歡找那一個妓女？

劉郎坐下了好一會兒，仍沒有人過來招呼。相反，隔鄰一間房却不斷傳來鶯聲燕語，打情罵俏之聲亦令人毛骨悚然。

劉郎趁住獨個兒沒有人在之際，悄悄離座，由板障的空罅偷窺過去。

隔鄰只有一個男人。

那是一個又老又醜的男人。，但身邊最少也有五六個美艷如花的少女。

毫無疑問，她們都是「萬花樓」裏的「紅牌阿姑」。

他們正在喝酒，猜枚，嘻嘻哈哈的，真是不知人間何世。

劉郎本來打算先吃過晚飯，召來一兩名名妓，旁敲側擊的向她們查問一下關於符大樹生前的一切行徑。

但是現在，他決定改變主意了。

他覺得自己畢竟是個老實人，不慣飲花酒。即使妓女們跑到身邊來，恐怕也未必能查到一些關於符大樹的往事。

因此，他從懷中悄悄摸出了一撮銅錢來，最少也有六七枚之多。

只見他夾指一彈，銅錢穿過了紙窗，直竄至隣室！

刹那間，人聲吵鬧不已！燭光熄滅，秩序亦為之大亂！

那男子不知是真醉還是假醉，氣得呱呱大叫！

劉郎就趁住混亂與黑暗中，摸入裏面，將那男子懷中的一袋銀両扒去！

那男子正在暴跳如雷，加上娘兒們吵吵鬧鬧，竟未發覺！

劉郎得手後，又悄悄離去！

他登上二樓。

在梯間遇上一個十分冶艷的妓女，忍不住攔住她問道：「姑娘，你可認識符家大少？」

「你是誰？」那女郎出奇的反問：「我似乎未見過你。」

劉郎苦笑道：「我是符大樹公子的好朋友，他叫我送些錢到這兒來！」

「錢？」女郎怔了一怔：「他叫你送給誰？」

劉郎抓抓後腦：「我這個人真的是——唉！沒用，沒用！我只知道他很掛念一位姑娘，但芳名却忘記了。」

「是不是秋菊？」女郎問。

「我想是的。」劉郎反問，「公子是否跟秋菊姑娘最要好？」

「是的。」女郎又問：「你要不要我把她找來見你？」

「你肯帮忙好極了。」

「那麼，你跟我來！」

女郎折返樓上。

二樓有許多房，女郎把劉郎安置在其中一間，然後叫他在這裏等。

劉郎不等她把門掩上，就把她叫住，先賞了她一些銀両，再表示要點酒菜進晚餐。

女郎謝過劉郎之後，掩上房門離去。

× × ×

萬花樓之內，人頭湧湧，熱鬧非凡！

因此，剛才樓下其中一間房間內的騷動，根本未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等到下人將燭光燃着之後，一切也恢復正常過來。

至於剛才燭光為什麼會熄滅？根本就沒有人去追究。

另外一間房之內，也有着一班尋歡作樂的男子，他們十分闊氣，許多漂亮的妓女都被召到這兒來。

秋菊便是其中之一。

秋菊正在陪這班人喝酒，突然被一位「姊妹」叫了開去！

那位「姊妹」當然不是真正的同胞姊妹，只見妓寨中的同事。她叫小翠。

秋菊平時在這裏的人緣很好，所以小翠知道有人要找她，自然樂於通傳。

其實，劉郎根本就不知道秋菊其人，也不知道符大樹是否常到此地玩樂，更不知符大樹的心愛妓女是誰。

不過，他只憑常理忖測：符員外和符布根父子二人既然異口同聲證實符大樹生前是個花花公子，這兒又是城中最闊氣的妓寨，所以劉郎認為他生前一定會跑到這兒來。

劉郎又想像得到，這兒正是酒色財氣混集的地方，沒有足够的金錢，難以達到他心中的目的。因此，他不得不「借助」那醜男人的銀両。

他心裏想：反正這些錢不久之後，也是落在鴇母手中。由誰去「分發」，似乎並無分別！

果然，小翠看見劉郎有那麼多錢，深信他是富家公子的朋友。

劉郎事前也想過了最具關鍵性的一個問題：符大樹死訊，是否已在城中傳開？

符家是富有之家，身為符員外長子的符大樹遇刺身亡，在情理上，一定很快很快就傳遍了四鄉。

所以劉郎對小翠說謊，也先為自己想好了後路。

現在小翠悄悄地，低聲對秋菊說：「有件事可能會令你驚奇！」

「什麼事？」秋菊瞪了她一眼，「有客人等着，別東拉西扯了！」

「記得符家大少麼？」

「符大樹？」

「是的。」

「聽說他不幸被人刺殺。」

「但是，現在他的朋友却來找你。」

「找我？」秋菊又是一怔！「找我幹什麼？可不是公差吧？」

「不，我看他不似是公差。」小翠又說：「他帶了許多銀両來，聽說是符公子託他送來給你的。」

「噢！想不到那個花花公子果真這麼守信！不錯，他曾不止一次提過要替我贖身。」

「那你還獃在這裏幹嗎？我已替你安

置他在『月宮』聽等你了。」

「謝謝你。小翠，等會回來我會報答你！」

秋菊說完，回到原來的房間裏。

那兒一班男子仍在喝酒猜枚，有人怪責秋菊不該去得太耐！

秋菊裝出一副笑臉，求這班人讓她退席，想不到立即引起一班人的反感。

有人借着酒意，大吵大鬧起來！

也有人聲聲要把鴇母召來理論！

等到秋菊道歉時，事情已經鬧大了。

秋菊急得要哭，却又無可奈何；更加難以向各人解釋！

正當秋菊進退維谷之際，突然有人吆喝一聲，自門外撲入！

各人定神一看，是個陌生人！

那是劉郎！

劉郎在上面聽到樓下人聲吵鬧，心知不妙；他下來查看究竟時，却遇上了小翠，知道有客人借酒行兇，不肯讓秋菊離席。於是劉郎立刻循聲找了過來！

席上有四個彪形大漢，其中已有一人霍然站了起來！

「你是誰?」那大漢生氣地問。

「我是替秋菊姑娘贖身的。」劉郎把一個包袱揚了一揚！

在旁正在勸架的鴇母眼睛一亮：「請問閣下是……」

豈料她還未問完，四大漢已齊聲吆喝：「不管他是誰，秋菊也要喝完了這一頓酒才可以離去！」

「秋菊由現在起，已不是這裏的妓女。」劉郎冷冷地說。

然後，他又把手中的包袱打開，裏面是閃閃亮的銀錠！

鴇母和所有在場的妓女都呆了一陣。

只有四名大漢火上加油！

其中一人咆哮着說：「我們也是來這裏花錢尋樂的……」

劉郎不讓他說完，就道：「但是，你們可以找過別的姑娘。」

另一名大漢生氣地說：「我們偏偏就是喜歡秋菊！」

「那我只好對不起了！」劉郎說：「秋菊在這兒也受够了，她總該自由了！」

劉郎說着，乘勢向秋菊遞了一個眼色。意思是叫她準備好。

鴇母看見雙方劍拔弩張，忙又走了過來做好做歹的說：「大家到這兒來都無非爲了尋歡作樂而已，何必這麼生氣，請坐下來先喝一杯，有事大家可以慢慢商量商量。」

豈料四大漢毫不賣賬，一掌先將鴇母推開！

鴇母一個不留神，往後直栽開去，重地摔了一跤！

其他妓女與侍應的婢女在驚叫聲中奔避；秩序亦隨即大亂！

劉郎趁勢發難，順手把手中包袱扔了過去！

包袱未來就是已經解開，裏面是一錠錠的銀両，這時却帶着一股勁力，衝向四名大漢的身上！

四大漢冷不提防，紛紛被銀両擊中，有些掩鼻尖叫，有些撫胸悶哼！

等到他們提刀追出時，劉郎已拖住秋菊衝出了門外！

劉郎已知道四大漢決不會放過他，所以他先對秋菊道：「快到東門去等我，回頭我就來找你！」

秋菊勢成騎虎，拔足飛奔！

四大漢啣尾追來，但被劉郎突然站住，吆喝一聲！

不知是否剛才那些銀錠擲得太過强勁，還是劉郎先聲奪人，只見他一聲吆喝之後，四大漢竟然不由自主地倒後幾步！

其實，這時劉郎已是赤手空拳，四大漢手中却每人一刀。

劉郎冷冷地說：「在下無心開罪各位，但是如果你們迫我開殺戒，我也無可奈何。」

四個大漢年紀相若，個個用刀。其中一人說道：「就是憑你這樣赤手空拳，可以取勝我們?」

劉郎冷笑一下，道：「刀劍只是形式，無德無能者，縱有萬劍千刀，也是無濟於事！」

四大漢無法明瞭劉郎的意思。四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齊齊操刀殺上！

劉郎探手懷中，往前一揚，四枚銅錢急如星火，分別竄向四大漢的咽喉之間。

一名大漢及時避過！

二名大漢以刀招架，「錚錚」之聲，震耳欲聾，亦足見力量之大！

只有其中一人閃避不及，咽喉被割斷，倒斃血泊中。

劉郎以快打慢，故意逞一下威風，目的是要令對方知難而退！別再苦纏着他。

但是想不到他們不但不知機，反而因同伴被殺而兇性大發！

三刀如電，分別從劉郎前面三個不同角度殺了過來！

劉郎急急後退。

當時已是晚上時份，要不是這兒是妓院，街上只是漆黑一片。

妓院門外的燈光，令到附近也變得頗爲光亮。

劉郎不知怎的，突然在急急後退中絆倒地上！

當時在街道上看熱鬧的人頗多，有由妓院裏湧出來的，也有過路人等。他們見狀無不替劉郎感到担心。

三名大漢亦以機會難得，分別操刀撲了上去！

豈料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其中一名大漢驀地慘叫一聲，隨即棄刀掩面，痛得隨地翻滾不已！

沒有人知道他到底爲什麼，只知道他痛苦萬狀，鮮血不斷從指縫之間滲出！

他的二名同伴也來不及照顧，因爲劉郎就在他們眼前。

他們決心要將劉郎置諸於死地！

其中一人正待手起刀落，劉郎已經就地一滾，快得令他看也無法看得清楚。

「錚」的一聲，刀落石上，劈了一個空，也擊出了一股火花來。

那名大漢由於用力過度，手臂也痲了一陣，勉强還可以將刀握住！

他還未來得及轉身，頸後已被人擊中一拳，渾身又是一痲，眼前一黑，再也無法支持，瞬即倒地。

最後一名大漢本來可以乘勢向劉郎進

襲，無奈劉郎實在太過聰明，他「絆倒」地上，原來是一個「陷阱」而已！

因此，他的每一個動作，絕非偶然；也就是說，他的一擧一動，都有心思！

假如他剛才避開第三名大漢那一刀時，朝西滾去，第四名大漢就有機會加上一刀；可惜劉郎却是向東面滾去，由於第四名大漢站於西面，自然無法動手了。

劉郎避過了那一刀之後，迅速翻身站了起來。

他深知武術之道，除了勁道之外，最重要一點就是一定要够快！

能够以快打慢，永遠都是會佔盡上風的。

所以，劉郎這邊翻騰而起，那邊已揮出了一拳！

那一拳擊向第三名大漢的後頸骨，登時令他昏到地上，第四名大漢見狀，也不敢久留，拔足飛遁而去！

也許有些圍觀熱鬧的旁人的心裏不大明白，爲什麼第四名大漢肯就此罷手?

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明白他們自己的處境堪危；目睹三名同伴在刹那間非死則傷，懂得爲自己打算的人又焉敢再逞强?

武功是十分現實的，比不過就惟有認輸；打不過就走！

劉郎也沒有追過去，他匆匆朝城東走去，因爲他約好了秋菊先到東門等他！

當然，他的目的也並非爲了救一個妓女出火坑；只是爲探知一些關於符大樹的往事而已。

他担心秋菊會失約，所以有點急不及待。

× × ×

縣城的東門之外，一片沉寂。

東北風吹得虎虎作响，夜闌人靜，但聞虫聲唧唧，不見人影。

劉郎到了東門外，四下裏張望，都見不到秋菊的影子。

劉郎輕輕嘆了一聲：「歡場女子，果然是言而無信！」

豈料話猶未完，那邊已傳來一聲低喚：「喂！過來吧！我在這裏。」

劉郎循聲望過去，隱約可以見到一叢矮林後面，似有人影蠕蠕而動！

那雖然是一個女子的聲音，但劉郎無法確定她就是秋菊。

劉郎只在妓院中見過秋菊一面，但當時彼此均處於危局之中，根本也沒有機會交談過，所以秋菊的音調如何，他亦無從分辨。

劉郎在心裏想：爲什麼秋菊要躲在那裏?

女人本來都習慣了胆小，普遍也有「怕黑」的習慣；現在秋菊不但不怕，反而捉迷藏似的，躲到那矮叢後面去。到底爲什麼?

劉郎是個十分機靈的人。他想像得到，這件事太出奇了。

他表面上還是若無其事地，朝那叢矮林後面走過去！

在極度朦朧的光綫下，劉郎見到秋菊忐忑不安地，呆立在矮林背後！

劉郎還未走到她面前，已聽到了秋菊一聲驚叫：「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這邊劍鋒刺到，那邊劉郎已閃到了矮林的背後！

劉郎是個警覺性極高的人。他既然有所懷疑，自然不會輕易上當！

當他未走過來之前，已估計過眼前環境和形勢。

他隱隱見到矮林中寒光閃閃，已料到那裏面藏着一個人。

那點點寒光，必是刀劍之光。

因此，劉郎在心理上早已作好了準備，隨時以閃電似的行動去應變！

果然，當他走得越接近秋菊時，便可以在朦朧月色之下看得越加清楚，那面色，那眼神，充份間接說明了殺機四伏！

因此，當秋菊不由自主地叫將起來的時候，劉郎實際上比他更早採取了必要的行動！

矮林中削出的一劍落空了。

矮林中隱藏着的人被逼非現形不可！

劉郎巧妙地避過了那一劍之後，急縱急跳之間，手中順勢折下了一枝乾樹枝！

那人由樹叢中衝出來之後，在草地之上與劉郎面面相對！

「原來是你！」劉郎定神細看之下，差些兒連手中的樹枝也要扔掉！

站在劉郎面前的人並非別人，正是符家邨的護院教頭勞天望。

勞天望仗劍而立！

月色儘管朦朧，劉郎也可以看得相當清楚，勞天望滿面怒容。

「嘿！我找得你好苦啊！」勞天望冷冷地說。

劉郎苦笑說道：「是因爲我不告而別麼?」

「少說廢話，快把二公子交出來。否則你休想再活下去！」

「二公子?」劉郎怔了一怔：「怎麼你會想到我與二公子的失踪有關?」

「你心裏一定明白，你的同黨殺了我二名手下之後，擄去二公子，而你見你同黨既然已經順利得手，也就及時逃去！」

「你的想法也合情合理，只可惜與事實並不符合。」劉郎道。

「那你還有什麼解釋?」

「我正在追查事件眞相。」

「包括約好了這女子在這兒等候?」

「不錯。」劉郎又說：「她是符大樹的情人——秋菊姑娘。」

「我不會再信你。」勞天望道：「那女子只說你要爲她贖身。嘿！像你這窮光蛋，試問那裏有這麼多錢去爲一個名妓贖身?錢也許是有的，但是要先從二公子身上打主意。是不?」

「嗯——」劉郎忍不住又是一下苦笑，「難怪你誤會……」

豈料「會」字未出口，劍尖已刺到了劉郎的咽喉之間。

劉郎身子往後一倒，手中樹枝往前輕揮了一下，二者相格，樹枝被削得更尖！

劉郎亦乘勢輕躍，轉眼間人在數尺以外。

劉郎的動作極之快，即使勞天望也感到頭昏眼花。

劉郎道：「你這樣攻人無備，也算不了英雄，如果你認爲我可疑的，我跟你回去見符員外好了。」

勞天望道：「你只會討好符員外就够了。嘿！事實上也只有他信你。我開始覺

得你這個人討厭，可疑！」

劉郎笑道：「符員外花錢請你回來，目的無非爲了保護他們一家大小的安全，想不到你不但未能做到，反而令到二名公子先後出了事，這責任應由誰來負？」

「你——」勞天望指着劉郎，「一開始我已知道是你搗鬼！」

「如果我要與符員外作對，根本無須追查符大樹被殺的眞相。」

「你以爲我會相信你麼？相信你寫給符員外的勒索函件已經送出了，因爲你正等錢爲這名妓贖身呢。」

「你簡直胡說八道。」

「不過，我也可以告訴你，即使我相信你也沒有用。我已報了官，公差正在四下裏找你。加上你在妓院殺了人，相信不久之後，他們就會搜到這兒來。」勞天望道。

劉郎這才明白，原來勞天望由妓院開始跟踪自己；否則，他怎麼知道自己在妓院門前殺了人？

劉郎也眞的有些担心公差找來。

他對呆在一旁的秋菊道：「姑娘，請到前面五里亭等我，我先安頓這傢伙，很快就會找到那裏去。」

劉郎與秋菊站得比較接近，而勞天望則站得較遠。

他的話不知道勞天望有沒有聽到，但劉郎覺得有幾句話一定要向秋菊交代清楚，以免她不顧而去，那時就會前功盡廢。

因此劉郎又對秋菊道：「姑娘，你千萬不要不顧而去，因爲符大少爺有話要我向你交代一下，明白麼？」

這番話自然是假的。

符大樹與劉郎之間並不認識，自然他先前也沒有話吩咐。

不過假如秋菊就此離去，劉郎將無從下手偵查符大樹生前是否在妓院鬧了事。

秋菊似乎也相信劉郎的話，帶驚地匆匆離開那兒。

勞天望看見秋菊離去，以爲劉郎亦要走，立即叱喝一聲，就持劍衝了過來！

劉郎樹枝輕搖橫伸，阻攔住勞天望的去路。

勞天望揮劍進襲，劉郎只以乾樹枝迎架，自然無法可以比擬！

劍是金屬鑄造的，乾枝只是枯木一根而已；勞天望處處佔了上風，這也是想像中的事！

但是，勞天望不是第一次與劉郎交手，知道劉郎的武功絕不會如此不濟。

別說劉郎手上多了一枝乾枝，就是沒有，相信自己亦非其敵手。

可是現在，劉郎手上的乾枝已先後被削斷了十多次。

他手中持着的乾枝，僅得回數寸而已，其他的部分已多次被勞天望的利劍削斷。斷枝散發在草地各處！

勞天望心裏想，爲什麼劉郎會故意敗下陣來呢？

以他的武功，根本無須處處後退，除非是故意禮讓。

但是他爲什麼要向勞天望「禮讓」？

勞天望正想得糊塗之際，突然聽到劉郎冷然一笑，他人已站定！

「够了！」劉郎對勞天望道：「我們到此爲止，我承認你的武功比我好，下次有機會再比劃比劃，好嗎？」

勞天望以爲至此總算明白了其中「禮讓」的眞正原因。

勞天望道：「這裏暫時沒有第三者，我奉承你的武功比我好又怎麼樣？同樣理由，我亦無須你奉承。快些跟我入城見官，再作道理。」

秋菊已離開了現場，所以勞天望說沒有第三者在場。

至此勞天望也覺得：劉郎的目的，可能屬於「戰術」之一！

他要拖延一下，讓秋菊逃至安全地方，然後才使出眞功夫。

但無論如何，勞天望也不會就此放走劉郎！

他再進攻！

劉郎先讓了幾招，然後一下子虛招騙過勞天望，縱身躍出數尺之外，揚聲對勞天望道：「你先向官府交代一下，我辦完一件事之後，會親自再向他們解釋。」

但勞天望道：「誰相信你的鬼話？」

話剛說完，一連串的攻擊又告開始！

劉郎再不閃避，手中尖樹枝甩手擲出，去勢如電，疾似追風。

勞天望也是個懂武功的人，自然曉得這一股勁力十分厲害，他急忙以劍相格，及時將尖如利刀的乾枝撥開。

他沒有讓劉郎歇息下來，連環出擊，苦苦相迫。

劉郎這時候手上甚麼都沒有了，又變成了眞正的赤手空拳！

但是，儘管如此，勞天望反而佔不到半點便宜，反爲比剛才更具威脅力！

只見他團團而轉，忽東忽西，忽前忽後，令到勞天望疲於奔命！

當初勞天望也不明白，爲甚麼劉郎要圍住他團團而轉？

後來他才留意到，劉郎每次彎腰俯首，都用手往草地上一撈。

如是者總有好幾次。

等到勞天望明白到那是怎麼一回事時，他就連以前「不明白」的部份，也都明白過來。

以前他不明白，何故劉郎要以乾樹枝作爲武器，不斷作出「禮讓」的擧動，不斷地節節後退，又不斷的以乾樹枝迎格利劍。

現在他總算明白了，劉郎這樣做，原來是另有目的的。

目的就是要借助勞天望手中的利劍，替他將手上的乾枝削成一節節十分尖銳的「木製飛鏢」。

剛才劉郎每一彎腰俯首，就是要乘機自草地上拾回不久之前到處散發着的「木飛鏢」。

儘管勞天望悟出了個中道理，心裏却是極不忿氣，因此手起劍落，仍不斷追殺劉郎。

劉郎心裏也明白，勞天望對他苦苦糾纏，並非單單就爲了「職責所在」，而是含恨在心！

因爲劉郎曾在符員外面前令他感到面目無光，顯得十分低能。

假如不是勞天望剛才說過：官差不久之後即將趕到這兒來！

假如不是爲了剛剛離開這裏的秋菊。劉郎也許還有點耐性，但現在他沒有了。

他必須及時離開這裏，他必須以快打慢。

於是他揚聲警告勞天望：「我你之間，本無恩怨，你又何必再苦苦相迫。」

可是勞天望一言不發，揮劍追來！

劉郎再不客氣，手一揚，一枚木飛鏢甩手飛出，直竄向勞天望的小腿，勞天望及時閃避，褲脚仍被戮穿。

儘管一切在黑夜中，勞天望也可以感覺得到。

可惜他仍不知機，不斷對劉郎展開追殺。

劉郎心裏早有預算，他並非兇殘嗜殺的人，非迫不得已，他也不會出手殺人！

但現在勞天望苦苦相纏，自己明明是手下留情，對方竟不領情！

劉郎驀地叱喝一聲，勞天望只感覺得到他肩膊一動，知道他已有所行動，急忙採取預防，眼前一亮，一枚木飛鏢已插向咽喉之間。

勞天望揮劍擋格，木飛鏢登時被削成兩半。

其中一截飛墮地上，另一半却自勞天望的耳邊飛過，虎虎有聲。

勞天望還來不及回防，第三枚木飛鏢亦已飛竄而來！

這一枚是劉郎存心要對勞天望施警誡，看準算準，直刺向了他的手腕之間。

勞天望悶哼一聲，手傷劍墮，假如劉郎要殺他，此時正是易如反掌。

但劉郎並未乘勝追擊，只揚聲道：「勞教頭，承蒙過讓，後會有期，開罪之處，還望多多原諒。」

劉郎說完，也不等勞天望回答，飄然引退！

勞天望手腕受傷，只是輕傷，但亦無能爲力再握劍追殺。

他只可以目瞪瞪地，看着劉郎的影子消失於黑夜之中。

×　　×　　×

五里亭。

大約離開縣城五里左右，那是一處供過路人避雨的地方。

劉郎離遠已見到一個女人的影子出現在「五里亭」之內。

沒有第二個人，劉郎總可以放下了心頭大石。

同時劉郎也相信，除了勞天望之外，沒有別人那麼仇視他。

他很細心地，趁住未走近她之前，從黑暗中辨認她的身形，她應該就是秋菊吧，除了她之外，還有誰呢？

劉郎走得越近，越感到不大對勁。

那女子的確是秋菊，儘管月色是那麼的朦朧，儘管那兒還是亭下，光綫十分十分之灰暗一片，劉郎也肯定是秋菊。

然而，秋菊呆坐於石椅之上，竟然木然不動，爲甚麼？

一個正常的人不可能有這種情形出現，除非……

劉郎剛想到這裏，便感覺得到五里亭隣近的草叢之間，有人影移動。

劉郎心裏有數，故意揚聲叫了過去：「秋菊姑娘。」

通常情形，秋菊應該在焦急等待中發覺劉郎終於來了，立即急不及待地由亭上跑下去才對。

然而現在，劉郎走得相當近呼叫她，她竟是動也不動。

劉郎正感到吃驚之際，一條人影已自草叢中飛出。

一度寒光直迫劉郎！

劉郎急忙摸出一枚木飛鏢甩手擲出，無奈對方是一個高手，在急衝狂奔之間，仍然可以左閃右避，避開了劉郎那枚木飛鏢。

劉郎在直覺上已知道來者不善，這番他是眞正遇上了對手。

因此，劉郎並未發出另一枚木飛鏢，只是迅速展開戒備。

一團紫光直迫眼前，劉郎很快就想起了「紫衣人」！

寒光閃至，人隨劍到，劉郎雙手分別持着二枚木飛鏢，竟然也舞得虎虎生風，彷佛二把鋒利的匕首，總算擋住了一陣。

劉郎不但是湖海中人，對搏擊方面也富於經驗，一經交手，他已知道對方絕非等閒之輩，因此他不敢怠慢。

劉郎不喜携帶兵器，但他却明白到湖海中自有不少高手，他們非刀即劍，很少人會像他這樣赤手空拳！

因此，如何閃避，如何應付刀劍的攻擊，劉郎總比一般人來得更熟練。

然而在這剎那間，劉郎也感覺得到對方有「咄咄迫人」之感。

對方連殺幾劍，劉郎縱跳翻滾，活如靈猴，處處顯出他是個身手不凡的人。

對方並不因此而放過他，反而苦苦相迫，劍出連環，絕不留餘地。

劉郎與他過了幾招之後，已看出了對方的一些招數。

他突然叱喝一聲，人也躍出了丈外，揚聲道：「朋友，請住手！」

對方看見連番追迫也無功而還，內心不得不暗暗佩服劉郎的胆色與功力。

他也果然停住了手問：「你可知我是誰？」

「紫衣人——見不得光的傢伙。」劉郎在他停下來的時候，總算看清楚了他的外形！

對方一身紫色打扮，連幪住半截面部的方巾，也是紫色的。

紫衣人冷然一笑：「你果然有胆有色，換上了別人，起碼在這時候也不敢開罪我。」

「我怕你甚麼？」劉郎理直氣壯地說，「我姓劉的在江湖上最少還有些名氣，怎會怕你這藉藉無名之輩？」

「好傢伙，你咀眞硬。」紫衣人又說：「無論你是誰，我也肯定你不是符家的人，此事本來就與你無關，我勸你立刻收手，不要再管閒事了。朋友。」

劉郎乘機說道：「你要我不管此事也可以，可否將此事的來龍去脈，向我吐露一下。」

「事情既然與你無關，你又何必多理閒事？」紫衣人有些生氣。

劉郎道：「誰說與我無關？符家邨的護院敎頭一直就當我是你的同黨，他們曾一度以爲我是紫衣人呢！」

「那班飯桶。」紫衣人道：「這樣吧，我設法叫他們別再煩你，你立即退出這件事，你走你的路去吧。」

「不，不可以。」劉郎說：「他們既然已把我拖入漩渦，我怎麼可以不理？這時候不理已經太遲了。」

「爲甚麼？」

「因爲符員外失去了兩個兒子。」

「那是他自作孽。」

「死者已矣，你可否先將他的次子放了回來？」劉郎問。

「不，不可以。」紫衣人模仿着剛才劉郎的口吻道：「這是我與符祥瑞之間的事，你只是第三者。」

「但是，你不該派小偷張到他家中救我，令他們以爲我是你之同黨。」

「我的目的只是要你快些離開符家而已。」

「是出於一番好意麼？」

「絕對是一番好意。」

「那你爲甚麼不親自來救我？那樣豈非更加有把握？」

「如果我親自再摸到符家去，萬一被他們發現，豈非誤會更深？」紫衣人又說：「我事前已算過了，這些小事，小偷張做得到有餘。」

「但我却不相信你這麼好心。」

「爲甚麼？」

「假如你想符家的人不對我產生錯覺，就不該把一個紫包袱留下在樹林中。」

「兇刀血衣，我只是不想把它帶在身邊，所以才一併把它扔掉，我也想不到他們可以找到它。不過，無論他們怎樣想也好，你只要立即離去一切將與你無關。」

「假如我不離去呢？」

「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我也不妨告訴你，除非你將實情對我說得一清二楚，否則休想我不理。」

「那是你自尋死路，你也不該怨人了。」紫衣人吆喝一聲，又殺將過來。

劉郎已看出了他的招數，自然閃得更快，攻得更準。

他手中雙木短棒，原是兩支木飛鏢，削得鋒利無比，這時候有如兩把匕首，對紫衣人竟然造成莫大的威脅。

劉郎叫一聲，左手虛招一幌，引開紫衣人手中劍。

右手反手一刺，直刺向紫衣人的左臂之上，痛得他悶哼了一聲。

劉郎得勢不饒人，順勢伸手一抓，將紫衣人面上的紫色幪面巾拉了下來。

紫衣人未痛得完，又是大吃了一驚。

在這一刹那間，劉郎也感到驚呆了一陣。

本來劉郎大可以乘勢進襲，只要他再向紫衣人刺多一下，相信他必身受重傷，劉郎亦可以進一步將他擒下。

但是，就當面上紫帕被扯下來的一刹那間，劉郎竟然發覺那是一個眉清目秀，面上白如霜雪的美少年。

無論如何，像眼前這個人，絕難相信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紫衣人雖然左臂受創，右手仍緊握着一把鋒利的劍。

劉郎略爲遲呆，劍鋒已反削而來，劉郎急急倒退了幾步，僅可避過。

紫衣人受了傷也無心戀戰，剛才一招原是虛招，見劉郎上當，正好乘機遁去！

等到劉郎發覺上當時，紫衣人已竄出了數丈以外。

劉郎急急追去！

紫衣人步履輕盈，快如追風，劉郎自問輕功不俗，但仍無法可以追得上他。

最後，劉郎只見到紫衣人的背影消失在一條小徑之間。

擒元兇　歷盡艱險

劉郎一方面是掛心五里亭上，呆如木鷄的秋菊，另一方面也本着「窮寇莫追」的心理，不想在黑夜中再冒更大的危險。

他回到五里亭，只見秋菊仍舊坐在石椅之上，不動。

他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秋菊一定是給紫衣人點了穴道，所以才會呆如木鷄！

劉郎懂得解穴，於是立即動手。

秋菊穴道被解，有如發了一場噩夢似的，悠然醒來。

假如她是個練武的人，這時只須運氣用功，便可以恢復八成元氣。

無奈秋菊不是武林中人，是個妓女！因此，當她被劉郎救醒了之後，仍覺渾身酸軟無力。

劉郎正待運功，助她恢復元氣之際，那邊突然傳來人聲吵鬧。

劉郎與秋菊循聲望過去，只見大路之上，火把如龍，人頭湧湧。

劉郎早已聽到符家邨的教頭勞天望說過「公差快到了」，想不到那邊蜂湧而來的，正是縣衙裏的公差。

劉郎知道這時候很難向他們解釋，假如勞天望也在其中，那自然更加麻煩了。

劉郎也曾聽過符員外說過，勞天望是由知縣大人介紹來的，由此可見，勞天望與縣衙中人可能關係密切。

俗語有道：「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劉郎一想到這裏，立即就採取行動，與秋菊雙雙逃去。

無奈秋菊體弱，竟然舉步維艱。

那邊人聲迫近，他們既然是聽了勞天望的話，知道了劉郎約好秋菊在這兒「五里亭」等候，所以才會搜向這兒來！

劉郎迫於無奈，將秋菊背上，急急竄進了樹林中去！

人聲洶湧之下，果然是勞天望帶領着一班公差，浩浩蕩蕩而來。

可惜五里亭之上，人踪已渺。

勞天望與公差們在四周展開搜索，因他明明聽見到劉郎秋菊講過的一番說話。

公差們信了勞天望的說話，深信劉郎乃紫衣人的同黨。因此，更加不肯輕輕放過劉郎，再加上萬花樓外的兩條人命，亦已證明是劉郎的所爲，所以公差們更加急於要找他算賬。

× × ×

劉郎孭着秋菊匆匆逃了一程。

在這黑夜的環境裏，要一個人逃走已經十分吃力，背上還有另外一個人，那種辛苦法，也不難想像。

劉郎也來不及避忌甚麼「男女授受不親」了，只知道逃命要緊。

秋菊也明白到自己的處境，事到如今，她已是勢成騎虎。

萬一這時候她落入官差手上，相信她也不會怎樣好過。

萬花樓門外的命案是因她而起，官府當然不會放過她！

戶內則一片凌亂，妓院的損失相信不輕，鴇母也不會放過她！

何況，這些日子以來，她也受夠了，她正像大多數的妓女一樣，對自己本身的生活方式，只有討厭而已。

因此，她早咬實牙齦，決不會再重返妓院裏去。

劉郎背着她，奔跑至樹林的另一邊，這是一系列的農田！

農田之間有些小茅舍，是農夫蓋搭用作看守一些貴重農作物之用的，但是當那些貴重農作物收成之後，這些小茅舍便空了下來。

劉郎感到有些疲乏，於是先將秋菊放到一間小茅舍去。

然後對她說：「先在這兒躲一陣，希望他們不會跑到這裏來，一切留待天明再說了。」

秋菊自無意見。

她雖然不用走路，但這塲風險之後，她顯得比劉郎更加疲倦不堪。

劉郎將她放下，然後自己則跑到附近的另一間小茅屋去。

因爲那些小茅屋每間只有一張床那麼闊大，四周即圍以茅草，下置乾稻草，只供一個人睡覺之用。

劉郎臨走時對秋菊說：「假如有甚麼事發生，立即揚聲，我自會趕來救你。」

秋菊不置可否。

劉郎這樣做，無非爲表清白，不想糊糊塗塗的兩個人睡在一起。

但在秋菊這方面，却有她的想法，她以爲劉郎嫌棄她是妓女！

像這種天氣，怎麼可以一個人睡在田野之間？加上小茅屋之內又沒有被褥，單靠乾稻草來保暖是不够了。

秋菊只能盤膝而坐。

儘管如此，她仍感到渾身打顫，寒氣迫人。她終於忍無可忍，跑到了劉郎那邊去了。

劉郎是個練功的人，與她弱不禁風的體質，自難比擬。

劉郎的警覺性極高，秋菊未到之前，他已經發覺了。

他問秋菊：「甚麼事？」

秋菊吶吶地說：「太寒冷了，我想與你在一起，希望你不要嫌棄我。」

劉郎覺得這女子實在太過可憐，既然自己救她在先，又怎麼可以忍心看見她在寒夜裏發抖？

於是二人擠在一間僅可容身的小茅屋之內。

劉郎趁此機會爲她施展內功，爲她打關通脈，因爲她被紫衣人點過了穴道之後，元氣未復，也難怪她渾身打顫。

劉郎救出秋菊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她說出符大樹生前的行爲，看看他在妓院之內是否結怨。

因此劉郎也就趁此機會，細問秋菊。

秋菊口中的「符家大少」，雖然也算不上甚麼「大好青年」，起碼也不是個「二世祖之流」，這可能是因爲她喜歡他的緣故！

秋菊幽幽地問：「他是否死了？」

「是的。」劉郎知道不能再瞞住她：「坦白告訴你吧，我不是他朋友。」

「那你是誰？」

「一個過路人，我姓劉，叫劉郎。請告訴我，你是否很愛他？」

秋菊垂下頭來，默然。

「如果你愛他，自然希望他死得瞑目，」劉郎又說：「他這次是死得不明不白，我一定要找出殺他的人。」

「他愛到妓院玩，但我想不出他有仇人。嗯——」秋菊忽然又頓住了！想想再說：「只不過有一次，他曾與金四刀爲了我而賭過一次氣。但後來很快就沒事。」

「金四刀是誰？」

「金四刀就是今晚你見過的那四個男人。他們是同姓兄弟，都是姓金的，却並非同胞兄弟，又由於四個人同是用刀，所以稱爲金四刀，這四個人也是常常到萬花樓來喝酒作樂，想不到今晚終於出事了。」秋菊感慨地說。

劉郎開始沉默下來。

他心裏在想：金四刀同樣喜歡秋菊作伴喝酒，他們與符大樹之間，會否因此而起衝突？

在妓院內發生衝突可能有的，但發生在符家宅內的命案，却未必就是他們所做。因爲就憑他們的武功，相信很難過得護院教頭勞天望那一關。

在劉郎的感覺上，勞天望的武功高出金四刀那四個人一級，而在最近劉郎所遇上的所有對手之中，以紫衣人最高。

再加上符宅內的目睹者言，紫衣人才是最可疑的兇手。何況不久之前，劉郎亦已從紫衣人口中獲悉了一些口供。

紫衣人當時並未否認殺符大樹和擄去符員外的第二個兒子。

那麼，金四刀不會與紫衣人是同黨。

假如他們之間絕無關係，那麼，符大樹被殺，便與妓院爭風無關。

看來劉郎今晚的努力是白費了，唯一的收獲就是因救了這個妓女，而引出了紫衣人！

儘管在黑夜裏，劉郎也總算見過他一面，還扯下了他的一方紫帕。

那一方幪面用的紫帕，仍留在劉郎的懷中。

劉郎既然無法從秋菊口中找到符大樹生前的仇家，就惟有靜待天明。

× × ×

天色微亮，劉郎已經驚醒。

他身畔的秋菊，睡意正濃。

劉郎有太多的事情要辦，他想悄悄地離去，又怕她在睡夢中被人找到，那時又要重返妓院，重操皮肉生涯。

劉郎忍不住把秋菊推醒。

「我要走了，你要到那兒去？」劉郎問秋菊。

「我想念我父母。」秋菊道：「我會返家去。」

「你家離此多遠？」

「大約要走上半天光景。」

劉郎取出了一些銀兩，「這是給你作

路費的，希望你返回家中之後，過的是幸福的日子。」

秋菊看見那大堆銀子，也不好意思接受：「夠了，你已經帮了我一個大忙，我給你的，只是一大堆麻煩。」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劉郎苦笑道：「我也不是喜歡惹麻煩的人，但往往我不找麻煩，麻煩却找我呢。」

二人相顧一笑。

秋菊含情脈脈地垂下頭來。

經過昨夜一宵相處，秋菊對劉郎的爲人，已由衷地敬佩。

無奈環境迫人，劉郎是非走不可，秋菊也是歸心似箭，二人於是在默默中分手，就只互相說了一句：「珍重！」

× × ×

劉郎回到五里亭附近，他又利用當地的現場環境，增加對昨夜的回憶！

他一邊走，一邊還要小心翼翼，因爲勞天望和縣衙裏的公差可能仍在搜索他，追踪他。

五里亭附近，景物依舊，就是渺無人影，與昨夜的熱鬧成强烈對比。

劉郎找到了一些血漬，雖然露水已把它冲得淡了。

劉郎知道這就是紫衣人手臂上流下來的血漬。當時紫衣人的手臂，被劉郎手中的尖木刺了一下。

劉郎循着血漬，追踪至一處山幽小徑，抬頭張望，不由得呆住了一陣。

那是他到過的地方，上面就是一座小山，山上有一間尼姑庵。

血漬就在路邊的地上消失。

劉郎記得第一次追踪紫衣人的時候，也曾到這山脚下。

當時是符布根失踪之後不久，他的二名保鏢突然被殺。

想不到他認爲最不可疑的地方，突然之間變成「十分可疑」。

他打量了四周的環境之後，發覺這兒附近並無其他屋宇。

既然只得山上一間尼姑庵，難道庵裏窩藏了男人？

也許，紫衣人受傷之後，無法再支持下去，被迫向出家人求救，這倒是極有可能的事。於是，劉郎決定上山查詢。

山道十分傾斜，除了山脚小徑入口處有個石碑刻上了「靜庵」二字之外，沿途並無其他路牌，亦無人踪。

山道兩旁，竹影搖蕩，其中一旁，更是斜坡，坡上荊棘密佈。

劉郎感到這兒形勢十分險惡，假如這兒山上不是尼姑庵所在，他眞以爲是賊巢呢。

劉郎走了一大段斜路，又要拾級而上——那是一條石砌的梯階。

走完了那一段梯階之後，便可以見到仙境似的環境——一處平地之上，綠草如茵，鳥語花香，小溪流水，簡直就是人間仙境。

劉郎發覺遠處有人影出現，那是一名挑着水桶的小尼。

小尼發覺有陌生人上山，也駐足觀望，露出一派驚奇的神色。

劉郎不等她開口，就搶先自我介紹。然後問小尼：「這山上可有居民？」

小尼莫名其妙地瞪住劉郎：「你是什麼人，到底要找誰？」

劉郎道：「我知道昨天晚上有個穿着紫色衣服，受了傷的人闖上了山，可否讓我見見你們的主持？」

「主持正在靜室誦經，她從不接見俗人。」小尼說：「這兒沒有穿紫衣的人，也沒有受傷的人，你一定找錯了地方。」

劉郎無可奈何，想再問下去，小尼已担着水桶，走向了水井那邊。

劉郎覺得兇狠無比的紫衣人，與這兒幽靜出俗的尼姑庵的確很難扯得上關係。

他呆在那兒，抬頭張望，但見竹影處處，野花遍地。

視綫所及，根本亦無所見。

但在這山腰的小廣塲盡頭處，却有迂迴的山道，那是登上庵堂之路。

劉郎趁住挑水的小尼不加注意之際，溜向登山小徑。

那小徑用碎石堆砌，兩旁百花叢生，芬芳冶艷，幽香撲鼻。

劉郎差些兒忘記了，此行爲了追踪紫衣人而來，還以爲自己已走進了一處世外桃源。

劉郎正匆匆拾級而上，突然被一支塵拂攔住了去路！

劉郎抬頭一看，不由得渾身一凜。

只見一名老尼屹立在石階之上，面有慍色。

劉郎在驚呆中倒退了一步。

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老尼童顏鶴髮，目光如炬。

劉郎忙道歉。

老尼却生氣地說：「此乃佛門禁地，豈容莽漢亂闖？」

劉郎解釋道：「在下只爲了追踪一名受了傷的紫衣人而來，請問昨夜至今晨之間，有無受了傷的俗人求救？」

「阿彌陀佛！」老尼合什着將手中的塵拂搖蕩了一下：「這是出家人靜修的地方，怎容得下世俗人？」

本來到了這個田地，劉郎也總該死了心，不好意思再打擾老尼。

但是有件事却令他感到可疑，就是剛才當老尼揮動塵拂之際，當時劉郎就感覺到柔軟如絲的塵拂之中，有一股勁力蘊藏其間，這並非一般尼姑可能做到，亦非一般人可能感應得到。

毫無疑問，這老尼身懷武功。

劉郎爲了進一步試探她，對她說道：「我可否上山看看？」

老尼沉着臉說：「我早已說得清清楚楚了，山上是出家人靜修之所，有什麼好看？」

「不怕坦白對你說，我懷疑我要找的人就在山上！」劉郎故意說。

「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假如庵內無秘密，又怕什麼讓我細看？」

「庵內盡是出家女性，縱然無秘密，也不宜男仕闖進，你再無禮，休怪老尼開罪了。」老尼的塵拂又是一揮。

一揮動之間，勁力貫注，陰風搖蕩，若非功力十足，決不會如此！

劉郎强笑道：「假如我要硬闖，你又如何？」

「你既無禮在先，也休怪老尼不客氣了！」

「這難道就是出家人的所爲麼？」

老尼道：「世途險惡，色狠當道，若非如此，庵內小女尼必然受驚。」

劉郎爲之啼笑皆非。

他終於苦笑了一下，道：「好吧，既然你當我是個色狠，我亦無話可說了。」

劉郎一再表示歉意，無奈老尼竟不言不笑，始終屹立在石階之上。

劉郎只好陪着笑臉，自行引退。

退至山腰廣塲之上，劉郎發覺剛才挑水的小女尼不見了。

人不見，水桶也不見，那就是說：她已挑水上山去了。

但是，爲什麼劉郎不見她上山？

劉郎於是不難想到：登上山的路徑，決不止一處。

他四下裏張望，只見山坡的竹林之間，的確有些缺口，大小僅可容身，望入去，又不似是供人走路的小徑！

因爲竹林之內，盡是荊棘，即使有人在裏面走動，亦必須轉彎抹角。

劉郎驀地回過頭來，背後又站了一個人。

那是剛才劉郎見過的老尼姑！

她什麼時候走過來的，而且還走得如此接近劉郎。

像劉郎這種人，他對一切事情都十分敏感，沒有可能讓對方走得這麼接近而一無所覺的。

唯一的理由就是：對方有着上乘的輕功，可以雙足着地無聲——連最低限度的聲音也沒有。這才會令劉郎一無所覺。

「你到底還要找什麼？」老尼盯着劉郎問。

「這兒可是有路通上山？」劉郎裝蒜地，呆頭呆腦的問。

「你走進去試試吧！」

劉郎舉步欲行。

「慢着！」老尼忽然又把他叫住。

劉郎回過頭來：「怎麼啦？」

老尼一本正經道：「除非你想送死，否則我勸你不要入去！」

「入去會死？」

「入去未必會死，但如果你被那些毒刺刺中了，就隨時會死。」

「什麼毒刺？」

「荊棘的毒刺，以及仙人掌的毒刺，此坡之上，滿是這些東西。」

「爲什麼要種了這些有毒的東西？」

「這間庵堂已有過百年的歷史，既然不是我們這輩種的，我也無法回答你。」

「你怎麼知道它有毒？」

「你這人眞多說話。」老尼不高興地瞪了劉郎一眼。

然後又回憶着說：「有一日，有隻黃狗闖了入去，在狂吠中死去，後來我們發覺牠的身上曾被荊棘刺傷，因此我們便知道那些東西足以置人於死地。」

「爲什麼那小女尼不怕？」

「什麼小女尼？」

「就是我不久之前在這兒見到的，挑着水桶的女尼。」

「嗯——」老尼面色一沉，老大不高興地說：「你這年青人太過好奇了，我們這裏有人挑水，亦有人種菜，你何必大驚小怪？」

「我並非大驚小怪，只是懷疑她由這兒走了進去。」

「你太多疑心了。」老尼道：「這兒根本無路可行。」

「那麼，那個挑水的女尼呢？」

「她可能下山去了。」老尼又對劉郎道：「如果沒有事，我勸你快些走吧，這兒不是你們世俗人留戀的地方。」

老尼的態度又變得柔和起來。

劉郎想：留在這裏也沒有意思，而且，有這個身懷武功的老尼在着，如果要硬闖，既無藉口，相信也必然要花費一番工夫。

於是，劉郎只好下山去了。

劉郎沿住原路落山，並未見到那小女尼的影子，更無任何挑水的人出現。

劉郎再留意地上的路面，亦無半滴水漬。

通常挑水走過的人，都無可避免的遺下一滴滴的水漬，那是由水桶邊緣滴下的，因爲水桶必須投入井中，水漬難免。

劉郎肯定那老尼說謊，挑水的小女尼即使具備了蓋世武功，亦不可能令到那水桶滴水不漏。

那小女尼分明是挑水上山去了，上山的途徑也決不止一條。

然則，老女尼爲什麼要神神秘秘的，不讓外人知道那些隱蔽着的途徑？

除了不想秘密外洩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了。

劉郎再找到接近山脚的路旁，那兒仍留下了幾滴血。

就是僅僅那幾滴。

劉郎獃在那兒想：假如這是那紫衣人所留下的，那麼，紫衣人是否仍在竹林之內。

劉郎呆立的地方，乃登山必經之道。

山道左旁，滿植竹林。

竹林後面便是山坡。

山坡之上滿是荊棘。

照情形看，那兒不可能有路可通，但是，會不會像劉郎在山腰所見的情形一樣——荊棘之間有路可行？

假如無路可通，紫衣人可能曾獃在這兒路邊包紮傷口，因此，那兒只遺下了幾滴血，這也是有可能的事。

但無論如何，劉郎也希望進去看看，雖然那老尼說過那些荊棘有不少是帶毒的，進去無疑是一種冒險。

劉郎於是小心翼翼地，俯首彎腰，跨過路邊的矮叢，想鑽進竹林後面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突如其來地又有一種聲音將他叫住。

「朋友，你想送死麼？」那聲音來得非常突然。

劉郎以爲又是那個老尼。

但是，正在不久之前他才聽過那老尼的聲音，那老尼的聲音並非這樣的。

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他又說道：「你不要亂闖，裏面是地獄。」

劉郎回頭張望，見不到有人，心裏更感到驚奇不已。

「你是誰？」

劉郎也知道江湖上有些奇人異士，像他一樣愛理閒事的，也許人家見得到的地方，多咀提醒了他，亦未可料。

但是，他的問話未得到任何回音。

劉郎知道對方十分聰明，因爲劉郎巳自路邊出來了。如果再開口說話，他一定可以猜出他躲在何處。

劉郎四處張望，覺得附近有許多足可供藏身的地方。

因爲竹林固密，矮林亦多，隨便一處也可以收藏一個人。

劉郎說道：「朋友，可否再指點一下呢？」

「你想我指點什麼？」聲音來自背後，而且非常接近劉郎。

劉郎突然回轉身來，目的是要那人無從閃避。

但是，背後沒有人。

背後不遠處，有棵大樹，樹身粗大，足可讓一個人躲在後面。

憑聲音辨別，那人就在大樹後面，於是劉郎迅速竄了過去。

就在劉郎奔竄的時候，巳有一條人影躍登樹上，動作快得出奇。

劉郎仰首上望，那人影飄忽無定，活潑有如靈猴。

轉眼之間，巳消失於樹頂之上。

劉郎感到驚奇的是：那是什麼人？老尼麼？還是過路俠客？

那人爲什麼對他發出了警告？是善意呢？還是別具用心？

劉郎想躍登樹上，追踪他。但回心想想，即使立即採取行動，恐怕也來不及追得上他。

於是，劉郎只好落山。

× × ×

可能是時間還早，山下仍然是一片沉寂。

劉郎想先到符家邨去打聽一下，這時候，符員外可能巳收到了「紫衣人」的訊息了。

那是關於符布根的訊息。

照劉郎的想法，紫衣人將符布根擄去，目的在乎錢。

因此，他想先到符家邨一次。

在未見符員外之前，劉郎還希望到符家邨「舊邨」這邊走走，目的是向符氏族人訪問一下，劉郎十分希望先了解一下符員外的爲人。

劉郎忽然之間覺得，「紫衣人「未必就是一名歹徒。

例如：符員外是個表面善良的人，實則却暗裏爲非作歹，自然可能有不少江湖俠士要跑來認眞對付他。

這可能就是符家邨不斷有麻煩的「原因」之一。

因此，劉郎開始向另一角度去想。自然就先要了解一下符員外平日的爲人。

最了解符員外平日爲人的，莫如符家邨中的族人。因爲他們世代相處，是好是歹，總無法瞞得過族人。

劉郎正在一條林蔭小徑匆匆走過，朝向符家邨邁進之際，突然又有人叫住他：

「朋友，你要往那兒去？」

劉郎認得出，那是不久前才聽過的，一個男子的聲音。

劉郎對這聲音亦似曾相識，但可能太耐沒有聽過，所以他也不敢肯定他是誰。

劉郎站了下來。

他沒有回轉身，只問道：「請問閣下是那一路的朋友？」

「猜猜吧。」

「我們似曾相識。」

「是麼？」那人忽然冷笑道：「我才不會認識一個像你這麼愛管閒事的人。」

話猶未完，一個人影自樹上躍下。就像一陣風似的，在劉郎的身旁一掠而過。

劉郎只感到那人身手靈活非常，由樹上躍下之後，一連翻了幾個筋斗，然後在劉郎前面不遠處的路上站穩。

他戴了一頂很奇怪的帽，帽舌低至無可再低，遮了他大半邊面。

黑布的披風，草鞋，一把柳葉刀。

劉郎也沒有細看下去，巳是脫口而出：「可是李三兄弟？」

那人不答，只用刀尖將帽舌輕輕一推，然後揚聲大笑。

果然是燕子李三？

他們是好朋友，但巳經很久不見了。

劉郎喜出望外地走過去：「想不到會在這兒見到你。」

「我就想得到，只有你才想不到。」

李三哈哈笑，「因爲我一直追踪你。」

劉郎怔了一怔：「你一直追踪我？」

「是的。」

「有要事找我麼？」

「不錯，有事找你帮帮手。」

「什麼事？」

「我知你愛管閒事，所以這件事你可能有點興趣。」

「別吞吞吐吐了好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有個朋友在縣衙裏當差，巳經是個捕頭，他姓柯。」李三道：「不久之前，他寫了一封信，要我協助他查明一些怪事。」

「什麼怪事？」

「一戶有錢人的家中，不斷受到恐嚇式的騷擾。」

「是否先後出現一些毒針？」

「是的，你怎麼知道？」

「毒針先殺了馬匹和犬隻，後來他的長子也被殺！」

「嗯，你這愛管閒事的傢伙，原來你早巳插手這件事。」

「不錯。」劉郎說，「那是符員外—符祥瑞。對嗎？」

「正是他。」李三又問：「剛才你摸上青竹山，就是爲了找那個紫衣人麼？」

「是的，昨夜我傷了他。」

「原來你見過他，那就好極了。」

「不，我只在朦朧月色之下見過他，他的樣子我還未看得淸楚。」

「那樣總好過我，我始終未見過他，」李三又說：「不過，根據柯捕頭對我說，我知道紫衣人是個很厲害的傢伙。」

「剛才你說，那是什麼山？」

「青竹山啊。」

「在青竹山山脚下向我提警告的，是你？」劉郎問。

李三含笑點點頭，道：「除了我，還有誰？」

「你怎麼知道那些荊棘有毒？」

「我一看就知。」

「我還以爲是山上的老尼姑告訴你的。」劉郎道。

李三笑了笑：「我常常到懸崖去採摘燕窩，那一類荊棘有毒，我一看便知，否則，我早巳被刺死了。」

劉郎也知道李三的職業，他是以採燕窩爲生的。「燕子李三」之名，也是由此而來。

當然，李三身懷武功，尤其是輕功了得，表現得身輕似燕，所以江湖上才叫他「燕子李三」。

總之，李三就是經常與燕子連貫在一起。

劉郎覺得這是天意安排，因爲他正希望把李三找來帮帮手，想不到別人却先去把他請來了。

過去他們常常合作，李三也非常樂意跟他合作，只要他們合作，往往就會事半功倍。

劉郎忍不住問：「爲什麼你會找到青竹山那邊去？」

李三道：「我先要問你，爲什麼你又會由青竹山上落來？」

「我昨夜曾傷了紫衣人，他手臂上的血，一直滴到那兒山脚路旁，然後就消失了。」

「如果你沒有搞錯，靜庵的確有些問題。」李三忽然變得正經起來。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劉郎也知道李三的爲人。他很樂觀。但當他面上的笑容消失之後，他一定想起了一些十分嚴重的問題。

「由於柯捕頭的話，我知道紫衣人很大胆，這也難怪，因爲他武功了得，自然有恃無恐，胆子自然也大起來。」李三又說，「我曾先後到過傳說紫衣人出現的地方，找着有關人等查問，結果問着了一名樵夫！」

「樵夫？」

「是的，就是在這附近斬柴爲生的樵夫……」

李三剛說到這裏，前面突然傳來一聲悽厲的慘叫聲！

那是一個男子的叫聲，但叫得令人毛骨悚然。

劉郎和李三什麼也沒有說，只交換了一個眼色。

然後二人迅速飛撲而去。

他們循聲找了過去。

那一帶盡是密密麻麻的樹林，除了鴉雀亂飛之外，不見人影。

然而就從林中鴉雀亂飛的情形去推想，巳知道剛才必然有事發生。

樹林中本來就是十分安靜的。雀鳥如果不受到突如其來的驚擾，決不會如此慌張。

劉郎明白，李三也明白。所以他們雖然見不到人影，也立即分頭在林中搜索。

劉郎終於在一處矮林後面，發現了一具男子的屍體。

他揚聲先把李三叫了過來。

李三正在另外一邊搜索，聞聲也知道劉郎巳有發現。

李三走過來，發覺那男子並非別人，正是那個曾向他提供過「紫衣人」下落的樵夫。

李三不禁歎住了一陣。

劉郎知道了此事之後，迅速在樹林四周走了一轉。

但是，樹林中暫時找不到第四個人。眼前他們三個人之中有一個是死的。

李三悻悻然道：「我眞後悔我們來遲了一步！」

劉郎覺得這又是「紫衣人」的暴行。因此他喃喃地說：「太殘忍了！」

李三道：「是我害死了他，假如他絕口不提紫衣人的行踪，也許他不會死！」

「但是，他的提供十分重要。」

「你的意思是紫衣人可能就在青竹山之上？」

「嗯！我正這樣想！」

「坦白對你說：我聽了樵夫的話之後，我曾企圖偷上山去探視一下，但是，我再三看過了形勢之後，覺得那兒充滿了殺機。別的不說，就說說那些荊棘吧，爲什麼他們要種上那麼有毒的植物在山坡之上呢？」

劉郎問：「會不會是野生的？」

「當然有可能，但既然都長滿了毒刺，許多人早巳斬草除根了。靜庵的尼姑一定也知道，但是她們爲什麼不動手將它斬除？」

「也許爲了防止小偷。」

「不錯，她們當然亦有權保護自己。」李三又說，「不過，我却留意到一些事情。」

「什麼事？」

「那山坡之上儘管種滿了有毒刺的植

物，却還有路可行。」

「你怎麼知道？」

「我摸入去看過！」李三笑了笑，「你相信麼？」

「當然相信，因爲我曾經懷疑一名挑水的女尼，就是由該處走上山的。」劉郎又說，「但那老女尼不認。」

「她們當然不會認。那是一項秘密，只有去過的人才知道。」

「你的意思是：她們用有毒刺的植物，佈成一個陣。是不是？」

「不錯，大致上正是如此。」李三道，「所以我只走了短短一段，就退了出來，不敢再前進，以免迷途。」

「她們爲什麼要這樣？」

「防止外人追蹤，必要時用作脫身之計。」李三道，「所以，紫衣人可能就在山上隱藏着。」

劉郎恍然道：「怪不得女尼們都不許我上山！」

李三道：「還算不錯，最少我們今天各有所獲，先能與你會合，以後一定更加順利。其次就是總算有了答案。」

劉郎道：「現在我們先離開這裏！」

「你打算到那兒去？」

「符家邨。」

「我也是。」

劉郎忍不住問：「你爲什麼要去符家邨？」

「我約好柯捕頭等人在那兒見面。」李三又說，「我們要從頭研究過，希望事半功倍。」

「那麼，我不去了。」

「爲什麼？」

「公差正在四下裏找我，他們聽了勞天望的話，硬指我是紫衣人的同黨。」

「勞天望？」李三想了想：「噢，就是符家邨的保鏢敎頭。」

「你認識他？」

「是柯捕頭介紹我們認識的。」李三說，「有我在着，相信他不會難爲你。」

「那麼，我們由這邊走吧，這是到符家邨去的方向！」

於是二人邊談邊走。

劉郎過去曾與李三合作過，彼此深知對方的性格。

劉郎問道：「你可查過符員外的爲人嗎？」

「沒有什麼大德大能，也不致大邪大惡。」李三說，「不過對族人頗好，所以他們始終住在一起，雖然有新舊邨之分，也算他念舊。」

「有什麼顯著的仇人麼？」

「沒有。其實以符祥瑞的性格，也不易結交下深仇大恨的人。」

「那麼，誰要與他爲難？」

「禍端可能出自他的長子。」

劉郎道：「當初我也這麼想過，但是，現在回心細想，我們可能都想錯了。」

「爲什麼？」

「我查過妓院，也救過一個符大樹最寵愛的妓女出來。」

「她怎麼說？」

「她說符大樹生前很少與人爭吵！性格倒有些似他父親。」劉郎又說，「而且，符大樹人也死了，但符家邨的禍事似乎還未休止！」

「嗯！那麼這件事的確奇怪。萬一靜庵上的尼姑與此事有關，會不會是她們曾向符員外化緣被拒，因而種下了禍根？」

「眞正的出家人，相信不會心狠手辣到這般田地吧。」

「咦！前面是什麼地方？」

劉郎也給李三提醒了！

他們望向前面，竟然無路可走。

前面荊棘滿途，令人望而生畏。

李三若有所思地說：「我們可能中計了。」

「爲什麼？」

「你瞧！明明這兒是條小徑，但一堆荊棘却出現在眼前，這是故意令我們走錯了路。」李三道，「剛才我們一時不察，邊走邊談的，於是落入了她們的圈套。」

「你是指靜庵的尼姑麼？」

「有可能的。」

「我們試向那邊走走看！」

二人於是改變了方向，再行了一陣。

但是，東走西走，前面總是荊棘！

李三凜然道：「這情形與靑竹山山坡上我所遇見過的情形十分相似。」

「然則，這可能是她們擺下的一個陣？」劉郎也有些吃驚起來。

「嗯！大有可能！」李三仰首上望。

但是，上面雖然有樹有木，但却佈滿了靑籐，像一個天網似的。要一下子跳上樹枝上面去，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萬一失了重心，摔了下來，就會被那些荊棘的刺刺傷。

根據李三說：這些荊棘都有劇毒。

劉郎提議先爬上樹。

但是，李三却說：「那些籐也有毒，切勿用手攀它！」

劉郎自問在這方面的常識不及李三，因爲李三常常翻山越嶺，去追尋燕窩之所在。

因此，劉郎十分相信他的話。

他們又試探另一方向。

但是，到頭來他們還是走不出那個範圍。

李三道：「我們的確中計了，殺死那樵夫，目的是引我們入來。」

「紫衣人的擺佈？」

「一定是他！」

「現在怎辦？」

「只有讓我們自己想想辦法！」李三道，「還好我手上有一把刀。」

劉郎看看堆在前面的荊棘又高又厚，要躍過固然不可以，用刀將它斬去，相信也不是一件太過容易的事。

萬一眞如李三所說：這些荊棘都是有毒的，那就更加危險，因爲在用刀斬斬劈劈的過程中，很易被刺刺傷。

那些刺是有毒的。

劉郎又仰首上望。

樹上都佈滿了有毒的靑籐。

根據李三的經驗，那些靑籐也有毒，籐中流出的毒汁，足以令人致命。漁夫用以毒魚的，也屬於這一類「魚籐」，但它比「魚籐」更毒。

劉郎十分絕望。

他們也曾依原路回頭走，但那處一條小徑的入口，不知何時也已經多了一大堆

荊棘。

劉郎非常焦灼，因爲他從未遇上過這種事情，反而李三却能保持冷靜，到處找尋可能的「出路」。

李三心目中的「出路」，也不一定要太明顯，只要那兒的荊棘可以斬除，又或者頭上的樹枝沒有魚籐，這就够了。

李三終於找到了。

他高興得幾乎要叫將起來。因爲他們巳團團轉地走，走得滿頭大汗。

樹林中並不悶熱，甚至還帶了幾分寒意，他們還是急出汗來。

李三找到了一些可尋之空罅——那是一棵大樹上面。

那兒的毒籐較少，只須揮刀削下幾枝橫枝，就可以登上大樹高處！

由大樹高處下望，最少也可以分辨出一些方向，然後再設法離開這「鬼域」似的樹林。

但是，李三正待舉刀欲劈之際，劉郎突然喝止了他！

「慢着！你瞧那是什麼？」劉郎指住樹葉遮掩住的一大包東西。

那是角度問題。

李三仰頭上望時，根本見不到什麼，但劉郎就見到了。

劉郎小心翼翼地湊近細看，喃喃地說：「似乎是一個蜂巢！」

李三停住了刀，也躡足上望。

當他仔細看清楚那是什麼時，他就情不自禁地叫着說：「劉郎，還好你及時叫住，否則，我們都命不久矣。」

「那是什麼東西？」劉郎問。

李三道：「毒蜂的蜂巢！」

劉郎只嚇得張大了咀巴！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李三與劉郎兩人，垂頭喪氣地，離開了那裏。

他們又再分頭去找，希望找到一處理想中的「出路」。

但是，除了剛才有蜂巢的地方之外，沒有一處可供他們選擇的。

說這是一個天然的「陣勢」，極難令人相信。但說是「人爲」的，更加令人難於置信。

然而，這分明是個「陷阱」——用帶毒植物構成的迷魂陣。

唯一的解釋就是：有人善於利用這裏的天然環境。稍爲加工之後，讓植物繼續生長下去。於是，便構成了今天可怕的環境。

劉郎與李三二人坐了下來，呆呆地發獃。

他們都感到絕望，因爲這兒不但距離大路頗遠，也非常偏僻。儘管他們叫破了喉嚨，相信也無濟於事。

那麼，一切只有靠他們自己了。

劉郎和李三忙亂了一陣之後，現在巳感到筋疲力倦。

他們只希望冷靜下來之後，終歸能想出一個辦法來。

除此之外，絕難希望有別的奇蹟出現了。

× × ×

勞天望正與柯捕頭候在符家之內。

根據柯捕頭說，他約好了一位江湖朋友在這兒等他！

柯捕頭形容「他的朋友」十分了不起，又肯帮助別人。

他的朋友自然就是「燕子李三」。

柯捕頭又說：「他十分熟悉江湖上的情形，我這番請了他來，目的是要看看此事會不會是江湖中人搞出來的。」

符員外很不高興，却是說不出口來。

柯捕頭是官差。身爲官差，竟然不能爲民分憂，還要借助外力，這是否太不像話？

符員外總覺得柯捕頭這種人，跟他家中的護院敎頭勞天望總是差不了多少。

這些人只得個名，武功根本不濟，所以面對一個像「紫衣人」這一類高手，就有如「狗咬龜」——無從下手。

符員外十分渴望再見到劉郎。

他知道眞正好身手的，只有劉郎那種人；可惜根據勞天望和柯捕頭他們說：劉郎不但是「紫衣人」的同黨，還在城中殺了人。現在官府正要通緝他。

因此，符員外感到一切都絕望了。

正當各人在焦急等待時，一名符家家僕出來，把符員外叫了入去。

柯捕頭和勞天望也只以爲是夫人有事找員外。

其實，這時裏面又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一名下人是個微不足道的。他平日在符家只負責斬柴，挑水工作。

剛才他正挑着柴枝由山上回來。

但他放下了柴枝之後，就急不及待地要見夫人。

於是不久之後，亦有人到前廳去把符員外也請了入來。

那家丁叫符德。

符德說，他今天上山斬柴時，遇上了「紫衣人」，那人要他帶個口訊回來。

紫衣人要符德告訴符員外，符二公子——符布根正在他手上。

紫衣人又說：如果要二公子平安歸來，第一，先要員外擺脫官府的人。

第二，不得再借助江湖中人的力量。

第三，辭退所有保鏢。

然後，再派符德佯作上山斬柴，「紫衣人」自會給他訊息。

符員外不禁問符德：「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我見不到他的面目。」符德說，「他用劍指住我的背脊，對我說話。」

符員外問：「他有沒有提過二公子的生死？」

「有。」符德道，「他說二公子很好。他可以放二公子，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要你單獨會他！」

「幾時？」

「他會另行約你。」

符夫人道：「你切勿上當，所有條件都對我們不利。」

「是的，如果叫官府不理，又辭退勞敎頭等人，更不准江湖中人來帮我們，他就更加可以爲所欲爲了。」符員外也說，「你下次再見到他，儘管叫他立即約我，什麼都不要說了。」

「是的。老爺。」符德道。

「嘿！」符員外悻悻然道：「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麼人，竟然要弄得我家散人亡！」

符德奉命離去。

符員外也再度出了前廳。

符夫人却把近身侍婢召來。

她叫那婢女準備一下，她要到老邨那邊去探望一個人。

× × ×

樹林中。

劉郎和李三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來——那可能是唯一的辦法。

他們先利用李三手上的刀，削下了一些樹木——那是一些具有彈性的樹木。

他們分別檢了一些石子，瞄準了之後，將石子放在樹枝一端，彈過去。

他們的目標是那些蜂巢。

他們發覺那是唯一可以利用一下的「出路」，但那些毒蜂絕不好惹。因此他們不能走得太近，以防被毒蜂刺傷。

但是，他們在這遠距離用這方法攻擊那個蜂巢，却希望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他們心目中的預期效果就是：將毒蜂驅散了之後，將那處的樹枝斬了下來，然後讓他們由那唯一的缺口爬上樹去。

這種極具彈性的樹木，只有二指那般粗大，劉郎他們發現了它，也是非常偶然的。

當劉郎經過它旁邊時，無意中被它鈎着，劉郎擺脫它時，它却搖呀搖的，搖個不停。於是劉郎靈機一觸，就叫李三將它整棵斬了下來。

他們一再試驗過，認爲這方法可行。

於是他們用撕下的樹皮扭作繩子，將這種具有彈性的木，綁在一處適當的地方——這地方事前也經過一番選擇。

這地方必須遠離蜂巢。

這地方也必須對準那蜂巢之前所在。

一切妥當時，石子亦已拾了十多二十塊回來。於是由劉郎作「弩手」，李三在旁脫下披風，小心戒備，以防萬一。

在這遠距離中，照算那些毒蜂不會飛撲過來襲擊他們。但是動物是有靈性的東西，誰也不知道牠們會不會找尋攻擊他們的「禍首」。

萬一蜂羣過來，就唯有用披風將牠先擋住一陣。

第一顆石子射不中，落了空。

劉郎再校對過力度與角度之後，第二顆石子開始，紛紛擊中了數丈外那個毒蜂蜂巢。

蜂巢中的毒蜂，紛紛飛出。

由於劉郎他們的最後目的是要令蜂巢墮地，所以劉郎繼續展開攻擊。

那些離巢的毒蜂，四處紛飛，擇人而噬。

雖然牠們還沒有飛撲過來，李三已作好了準備，以防萬一毒蜂再飛近時，採取行動。

毒蜂果然似有靈性的，牠們彷彿知道這是「人類的惡作劇」，於是紛紛飛撲向一個人的身上——幸好那只是一個死了的人。

那人當然就是那樵夫。

整個蜂巢飛出來的毒蜂，幾乎都附在樵夫的屍身之上。令人看見了爲之毛骨悚然。

毒蜂尾部的毒針雖然都有毒，但當牠們「螫」了敵人之後，毒針離開牠們之後，牠們就會死去。

因此，不久之後，毒蜂都紛紛墮地死亡。

劉郎他們眞想不到，竟然會產生這種「意料之外」的效果。

他們本意也只是將毒蜂驅散就够了，却想不到牠們竟會爲了「自衞」，而紛紛「擇人而噬」——而那樵夫的屍體剛好最接近牠們。

結果，毒蜂們都作了「自衞式」的自我犧牲。

這種意料以外的收獲，對劉郎他們來說，無疑是更加安全得多了。

於是劉郎和李三兩個人，進一步過去，將蜂巢砍了下來。

然後又將該處四周的樹枝劈開，露出了一個大缺口。

他們就由這處缺口，爬上了那棵大樹之上。

大樹頗高，但當他們四下裏張望了一番之後，便又陷於絕望之中。

原來大樹四周，仍有頗闊範圍均佈滿了荊棘，即使具有最上乘的輕功，恐怕也無法從這上面越過。

二人獃在樹上，呆住了好一會兒。

劉郎忽然拍腿叫道：「有辦法。」

李三提醒他：「別忘記，這上面見到的荊棘，也全是有劇毒的，希望你想出來的辦法，最好不要令我們接觸它！」

「當然不會接觸它，但却要看我你二人的決定和運氣。」

「別賣關子了，到底是什麼辦法？快些說出來聽聽。」一向樂觀慣的李三，這時候也難免顯得有些焦急。

劉郎解釋他的辦法，原來還是要依靠那些極具彈性的橡樹。

不過，這一次却須要斬下一棵較大的，大到足以將一個人「彈射」至最少十多丈以外。

李三聽了劉郎這辦法之後，也認爲可以一試；但是，誰去試？

無論誰去試也是一樣，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失敗亦即死亡！

因爲要將一個數十斤重的人，用彈射的方法彈出十數丈以外，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無論如何，劉郎和李三都同意這是目前唯一的方法。

於是他們立即分工合作，斬樹、削皮織繩……

忙了足足個多時辰，才將二棵樹削成兩副「大彈簧」。

它的末端有個「坐兜」，大小剛好容納得下一個人的臀部。

「大彈簧」用許多支削成條狀的橡樹組成，然後拉至「最彎」，再用樹皮織成的繩子綁在大樹橫枝之上。

只須用刀將牽制的繩子斬斷，「大彈簧」立即發生反彈作用，估計坐在「坐兜」上的人，亦將被彈射出去。

只要那力度維持至十二三丈以外，即可越過下面的有毒荊棘。

爲保萬全，他們先行將樵夫的屍首由

下面搬了上來。

樵夫的身形都較二人爲胖，所以如果試驗成功的話，他們的希望亦濃。

樵夫的屍體被安置在「坐兜」之上，李三任「大刀手」。

「霍」地一聲，柳葉刀斬斷了樹皮繩，强力的橡樹迅速彈直，一團黑影凌空飛出，跌至十五丈以外墮下。

李三與劉郎二人喜極，立刻再用樹皮繩子將那副「大彈簧」拉彎，綁好。

他們都是非常勇敢的人，二人既然同意這辦法，自無爭先恐後的可能。

李三坐上剛才那樵夫坐過的「坐兜」之上，讓劉郎操刀將繩子斬斷。

李三身形較爲輕巧，那麼一彈，幾乎把他彈出二十丈以外。

劉郎自行坐上第二副「大彈簧」之上；這一副因爲全未使用過，力度應該更大，更可靠才對。

但是，劉郎因爲要自行操刀，所以危險性也更大。

不過無論如何，劉郎至此亦已勢成騎虎，惟有硬住頭皮一試。

劉郎早已與李三相約好了，假如他有什麼不測，李三也不必爲他感到難過，只須繼續趕往符家邨去追查這件事。

他坐上了「坐兜」，先讓自己的身體盡量可以保持平衡。

李三在遠處張望、等待，內心却在默默地爲劉郎祝禱。

劉郎一切準備好了之後，反手揮出了那最具關鍵性的一切。

「蓬」的一聲。

繩斷樹直，人也飛彈了出去，就像斷綫風箏一樣。

只見劉郎凌空翻了幾個筋斗，挺腰伸腿，落在十五丈以外。

李三匆匆過來，撲抱着劉郎叫得情不自禁：「我們終於做到了。」

是的，他們終於又一次脫離了險境。

他們不知道這是否紫衣人的佈局，但當紫衣人知道了他們如此這般出險，大概連紫衣人也未必會相信呢。

痴情花　愛恨難分

符夫人在心腹侍婢的陪伴下，悄悄來到了符氏族人聚居的舊邨。

她要找一名年已古稀的老婦，追問一件往事。

那老婦白髮如霜，邨人都叫她三婆。

三婆過去是邨中的媒婆，也是這邨裏唯一不是符姓的族人。她是一名符氏族人的外祖母，年青時代住在隣邨，那時開始已是個媒婆了。

三婆也知道符夫人是符員外的妻子，更知道她是族人所敬仰的人。因此，他絲毫也不敢怠慢。

符夫人要知道她丈夫年青時代訂親的一些往事。

原來符員外年青時代很英俊，三婆曾不止一次爲他論親。結果，就只有現在這一位符夫人適合符員外父母的要求。

如所周知，古代男女的婚姻主權，落在父母的手上，男女雙方不可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許多悲劇也就由此而來。

符員外——符祥瑞也像不少年青人一樣，有他的愛情生活；符夫人現在要知道的，就是他過去的愛情生活。

三婆不知內裏，還道是符氏夫婦古井興波，諸多勸諫。

但是符夫人只苦苦追問一個叫蔡花的女人。

符夫人問三婆：「你可曾聽過『蔡花』這女人的名字？」

三婆年紀雖大，但她還很壯健；許多老人到了這年紀已經什麼都記不起來了，但她一直都答得十分之流俐。只是這一下子却有些支吾起來。

「蔡花？嗯——」三婆欲言又止。

「你一定記得，回答我吧。」符夫人說：「她可是祥瑞以前年青時的情人？」

「唉！算了吧，事情反正都過去了。」三婆道：「你們的兒子都已長大，何必再跟他翻舊案？」

符夫人道：「三婆此事非同小可，你不但要切切實實答我，還要答得澈底。」

「是的，蔡花的確是祥瑞年青時的情人。她是大屋地村的小家碧玉。」三婆終於也說了。

「你有沒有爲他們論過婚嫁？」

「有是有的，無奈當時符老爺認爲門不當戶不對，終於拉倒了。直至你父母托我爲止。結果還是你們有緣咯。」

「那蔡花是否懂武功？」

三婆幾乎毫不考慮就答：「是的，當時你家翁家姑就是不喜歡她，除了嫌她家境不大好之外，還不喜歡她的聲綫……」

「她的聲綫？」

「是的，她說話時，聲音很像男人，俗語所謂鵝公喉。」

「那麼，她可是喜歡練武？」

「是的，記得鄉人說她像個男孩子，整天舞刀弄棒的，跟男孩子打架，鬧事，這也是當年論婚不成的原因之一。」三婆又嘆一口氣，道：「老實說吧，以祥瑞這種人才，還是配你！要不是他娶了你，也許祥瑞不會有今天這日子呢。」

符夫人似乎並不欣賞她的奉承，只問道：「她的家人還在麼？」

「那就要到大屋地村去打聽一下。」

符夫人知道「大屋地村」離此足有大半天的途程。

她想想又問三婆：「你知道祥瑞可喜歡她？我要實情，因爲此事十分重要，你只須說出實情就够了。」

三婆道：「坦白說，她喜歡祥瑞多過祥瑞喜歡她。」

「是的，我也聽祥瑞提過她的名字。可能就是她。」

三婆瞪住符夫人：「那麼，你爲什麼忽然要追問這些往事？」

「老實對你說吧，我兩個兒子都先後出了事，我懷疑她搗鬼。」

「大樹不幸的消息，我已聽過了。但是二公子布根，他也出了事？」三婆非常關心地問。

「布根也被人擄去。」

「嗯！事情眞相我們雖然還不知道，但是一個女人，相信不會這麼兇險吧？」

「本來就不可能，我也實在沒有理由會想起她來。但是，我覺得有兩件事十分可疑，第一，就是那雙玉鐲，你也一定知道那是我和祥瑞定情之物，也是我心愛之物。我家貴重而值錢的東西多得很，爲什麼她樣樣不偸，偏偏偸了那雙玉鐲？」

「但是，你怎麼知道是她偸的？」

「假如是一般小偸賊人，決不會偸一雙難以脫手的玉鐲，寧願去偸一些錢財銀兩；只有別具用心才會如此。」符夫人又說：「我爲了此事已想了許久，那玉鐲雖美，却非至寶。既然那是我定情之物，想必亦與感情這方面的事情有關吧。」

「那麼，你有沒有對祥瑞說過？」

「還沒有。但我回去會考慮跟他談談，也許這就是綫索。」

符夫人至此又叫同來的侍婢，給了三婆一些銀兩，作爲酬謝她之用。

最後她才帶同侍婢離去。

由於符祥瑞員外對邨中族人不錯，所以符夫人所經之處，大受觸目。然而她並未留下來，也沒有跟其他人交談。只匆匆返家。

× × ×

符家莊——符員外的大宅之內。

勞天望和縣衙裏派來的柯捕頭，都等得有些兒不耐煩了。

時間已將近黃昏，柯捕頭約好了的人——李三，還未見來。

柯捕頭在符員外和勞天望的面前，把李三形容得很了不起，彷彿有三頭六臂似的。

但是，符員外內心所期待的只有一個人，就是赤手空拳的劉郎。

他見過許多武林高手，也見過不少江湖好漢，就是從未見過一個像劉郎這樣赤手空拳，手無寸鐵的俠士。

儘管他家中的護院教頭勞天望把劉郎說成「紫衣人」的同黨，但他本人絕不會相信那是眞的。最少他就看不出劉郎對自己有任何惡意；但是相反，劉郎的武功他却可以目睹。

因此他儘管心事重重，也不敢離開半步。因爲他覺得劉郎遲早會回來的。

只要見到劉郎，他才不會絕望。

同時劉郎顯然已被衙內通緝，他出現時可能會引致麻煩。柯捕頭萬一公事公辦，又或者聽了勞天望的話而深信劉郎就是「紫衣人」的同黨，那時又怎辦？

符員外爲此悄悄將柯捕頭拉過一旁。說什麼以及做了一些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將近天黑，下人才入報，說有二名客人求見，其一就是出現過符家的劉郎。

至於另外一人，下人說並不認識他。

符員外聞訊大喜，率衆出迎。

連柯捕頭也想不到，他要等待的人，竟然也在劉郎身邊。

勞天望原是希望柯捕頭會採取行動對付劉郎的，但現在看來，他的想法錯了。

柯捕頭不但獲得符員外給他的甜頭，他要倚賴的李三，竟然又是劉郎的好友。因此，柯捕頭不但沒有採取行動，相反，還面露笑容地歡迎他們。

劉郎原是硬住頭皮而來，若非李三苦苦相邀，他也未必會踏進符家。

然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出乎他意料之外；尤其是符員外的態度。

李三在柯捕頭面前把劉郎說得出神入化，令到勞天望聽得心裏發酸。無奈自己又技不如人，也惟有啞忍而已。

× × ×

那一晚，符家之內，熱鬧非凡。

外面，水靜河飛，隱藏着無限殺機。

柯捕頭與李三商議過之後，先帶着衆公差，漏夜趕返縣衙去了。

李三和劉郎二人則留在符家作客。這對勞天望來說，自然很不舒服。

勞天望來了符家之後，一直受到符員外的重視；但是，自從劉郎出現符家以來，他已備受冷落。這也難怪他悶悶不樂。

尤其是看見今晚席上的情形，勞天望就越想越氣。

符員外爲了欵接李三與劉郎二人，曾擺下酒席。柯捕頭也是吃過了一頓豐富的晚餐之後，才率衆回城。

身爲這裏的主人家，這原是禮貌上的事情。但身爲符家護院教頭的勞天望，看見此情此景，就難免忐忑不安。

也難怪他輾轉反側，總是無法入睡。

他終於跑到外面去。

他的手下正在符家內外巡邏。

這些日子以來，符家風聲鶴唳。勞天望早已吩咐手下小心防範，注意可疑人物，因爲「紫衣人」和他的同黨，隨時都會來。

勞天望帶劍漫步之際，突然聽到一些步履聲；他以爲只是他的手下。

這已是非常接近符家大宅的地方。

前面外圍地區他已派了不少手下把守，相信外人不易闖入。

因此，當時他也不大留意。

直至那步履聲變得急促，他急忙回過頭來的時候，爲時已晚。

一把劍伸了過來——由他後面，自肩膊伸過來，閃電似的。

那種微弱的步履之聲，也非一般常人所能聽到；但他聽到了。

然而聽到了又有什麼用？

現在他就受制於人家的利劍之下。

劍鋒就在腮部之側，頸項之左，只要他輕輕一動，人家的劍往後一拖，他就會人頭落地。

他是個練武的人，自然知道背後這對手絕非泛泛之輩。

「勞天望麼？」那人沉聲問道。

「正是。」勞天望問，「那一位？」

「紫衣人派我來問候你。」

「嗯——」

「不過，你不必担心什麼，只要你不反抗，我們之間大可以化敵爲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目前，你在符家的地位，已經微不足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朋友，你是個有頭腦的人，難道從不爲自己打算一下麼？」

「你想我怎樣？」

「爲我們辦事！」那人又說：「只要依我說話去做，紫衣人重重有賞。」

「是什麼人？」

「殺了符夫人。」

「什麼？」

「殺了她之後，到青竹山的山腳下等

我。」

「代價呢？」

「黃金一百兩。」

「太少了。」

「那麼，再加五十兩。」

「不！我要二百兩。」

「好吧，一言爲定。」

勞天望問：「要我什麼時候動手？」

「今晚。」

「今晚不能。」

「爲什麼？」

「符家今晚有高手作客，我不想太過痕跡。遲下吧。」

「別長他人志氣，閣下何嘗不是高手？」那人說：「殺了她之後，把一切罪名推在紫衣人身上好了。反而紫衣人已不止一次出入於符家，也不是頭一次殺人。」

「好吧！我試試看。但是，我辦妥這件事之後，可能一無所得。」

背後那人突然把劍收回，把一方紫帕交給勞天望。

那人又說：「紫衣人從不食言，這是信物，它值黃金二百兩。你不相信，可以拿到任何押店去試一試。」

勞天望接過了一方紫帕，想回過頭來，但是被後面的人喝住了。

那人又道：「紫衣人從不食言，但是，也從不放過食言的人。我們彼此間的交易已定，你可以隨時持着紫帕到青竹山來，自有人給你黃金二百兩，包保你不會失望。」

勞天望無可奈何，惟有屹立不動。

直至他聽到步聲隱去，才敢回過頭來。但是那人早已逃去無踪。

他把紫帕小心收藏好，獃獃地呆在那兒，內心不斷地想：——

以後的日子如何過？他在符家的護院教頭相信亦難以維持下去。

他憎恨劉郎，恨不得殺了他。

但是他心裏却也明白，要殺劉郎，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他的武功，無論如何總比不上劉郎的。

那麼，他只可以用其他方法報復。

最好的報復方法，就是令到劉郎在符員外面前面目無光。

劉郎正在符家作客，假如他能在這時候逞兇殺了符夫人，相信劉郎一定無地自容。

他目前還是符家的敎頭，可以到處隨便走動，自然可以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將符夫人殺個措手不及。

但是，萬一因此而驚動了符家的人和劉郎等人又如何？

他靈機一觸，終於想出了一個妙法。

他回到自己的臥室，揀出一件近乎紫色的外衣，然後將剛才神秘人物交給他作信物的一方紫色手帕，幪住了面部。

然後再潛入內堂，摸進了符氏夫婦的臥室。

一切似乎十分順利。這也難怪，因爲符氏夫婦都不是練武的人。

不是練武的人，對一切反應，自然比較遲鈍了許多。

隔住蚊帳，床上似乎躺着兩個人。但房內無燈光，他根本也看不清楚，只憑住窗外透入的月色，僅僅可以見到床上二個人影。

勞天望揭開蚊帳，正待動手之際，突然被人飛起一脚，差些兒將他手中的劍踢跌了。

他知道事敗，因爲床上那人絕對不會是符員外；他的主人是不懂武功的。

但剛才那突如其來的一脚，却勁道十足，顯然是個高手。

他不敢久留，急急越窗而出。

但是，窗外人影一動，刀光閃閃，吆喝聲中已有人迎面殺來。

勞天望情急之下，喝一聲：「看鏢」，手一揚，對方果然中計。

正當對方矮身閃避之際，勞天望已雙膝一屈，頓足躍上了瓦面上。

劉郎由符員外的臥室窗口追出，李三揚聲道：「他已上了屋頂。」

二人急忙翻上屋頂，但見一條人影已竄向了數丈以外。

劉郎和李三分頭包抄，苦追不捨。

符家內外的保鏢們不知內裏，只道有刺客闖入，也紛紛戒備，加入追踪。

勞天望明知敵不過劉郎，何況還加上了一個李三呢。於是他竄向黑暗處，迅速脫下了紫色的外衣與紫帕。匆匆往渠口一塞。

他幾乎來不及轉身，劉郎和李三已經雙雙殺到。

他故作緊張地問劉郎他們：「看見他嗎？」

劉郎出奇地望望他，又回頭望望身邊的李三，儍笑道：「他問誰？」

李三瞪住勞天望：「勞教頭，你果然是身手不凡。佩服佩服。」

勞天望心知不妙，但仍佯作鎭定，問道：「你們說什麼？」

劉郎道：「別裝蒜了，你和紫衣人的勾當，沒有人比我們更清楚。」

李三道：「那一方紫帕值黃金二百兩，你怎麼可以隨便將它扔掉？」

此語一出，勞天望登時面色大變。

毫無疑問，劉郎與李三他們，一定已偸聽到勞天望和那神秘客的談話，否則現在李三就不會說出這番話來。

勞天望老羞成怒，立即先發制人。

但是，李三是何等人？

只見他刀一揚，「錚」的一聲，擋煞了勞天望那一劍；這邊劉郎已展施了擒拿手，將他緊緊抓住。

勞天望氣極，呱呱叫道：「這算得上是什麼江湖好漢？有種的，讓我們一對一吧。」

劉郎道：「一對一的局面，早就試過了，現在不是玩那玩意兒的時候。」

這時候，符員外已帶同家人和保鏢們，持着火把，匆匆趕來。

劉郎將勞天望押向渠口，要他親自將他塞入去的外衣和紫帕取了出來。

符員外怒容滿面地瞪住勞天望：「我眞想不到你是這樣一個人。」

勞天望到了眼前這境地，已是無話可說。

劉郎道：「你和縣太爺是親戚關係，所以我才不會把你交給官府。假如你知錯能改，即使符員外不用你，你還可以到別

處發展。否則我只有把你送給紫衣人。」

李三道：「紫衣人兇殘成性，他對失敗的人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殺死他。」

符員外道：「今晚的事，我們早已知道了，若非二位俠士及時出現，我夫婦二人便死在你手中。現在我聽劉俠士勸告，不將你交給官府。你識趣的，就帶同你的人悄悄離開我符家邨，永遠也不要再見到我。」

勞天望一直也不敢作聲，單單一個劉郎，已令他畏懼，何況還有一個李三？

劉郎手一鬆開，勞天望便有如脫免般遁去。

× × ×

符家的下人符德，剛自山上斬柴回來，又帶來了一個訊息。

紫衣人要他告知符員外，必須避開一切有關人等，扮成符家下人，跟符德一齊上山，佯作樵夫，屆時紫衣人自會前來晤他。

符員外有點猶疑。

但是，劉郎和李三知道了，却慫恿符員外依足紫衣人的吩咐去做——

於是符員外便瞞住下人，穿上家僕的便服，與符德一齊上山。

這件事連符夫人也不知道。假如她知道了一定反對。

× × ×

山上樹蔭處處，人影稀疏，只有放羊牧牛的人和樵夫。

符德依言與符員外等候於一棵大樹之下。

由於符員外萬分懷念他的次子符布根，所以這番才肯冒險而來。

但是，他們足足等了半個時辰，人影全無。

符員外正待離去，突然却有一陣傳音傳來：「符德，你先下山去。」

符德與符員外都同時呆了一呆。

他們不約而同地，四下裏張望，但見不到有人。

符員外道：「符德，你依他的說話，先下山等我。去吧。」

符德無可奈何，只好先走了。

符員外這才問他道：「我的兒子布根呢？」

「他很好。」那人終於由樹上躍下，但符員外還不敢轉過身來面對住他。

符員外只問道：「你是誰？」

「猜猜吧！」

「所有的不幸事情，都是由你做的？」符員外問道。

「不錯，包括你心愛的馬兒，守門的黃狗，以及不肖兒子大樹等等，都是我殺的。」

「爲什麼？」

「爲了你太過忘情負義。」

「你果然是蔡花！」符員外終於不顧一切地轉過身去，面對住一個人。

這個人渾身紫衣打扮，只是沒有幪上那一方紫帕而已。

她的打扮分明是個女子，但聲綫却十分低沉，像個男兒。

她面有怒容，但目中有情，沒有眼淚，只有幾份恨意。

「就是爲了我們往日一段情？」符員外記起了他妻子的話。

符夫人曾派人到「大屋地村」查過了，蔡家的人說：「蔡花早已出了家。」

至此，他們夫婦的內心亦已明白，一切麻煩無非爲了愛和恨。

符員外又說：「我雖然負了妳，但我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蔡花，你不該如此，一切既成過去，你亦已出了家，何必令我家散人亡？」

「你還記得你說過什麼嗎？」蔡花冷冷地笑，「你說，假如你父母反對這頭親事，我們就一齊離家出走。」

「我們那時還年輕，入世未深，我你雖曾相愛，無奈父母之命豈敢不從？算了，蔡花，算我對你不起……」

「少說廢話。」

蔡花也不等符員外說完，便喝住他。然後含恨地說：「符祥瑞，你說過的話不算數，我却爲你相思連年，你如何補償我？」

「嗯！」符員外給她問得啞然。

最後他只好問道：「你想我怎樣？」

「跟我結婚，離開你妻子——你現在的妻子。」蔡花單刀直入地說。

「何必如此呢？我們都老了。」

「但是，我發過誓，一定要得到你爲止。」

「爲什麼你不早說？」

「那時候，我沒有勇氣，也沒有須要，但現在，我也感到老了。人老了就更加須要一個伴侶。你不是說過，要與我共諧白首麼？」

「嗯——蔡花，你是否已經出了家？」符員外又想起了劉郎和李三他們的話。

劉郎他們曾懷疑青竹山上的靜庵，就是紫衣人的巢穴。

後來再發生「勞天望造反」的事，更證明劉郎的想法是對的。

「不——我只是帶髮修行。」蔡花又說：「我等你，怎會出家？」

「但你的家人却說你已出了家。」

「我只是省得他們追究我。」

「你躲在青竹山上練功？」

「你怎麼知道？」

「我還有許多事情都知道。例如，你企圖收買我家保鏢去殺我妻子。」

「是的，我要你受夠了痛苦的折磨之後，重投我懷抱。」

「既然你還愛我，就不該多方令我痛苦。」符員外悻悻然道。

「愛的反面是恨，你不該食言。甚至婚後竟然絕跡，不再來找我。」

「結了婚，就應該修心養性。我以爲你也死了心。」

「心死了，無奈情未了。」

「一切既然過去，我也不想追究，你放了布根吧。」

「我知道他是你的命根兒，我會好好的待他。」蔡花又說道：「你立刻跟我走吧。」

「什麼？」符員外怔了一怔：「跟你走？」

「是的。難道你還留戀什麼？」

「蔡花，聽我說，做男人的，決不可以這樣說走就走。我還有個家……」

「嘿！家？」蔡花冷笑了一陣，說：

「不怕對你說得更清楚一些，你的家已經毀了！」

符員外大吃一驚：「你說什麼？」

蔡花解釋道：「我離家時帶了一大筆錢，父母愛我，自然也不想我活活餓死。所以，這二十幾年來，我經之營之，不但維持得住，還養了許多有武功的人，聽我差遣……」

「你不必說了！」符員外既焦灼，又生氣，「你是否已派人到我家行兇？」

「不錯，怕什麼告訴你呢？我只想你死了那條心！」蔡花又說：「我已吩咐派去的人，要殺個鷄犬不寧，當然，最主要還是殺了你現在的老婆。最後放一把火，將屋也燒光。因此，你不跟我走，回去也是無用。」

「你太狠心！」符員外怒容滿面。「你簡直像個魔鬼。」

「也許是的，我的確是個魔鬼，但誰令我變成這樣子？——你！」

「老實告訴你：在未聽你這番說話之前，我還對你有些舊情未了，但是，聽了你剛才一番說話之後，我覺得你簡直不是人。」

「你說什麼我也不管，現在我只要你跟我走！」蔡花突然拔劍。

但符員外屹立不動：「你即使殺了我，我也不會走。」

「好！你不走，我不强迫你！」蔡花忽然又說：「我不會殺你，我一定會讓你活着，但我會殺死符布根。」

「什麼？」符員外怔了一怔。

「我說我會殺死符布根——你最心愛的兒子。然後讓你活着受罪。直至你回心轉意之後，再來青竹山找我吧。」

「你……你……」符員外氣得差些兒昏倒過去。

蔡花却若無其事地笑道：「回頭你已是一無所有，你不是什麼員外，只是乞丐一名。因此，你不妨想清楚。跟我，還是獨個兒到處流浪？」

「嗯——」符員外呆在一旁。

突然有聲音傳來：「堂堂一個員外，何必到處流浪？」

蔡花大吃一驚。她回頭一望，劉郎不知什麼時候已上了山。

「劉俠士，你來得正好，舍下如何了？」符員外既担心他的妻子，更担心他的家。

符員外焦急之情，溢於言表，但蔡花看在目中，聽在耳裏，有如萬刺螯心！

她老羞成怒，立刻就要揮動了手中劍，但是說時遲那時快，她的劍還未刺到符員外面前，已有一物將她的劍擋開。

那是一柄斬柴刀。

劉郎從山下符德的手中，借來了這一把「斬柴刀」。

他雖然平時習慣了不帶任何武器，但是，他知道此番遇上了一個堅强的對手——紫衣人。

他雖然不怕她，但却承認她的武功足以傷害到自己。所以，劉郎決定借用符德手中的斬柴刀。

「錚」的一聲，劍震腕痛，劉郎的功力如何，蔡花亦早已心中有數。

她見過劉郎的身手，也聽過劉郎在江湖上的名氣。

劉郎撥開了她的長劍，冷冷地說：「你作孽太多。假如你再不放下手中劍，便休怪劉某手下無情。」

蔡花已勢成騎虎，眼看符員外如此對待她，心裏由灰變冷，怒火中燒，揮劍狂斬。劉郎早有準備，斬柴刀他雖然用不慣，但他借刀的目的也只是來防身，他根本用不慣任何武器。

但是，這對手既然太强，他總不能赤手空拳去接劍。所以他必須以刀擋劍，另外還要使出了他的赤手空拳招數。

蔡花練了二十多年武功，功力自然不弱，但比起劉郎來，還差了一些。

劉郎即使赤手空拳，也可以隨時隨地借用身邊的實物，隨機應變，現在手中多了一把斬柴刀，自然强了許多。

蔡花劍發連環，劉郎連消帶打，苦苦進迫。

符員外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悄悄奔下山。

他是掛念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他担心蔡花的話會成爲事實。

他的一生心血，盡在那個家。

於是他奔下山去與符德匆匆趕返家。

豈料只走了幾步，他的家僕已帶同公差前來。

他們會於途中，公差却直奔上山。

原來一切事情已在劉郎和李三的意料之中，蔡花企圖調虎離山，先將符員外引開，再派人放火燒屋以及殺死符夫人。

但是，李三昨晚與柯教頭分手之前，已與劉郎等人商量好了，他們約好柯教頭，兵分兩路——一路派到符家來，另一路包圍青竹山。

蔡花詭計不得逞，派去的人還給公差和李三等人抓住。

現在一批公差只是奉命到山上來找符員外。但聽符員外說出劉郎正在山上與「紫衣人」惡鬥，便匆匆趕上山去助陣。

公差也知道紫衣人作惡多端，每個人都希望活捉她返衙門去領功。

但是，當公差們趕上山時，劉郎固然不見，「紫衣人」蔡花也不見了。

× × ×

蔡花自知不敵，由山上的另一條路匆匆逃下。

那是通往青竹山的捷徑。

劉郎得勢不饒人，又怎麼會讓她逃脫，於是苦追不捨。

蔡花對這兒四周的環境比劉郎熟悉得多，所以她逃入一處樹林之後，便迅速消失。

劉郎心裏暗暗叫苦。

他知道李三曾經試過陷入「毒荊棘」密佈的迷魂陣中，所以他此番便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重蹈覆轍。

劉郎看見荊棘便繞道而行，因爲他及不上李三——最少在這方面李三很有經驗，看得出那一類荊棘是有毒的、他不會。

那邊突然有人聲傳出。

劉郎呆了一呆。

他差些兒不敢前進。後來，他發覺他已在不知不覺中穿過了那座樹林。

樹林外出現的人羣，都是穿上了公差制服的，他才明白，這兒已是青竹山脚。

公差們由柯捕頭親自率領而來，將青竹山包圍。

柯捕頭認得劉郎，忙問李三何在，劉郎以爲李三仍在符家邨。

劉郎又反問柯捕頭：「有沒有見一個穿紫色衣服的女人經過？」

「沒有。」柯捕頭反問道：「紫衣人到底是男是女？」

「女的。」劉郎又說：「不久之前，我仍與她交手。」

「她是誰？」

「符員外的一個舊情人，因愛生恨。」劉郎又說道：「我相信她可能已經上了山。」

「我們一直包圍這裏，我早已吩咐各人，不准任何人上落。」

「那麼，我們一齊上山看看。」

「好吧！」柯捕頭說。

於是二人走向山道那邊。

劉郎已經來過一次，這條山路十分傾斜。

就當他們走了一半路的時候，突然之間聽到一陣「隆隆」之聲。

劉郎連忙大叫道：「林捕頭，小心石塊……」

話猶未完，大量巨石自山上斜路直滾下來，有如萬馬奔騰。

劉郎首先飛躍上樹。

柯捕頭得到劉郎及時通知，也僅來得及攀住一支橫枝！否則勢必壓成肉醬。

石塊直滾落山脚，公差們紛紛走避。

山道之上，又回復平靜。

但劉郎沒有跳下去，他是多得這些石塊「提醒」了他。

他知道要登上這山上並不容易，因爲他早就來過了。

正面上去，看剛才情形，必會受到攻擊。

毫無疑問，蔡花的手下們，已有了準備，奉命抗拒官兵和公差們。

由可疑的「暗道」登山麼，又怕被毒荊棘刺傷毒斃。

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由高處上山去。

「高處」就是指利用山上遍植的竹和樹。

劉郎正想告知林捕頭，但回頭下望時，林捕頭人已不見了。

原來林捕頭受襲之後，十分生氣，跑回山下，向同來的官兵指揮報告，揮軍進攻。

劉郎已無法等待，因爲他担心蔡花老羞成怒，趕返山上殺死符布根。

蔡花詭計多端，能够在樹林中佈下陣勢，自然也懂得爲自己設想，掘一條地道通到青竹山上來。

所以，劉郎當追至樹林中時，她已踪跡渺然，想亦大有道理。

劉郎不想浪費時間，匆匆高來高去的，樹過樹，像猴子一樣，竄向山上。

官兵們在山道之上，一再被亂石和滾木所傷。

當至山腰時，各人發覺無路可行。

山腰平時有一廣場，那兒遍植花草。

但是現在，那兒却是一個石灰地。

很大的一個石灰地。

任何人由此跳過，都可能墮入池中去，後果難以想像。

事實上以那石灰地的寬闊度，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跳得過去的，也許只有武功絕頂的人才可以。

但官兵們並非個個武功絕頂的，沒有把握的，勢必跌下去，活活溺斃。

官兵們都歎在一旁。

× × ×

山上。

庵堂之前有一廣場。

廣場上，尼姑雲集。

尼姑們都武裝起來，只有一個女人不是尼姑裝束，而穿上了紫衣。

她，正是不久之前才由暗道登山的「紫衣人」蔡花。

蔡花除了訓練這班尼姑之外，還養了一批心腹女婢，這時候，女婢們正將一個男子被綁住雙眼，雙手反綁。

他正是符二公子——符布根。

蔡花吩咐各人分頭迎敵之際，突然有人驚叫着指住天空。

天空上彷彿突然之間來了一隻大鵬鳥。但細看清楚，那只是一隻風箏——很大的一隻風箏！

這座山說高不高，說矮也不算太矮，怎麼會有人可以將一隻風箏放得這麼高。

蔡花正受到官兵突襲，雖然山腰有石灰地擋住一陣，也感到有些手忙脚亂，本來她就沒有心情再理會孩子們的玩意——風箏！

但是，不知那一個女尼姑眼利，竟叫道：「瞧！風箏上攀了一個人。」

這一句話立即引起蔡花的注意。

烈日正當空，仰首上望，自感困難。但也的確可以分辨得出，那風箏之上有個人掛在下面，搖搖擺擺的。

風箏原來已沒有繩索牽引，正落在庵堂的屋頂飛來。

掛在風箏上的人，不等風箏再低飛，便已跳落屋頂之上。

蔡花急忙自懷中摸出一枚飛鏢，正待扔出，突然之間，不知由那兒飛出一支又尖又銳利的木柱子——那是一支木飛鏢。

蔡花手腕登時受了傷，血流如注。

一條人影由一棵大樹之上飛來，直撲向蔡花的身上。

蔡花固然來不及閃避，在場的女尼姑和女婢們也來不及防範。

一連串她們意料不到的事，令到各人無不驚愕。

蔡花被那人撲倒地上，手中劍早已飛墮跌離了身邊。

那人正是高來高去的劉郎。

劉郎果然成功偸登山上，靜待時機，想不到那個掛在風箏上的人，却迫使他提早採取行動。

原來劉郎早已注意到那個掛在風箏上的人，他是李三。

李三利用高處山頭，冒險借住風力和氣流，利用紮好的大風箏，滑翔到青竹山上來。

他比劉郎更早動這兒的主意，所以他昨天能在山脚遇上了劉郎。

李三跳落屋頂之後，迅速自背上拔出他的樹葉鋼刀，飛身撲下。

這時一名女婢正將符布根押了出來，李三兩下子已將她殺退，先行救了符布根。然後再闖進女尼陣中。

女尼們見蔡花受襲，紛紛拔刀包圍過來，但却被李三喝住。

劉郎也知道形勢險惡，所以他絕不敢輕敵。將蔡花撲倒之後，先打落她手中的劍，再將她受了傷的手後屈。

蔡花雪雪呼痛。

劉郎要她把女尼們喝退。

蔡花稍爲猶疑，就被劉郎扭得殺猪般叫將起來。

蔡花畢竟也是一個女流，她無法忍受，只有依從劉郎的吩咐！

女尼們也不是能征慣戰之士，只是受了蔡花的恩惠，自然聽她指揮。

如今既然大勢已去，她們也知道反抗也是無用，惟有棄刀投降。

× × ×

在蔡花的吩咐之下，女尼們將石灰地塡平，讓官兵上山。

女尼們用以「塡」平石灰池的方法十分簡單，先用木板擱在池中的石基之上，加上了泥土，再蓋上了草皮就是。

那些石基隱沒在石灰之下，外人根本也不知那是什麼？

廣場上平時的花草，都是可以搬得開的。換句話說，這是僞裝的廣場，下面實則是個石灰池。

蔡花經營「靜庵」，目的是利用這兒向符祥瑞報復。

她以爲必要時有那龐大的石灰池，即可斷了攻上山來的人的路。

但是，她不幸遇上了劉郎。

還有鬼馬多端的李三。

因此，她惟有自嘆倒霉。

當然，她內心還有恨。

她恨透了符祥瑞。

也許正如她自己說的：愛的反面就是恨。一個女人如果恨透了一個男人，任何事情都可能做得出。

後來，劉郎等人在她的臥室之內，找到了符員外夫婦的訂情之物：——一對玉鐲。

不過，那是一對碎了的玉鐲。

爲什麼她要敲碎這名貴的玉鐲。相信除了她自己之外，沒人會知道。

× × ×

符員外的大宅安然無恙。

因爲官兵早已趕來保護他的家人，所以蔡花派來的人，根本無法得手。

符夫人也無恙。

只是她的內心非常難過，因爲她自己也是女人，她同情蔡花。

但那有什麼用？

蔡花被官府抓去。

她會被斬首示衆，因爲官兵遭到抗拒，官府當她們是山賊。

符員外也沒有辦法帮她，雖然他至今仍然覺得對不起她。

（完）

八仙劍趙銓稱霸

麥海雲

我國古代的武功，經過各門各派的拳師專心苦練，愈練愈精，本來是可以發揚光大的，但因拳派方面多數門戶極深，而且有許多絕招只傳媳婦，女兒也不傳授給她，免得把它傳流到外邊去給女婿學習到，單是這一點，已經可以反映出門戶之見，實在是一種阻碍，有損無益，不過，一直從古至今，相傳下來，俱是如此，未能免俗，有資格稱爲莊主的人，更加不想拳術洩漏於外。當年清代武功鼎盛之際，河北趙銓的一家，武功最精，到了趙銓本人，更加厲害，一來經過三代武功傳授下來，剛柔之勁，全部上手，二來趙銓本人自小就苦練不輟，一直拋石火，打沙包，那雙臂膀好像銅鐵鑄成，到了長成之後，身型高大，拳上有勁，再加上他趙家的本派武藝，特別高明，變招極多，他就沾沾自喜，以爲在河北橫掃千軍，無人能敵。

某天，他偶然跟族叔趙廷談及此事，趙廷說：「河北趙家莊的武藝當然首推你老哥了，至於外邊的人，却不一定沒有人能够打贏你的，照我所知，威震滄州的神槍劉鏡遠，武藝極精，他是正宗少林派六合門的宗師，不但槍法驚人，拳脚亦很精微，照我看來，如果你想在功夫方面再求深造，非找他不可。」

族叔趙廷跟着把滄州神槍劉鏡遠折服武林高手的比武過程說出來，趙銓聽了心裏更不舒服，索性找個機會，瞞着趙廷前往滄州，拜訪劉鏡遠。

劉鏡遠的寓所認眞闊大，單是劉家莊已經比較趙銓所居的趙家莊大過三四倍，剛剛入門就聽到演武廳呼喝之聲，抬頭一望，有十多個精壯青年揮拳踢脚，可見莊主劉鏡遠必然是身懷絕技了，他趨前打個招呼，然後道達來意。

自稱他是河北趙銓，一向苦練趙家拳脚，刀槍劍戟，頗有成就，但因族叔盛讚閣下的武藝高強，天下無敵，故稱神槍劉鏡遠，此行並非挑戰，而是想拜門學習武功，携帶黃金百両，送上門來，總算是一點小意思，務求笑納。

趙銓的口才甚好，果然說服了劉鏡遠，當時劉鏡遠並未收下黃金，只是笑着點頭，說：「閣下身型雄偉，年少英俊，已經威震趙家莊，仍想學習更高深的武藝，這種願望十分難得，我願意收你爲徒，但却必須跟你過招，或者你的功夫比我好，亦未可料，再者，即使我的武藝比你高強，我仍要看看你有多少材料，是否能够受教。」

劉鏡遠身高六尺，看來很是瘦削，雖然雙手較長，但以眞正搏鬥來說，却是佔不了上風的，他口出大言，趙銓聽了，不覺心事重重，既然覺得對方一定有眞才實學，然後說得如此肯定，有了名師指點，不負此行，另一方面，他總是感到自己苦練多年，難道不堪一擊嗎？想到這一點，就覺得很不舒服，索性拱手爲禮，說：「既然長輩吩咐晚輩過招，不敢推辭。」

神槍劉鏡遠帶他到演武廳，叫各人散開，站在一旁觀看，然後分東西位站定，

說：「我這個門派並無固定招式，就此站着等候，你發招好了，請你把生平所學的絕招全部施展出來，值得拜我爲師，然後定奪。」

趙銓跟他相距十步，說：「晚輩發招了，請師傅指教。」

說完他就向前直衝過去，一出手就以連環火箭拳出擊，左拳打到直，還未收回，右拳打出，右拳剛剛打出，左拳巳經即收即打，向來打出了直拳之後，總是要收回此拳，藏在腰間，再發第二拳的，趙銓對這一手連環火箭拳巳經有十年的苦練，愈練愈精，右拳打出之後，左拳打出時，右拳不過收回一尺，即打第二拳，於是兩個拳頭愈打愈密，有如車輪，其快無比，兼且發力極爲沉重，對方無從用手擋格，只能够躲閃，他巳經習慣了這種搏鬥的招式，頻頻變招，如果敵人閃到左邊，便即把自己的臉孔向左，轉右則向右，對準敵方繼續施展連環火箭拳，對方不管用何種招式交手，兩臂相交，即時踢出掃堂腿來，上下兩種攻勢，變化極速，不明白這一套拳理的人，十居其九總是輸的，殊不料劉鏡遠另有一套，既然沒有向左右躲閃，也非橫手擋格，而是用絞盤手應戰。

「絞盤手」是六合門的特殊招式，右手向斜伸出，立刻轉動，有如風車，務求把對方一隻手臂纏住，放在中間，跟住絞動，由於他苦練多年，那種絞盤手一經接觸對方的手臂，便即使對方無法脫身，絞了兩絞，隨手一拉，並且用另外一手，輕輕的送出，此人就整個向前仆倒，甚至跌開七八尺遠。

趙銓只知道自己的硬功巳經有很高的成就，那種連環火箭拳一向無敵，殊不料受制於絞盤手之下，一經接觸，整個人好像燕子凌空似的飛開七尺，然後跌跌撞撞的倒下來。

他輸了這一場，仍是莫名其妙，站起再鬥也是輸的，後來他連發七種拳技，忽然用掌，忽然一跳即時踢出虎尾脚，總是受制於神槍劉鏡遠的手上，不能不服。

神槍劉鏡遠說：「拳脚方面，看來你服輸了，我綽號神槍，希望你也試試我的槍法，你願不願意比試槍法呢？」

趙銓有心拜師，當然想看看師傅的絕技，聽了喜出望外，說：「那麼請恕晚輩放肆。」

演武廳的牆邊有兵器架，刀槍劍戟，無所不容，劉鏡遠順手拔出兩枝花槍來，對他說：「這種槍是用來練習的，雖有槍頭，但却不尖，刺到身上來，只是有些痛楚，槍尖不會插入皮膚之內，如果你想用槍跟我較量，各持一枝花槍落場玩玩，反之，你想用單刀跟我較量，又或想用雙刀跟我應戰，亦無不可。」

趙銓說：「槍乃兵器之王，以槍鬥槍，最爲適合。」

說完，兩人各取一槍，仍是相去十步，趙銓先行發招，大喝一聲，人到槍到，就用中手槍當胸刺去。

中平槍是最典型的槍法，由於花槍有尖，不同長棍，先把槍尖對準敵人的心窩刺去，對方不管如何擋格，總是略佔上風的，因爲人隨槍至，有許多種變化，有如捉棋一般，佔了上風，總是贏的機會較大，趙銓不敢用左道旁門的槍法出擊，先用中平槍試探對方的虛實。

照他想，劉鏡遠既然有神槍之稱，多數是用絞手應戰的，因爲剛才兩人以拳脚較量高下時，他就輸在劉鏡遠的絞盤手之下，既然拳脚方面懂得用絞盤手，那麼，使用花槍，大概也會使用絞盤手了，根本上趙家槍不會怕絞盤的槍法，故此他絕無所懼。

殊不料一槍當胸刺去，只見劉鏡遠分左右手握着槍頭槍尾，使花槍放橫，由下邊托到上邊去，把中平槍的前半截格了開去。

這一招屬於險招，因爲一槍刺去，對方格住，可以即收槍再發第二次，至於第二槍，可以當胸刺去，亦可向對方上門出擊，僅憑橫槍擋截，實在難以招架，故此，他看見趙鏡遠竟用這種險招擋格，有些輕敵，跟着收槍再刺，依照平時的模樣，殊不料趙鏡遠不過向上擋格，立即把那枝槍由橫放變成直立，一變就是釣魚槍，由於他使用釣魚槍，大不相同，對方直刺過來，不管刺高或者刺低，可以將直立的槍向左向右擋格，跟着把槍尖挑到上邊去，便有機會使對方握槍的前鋒手受傷，只是這一招巳經使趙銓看了大吃一驚，一槍落空再刺第二槍仍是落空的，覺得對方必然把槍尖由下邊挑上來，立刻往斜裏閃避，同時再變另外一招，把花槍舞動，要出斗大的槍花來，跟着再刺第三槍。

他的槍法不錯，可惜即種門路給劉鏡遠看準，不管他如何變招衝刺，總是受制於劉鏡遠的槍下，最後劉鏡遠忽然大喝一聲，就用槍頭向他的槍身使勁打下去，那一股震動力使趙銓雙手感到痲痹，槍也無法握牢，跌在地上，錚然一聲，不覺滿臉羞慚，跟着他就喜出望外，原因是對方的槍法愈精，愈加有資格做自己的師傅，不負此行，立刻跪地叩頭，就此拜師。

他到滄州劉家莊學習武藝，只是二十三歲，在劉家莊一住五年，二十八歲，巳經使自己的武藝精上加精，特別是槍法，簡直目中無人，此外，六合門的武功，有剛有柔，兩種功夫都給他學會，到時劉鏡遠對他說知，所有拳脚刀槍巳經學齊，他不必再留在劉家莊了，他亦非常高興，欣然告辭。

他離開了劉家莊，回到河北趙家莊居住，仍以莊主的姿勢出現，威震一方。

他一直都是富家子弟，家裏藏着許多古玩，不但是花瓶，字畫，式式俱備，收藏得更豐富的就是古劍，一共有十多柄古劍，雖然不是削鐵如泥，但亦頗有名氣，閒來無事，飲酒看劍，亦是人生一樂。

又是一天，他跟族叔趙廷閒談，偶然談及古劍，趙廷說：「在我一生中所看見的寶劍，眞正能够削鐵如泥者，僅得孔吉泰家藏的一柄寶劍，此外，所有寶劍純盜虛聲，看來趙家所藏的古劍，絕不能够跟它比擬。」

趙銓早巳聽過孔吉泰曾經做過御前侍衞，那一柄寶劍乃是皇帝所賜的，鋒利無比，至於孔吉泰本人的劍術極精，到老歸田之後，他就閉門封劍，絕口不談武藝，任何人想跟他過招，總是拱手辭謝。

那時趙銓渴望看看寶劍，於是得到趙

廷的介紹，纔着族叔兩人同往孔家，專誠拜訪，道達來意。

孔吉泰看見趙銓的體格强壯，脚步沉實，一看就知道他武功是很有根底的人，接談之下，又因趙銓恭懇有禮，相當厚道，暗覺歡喜，索性對他說：「十年以來，我巳經閉門封劍，不談武藝，不過，你遠道而來，料想對於武功有特殊的興趣，我不妨破例跟你落場玩玩，但有一個條件，我雖有兩個兒子，不喜歡練武，無人能够繼承父業，又因我一向閉門謝客，故此，孔家的劍術未有傳人，如果老哥想看劍，我希望你跟我較量高下，如果你輸得心悅誠服，不妨拜我爲師。」

趙銓年少英偉，一直都希望武功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聽了這番話，喜形於色，說：「孔老爹如此提拔後輩，銘感於心，料想孔家的劍術不同凡响，不過，我曾經在槍王劉鏡遠家內苦練五年，自信手中的花槍無人能敵，如果你用劍跟我的花槍相鬥，能够贏了我的槍，我就立刻拜你爲師。」

孔吉泰非常高興，說：「我現時先讓你看看寶劍，再拿出兩枝白蠟桿花槍，請你任擇其一，作爲武器，不管用何槍法攻來，剛與寶劍接觸，立即分爲兩段，再攻就變成三段。」

他說得如此誇張，而且是七十多歲的老翁，實在身手一定不够敏捷，故此趙銓聽了半信半疑，先行看劍，盛讚一番，然後說：「請恕晚輩即時用花槍跟你過招，不過，我不妨對你說知，槍王劉鏡遠傳授下來的六合槍法，柔若河水，剛如鋼鐵，一經接觸，便即變招。神鬼莫測，非常靈活，看來你未必能勝。」

孔吉泰說：「不必多疑，請趙兄任擇一柄花槍。」

既然他這樣說，趙銓不再客氣，就從他手中所握的兩枝白蠟桿花槍，拿了一枝出來，站在演武廳的一邊。

孔吉泰放下另一枝花槍，改用寶劍，站穩馬步，說：「請即發招！」

趙銓一向善用中平槍法，後來他在劉家莊學到的六合槍，槍法更精，有一招叫做「直闖鴻門」，這一招叫長槍短用，並非握着槍尾，而是左右兩手握着槍身的中間，本來是十二尺長的花槍，變成僅得六尺，利用長槍短刺，就避免給對方的刀劍接觸時向上削去，施展白蛇上樹這一招，假如對方的刀劍太過犀利，削鐵如泥，還可以兩種兵器相交之際，即時把它反轉，改用槍尾，變成短棍向對方橫掃直刺，這一招含有一槍一棍的意味，就算對方眞的持寶劍搏鬥，亦無所懼，故此他把這一招施展出來，十居其九可以獲勝。

殊不料一槍刺去，孔吉泰略爲閃側，並不接招，第二槍再刺，他就勢一揮，長槍的上端巳經斷了一截，趙銓閃電般改用槍尾橫掃過去，化槍爲棍，他再揮劍一削，又再短了一截，那時趙銓手中所握的長槍由於頭尾兩端給對方的寶劍削去，僅有六尺，他仍不服輸，舞動起來，恍如一團白雪罩住自己，以正宗的花槍出擊，不過，一來那枝槍巳經短了一半，二來沒有槍尖，三來對方所持的是寶劍，當然可以把它削斷，一再苦鬥，他的花槍愈來愈短，僅剩三尺長的一條木棍，當然輸定了，索性把它拋棄在地，拱手爲禮，說：「孔老爹確是劍術驚人，至於你的寶劍，眞個鋒利無比。」

孔吉泰說：「我剛才拿出兩枝白蠟桿的花槍來，請你任擇其一，巳經預知你所握的花槍必然給我愈削愈短，剩下來的一枝花槍，應該由我握它跟你相鬥了，現時我想交換武器，我把家傳的寶劍送給你握着，我用剩下來的白蠟桿花槍跟你交手，保證必贏。」

聽了這句話，趙銓大吃一驚，說：「晚輩爲了仰窺槍法的絕技，斗胆再試，務求老前輩指教，請你發招先攻。」

孔吉泰說：「你用花槍作戰，由你發招，你改用寶劍作戰，亦先由你發招，不必多說，請即進招。」

兩人巳經分左右位站定，相隔十步，趙銓不再客氣，大喝一聲，人到劍到，那一柄寶劍先向上面迎着對方的眼睛微揚起，似乎想攻中上門，跟着以橫掃千軍姿勢把它變成橫斬，由左至右，如果對方用槍擋格，不論橫擋直擋斜擋，抑或豎起來擋格，總是給寶劍削斷的，剛才他巳經是親眼看見那一柄寶劍如何削斷花槍，故此他認爲必有把握取勝。

怎料孔吉泰雖然握着很平凡的花槍與寶劍搏鬥，但因步法靈活，那一柄寶劍總是無法削斷槍桿，只是在槍桿前後滑過，甚至可以說，孔吉泰並未用槍擋格，只憑着輕盈的步法左閃右避，使他的寶劍無法接觸自己的身體而已，這一手輕功確是上乘功夫，在七十多歲的老翁身上施展出來，更加難之又難。

趙銓非常佩服，說：「孔老爹，你的閃避功夫巳臻上乘，晚輩實在無力取勝，不過，我這把寶劍在手，你看來亦難以搶攻。」

孔吉泰說：「並非如此，剛才我只是露了一手，使你知道用槍跟寶劍決鬥時，必須憑着身形步法閃避，絕不能擋格，如果我想贏你，易如反掌，請你再度發招，一招即可取勝。」

雖然對方武藝驚人，仍是難以入信的，趙銓聽了不服，說：「我再發招了。」

立刻以仙人指路一招，一劍刺去，隨即轉身以飛燕凌空一招仰攻，劍從下邊刺到上邊去，怎料孔吉泰突然收槍，第一招閃過，第二招他竟用槍尖彈在寶劍身上，因爲這一招並非向劍鋒撞擊，寶劍雖然鋒利，無法使他的花槍折斷，反而給槍尖那種鐵器打在寶劍上面，他覺得右臂痲木，好像失去知覺，無法握緊寶劍，自行跌落，因爲這是寶劍，劍鋒落地時，插在階磚上面，仍有餘勁，搖曳不巳。

趙銓是個聰明絕頂的人，眼見孔吉泰槍法劍術的確是舉世難尋，以前自己所學的槍法，竟然不堪一擊，可見天地之大，能人極多，中國武功，深奧莫測，立刻跪地拜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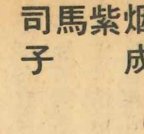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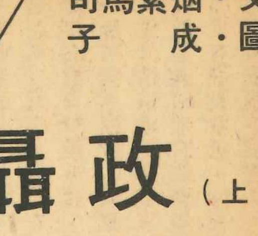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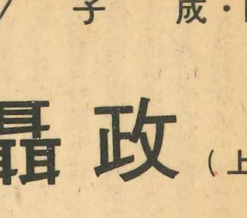
趙銓留在孔家三年，把孔吉泰最擅長的「八仙劍」全部學齊，後來由他教授下來六合門中的拳術和槍之外，還有一手「八仙劍」，它就是孔吉泰教出來的劍術，至今仍有高手懂得使用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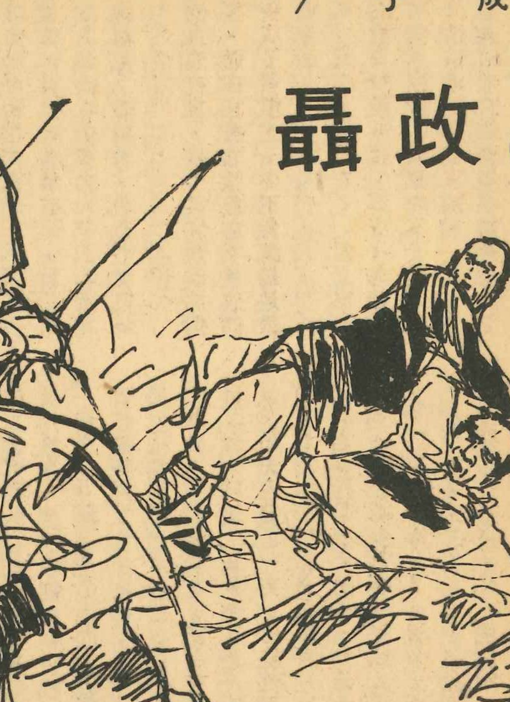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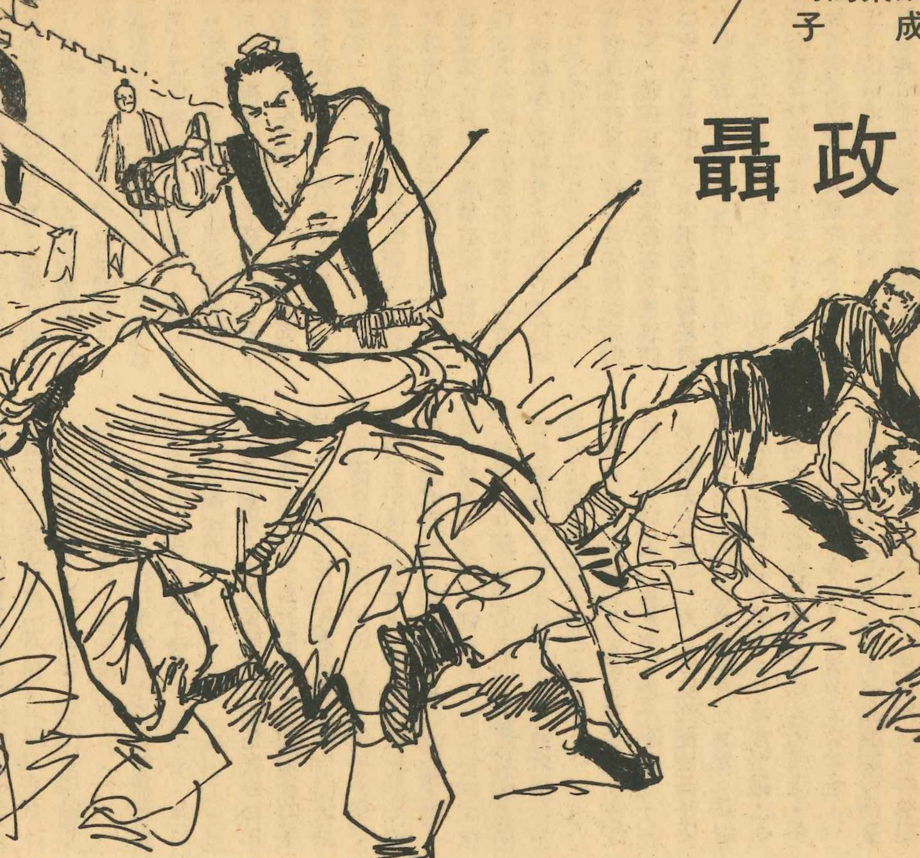
（完）

刺客傳奇故事之一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聶政（上）

浪子猛回頭

這年聶政廿四歲，剛從外地回到家鄉來，人顯得比出門時瘦了一點了，但精神却很好，飽經風霜的臉上，現出了一份世故的成熟與安詳，那是以前所沒有的，而且禮貌也週到多了，在街上遇見了舊日的街坊與熟人，居然肯破例打個招呼，這也是以前從未曾有的，因此左隣右舍都嘖嘖稱奇不已。

對聶政的歸來，一般人都憂喜參半，憂的是那些循規蹈矩的安份人家，好容易清靜了四年，這個搗蛋鬼又回來了，街坊上又要不太平了。喜的是那些舊日的伙件——市上的遊俠兒，聶政歸來，他們又有了領導的中心，四年前聶政的離去，使他們受盡了委曲，這下子又可以出頭了。

四年前，聶政因避禍而離家，郡城裏的人都拍手稱快，這證明了他的離家並不光榮，祇有在一班遊俠兒口中，才認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尤其是赤手空拳，迎戰西城遊俠兒領袖薛無同以及他門下的四大拳師，將對方打得落花流水，薛無同遍體鱗傷，瞎了一隻眼睛，斷了一條胳臂，這一戰在四年中一直被津津樂道着，用來安慰自己的委曲。

原來在郡城的遊俠兒中，分為西南兩個派系，城南的聶政與西城的薛無同。他們成羣結黨，好鬬逞勇，强取豪奪，魚肉鄉民，甚至於當街調笑婦女，為人所痛恨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城西薛無同仗的是官勢——他的父親是當地的郡守，手下

壯志未消磨

還養着一批幫兇的打手武師，他的黨羽也都是紈袴子弟，而南城的聶政則仗着天賦的蠻勇以及無師自通，由常年搏鬬中領悟而得的幾手技擊手法，當然他的弟兄哥兒們也較為沒落，多半是遊手好閒的市井無賴。

這兩派的勢力都不弱，平時互相不讓，時有磨擦，但自從薛無同重金禮聘到四名武師打手後，局勢就改觀了，不但時常侵入到南城的地盤內胡鬧，也打傷了聶政好幾名兄弟，更對聶政下了戰書！

聶政是個很要强的青年，但不是光會逞蠻的勇夫，因為對方有着四名學過眞正技擊功夫的武師，他那些自創的拳式未必能是敵手，所以一直容忍着不跟對方接觸，但一次又一次的欺凌，打擊了他的尊嚴，何況這次又公開的遞下了戰書，在忍無可忍之下，他終於應戰了。

決鬬地點在城郊，對方的聲勢浩大，去了好幾十個人，聶政却祇帶了幾個弟兄去應敵，那幾個弟兄也不是去帮忙的，只帶了鋤頭與鐵鈀，準備在聶政被毆身死後就地將他埋了，免得他老母與姊姊傷心。

聶政自幼喪父，只有一個寡母與老大未嫁的姊姊，在外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在家裏他却很乖，孝順母親，他尊敬姊姊，尤其是對這位姊姊，他更充滿了歉意，聶榮的人很美，溫柔嫻淑，應該是人家爭相迎娶的對象，却因為聶政的原故，沒有人敢、也沒有人願意上門來求親。

那一戰聶政是抱定了必死的決心而赴的，可是決鬬的結果却大出意料，四位出自名家的拳師居然一一折敗在他手下，薛無同在惱羞成怒之下，竟然在背後用武器偷襲，在冷不及防之下，聶政的背上捱了一刀，天生的皮堅肉厚，他受傷並不重，却因此而激發了他的怒火，回身撈住了薛無同予以痛毆，拳脚交加，薛無同折了一臂，還被打瞎了一隻眼睛，由他的手下們狼狽地抬了回去。

當夜聶政被兄弟們目為天神，歡聚痛飲慶功，酩酊大醉，宿在一個歌伎的家裏沒回去，也幸虧沒回家，才逃過了一場牢獄之災，因為薛無同重創而回，他的郡官老子自然不肯甘休，調集官軍，明火執杖要捉拿聶政。

得到消息後，聶政只好出亡逃走了，他的那夥遊俠兒弟兄也因為失去了領袖而安份守己起來，南城雖因聶政而爭足了面子，却也因為聶政的逃亡而失去了地盤，變成西城獨霸天下的局面，這情形對南城父老來說則是個好消息，因為西城俠少有錢，仗勢凌人或有之，但不會像聶政那批人强取豪奪，而在官府的壓迫之下，他們對受氣已養成了習慣，至少不會認為是難以忍受的痛苦了。

這四年，聶政上那兒去了，無人得知，可是他的消息却很靈通，薛郡官老死任上，薛無同成了殘廢，聶政的案子無人追究了，他又悄悄地回到了家鄉。

可是這次回來的聶政却不同於往昔了，他已沒有那股傲氣，待人非常謙和，連鄰近的小孩子都不怕他了。

舊日的伙伴們曾經為他舉行盛大的接風宴，他也婉言地拒絕了，好像成了個回頭的浪子。

隨着聶政帶回來的是幾册書卷與一柄斑斕的古劍，書放在他的案首，不時翻弄閱讀，劍却藏在箱底，祗有他的姊姊聶榮在天色未明的清晨，看到他單獨在庭中舞弄，劍光森森，霍霍風響，一顆多年的老樹幹上滿是劍痕，那祗是劍氣所及而擦傷的，證明這是一口寶劍，而聶政也練成一身驚人的技藝，聶榮心裏是高興的，却沒有說給誰知道。

聶老夫人對愛兒歸來自然是滿心喜悅，看他的表現更為欣慰，在他回家後的半個月，聶夫人終於對他作了第一次的深談：「政兒！以你早年的行為，娘對你已不存指望了，所以從不跟你說什麼，可是你闖了一次禍回來，居然洗面革心，像換了個人似的浪子回頭金不換，看到你能成器，我死也可以瞑目了，因此才問問你，你有什麼打算？」

聶政怔了一怔才道：「娘！孩兒過去太荒唐了，對您老人家實在不孝，現在深自改悔，只想在家多侍候您一陣子。」

聶夫人笑了一笑，但臉色還是很莊嚴地道：「你對我算一向孝順，而且，我還沒有老得行動仗人扶持，我看得出你在外四年，讀了不少書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多少該為自己打算一下，謀個出身才是！」

聶政苦笑道：「娘！孩兒讀的書都是修心養性的閒書，可不是求取功名的學問，上那兒謀出身去？」

聶夫人說道：「你弄錯我的意思了，我知道你的脾氣並不適合去做官，也不指望你能謀取富貴，但人總要求個出身的，如果家有萬貫家財，娘就不說了，可是咱們家徒四壁，完全靠我跟你姊姊替人做針綫紡絲織絹以度日，你已經這麼大了，以前不說，你在家的日子少，最多回家睡個覺，現在你不出門，還要我跟榮兒來養活你……」

聶政深自震慄了，他從來也沒想到這問題，祇以為回到家裏承歡膝下，做個盡孝的兒子，是他對老母唯一贖罪的辦法，現在才知道他該負起養家活口的責任。

可是他能做什麼呢，以他現在的才具，倒正是時下最受歡迎的人才，因為天下紛擾，權貴之門，重金廣求奇技異能之士，或為刺客，或為護衞，他祇要稍炫所能，千金垂手可得，但是他不屑為之，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性情，絕不能受人驅策的，捨此以外，他可以做盜賊，以現在的身手，光顧到那些豪富之家去，千金立致，也是予取予求，這樣不僅解決了生活，還可以用來救濟一些貧困的人。

在以前，他會毫不考慮這麼做，在現在，他這麼做也無愧於心，但是他不能，他受到了限制，那是他答應過的。

他記得在逃亡的時候，如何地被一個隱士收留，教他讀書，教他練劍，教他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他也記得有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季薇——那隱士的獨生女兒，對他是何等的溫柔，何等的痴情，更是何等的崇拜，他更記得臨別時，季薇是如何的依依，送給他那一柄古劍是在小溪之畔，長亭之前，那多情的聲音：「聶大哥！我父親的萬斛雄心都寄託在你身上了，他年事已高，不能再有作為，你是我們父女的希望，你要回去侍奉伯母天年，這是你的孝心，我們不能阻攔你，但希望你在幾年之內，能有一番轟轟烈烈的表現……

「聶大哥！你以前錯了，還來得及改過，但將來可不能再錯了，否則你會粉碎我們的希望，粉碎我的心，這柄劍是父親的，他老人家要我送給你，它是雄劍，雌劍留在我這兒，我們各保管一柄，象徵我們永不分開，聶大哥，你千萬要謹慎立身處世，這兩柄劍是通靈的，它們的靈氣能感應於千里之外，因此無論你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事，我都會知道的，你不能用它來妄殺一人，不能用它來行不義之事，否則，你的劍上會出現一道血痕……

「那是我的血，流自我胸前的鮮血，藉着靈氣的感應它可以告訴你，我已經為你心碎而死了，聶大哥，這一別也許十年，也許八年，也許一生，但我始終會等着你，君為我守信，我為君守義，期待着欣慰的重逢，聶大哥，別後珍重你自己，為了我！也為了你！」

那美麗的影子，柔情的聲音，一直在他腦際廻盪着，每天在策勵着他，因此他不能做盜賊，不能沾辱了這柄劍。

聶夫人見他出神似的不回答，忍不住催促着：「政兒！你回答我的話呀，你究竟有什麼打算？」

聶榮看見他臉上痛苦的表情，倒有點不忍了，柔聲道：「娘！弟弟才回來沒幾天，您老人家別逼他吧，慢慢的來，他總

會有個打算的，我們家裏目前還過得去，我織的絹很受人歡迎，家裏也貯了幾貫錢了，一兩年內……」

聶夫人嘆了一口氣道：「榮兒，我知道妳有點積蓄，但那是妳的嫁粧，我不能給妳準備一份好嫁粧，使妳嫁個好人家，已經感到很對不起妳了，怎麼還能用妳的錢來養活這個弟弟呢！」

聶榮的臉紅了道：「娘！您說的什麼話，我根本就沒打算出嫁，這些錢是準備給弟弟娶妻的，這樣也好多個人侍候您老人家。」

聶夫人連忙搖頭道：「不行！妳已經二十六歲了，還沒有出嫁，怎麼能夠先給政兒娶媳婦，這對妳太不公平了！」

聶榮的臉上稍稍掠過一絲惆悵，隨即轉爲笑容道：「娘！二十六歲了，還想嫁人嗎？不！女兒已經打算終身侍候您老人家了，還是給弟弟娶個媳婦吧！」

聶夫人一聲輕嘆，沒有再說什麼，女兒家十四織素，十五裁衣，十五爲明珠待字之年，過了十六七，想遣嫁一個像樣的人家，就得賠上一份豐厚的嫁粧，聶榮已經二十六歲，不管她多能幹，但靠她自己織絹的所得，是無法擇人而事的了，誰願意娶一個貧家的老處子呢？

姊姊雖然沒有怨言，但母親的嘆息，却像一根沉重的鞭子，打在他的背上，鞭得他的心都痛了起來。沉默了一會，聶政才低聲說道：「姊姊！把妳的錢借兩貫給我！」

聶夫人連忙道：「做什麼？你又想拿去賭博了，這是你姊姊的血汗錢。」

聶政沒有說原因，聶榮却很快進房去拿了出來給他道：「弟弟回家一個月，整日悶在家裏，好人也會悶出病來了，出去散散心也好，你的那些朋友也該去應酬一下！」

聶夫人怒道：「還提他那些朋友呢，就是跟他們學壞的！」

聶榮笑道：「娘也別這麼說，弟弟的那些朋友並不都是壞人，像王鐵牛，錢二虎，都是很講義氣的，弟弟離家的這些日子，多虧他們照顧着，弟弟回來了，也該去謝謝他們！」

聶政接了錢，眼眶有點潤濕，聶夫人畢竟是疼愛兒子的，不忍心過份傷他的尊嚴，微嘆了一口氣道：「那你就去吧，這兩個人還不錯，你姊姊織絹時，是他們湊的錢買絲，還給他們也不肯要，你該去謝謝他們！」

聶政一言不發，揣了錢出門了，望着他的背影消失，聶榮才低聲道：「娘！您也是的，弟弟肯安份守己，已經是好事了，不要逼得他太急，他的自尊心很强，心裏一煩，喝多了酒又鬧事了，豈不是又惹痲煩！」

聶夫人輕嘆道：「我何嘗願意逼他，只是看他整天懶洋洋的獃在家裏，唯恐他消磨了志氣，我寧可他出去打架鬧事，也比這樣子好，日子久了，他會變得不像男人了！」

聶榮想了一下道：「您是對的，弟弟天生好强，不肯認輸，這股豪情是不能受挫折的，我相信他將來一定會有作爲！」

聶夫人苦笑了一聲道：「所以我從小就不管他，別人都怪我太縱容他，其實我是眞正了解他，如果管得太嚴壓制了他的志氣，就白白糟蹋了他的天賦，你父親小時候也是個很有才氣的人，就因爲妳的祖父母管得太嚴，磨盡了壯志，結果沒沒以終，他臨死時還再三囑咐，叫我別蹈以前的覆轍，這孩子比你父親小時候更倔强，但是天性純孝，我知道他不會成爲一個壞人的，一個有赤子之心的人不會壞的，祇是委屈妳了，將來要他好好報答妳吧！」

聶榮笑道：「娘怎麼說這種話呢，他是我的弟弟，只要他能成器，我任何犧牲都是應該的，我是個女孩子，不能奮發作爲，爲先人增光泉壤，只有寄託在弟弟身上了，何況弟弟又有這份才華，祇要聶家有一個人能出頭也就足可告慰了。」

母女倆相視而笑，心裏面充滿了欣悅，她們對本身都不作指望，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那個歸家的浪子身上了！

可是晚上聶政回家時，擧動令她們很失望，他把借自聶榮的兩貫錢換了兩頭豬，一肩担了回來。

聶榮不解地問道：「弟弟！你打算在家裏請客，要請多少人，就算把你的朋友全請了來，也吃不下兩頭豬呀！」

聶政搖搖頭道：「不，不是請客，我去問了王鐵牛，看看有什麼生計可作，商量了整一天，沒一樣是我能做的，因爲我不通一藝，算來算去，祇有開屠坊賣肉還熟手一點！」

聶榮一怔道：「你要當屠夫賣肉，這份工作你幹得了嗎？」

聶政笑笑道：「幹得了，王鐵牛跟錢二虎都答應來帮忙，殺豬、拔毛洗弄都歸他們，我只管操刀一割！」

聶榮頓一頓才低聲道：「弟弟！你走了之後，娘跟我談了很多，我們對你寄望很深，那怕你在家吃閒飯都可以，何必要操此賤業呢？」

聶政也頓了一頓，然後才低聲道：「姐姐！我不認爲這是賤業，這對我是一項磨練，現在妳或許不了解，慢慢妳就會懂的，我知道妳們的心意，我發誓不辜負妳們，但妳們要給我時間與機會，美玉必藏在璞中，寶劍要藏在匣中，只等待那脫穎而出的一刹那，才能驚天動地，如果整日炫露光輝與鋒芒，那就不希罕了，姐姐！英雄豪傑都出於屠沽之中，妳安心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三十歲，還是在賣肉，不用妳來責備，我會到父親的墳上去自刎，現在我借此以鍜練我的技業，同時也可以賺點小利養家，一擧兩得，不是很好嗎？」

聶榮這才笑笑道：「祇要你明白我們的心意就好了，倒不一定急着求發展，慢慢地來，我們會有這份耐心等的！」

聶政苦笑道：「姐姐！我的事業不是一點一滴，慢慢積起來的，我祇能把握住一個機會，作驚天動地的一擧，因此我不能慢慢地等，三十歲以前，我有這份信心，過了三十歲，就算有機會，我也失去那份雄心了，因此我不會要妳們等太久。」

聶榮知道有很多事情是她無法了解的，她也不去了解，明白聶政已塑成了一個典型，她與母親只要付出信心，不去干擾他就行了，因此也不再說什麼，自顧到後面紡絲去了，聶夫人在門後聽見了他們姐

弟的談話，也沒說什麼，母女倆心中已有了默契，無須言語貫通了。

王鐵牛與錢二虎是聶政最忠心的兩個兄弟，他們只知道追隨聶政，崇拜聶政，他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他們的信心與聶家母女一樣的堅定，知道這位大哥絕非池中之物，總有一天能提携他們扶搖直上，平步青雲。

王鐵牛帶來了殺豬的尖刀，燙毛的大木盆以及鐵鍋掛鈎等傢伙，他是個鐵匠，這些是現成的。錢二虎則帶着放肉的木案以及一桿秤，洗刷開剝，忙了一夜，第二天，他們的肉攤開始營業了。

但聶政的第一件事却是擧指輕彈，彈折了那桿秤，錢二虎失聲地驚問道：「大哥沒有了秤如何秤斤兩呢？」

聶政微微一笑：「看看差不多割一塊就是了，都是街坊熟人，還好意思計較斤兩，反正只要不虧本將就點也沒關係！」

錢二虎想了半天，才彷彿是懂了，點頭道：「對！就憑大哥的名氣誰還敢來爭論……」

聶政却莊容道：「兄弟！這你就想錯了，咱們現在是規規矩矩做買賣，不作興像以前那樣欺侮人了，騙人的生意只能作一次，顧客吃了虧，雖然不敢爭論，下次誰還來光顧……」

錢二虎楞了眼，抓着頭皮道：「大哥昨天就關照過了，兄弟以爲也很對，可是沒有秤，怎麼能夠給得恰到好處呢，那還能不虧本嗎？」

聶政笑笑道：「不會虧本的，價錢跟別人一樣，分量上比別人給足一點，細水長流，咱們總能夠賺頓酒喝的！」

錢二虎還想說下去，已經有顧客上門了，他祇好躲到一邊悶着去，來買肉的是位老太太，拿了四枚小錢，要買半斤肉，聶政看也不看，操刀輕輕一切，就吩咐帮忙的王鐵牛用荷葉包起來，那位老太太倒是不放心地道：「聶哥兒，你不秤怎麼知道多少？給少了可不行，我是看着你長大的，別人聽說你開張做生意，怕你不規矩，不敢來光顧，我就不信，說什麼你也不會欺我老人家吧！」

聶政含笑道：「謝謝老奶奶，您老放心好了，因爲您是第一個客人，特別對您優待，半斤肉給十兩，準多不少，您不信拿回去秤好了，若是九兩九，您就來把錢拿回去，肉照樣送給您，以後來的主顧可得照價論秤了……」

老太太滿懷不信地拿着肉走了，不一會兒，她搖搖幌幌地來了，老遠就叫道：「聶哥兒你這雙手可眞巧，我把肉拿回去，叫我家兒子用藥材舖裏的戥子秤了一下，果然是十兩整，連一錢都不多，一分也不少，哥兒，老婆子可眞服了你了，我活了這麼大，還沒見過這麼準的手勢呢，敢情你這四年在外邊，就是學的賣肉吧，要不，怎麼這麼在行呢？」

聶政祇笑了一笑，沒有多作解釋，有了這位老太太的宣傳，大家爲了好奇，都來試着光顧，聶政仍是信手操刀，從不拈較份量，但是他切下來的肉却十分準確，也不用切第二刀，買多少就是多少，而且每斤肉上總是多出一兩，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沒多久工夫，兩頭豬，百多斤的肉就賣光了，留下兩個豬頭，兄弟三人飽餐一頓。

王鐵牛一邊吃，一邊計帳，笑着道：「大哥！今天足足賺了半頭豬，還剩了兩個豬頭，如果你不是每斤肉多送一兩，咱們就有對半利了！」

聶政笑笑道：「這是值得的，明天我們可以多宰兩頭，招牌創出來了，絕對可以賣光的，那不是就賺回來了嗎？……」

錢二虎直是點頭笑道：「大哥說的是，今天的豬頭好像也特別香，比以前吃不化錢的肉還要香得多！」

聶政感慨地道：「這是因爲我們付出了代價，吃得心安理得，以前我們在街上逞强鬧事，白吃白喝，那些人雖然不敢計較，但在背後咒咀起來，却能使我們食不下咽，千夫所指，不疾而死，我想起從前的行爲，直如芒刺在背……」

錢二虎笑道：「大哥說的話太深了，兄弟聽不懂，兄弟只覺得做一個規規矩矩的人，雖然行動有了拘束，但心裏舒坦多了，晚上睡覺的時候，連做夢都是香甜的，是這個意思嗎？」

聶政大笑道：「就是這個意思了，錢二弟，你雖沒讀書，却比我更懂得道理，深入而淺出，說出來人人都聽得懂……」

在相互的豪笑中，他們結束了這一餐歡飲。

聶榮對這個弟弟實在是非常關心的，她經常在暗中留意着聶政的一切行動，想了解他究竟在做什麼。

聶政的肉舖賣出了名，不僅因爲他的斤兩足，價錢公道，也因爲他做人和氣，以及不厭瑣細的服務，對顧客童叟無欺，更有一項好處，就是顧客可以隨意挑選所需要的肉種，要精的，他割出的肉上可以不帶一絲肥油，要肥的，他可以割得沒有一點肉沫，剁肉條，斬肉漿，他都一一代理，運刀如飛，沉穩而迅速。

聶榮慢慢地懂了，知道他是在以剁肉來陶冶劍法，她是個很聰慧的女子，看出聶政的劍法中帶着很重的殺氣，這類劍法必須在殺伐中求其精進，但聶政不願意隨便殺人，也沒有殺人的機會，祇好利用豬肉來作爲假想的對象了，出手穩，落刀準，這都是劍法中求精的條件，聶政越來越進步了，幾乎已經到了從心所欲的境界。

以前他必須全神貫注才能達到那個標準，幾個月後他已能不用眼睛，信手一切就成了，半年後，聶政幾乎已經練到意與神會，刀我可合可分的無上境界，一面跟人說話，眼睛不望豬肉，落刀不差分毫。

這表示他的技藝也臻於成熟之境，劍還是天天練的，而且是背着人練的，但瞞不過聶榮，她老是在窗櫺間偸偸地看着，但這似乎也瞞不過聶政，不管她的動作多麼神秘，每次聶政練完劍後，總是朝她隱身的地方，有意無意地笑了一下，似乎在寬慰着姊姊對他的關切。

胞姊被擄劫　俠侶再相逢

這一天聶政照常在賣肉，收攤回去時，聶夫人很担心地朝聶政道：「政兒！你去找找姊姊看，她早上把織好的絹，送到西街陳府去，直到現在還沒回來，我很担

心！」

聶政怔了一怔才問道：「是那一個陳府！」

王鐵牛道：「一定是陳甫的家裏，陳甫是替韓國哀侯的丞相俠累做總管的！」

「是不是那個叫韓傀的傢伙？」

「是啊！就是那老傢伙，他是韓哀侯的叔叔，權勢大得很，連門下的奴才都神氣得不得了，陳甫祇是他的總管，回家的時候，連郡官都要去登門拜候！」

聶政微微蹙眉道：「他是韓相的奴才，咱們齊國的官兒爲什麼要去奉承呢？」

王鐵牛笑笑道：「這個兄弟可不清楚了，只聽人家說韓國的國勢很盛，咱們齊國不願意得罪他們，韓傀在韓國很當權，陳甫在韓傀面前也很受寵信，大概就是這緣故吧，韓傀的夫人很喜歡咱們齊國的絹綢，每年都要叫陳甫回來買上一大批，四年前我把大姊織的絹拿了去，他們很鍾意，出價錢很高，這幾年大姊織的絹，大部份是賣給他家的，以前都是我送去的，今天怎麼大姊自己送去了呢？」

聶夫人道：「榮兒見你們的生意太忙了，不便麻煩你！」

王鐵牛道：「再忙也可以擱下來呀，陳甫那老傢伙很好色，大姊又長得這麼美，這幾天他剛好在家……」

聶政臉上沉下了殺氣，怒聲道：「這老賊如果敢欺侮我的姊姊，就算他有種，除非他不想活了！」

王鐵牛囁嚅地道：「大哥！你千萬要忍耐一下，陳甫可不像那個薛無同，打了就白打了，他的勢力很大，而且身邊還帶了不少衞士，那可是眞正練過武技的好手，絕不像薛無同以前所請的那些飯桶好打發……」

聶政想了一下，終於消去了怒氣，淺淺一笑道：「走！我們去接大姊回家，我想大姊總有什麼事情羈留住了！再說我聶政在齊國多少也有點名氣，諒他不敢怎麼樣的！」

聶夫人道：「去看看好了，千萬別跟人家發生衝突，你大姊是個很懂事的女子，知道如何照顧自己的，再說她年紀那麼大了，陳甫既然在權貴之家走動，年輕貌美的女孩子見得多了，相信也不會看上你姊姊的！」

聶政沒說話，低着頭走了，王鐵牛追上來道：「西城還是那批傢伙的天下，你把劍帶着吧！」

聶政笑笑道：「做什麼，又不是去斷殺……」

「兄弟怕的是萬一，你的名氣太大了，薛無同的老子雖已死了，失了靠山，但他跟陳甫的兒子很有交情，說不定會唆使陳家跟你作對，你防着一點的好，你那把寶劍……」

聶政嗯了一聲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有把寶劍的？」

王鐵牛笑笑道：「有次兄弟跟二虎來宰豬，到得太早，正好瞧見你在練劍，我倒沒敢驚動，大哥！你那柄劍眞利，才擦着一點邊，樹上就陷進那麼深的痕，把我們都看呆了！」

聶政笑一笑道：「劍雖然鋒利，但要懂得使才行，你不懂的，我不想帶劍去，那枝劍不是用來對付這些傖夫的，他們不配？」

王鐵牛道：「你說得也是，要不要咱們把殺豬的刀帶着？」

聶政搖搖頭道：「不必！殺人要犯罪的，不是抵命就是逃亡，抵命太不值得，逃亡也不行，我們都有家小在此，連累了家人，你心裏過得去嗎？兄弟！我們不比從前了！」

「可是他們要動蠻怎麼辦呢？」

聶政笑笑道：「沒關係，到時候看我的，我不想傷人，但也不會被人所傷，隨便撈點什麼都可以防身的！」

王鐵牛自然不信，聶政含笑彎腰在路邊便拔起一根茅草，然後信手一揮，砍在一株拇指粗細的野樹上。

樹斷了，那根茅草却完好無損，王鐵牛看得直了眼，忍不住叫了起來道：「大哥！你從那兒學來這麼大的本事？」

聶政微笑道：「每天剁肉的時候練的，我們賣了半年的肉，刀子從來也沒磨過一次，我就是在練武功！」

王鐵牛直了眼道：「大哥一說我也想起來了，我們每天殺豬，刀子用壞好幾把，你那把剁肉的刀還要砍骨頭却連個缺口都沒有，這些刀都是我自己打的，我正在奇怪呢，大哥！我們每天殺豬，用的勁兒也不少，怎麼就沒練出功夫來呢？」

聶政一笑道：「練武要靠天賦，還得要名師指點！」

「大哥一定是受過名師指點了，怎不敎我們？」

聶政輕嘆道：「兄弟！你們不是練武的材料，敎了你們反而害了你們，你是鐵匠，我打個比方好了，你鑄煉兵器，一定要選上好的鋼鐵，質地較差的鐵砂，祇能用來打犂刀鋤頭，如果用鑄犂的材料去打兵器，會有什麼後果呢？」

「一碰就斷了，彎了！」

「這就是了，你練成了武功，由於天賦的不足，難有大的成就，結果反而會引來殺身之禍？」

王鐵牛知道這是事實，沮喪地道：「那我們一輩子都祇好作人下人了！」

聶政拍拍他的肩膀道：「兄弟！別這麼說，人只要有用就行了，犂鋤的價值雖不如刀劍，但它們對人的貢獻却更重於刀劍……」

王鐵牛想想道：「大哥！我知道自己是什麼材料，也祇好認了，一輩子打鐵殺豬也不在乎，但是你既然有這麼大的本事，爲什麼却要賣肉呢？」

「我在等機會！」

「機會要人去找，你整天賣肉，機會怕不會來找你的！」

聶政笑道：「我不以爲然，方今君權旁落，諸侯紛爭逐鹿，我這樣的人總會有用的，只是我不想自炫求售，我要等人來找我，那必須是個能知我的人，而且我也不能爲人所用，我只能應他之請，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然後呢？」

「如果我不死，我就歸隱深山，如果我死了，必將在史册上留下不朽的聲名，因此我沒有爲將來作任何的打算，我的生命像一塊乾柴，而且是一片薄薄的乾柴，

這一生祇能熊熊烈烈的燃燒一次，不過你放心，我會替你跟二虎安排一下的，至少要使你們的下半輩子覓個很好的歸宿！」

王鐵牛道：「那個不必了，我們能追隨大哥，就認爲是無上的光榮，大哥成名之後，只要能使我們也沾上一點光，讓大家知道，我們是大哥的兄弟，人家提起大哥時，隨口也能帶上我們一句，那怕就是粉身碎骨，我們也甘心情願的！」

聶政笑道：「我們本來就是好兄弟，以後也永遠是好兄弟，如果我功成名就，自然會有你們一份，否則你們就在心裏記住我吧，說不定我的舉動，會連累到你們的！」

王鐵牛慨然道：「怕連累就不是兄弟了，大哥擊傷薛無同時，弟兄都散了，我跟二虎却仍然到伯母及大姊處時相問候，稍稍盡一點心，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牽累！」

聶政頗爲感動地道：「是的！我很感激，所以我這次回來，摒棄了過去的兄弟，却繼續跟你們倆人保持友誼，患難見交情……」

王鐵牛對這番話感到滿意了，對聶政的身手武功也有了認識，所以不再要求他攜帶武器。

城並不大，他們很快就到了，西城是鬧區，店舖林立，許多豪富權貴的府邸也在這兒，比他們的南城繁華多了，聶政在西城鬧過事，認識他的人很多，尤其是擊敗薛無同後，他更出名了，所以他回家之後，根本就絕足此間，這還是第一次到此地來，雖然大家都知道他已改邪歸正，不再是爲禍閭里的遊俠兒了，但很多人仍然對他抱着畏懼的態度，即使是昔日與他作對的西城遊俠少年，見了他也避得遠遠的，聶政並不介意，祇是從容地走着，來到陳家的府第門前，那兒却如臨大敵，好幾個佩劍的武士都站在大門口，虎視眈眈的望着他，聶政心裏已經有數了，但仍不動聲色，上前施了一禮才問道：

「請敎一下，府上的執事人員是那一位？」

一個武士冷冷地道：「你是誰？到這兒幹什麼？要找誰？」

「在下聶政，今晨家姊到府上來賣絹，到現在還沒有回去，在下前來要接她回去的。」

那武士冷笑道：「來賣絹的人太多了，誰知道那一個是你姊姊！」

聶政依然很和氣地道：「家姊叫聶榮，幾年來所織之絹都是賣給府上的，各位去問一聲，想必有人會知道的。」

那武士冷笑道：「陳大人剛從韓都回來，忙於酬酢，今天府裏宴客，都是本地的貴人，閒雜人等都不許進去，豈會將一個賣絹的女子留到現在，你到別處去找吧，她早就走了！」

聶政臉色微沉，故意指着王鐵牛：道「這個兄弟是陪同家姊前來的，見她進了府門，一直等到現在還沒見她出來，因此我知道她還在裏面。」

那武士臉色一變道：「胡說！你是不是想存心誣賴陳大人扣留了你姊姊？聶政，我們在韓侯相府當差，也聽過你的名字，知道你是齊地的無賴，但陳府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告訴你沒有就是沒有，如果你有種，就進去搜搜看！」

說着那五六名武士都手按劍柄，作勢待搏。

聶政神色從容，淡淡地道：「聶政不過是一介草民，陳大人却是韓地的貴族，怎麼敢隨便闖進去呢，我祇是問一聲，既然閣下說不在，想必一定是回去了，聶政不敢打擾，各位公忙吧！」

說完回頭就走，背後掀起一陣哄笑，聶政也不理會，走了幾步，忽而一個踉蹌跌出幾步，背後笑聲更大，但祇笑了一會兒，隨即停止了，變得鴉雀無聲。

原來聶政穿的是一雙麻繩的草鞋，他踉蹌跌出是因爲鞋索斷了，鞋子離開了脚，那麻索子是因爲腐朽而斷的，兩隻鞋子，都深陷進堅硬無比的石板中，才脫離了他的脚，那些武士都是一等一的高手，自然識得這聶政故意炫示功力，但也爲他的功力所震，笑不出來了！

時當炎夏正午，青石板被晒得滾熨，聶政故意苦着臉，跳到門樓前的陰影下，扶着門口的石鼈僻邪道：「王兄弟！我的鞋索斷了，麻煩你替我拿過來！」

王鐵牛連忙上去，由石板上檢起鞋子，留下了兩個寸來深的鞋印，草紋分明，就像是踩在濕泥上一般！

聶政從容地結好鞋索，又穿在脚上，然後對王鐵牛道：「兄弟！大姊一定在街上買東西去了，我們到酒樓去喝酒等她吧，她回去的時候，一定會經過酒樓的！」

王鐵牛怔怔地道：「要買東西也早該回去了！」

聶政微笑說道：「那就是在那兒躭擱了，我們在酒肆中一定可以等到她的，我聶政是齊地有名的惡人，誰還敢留下她不成！」

說完招招手，叫着王鐵牛一起走，來到酒肆中，揀了一處座位坐下，要了兩樣鹵菜一壺酒，慢慢地飲着。

王鐵牛焦急地道：「大姊一定被他們留下了，否則陳家也不會派這麼多的人站在大門口，陳甫不過是個奴才，那些人則是相府的武士，說什麼也不會替他站在大門口……」

聶政微笑道：「我曉得，他們是存心對付我的，所以我露了一手，給他們一個警告，叫他們乖乖地把大姊送出來！」

王鐵牛想想道：「假如他們不送出來呢？」

聶政臉色一沉道：「我等到晚上，假如還沒有消息，那就是存心要跟我過不去了，我就闖進去要人，這兒到底是齊國，不是他們韓國，陳甫結交官府，却也不能擄搶我們齊國的婦女！」

王鐵牛沒有說話，悶悶地陪着他喝酒，一壺連一壺，兩個人的酒量都很大，雖然沒有醉，然而都有了幾分酒意，隨着時間過去，天漸漸地暗了下來，聶政的臉色也更陰沉了，又叫了一壺酒來，沉聲道：「兄弟！喝了這壺酒，你就回家去了，不許跟着我！」

王鐵牛連忙道：「大哥！兄弟自知能力有限，跟着你帮不上忙，只會誤事，但我也不回去，我要等着你看個結果！」

聶政想想道：「也好，但你只准在陳

家的門外等着，不管裏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千萬不准插手，一切都有我！」

王鐵牛知道他的脾氣說一不二，也不敢再說了，聶政會了酒帳，帶了王鐵牛又折向陳家而來。

那知到了門前，竟是靜悄悄的毫無聲息，王鐵牛怔道：「這是怎麼回事，連個人影都不見了！」

聶政深沉地道：「也許是知道我要來，在裏面埋伏了起來……」

「那大哥可得小心，別上了他們的圈套！」

聶政冷笑了一聲道：「這就難得住我嗎，千軍萬馬中，取上將首級也不過舉手之勞，這一羣鼠輩就想困得住一頭猛虎了嗎？」

正說着，街角轉出了一個人，老遠就拱手道：「聶兄！小弟費豪，有要事來奉告！」

邊說邊走了過來，聶政是認識他的，他是繼薛無同的西城少俠領袖，不由橫起怒目，費豪却誠懇地道：「聶兄！你別誤會，小弟絕無惡意，雖然我們以前稍有衝突，但四年前城郊一會，小弟對聶兄欽折異常，聶兄回來後，小弟還想登門拜訪，後來聽說聶兄已謝絕交遊，未敢造次，但今日小弟前來，是專爲令姊的消息……」

聶政連忙一拱手說道：「費兄有何指教？」

費豪笑笑道：「令姊確是在陳家，因爲薛無同爲聶兄所傷，挾恨在心，自己不敢報復，唆使了陳甫的兒子陳澧，扣留了令姊要送給陳老兒作側室，這件事我們都很反對。」

聶政道：「令尊現爲本城父母官，難道就坐視他們橫行不法嗎？」

費豪苦笑道：「家父這個芝蔴大的小官，那裏惹得起陳甫呢？明知不端，那只好裝作不聞不問，但他會支持聶兄的，只要抓住了眞憑眞據，韓相也無法袒護他的門客在齊地不法……」

聶政拱手道：「多謝成全，那兄弟就闖進去搜查了！」

費豪搖頭道：「聶兄中午的時候闖進去就好了，那時人賍俱在，不容他苟賴，可是聶兄太過謹愼，在門口露了那一手沒作進一步行動，那些韓地好手被聶兄嚇破了胆，却又不甘示弱，只好叫陳甫帶了令姊，悄悄離城……」

「什麼？他們走了？」

「是的！他們料準聶兄晚間必有行動，故而先行離去，現在裏面只剩下一批老弱婦女，聶兄如果莽然闖入，不但找不到令姊，反而會落個盜賊之名，到時候家父縱有保全之心，只怕他愛莫能助，所以特命小弟在此等候……」

聶政拱手道：「令尊關顧之情，兄弟感銘五內！」

「這是應該的，聶兄是齊地壯士，再說彼此俱屬鄉誼，說什麼也不能帮着外人來欺凌同胞，但家父的立塲也很困難，三家分晉後，韓侯一枝獨秀，而齊巳老大，不足以抗，連君侯都讓他們幾分，何況家父僅是一個小令……」

聶政輕嘆道：「這些兄弟都很清楚，但不知他們將家姊擄到何處去了？」

費豪道：「本來他們想兼程回韓，但陳甫前來收購布匹尚未足數，再說爲這種事逃回去，韓傀也無法交代，韓相府中有一個高手呂去惡，本籍也是齊人，居於城北郊四十里的田家口，這幾天剛好也返家省親，他們到那兒去暫避了，而且也想利用呂去惡來對付聶兄……」

聶政沉思片刻才道：「他們已去了多久？」

「沒多久，但他們都是乘馬的，聶兄追是追不上了，只有趕了去，但呂去惡是有名的高手，聶兄……」

聶政嘆了一聲道：「家姊因我而受累，縱或不敵，也得去拚一下了！」

費豪沉思片刻道：「這都是薛無同搗的鬼，他也跟着去了，聶兄這次可不能饒他，家父也不會過問的，兄弟很抱歉的是無法相助，我們雖然整天馳馬射箭，只是做個樣子，沒有一點眞材實學，別說是呂去惡了，就是陳甫帶來的那幾個二等武士，也足可把我們殺個人仰馬翻的！」

聶政躬身謝道：「費兄弟能不念舊嫌，告知消息，兄弟已感激不盡了，怎敢再望相助，如果費兄肯帮這個小忙，借兩騎快馬……」

費豪連忙道：「沒問題，兄弟早就準備好了，想到聶兄此去必不免有一番爭鬥，自然必須節省體力，馬匹備在城外，而且連兵器都準備了，因爲要避人耳目，不便在此直接交給聶兄。」

聶政連連稱謝，費豪引着他們往城北走去，雖然已經過了閉城的時候，但費豪是郡官的公子，叫開城門倒是不費事，那兒果然有人備了兩騎快馬及兩枝長劍。

聶政也不再客套，謝過費豪，就與王鐵牛上馬而去，雖然泥路並不好走，但聶政却仍能把馬催得很快，幾乎是一口氣地趕到了田家口，那只是一座小市鎭，有着四五十戶人家，大部份都是簡陋的平房，只有一幢像樣的莊院，聶政不用詢問，巳經判斷這是呂去惡的宅院了。

祇有在公侯相府做高級食客的人，才有資格住那種地方，也祇有那種宅子，能容下十幾個人。

聶政還是很小心的，借着初升的月光，先看了一下地下的蹄跡，費豪的消息是很正確的，這地下有車轍，有雜亂的蹄印，而且都是新印上去的，證明那些人剛來不久，聶政沉思了片刻才道：「兄弟！這次可要用到了你了，你把馬匹在這兒藏好，先繞到屋子後面去，我去公然闖門要人，可以想得到他們不會好好交出來的，我就將他們引到空地上去決鬪，這時候你就悄悄進去，把大姊救出來，騎了馬先逃回城去！」

「大哥一個人應付得了他們嗎？」

聶政一笑道：「像陳甫家中那些脚色，我是不放在心上的，但呂去惡不同，他是韓相俠累門中的首席武師，武功必然非等閒可比，我想總有一塲狠鬪，但你不必替我担心，我一個人好辦，打不過可以溜，祇要能救出大姊，我犯不着跟這些人拚命去！」

王鐵牛知道事關重大，不敢再開口說什麼，應命悄悄的先去了，聶政等了一會兒，才凝神聚氣，徐步向那座大宅院走去

，柵門深閉，裏面燈光很輝煌，似乎很熱鬧，隔着牆透出香氣，聶政又等了一會兒，才擧起脚，砰的一聲，把那兩扇木柱的柵門踢開了，提劍直闖而入。

有兩個女子正捧着食盆，端了菜肴，由側面的小屋中出來，大概是爲正堂的客人送菜去，正好碰上聶政破門而入，嚇得驚叫出聲，把手中的食盆也拋掉了，一片叮噹，屋中立時湧出了一大批人。除了早上見過的幾個武士外，還有陳甫與他的兒子陳澧，以及一個中年的魁梧漢子，殘臂眇目的薛無同走在最後，見到聶政後，他第一個就叫了起來：「這厮來了，他到得這麼快，一定有人走了消息！」

那中年漢子排衆而出，朝聶政打量了兩眼，然後笑道：「朋友想是聶壯士了，在下呂去惡，一向在韓城棲留，沒想到鄉里間出了這麼一位少年英雄……」

聶政冷冷地道：「呂去惡，陳甫擄了我家姊，送到你這兒來，這事情有嗎？我齊魯之地，都是慷慨豪直之輩，敢作敢當，有沒有就等你一句話！」

呂去惡笑笑道：「事情是有的，但其間有點誤會，陳總管的意思並不想留難令姊，祇是想借這個機會結識壯士！」

聶政冷笑道：「聶政乃一介草野鄙夫，不敢高攀！」

呂去惡笑道：「壯士太謙虛了，壯士乃草野奇士，埋沒市井屠沽之間太可惜了，以壯士的身手應該大有作爲！」

聶政冷冷地道：「在下生性疏懶，非肉食之器！」

呂去惡笑道：「壯士在陳總管門前踏石留痕，足見高明，方今韓傀相父求賢若渴，虛心下士，壯士如果有志去投効，呂某當力爲保薦，必然大有前程！」

聶政漠然問道：「這是陳老兒扣留家姊的本意？」

呂去惡笑笑道：「壯士精明幹練，如果呂某强自云然，壯士也不會相信，起始是這位薛公子與壯士少有芥蒂，慫慂陳總管的令郎行此失禮之擧，但呂某得知後，覺得像壯士這等人才，不應埋沒鄉閭井市之間……」

聶政這才拱手道：「呂前輩肯如此坦誠見告，聶政深感知己，祇是聶政生性疏野，不耐豪門的繁文縟節，有負抬愛了，祇請前輩將家姊放出……」

呂去惡道：「令姊在這兒沒有受到委屈，呂某雖在韓地食祿，身家仍在齊地，自然也不會欺凌一個誼族鄉親的弱女子，一定會平安地送她回家的，祇是敝人的建議……」

聶政朗聲道：「人各有志，這件事不必談了！」

呂去惡笑道：「那就不談了，現在說令姊的問題吧，如果壯士以禮叩門造訪，呂某必然向令姊弟道歉，着令車馬送二位回去，可是壯士破門而入……」

聶政道：「是你們先强留我姊姊！」

呂去惡道：「那是陳府的人失儀，呂某却是把她當客般的迎進門的，於禮無虧，如果就這樣放令姊回去，呂某日後在韓城也難以混下去了！壯士以爲如何？」

聶政哼了一聲道：「閣下的意思怎麼樣呢？」

呂去惡笑道：「如果壯士肯接受邀請，彼此俱爲同僚，自然好說話，否則只有兩途，一個就是請壯士拿出眞功夫擊敗呂某，技不如人，自然無話可說，如果壯士勝不過呂某，就只好將令姊帶到韓城作爲人質。」

聶政變色道：「這是什麼意思？」

呂去惡冷笑道：「沒什麼意思，敝人在韓相府中任首席護衛之職，非常需要壯士這種人材爲助臂，一定要達到目的才肯罷休，壯士若放得下令姊，自然不能相强，否則到韓城來在下也必定有個交代！」

聶政怒道：「你們這種手段不是太卑鄙了嗎？」

一名武士道：「呂大人，這厮敬酒不吃吃罰酒，未必有什麼眞才實學，讓卑職去教訓他一下！」

呂去惡笑道：「你爲什麼不在中午找他一鬥呢？」

那武士頓了頓才道：「我們是在齊地來作客的，鬧市之中，到底不便太過放肆，現在就沒有顧忌了！」

呂去惡笑了笑道：「你說得倒有理，但你勝得了嗎？」

那武士傲然道：「他只不過內功練得可以，卑職却是受過正宗技擊訓練的，怎會輸給他！」

呂去惡笑道：「你願意出去試一下亦未嘗不可，只是我先說在前面，吃了虧可別怨我！」

那武士跳出來一擺手中兵刃叫道：「聶政，過來，本老爺賜教你幾手，要讓你知道什麼才是正宗的技擊功夫！」

聶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聶政雖未受過正宗的技擊傳授，但，也未必怕你們這種狐假虎威的豪門走狗！」

這句話罵得很刻薄，連呂去惡都勃然變色，那名武士更是怒不可遏，衝前狠狠一刀劈下，聶政側身讓過了，那武士却得寸進尺，橫地一刀撩來，出手兇狠無比，聶政依然移步退後避開道：「我們並無深仇大恨，你何必一定要拚死拚活呢？難道你們練了武功，就爲了欺侮人用的嗎？」

那武士連擊不中巳經大是不耐，運刀如風，將聶政逼得團團直轉，一連七八刀俱以徑寸之差，被聶政閃過，呂去惡看得一皺眉道：「下來吧，勝負巳分，人家連一招都沒有回，你却精招盡出，難道還不够丟臉嗎？」

這武士那裏肯聽，揮刀更急，恨不得將聶政一刀斬成數段才扳得回面子，當然他能爲豪門所錄用，也非不學無術之輩，刀法之勁厲，腕力之深沉，亦非一般庸手可比，聶政連番閃讓，也頗爲吃力，忍無可忍之下，擧起手中的長劍，連着劍鞘，當頭就是一擊，蹈虛而入，又準又穩，那武士只吭得一聲，拋刀撲地，昏絕過去。

聶政才僅一出手，就使得對方棄兵而敗，呂去惡雖然明知實力懸殊，也感到臉上無光，冷笑一聲道：「聶壯士眞是好身手，不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聶政默默不答，那另外的三名武士，見同伴受挫，不但顏面無光，也興起了同仇敵愾之心，不約而同地發出了一聲呼喝，刀劍齊發，湧向聶政而來，聶政用連鞘的長劍架住了，突然道：「相府武士難道

只會倚多爲勝嗎？」

陳甫却在一邊跳着脚叫道：「殺！殺了這匹夫！」

那三名武士奮力下壓，却仍敵不過聶政的天賦神力，聶政單手擎劍，穩如山嶽，臉上還帶着那一股冷漠的笑意！

這笑意使那三名武士更覺無地自容，一名武士在惱羞成怒之下，突然在衣袖中掏出一枝短刄擲了過來！

雙方距離既近，他出手既快又急，應該是必中無疑，但聶政眼明手快，居然在匕首臨身之際，用左手拍開了，怒叱一聲道：「無恥之徒，居然暗刀傷人……」喝叱聲中，他右臂一振，將三把兵器都震上半空，突然回過劍來，在兩人頭上各敲了兩下，那出手飛刄的傢伙，聶政恨他太過卑鄙，劍勢下落，雖然未脫鞘，勁力也夠大，一下敲在手腕上，那傢伙捧手痛號，滾倒在地上，不用說那隻手是殘廢定了！

呂去惡臉色一沉，走上前飛脚將昏倒的三個武士都踢開了，然後蹬的一脚，直踩在斷臂武士的胸口上！那武士慘呼一聲，口中鮮血直噴，兩脚伸了幾伸就寂然不動了！

聶政見他竟然出手殘殺自己的手下，倒是怔了怔，陳甫愕然驚問道：「呂大人！這是做什麼？」

呂去惡沉聲道：「他們武技不精，自取其辱，已經够丟臉了，竟然還敢用暗器偸襲，汚損韓相爺的令名，豈可輕恕，如不嚴加懲處，天下人都把我們看輕了！」

陳甫雖然在韓傀面前得寵，但呂去惡是韓傀的貼身衞士，連韓君哀侯也對他很器重，自然不敢跟他頂撞，只好縮着頭不響了。

呂去惡回頭一笑道：「聶壯士的身手實在値得傾佩，敝人邀意更堅了……」

聶政冷冷地道：「如果相府的武士都跟他們一樣，聶政羞與爲伍，對不起，我沒興趣。」

呂去惡笑道：「壯士如肯屈就，自然在他們之上，韓相手下有四名首席護衞，食祿千鍾，封邑五十里，相當於一個萬戶侯了，壯士到那兒去找這樣機會？」

聶政哈哈一笑，道：「別說這小小護衞不在聶某眼中，就是俠累肯把他的位子讓出來，聶某也不屑一顧！」

呂去惡沉聲道：「閣下要如何才稱心呢？總不成要把韓侯的國位讓給你吧！」

聶政夷然道：「聶政無此野心，也在所不爲，韓侯自己也不過的晉公的家臣，叛晉自立，凌天子而自封爲侯，聶政雖爲布衣之民，却也不齒其人！」

呂去惡怒道：「狂妄匹夫，呂某不過是一念憐才，對你如此客氣，想不到你竟敢出言無狀，辱及君侯，我如果再容你如此狂妄，就枉爲相府首席護衞了，匹夫！拔出你的劍來，呂某今天不殺了你，誓不爲人？」

他的臉色雖充滿了憤怒，心神却十分沉穩，一點都沒有衝動的樣子，十足表現出一個高明劍客的修養！

面對着這樣一個强敵，聶政也不敢輕視了，嗆然出劍，隨手把劍鞘抛過一邊，這枝劍是費豪爲他準備的，自然不是什麼利器，跟呂去惡手中的那一柄比起來，實在差得太多，呂去惡看了傲然一笑道：「聶政，如果你沒有好一點的劍器，我倒願意借你一枝，我自技成以後，很少有機會遇到一個像樣的對手，像這樣殺了你，我也不光采！」

聶政却豪聲笑道：「呂去惡，器在人爲，聶政雖有一柄寶劍，尚不屑於對你這種傖夫使用，所以沒帶來，你想我會借你的劍嗎？就此一柄凡鐵，我也覺得太抬舉你了。」

呂去惡城府很深，微微一笑道：「你不肯接受我的好意也就算了，如果是私下切磋，我以寶劍克你，或許會惹人恥笑，但是現在爲了職責所關，殺你也就無所謂了！」

聶政不解道：「這話我倒要請教了，聶政爲齊民，你我風馬牛各不相關，何以非殺我不可呢？」

呂去惡哈哈大笑道：「這還不明顯嗎，你這種人材不是廟堂之器，也不是將帥之選，充其量祇能做個高明的刺客，能爲韓用，自然備受優遇，如不能爲韓所用，則韓侯的政敵很多，則必須防着你爲別國所用……」

聶政大笑道：「你把聶政看得太輕了，聶某如果有意炫技自售，早就投奔貴權之門了，何必還要隱於屠沽，耐守清貧，叫年長的姊姊市絹以贍生呢，你請不動我，別家諸侯又豈能請得動我，這未免過慮了！」

呂去惡笑道：「人的志節是很難說的，也許有一天你耐不了清寒，會爲富貴所動呢，反正我是有備而無患，今天殺了你，總比日後來防患你好得多！」

聶政夷然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你自己喪失了武人的人格，賣身於權貴之門，就以爲天下之士都跟你一樣的嗎？」

呂去惡不作置辯，慢慢進身發劍，劍勢十分平穩，然而却極具威力，劍身都振嘯作鳴！

聶政也不敢怠慢，懍然發劍迎架，施展胸中所學，跟他交手鬪將起來！

呂去惡不僅劍藝精深，武功高强，戰鬪經驗也非常豐富，出手必險，所攻都是要害之處，兇狠凌厲，但聶政則仗着過人的天賦，以及四年出亡時追隨隱士季高盡得其傳，益以這半年來，隱身屠沽，獨特的練習方法，操刀割肉時，每一刀下去都是有章法的，隱含搏擊之玄妙變化！也可以說是他在半年內從未間斷練習，而且比常人多出好幾倍的時間，進境自然不凡。

因此這兩個人各展所長，鬪來竟不分上下，身形起落，着着精采絕倫！

酣鬪數十回合後，在功力與火候上是呂去惡較深，在劍勢變化上，則聶政較優，但聶政有個吃虧的地方，就是他的兵器不如對方，在雙方實力相差無幾時，這個關鍵就影響很大了，聶政必須付出加倍的注意來防備劍身與對方的鋒刄大力碰撞，這就要使他的技藝打個折扣了！

呂去惡却越鬥越心驚，他出手雖然對聶政沒有輕估，但仍有必操勝算的把握，現在經過幾十回合的拚鬥後，他對這年輕人的天賦與造詣感到有點懍懼了，如再經過幾年的苦練，換了一枝寶劍，這年青人一定會超過他的，那時他如爲別國所用，

自己萬不是所敵，即使肯到韓侯處投效，地位也將凌駕自己之上，因此呂去惡的殺機更盛了，爲了任何一個原因，他必須殺死這年青人的。

於是他一變劍勢，由雄渾轉爲輕靈，由平實變爲刁鑽，要以殺手來置這年青人於死地，聶政則不變初衷，他沒有存殺死對方之心，劍下始終留給對方三分生機，爲自己留個退步，這種戰法倒是用對了，由於他不燥急求功，反而使對方詭譎的劍法受了牽掣，無法達到誘敵深入的目的！

酣鬥百餘回合後，呂去惡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凌空出劍，抽空直落，陰極狠極，逼得聶政橫劍相架。嗆然一聲激響，聶政的那柄凡鐵畢竟不如寶劍，攔腰被削爲兩截，但聶政已趁勢跳開了。

而且在就地一滾時，撈起先前那四名武士搏鬥時被他擊落地下的長劍，擺好姿態再度臨敵。呂去惡冷笑一聲道：「狂徒，我看你還有多少劍可用來招架的，而且你折了這一柄後再也別想有第三枝了。」

邊說邊進，用脚踏斷了地下的三柄兵刄，速一柄鋼刀都被他踏斷了，聶政却從容不懼，平靜地道：「你不必緊張，我再也不會上你的當，被你削斷兵器的！」

呂去惡再度撲身而上，正在這時，陰影中忽然走出幾個人影，一個極具威嚴的聲音道：「好了！你們都住手！」

說話的是一個中年人，衣着高貴素淨，滿臉正氣，氣度非凡，呂去惡見了那人後，臉色微變，急忙收劍恭身行了一個禮後道：「大夫！你怎麼會到寒舍來的？」

那邊的陳甫陡然也惶恐地說道：「嚴大夫，你怎麼來了？」

聶政不知道這中年人是什麼身份，但同來的人中有一個美麗的少女使他忘其所以，跑去握着她的手道：「小薇！你怎麼來了？咦！你帶着喪，莫非老師他……」

那少女正是他的師妹，他心目中的女神——季薇，她穿了一身素布的衣裙，頭上結着蔴，凄然地道：「聶大哥，父親在一個月前歸西了，是中酒而亡故的……」

聶政如遭雷擊，大聲叫道：「什麼？老師他……」

那中年貴人在旁道：「季老丈是嚴遂生平至友，此次嚴遂擺脫俗務，原期一訪故人，那知反而害了他老人家……」

聶政目中怒火直噴，厲吼道：「是你害死了老師！」

季薇連忙道：「聶大哥，這可怪不得嚴先生，是父親他老人家一高興，喝多了酒，才醉死了的，他已經那麼大的歲數了，能够有這麼痛快的一個歸宿……」

嚴遂有點黯然地道：「季老丈一生豪放，逞醉一笑而仙遊，倒也不負生平，但嚴遂對此實難辭其咎……」

聶政這才收回了憤恨的眼光，季薇道：「聶大哥！這位嚴遂先生字仲子是父親很器重的一個人，他是韓國的大夫。」

聶政冷冷地拱手道：「嚴大夫……」

季薇又忙道：「聶大哥，我知道你看不起做官的人，但嚴先生不同，父親對他十分推重，爹還請他照顧你呢。」

聶政道：「老師賞識的人定必不錯，但照顧却不必了。」

季薇道：「可是父親的喪事，却多虧嚴先生一手料理。」

聶政才又拱手道：「那倒是應該謝謝了，祇是爲什麼不通知我一聲呢，說什麼我也得爲他老人家盡點孝心的！」

嚴遂輕嘆道：「仲子與季老丈是忘年之交，爲他盡點心也是應該的，本來是應該通知壯士一聲，可是時屆酷暑，要通知壯士，往返最快也要七八天，季老丈的遺體可不能等這麼久才收殮的，所以仲子擅自作主收殮了，草草成服後，就伴同薇姑前來知會壯士，不想趕到府上就遇上了這件事，仲子忙又請貴友陪同趕來了。」

聶政道：「這件事可怪不得我……」

嚴遂神色一正道：「那當然，其中始末，仲子已經聽得一位姓費的公子說過了，是敝國的人太胡鬧了。」

說完神情莊肅地道：「陳甫！你還不快把聶大姑送出來，你仗着相府的勢力，橫行不法，居然鬧到齊國來了？」

陳甫遲遲未應，嚴遂憤然道：「陳甫！你好大的胆子，居然連我的話都不聽，別以爲你在俠累面前得寵，但你畢竟是個下人，我這大夫照樣可以治你的罪，還有，呂護衞，我知道你是個聞名的劍客，怎麼會帮着他胡鬧！」

呂去惡恭身道：「大夫見責極是，卑職不過是得知聶壯士英雄了得，想藉此拉攏他而已。」

嚴遂怒道：「胡說！聶壯士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豈會在這種手段下被你們籠絡，你要爲你的主子籠絡人才，也得認識一下對象……」

呂去惡聽他如此一說，也將臉沉下來道：「嚴大夫，雖然呂某的地位不如你尊崇，但有點不同，我是客卿的身份，拿的是韓相爺私人的俸祿，可不受你這大夫的節制。」

嚴遂被他這一頂，未免氣往上衝，正想嚴辭發作，聶政却道：「嚴先生，這裏既非韓邑，也不是朝政公事，聶政自己料理得了，無勞先生費心。」

呂去惡冷笑道：「嚴大夫，你聽見了，這姓聶的未必肯領你的情呢，我知道你想拉攏他爲你所用的，這個念頭未免打錯了主意，我以韓相的赫赫聲勢都打不動他呢，何況你這個大夫，你在韓城不得志，一味跟相爺過不去，連自己都難以保全，人家也不會傻得跟你去遭殃……」

嚴遂氣得混身亂顫，怒聲道：「住口，我雖是韓邑的大夫，却是天子所委，在我心目中，只有天子，連韓侯也是天子之臣，韓傀俠累又是什麼東西……」

呂去惡哈哈大笑道：「嚴大夫，虧你還是個讀書人，却連一點時勢都不明，周室自平王東遷之後，已經是名存實亡了，五霸之後，繼而七雄，所謂天子，祇是一個傀儡而已，何嘗有一點實權，你還存着尊王攘夷之心，怎麼能得君侯的器重呢？今日天下，誰有實權誰爲尊……」

嚴遂大聲叱喝道：「胡說，你無君無父，與禽獸何異？」

季薇上前道：「嚴先生，跟這種人能講道理嗎，你還是省省精神吧，讓我來跟他談，呂去惡，我限你立刻把聶大姊送出來，否則我腰下之劍，立取你的首級。」

（下期續完）



俠情中篇故事／高　皐·文　子　成·圖

戒鉢風雲　（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兆白正爲夏侯鳳儀爲感謝圖報，乃以朱草替他治好三陰絕脈，並傳他曠世武功，成爲夏侯鳳儀的衣鉢傳人。在夏侯鳳儀姊弟的主持下，完成下一代三對美滿良緣。不料在婚禮之日，正當夏侯世家張灯結彩，熱鬧紛紜之際，許配夏侯天驕的新人蘇采蓮突告失踪。使夏侯世家有如遭遇晴天霹靂的巨變，爲保存夏侯世家的聲譽，對於這一巨變乃秘而不宣，同時征騎四出，分頭找尋蘇采蓮的下落……到底能否找着蘇采蓮，請看下回文……

誤闖七貅堡　龔緣獲絕藝

其實使得丁兆白發呆的不是這些，他只是瞧到了兩座相連的新墳才感到詫異而已。

墳裏面自然是死人了，但莉山如此之大，何處不可以埋人，爲甚麼偏偏要埋在他家的故居之內？

另外一個發現，是安厝他父母屍體的地窖被人挖開，難道有人盜墓不成？

丁兆白錯愕半晌，終於拉着夏侯燕燕奔往地窖，及走下地窖一瞧，他竟然目瞪口呆，連眼淚都急得流了下來。

「怎麼辦？燕燕，我爹娘不見了！」

「什麼？師哥，會有這種事？」

「怎麼沒有，我爹娘不見了，這是眞的。」

的確是眞的，夏侯燕燕縱目四矚，連一根枯骨也尋找不到。

她忽然將目光定在一處，指着一塊牆壁道：「師哥：這兒新近被人挖過，你可知道裏面放的是甚麼？」

丁兆白道：「不知道，就我的記憶，這兒原有一個小洞，是放置油燈用的，那人爲什麼要挖它，我實在弄不明白。」

夏侯燕燕忽然啊了一聲道：「師哥……快，咱們上去瞧瞧墓碑。」

丁兆白道：「瞧墓碑？妳是說那兩座新墳的墓碑？」

夏侯燕燕道：「是的，我想，哎，咱們去瞧瞧就知道了。」

他們爬出地窖，奔向新墳，兩人向墓碑一瞧，竟不由自主的拜倒下去。

敢情碑上的姓名是丁虬夫婦，立碑人却是丁兆白。

這是一項意外，丁兆白無論如何想不到會有人替他改葬父母。

拜罷起身，夏侯燕燕道：「終於被我想到了，是蘇姐姐？」

丁兆白道：「我想是的。」

夏侯燕燕道：「她只比咱們早走一個晚上……」

丁兆白道：「但她却辦了如此多的事情。」

夏侯燕燕道：「她縱然已經離開此地，也必然去得不會太遠。」

丁兆白道：「妳說的不錯，咱們何不叫一叫試試？」

於是呼叫蘇姐姐之聲此起彼落，直叫得山鳴谷應，却連一點回音也沒有，如果蘇采蓮還未走遠，她是應該聽得到的。

她沒有聽到，却有人聽到了……

「你們鬼哭狼嚎作甚麼？是發瘋？還是找死？」

一顆大樹之後，走出一名瘦如竹竿的灰衣老者，走起路來晃悠悠的，但速度却十分驚人，他在喝問丁兆白夫婦，身形如電，同時向他們奔了過來。

丁兆白呆了一呆道：「誰鬼哭狼嚎了，咱們在找人。」

灰衣老者道：「哦，是找一個扛藥鋤的姑娘？」

丁兆白道：「不錯，她是在下的蘇姐姐，咱們正在找她。」

灰衣老者目光如電，向丁兆白夫婦瞥了一眼道：「你是誰？」

丁兆白道：「在下姓丁，前輩可知我蘇姐姐現在那兒？」

灰衣老者沒有說蘇采蓮現在那兒，却精神一振道：「你姓丁？地獄醫生丁虬必然就是你的父親了。」

丁兆白道：「不錯，前輩可是認識先父？」

灰衣老者哈哈一笑，說道：「認識，當然認識，幾十年的老朋友了，那能不認識。」

丁兆白道：「晚輩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敎前輩！」

灰衣老者道：「老夫趙東南。」

丁兆白道：「原來是趙前輩，久仰，久仰。」

趙東南回答道：「不必多禮，咱們走吧。」

丁兆白一怔道：「走？咱們要往那裏去？」

趙東南道：「你不是要找你的蘇姐姐麼？」

丁兆白道：「是的，前輩一定知道我蘇姐姐在那裏了。」

趙東南道：「自然知道，要不我爲甚麼要你跟我走？」

一直沒有說話的夏侯燕燕忽然輕咳一聲道：「咱們另有要事，還不能跟前輩走，只要前輩告訴蘇姐姐在那裏，咱們有空的時候會去找她的。」

趙東南道：「我告訴你們也沒有用，因爲錯過現在，姓蘇的姑娘可能又去了別處。」

他說的好像是實話，但夏侯燕燕却不這麼想。

「那也沒有關係，咱們現在找不到蘇姐姐，以後找到也是一樣。」

以後找到不一定會一樣，那時可能使蘇采蓮逃婚之事傳揚江湖。

因此，丁兆白口齒微動，想說出他的顧慮。

趙東南緊緊盯着丁兆白，希望他不同意夏侯燕燕的決定，只是丁兆白欲言又止，最後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

趙東南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道：「她是你的什麼人？」

丁兆白道：「她是晚輩的妻子。」

趙東南道：「妻子應該聽丈夫的了，你說是麼？」

丁兆白道：「這個……」

夏侯燕燕說道：「你說的不錯，妻子是應該聽丈夫的，只不過妻子也應該關心丈夫的，不能眼睜睜的讓他落入別人的陷阱。」

趙東南面色一變道：「妳竟敢侮蔑老夫！」

夏侯燕燕道：「這你不能怪我，人心難測，咱們又不認識你。」

趙東南向夏侯燕燕凝視半晌，忽然哈哈一笑道：「好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妳不該嫁給丁兆白的。」

夏侯燕燕冷冷道：「你以爲吃定了咱們，你的得意似乎太早了一點。」

趙東南道：「這麼說老夫還得費一番手脚了，你們一起上吧。」

夏侯燕燕道：「別太自信，你如果勝得了我，咱們夫妻再聯手不遲。」

她摘下刀劍，回顧丁兆白道：「站遠一點，師哥，讓我先向他領敎一下。」

丁兆白道：「好的，妳小心一點。」

趙東南向夏侯燕燕的刀劍一瞥，道：「妳是夏侯世家的？」

夏侯燕燕道：「害怕了？你現在退走還來得及，夏侯世家從來不做趕盡殺絕之事。」

趙東南面色一沉道：「刀劍雙絕名滿江湖，但老夫還沒有將夏侯世家放在心上，妳出招吧。」

他由腰間解下一柄緬鐵軟刀，右腕輕輕一挺，緬刀已伸得畢直，雙目烱烱，凝神的等待着。

夏侯燕燕不再說甚麼，她知道對此等之人說甚麼都是白費。

於是長劍輕輕一推，同時一刀揮了出去。

這一刀風雷俱動，凌厲無匹，所指之處，又是對方所必救，無論趙東南功力多高，他非得全力以赴不可！

他果然身形一個急轉，逃避那凌厲的一擊，同時口中一聲大吼，緬刀像閃電一般向夏侯燕燕的手腕劈去。

趙東南在江湖道上是一個頂尖的脚色，只要提起神刀趙東南，任何人都會顧忌三分。

可惜他碰到了夏侯燕燕，她不只是初生之犢不怕虎，還是夏侯世家年青一代成就最高的三人之一。

趙東南這一刀自然劈不到夏侯燕燕的手腕，他却能將夏侯燕燕那風雷俱動的一刀避讓過去。

只是他忘了一點，夏侯世家號稱「刀劍雙絕」。

對敵人疏忽，就是對自己作死亡的宣判，趙東南久闖江湖，不幸他却犯了這項不可原諒的錯誤。

右肩一陣劇痛，他的琵琶骨被長劍穿了過去，這還是夏侯燕燕宅心仁厚，手下留情，長劍一吐即收並未挑斷他的筋骨。

就這樣趙東南仍然痛澈心脾，連緬刀也把握不住了。

其實肌膚之痛他不會在乎，腦袋掉了只不過是碗大的疤，闖江湖就得有這份狠勁。

但心頭的沉痛他却承受不起，得來不易的一點虛名，就這麼斷送在一個年紀輕

輕的少婦手裏，他如何能够甘心！

「姓夏侯的，一劍之賜，老夫勢在必報，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拾起緬刀，晃身急退，眨眼之間，便已去得沒有了影兒。

丁兆白道：「糟了……」

夏侯燕燕道：「不要怕，師哥，他要報仇叫他來找我就是。」

丁兆白道：「我不是說這個。」

夏侯燕燕道：「那是什麼糟了？」

丁兆白道：「姓趙的知道蘇姐姐在那裏，咱們忘了問問他了。」

夏侯燕燕道：「他不一定知道，最多不過知道蘇姐姐的去向而已，何况他對咱們沒有存着好心，縱然知道蘇姐姐的去向，也不見得會告訴咱們。」

丁兆白點點頭道：「妳說的是，現在咱們去那裏？」

夏侯燕燕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咱們去七休堡。」

丁兆白道：「對，咱們去七休堡替爹娘報仇，走吧。」

夏侯燕燕問道：「到七休堡該向那邊走？」

丁兆白道：「我也不知道。」

夏侯燕燕道：「那麼咱們向武漢走，在路上問問，七休堡名氣很大，不怕問不出來。」

丁兆白道：「對，咱們走。」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趕到鍾祥，在打尖之時，夏侯燕燕向店小二道：「伙記！請問，到七休堡應該怎麼走法？」

店小二道：「七休堡？這地方小的倒是聽人說過，至於怎麼個走法小的就不知道了。」

問店小二白費，問着別人也是浪費口舌。

結果是七休堡人人皆知，但沒有一個能說出它究竟座落何處。

也許這些小地方，鄉下人，見識有限，待到達武漢，必然會問出一個結果。

他們打過尖繼續上路，出城不過兩里，一團黑影忽然由身後滾滾而來。

丁兆白呆得一呆，一記陰森森的冷哼已傳了過來。

「兩位要是如此問法，可能一生一世也找不到七休堡。」

丁兆白向說話的一瞧，原來是一個獐頭鼠目，身材瘦小的黑衣人。

「朋友，你必然知道七休堡的了，請問……」

「不錯，在下的確知道七休堡，不過在下只能帶你們去，却不能說。」

「哦，這是為了甚麼？」

「七休堡的規定，違者殺無赦！」

「可以帶去，但不能說，會有如此怪異的規定？」

「不相信？算在下多事，告辭。」

「喂，慢點，在下沒有說不相信。」

「嗯，那你是相信了？」

「在下似乎別無選擇。」

「那你就不能再問。」

「好，不問。」

「願意跟我走？」

「願意。」

「很好，不過還有一點，閣下必須說出你們為什麼要到七休堡去。」

「這個……」

「不願說。告辭。」

「慢點，朋友，難道這也是七休堡的規定？」

「不錯。」

這一下可難倒丁兆白了，現在八字不見撇，九字不見勾，連七休堡的邊都沒有摸到，豈能先暴露出自己的企圖？

夏侯燕燕哼了一聲道：「咱們夫婦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朋友怎樣稱呼。」

黑衣人道：「在下名不見經傳，你們叫我黑衣人就是。」

夏侯燕燕道：「黑朋友太客氣了，以朋友的身手而論，在七休堡的地位當不會太低。」

黑衣人道：「妳錯了，在下並非七休門下。」

夏侯燕燕道：「那你為甚麼願意帶咱們去七休堡？」

黑衣人道：「很簡單，為了做一筆交易。」

夏侯燕燕問道：「交易？」

黑衣人道：「不錯，我帶你們去七休堡，你們給我應得的報酬。」

夏侯燕燕道：「原來如此，你要多少報酬？」

黑衣人道：「這就要看是什麼事了，事有難易，報酬自然也要分為幾等，所以在下要知道你們為甚麼要去七休堡。」

夏侯燕燕道：「不管咱們為甚麼要去七休堡，在你來說並沒有什麼兩樣。」

黑衣人道：「不一樣，雖然我只是帶路，但在精神與道義上的壓力，由於你們目的不同，就會有很大的差別。」

夏侯燕燕道：「如果咱們是去訪友的呢？」

黑衣人道：「百兩紋銀！」

夏侯燕燕道：「要去殺人呢？」

黑衣人道：「千兩紋銀。」

夏侯燕燕道：「咱們出門在外，那裏會帶如此多的銀子？」

黑衣人道：「這不要緊，只要妳寫下一張一千二百兩的欠條，在下跑一趟樊城就是。」

夏侯燕燕道：「怎麼又變作一千二百兩了？」

黑衣人道：「妳總不能叫我餓着肚子跑一趟樊城吧？」

夏侯燕燕道：「其實咱們只是慕名訪友而已，給你百兩銀票，你就勿須跑一趟樊城了。」

黑衣人道：「你們當眞只是訪友？」

夏侯燕燕道：「七休堡名震江湖，咱們夫婦還能對他們怎樣？」

黑衣人道：「好吧，我相信你們一次，拿來。」

夏侯燕燕取出一張百兩銀票交給黑衣人，道：「朋友，你好像對咱們摸得很清楚？」

黑衣人道：「這算不了甚麼，只不過是在下職業上的本能而已。」

夏侯燕燕問道：「你的職業是替人帶路？」

黑衣人道：「不，我的職業是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

夏侯燕燕道：「朋友的口氣好像不小，你可知道我蘇姊姊現在那裏？」

黑衣人道：「當然知道，不過這是另一項交易，現在我不能說。」

夏侯燕燕道：「到時如何找你？」

黑衣人道：「在下會來找你們的，咱們走吧。」

由鍾祥往東北經長壽店至大洪山，黑衣人將丁兆白夫婦帶上一座山頭，遙遙指着一個山谷道：「那是七休谷，七休堡就在裏面，在下的任務到此為止，告辭。」

待黑衣人物離去之後，丁兆白瞧了一眼天色道：「燕燕：日色已將含山，咱們是現在去？還是等到明早？」

夏侯燕燕道：「咱們先吃點乾糧再去，待趕到七休堡天色必已入夜……」

丁兆白道：「晚上諸多不便，何不待天明再去？」

夏侯燕燕道：「夜間雖有不便，却易於掩蔽行藏，咱們悄悄摸進去，給他們一個出其不意。」

丁兆白道：「好吧。」

他們就山泉吃過乾糧，再將包裹拾奪好了便聯袂上路，直待初更時分，才到達那個谷口。

此時月掛東山，視綫頗為清晰，丁兆白縱目向谷口一瞥，不由面色一變道：「糟了，燕燕，咱們可能弄錯了。」

夏侯燕燕道：「該死的黑衣人，他將七鍬當做七休了，不過既已來到此地，總得進去瞧瞧，說不定七鍬就是七休呢。」

原來谷口一側，鑿着三個斗大的紅字「七鍬谷」。下面還有四個字的警語「擅入者死」。

由谷口向裏面一瞧，只見叢莽密菁，陰森森的不見天日，丁兆白只瞧了一眼，就連續打了兩個寒噤。

「燕燕：這裏面好怕人，咱們還是明天來吧。」

「不要怕，師哥，我走前面，你小心一點跟着就是。」

「好……好吧。」

夏侯燕燕右手執劍，左手握着三粒菩提珠，足尖輕輕一點，便向谷口撲去。

一條蜿蜒白石道路向谷內延伸，兩旁巨樹翳天，黑忽忽的幾乎伸手難見五指。

夏侯燕燕因丁兆白胆小，所以叫他跟在身後，此時他却一步竄到她的身旁，道：「燕燕，這地方……」

夏侯燕燕道：「怎麼啦？師哥，你的胆量為甚麼會如此之小？」

丁兆白道：「誰知道，我很害怕。」

夏侯燕燕一嘆道：「師哥：行道江湖，就難免碰到危險，要是沒有刀尖上舐血的勇氣，怎麼能行走江湖？」

丁兆白道：「我知道，可是……我身不由主……」

夏侯燕燕眉峯一皺，只好作一聲無言的嘆息。

丁兆白是她的丈夫，是她終身的寄托，但她付托終身的丈夫却胆小如鼠，他怎能不大為失望！

不過，論人品，丁兆白瀟洒倜儻，俊雅逸俗，至於武功及醫道的成就，在年青一代之中可以說鳳毛麟角，十分少見。

人非聖賢，熟能無過，聖人也不見得毫無缺失，所以丁兆白雖是胆小如鼠，夏侯燕燕依然全心全意的愛着他。

於是她柔聲地安慰道：「師哥，不要怕，憑咱們夏侯世家的武功，天下都可去得。」

丁兆白道：「是的，燕燕，我感覺好多了。」

夏侯燕燕問道：「你那筒九孔黃蜂針呢？」

丁兆白道：「還給蘇姊姊了。」

夏侯燕燕道：「那不要緊，咱們的菩提珠也是武林一絕，必要時咱們可以用暗器招呼。」

丁兆白道：「這個我懂。」

他們曲曲折折的隨着道路前進，走了頓飯之久，還沒有走出那片密林。

此時丁兆白忽然脚下一窒，顫聲道：「燕燕，那是甚麼？」

那是四條慘綠光芒，正以極快的速度向他們奔來。

夏侯燕燕道：「不管是什麼，咱們賞它四顆菩提珠，我打左邊的兩個，你打右邊的兩個，快。」

隨着這聲快字，四顆菩提珠已同時發出，左邊的兩點綠芒應手而滅，右邊的只是慘嚎一聲，仍加速向他們衝來。

丁兆白的菩提珠失了準頭，他却大吃一驚道：「燕燕：牠衝過來了！」

夏侯燕燕點足彈身，迎着綠芒一劍揮出，又是半聲慘嗥，牠終於倏然而逝。

丁兆白長長一吁道：「燕燕，牠是甚麼？」

夏侯燕燕道：「狗。」

丁兆白道：「狗？難道牠會有如此利害？」

夏侯燕燕答道：「咱們雖是瞧不見牠，由嗥聲判斷，可能是一種經過訓練的猛犬。」

丁兆白道：「牠不聲不响的衝來，這種猛犬好生可怕！」

夏侯燕燕道：「我看沒有什麼好怕的，只要沉着一點，再多幾個咱們也能够應付。」

適才丁兆白暗器失準，夏侯燕燕並沒有絲毫抱怨，此時也只是叫他沉着一點，仍無半分責難之意。

只是在丁兆白的感受上，這是懦夫，是恥辱。

所謂知恥近乎勇，他雖是胆小如鼠，羞恥却為他帶來了勇氣與決心。

他們再度併肩急馳，約莫盞茶時分，終於見到了月色。

眼前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還有奇花異卉，小橋流水，佈局雖然沒有什麼別緻，但在這窮山惡谷之間已經是難得的了。

只不過那綠油油的草地上，却擺下一個驚人的陣勢，夏侯燕燕胆量極大，仍然瞧得神色一呆。

一名鳩面鶴髮，身着黑袍的老婦，坐在一頂軟轎之上，轎旁是兩名中年青衣婦人，轎前立着八名手握皮鞭的彪形大漢。

這般男女也許都是武林異人，但無論他們的功力如何高深，還不致使得夏侯燕燕一眼瞧出就神色一呆。

敢情除了這般男女，還有一個龐大的狗陣。

猛犬逾百，每一隻都是白牙森森，壯如小牛。

這是異種獒犬，如若經過良好訓練，不亞於百多名武林高人。

夏侯燕燕收回目光，對丁兆白苦澀的一笑道：「師哥：那黑衣人坑了咱們了，七休堡那會是這般景象？」

丁兆白道：「是的，但事到如今，只希望他們能够接受咱們的解釋。」

於是，他們緩緩前進，直到狗陣丈外之處，才一起立定脚步。

丁兆白此時已面色發青，雖在强行支持，雙手仍忍不住在輕輕的顫抖。

夏侯燕燕悄悄道：「沉着一點，師哥，這點陣仗算不了什麼，咱們不能砸了夏侯世家的招牌。」

丁兆白面帶愧色的道：「妳放心，我不會給夏侯世家丟人的。」

夏侯燕燕點點頭，然後雙拳一抱，向軟轎上的黑衣老婦道：「晚輩丁兆白夏侯燕燕見過前輩。」

黑衣老婦冷冷道：「你們是做甚麼來的？」

夏侯燕燕道：「愚夫婦跟七休堡有過節，經人指點才誤闖貴谷。」

黑衣老婦道：「你跟咱們有過節？」

夏侯燕燕道：「晚輩說的是七休堡，不是貴谷。」

黑衣老婦答道：「那你們是找錯地方了？」

夏侯燕燕道：「事出無心，還望前輩鑒諒。」

黑衣老婦道：「你們識字麼？」

夏侯燕燕道：「識。」

黑衣老婦道：「那你們必然瞧到谷口的字了，是麼？」

夏侯燕燕道：「谷口的字？不，由於天色已晚，咱們沒有瞧到。」

黑衣老婦冷哼一聲道：「好一個狡詐的女娃兒，妳竟敢對老身當面撒謊！」

夏侯燕燕道：「前輩寃枉人了，晚輩的確沒有瞧到。」

黑衣老婦哼了一聲，目光一轉，瞅着丁兆白道：「你叫丁兆白？」

丁兆白道：「是的。」

黑衣老婦道：「你是這女娃兒的丈夫嗎？」

丁兆白道：「是的。」

黑衣老婦道：「女娃兒多半喜歡撒謊，男子漢大丈夫多半比較誠實，你說。」

丁兆白道：「說甚麼？前輩。」

黑衣老婦道：「自然是谷口的字，月色如此清朗，你們一定瞧得明明白白。」

丁兆白道：「晚輩有點不解，前輩爲甚麼一定要咱們承認瞧到谷口的字跡？」

黑衣老婦道：「這是本谷的規定，谷口立字示警，不許外人擅入，但對因故瞧不到的不能不網開一面，所以老身要問個明白。」

丁兆白道：「原來如此，可惜晚輩沒有瞧到，否則……」

黑衣老婦道：「否則怎樣？」

丁兆白道：「晚輩對文字喜愛敲推，如果見到了谷口的警語，也許能給前輩一點建議。」

黑衣老婦道：「一派胡言。」

黑衣老婦身旁的一名中年婦人道：「谷主：這兩人年歲雖輕，可全都狡猾得很，要不要給他們一點教訓？」

黑衣老婦道：「不要緊，謔而不傷其雅，我倒覺得他們十分可愛。」

中年婦人道：「谷主之意……」

黑衣老婦長長一嘆道：「七絿谷除幾個老婆子，臭男人，還有甚麼？唉……」

中年婦人道：「谷主是想留下他們了，可是……」

黑衣老婦擺擺手道：「我知道，咱們不妨用七絿陣跟他們打一個賭。」

中年婦人道：「賭？谷主是說……」

黑衣老婦道：「他們如果破得了七絿陣，就讓他們自由離去，否則就要留在這裏。」

中年婦人道：「好主意。」

黑衣老婦道：「不過妳得看着一點，不能讓七絿傷了他們。」

中年婦人道：「婢子遵命。」

她忽然撮口發出一種嘯聲，百多隻猛犬立即排成八行，由八名握皮鞭的大漢帶着離開，草坪之上只留着七隻異常龐大的獒犬。

此時她走到丁兆白夫婦的身前，道：「咱們適才說的你們都聽到了？」

夏侯燕燕道：「聽到了，但咱們聽不明白。」

中年婦人道：「谷主要以七絿陣跟你們賭上一賭，破得了陣去留聽便，否則你們就要留在本谷。」

夏侯燕燕問道：「如果咱們不願意賭呢？」

中年婦人道：「這可由你們不得。」

她再度發出一聲短嘯，七隻獒犬忽然分踞七方，將丁兆白夫婦圍了起來。

夏侯燕燕估不到獒犬行動如飛，只不過刹那之間，就已完成包圍的陣勢。

於是扭頭對丁兆白道：「師哥，看來不賭是不行了。」

丁兆白道：「賭是可以，如果咱們傷了牠們，豈不又是一項麻煩！」

夏侯燕燕道：「說的是，喂，前輩，妳可知道咱們是誰？」

中年婦人道：「你們不是丁兆白夏侯燕燕麼？」

夏侯燕燕道：「不錯，夏侯世家名滿武林，前輩應該有過耳聞。」

中年婦人搖搖頭道：「不知道。」

夏侯燕燕一怔道：「這就怪了，難道貴谷之人從不行走江湖？」

中年婦人道：「誰說的？三十年前咱們就走過江湖了，那個時候你們還沒有出生呢。」

夏侯燕燕道：「這就難怪了，前輩三十年沒有行走江湖，自然不知道夏侯世家了。」

中年婦人道：「妳說這個做甚麼？」

夏侯燕燕道：「我是要告訴前輩，夏侯世家號稱刀劍雙絕，暗器菩提珠舉世無雙，咱們如若傷了貴谷的獒犬，豈不是一項罪過！」

中年婦人一怔道：「妳自信傷得了咱們的七絿？」

夏侯燕燕道：「這就難說了，但刀劍無眼，咱們不得不把話說在前頭。」

黑衣老婦道：「孟藍……」

中年婦人道：「婢子在。」

敢情這名中年婦人名叫孟藍，另一名叫孟菁，是黑衣老婦的左右雙婢。

黑衣老婦向夏侯燕燕打量一眼道：「老身知道夏侯世家，七絿只怕困你們不住，這樣吧，由老身接你們幾招，咱們的賭注不變。」

夏侯燕燕道：「前輩，咱們一定要賭嗎？」

黑衣老婦道：「數十年來，擅闖本谷之人，沒有一個留得命在，老身已經法外施仁了，你們不要不知道好歹！」

夏侯燕燕道：「前輩既然執意如此，晚輩只好遵命了。」

黑衣老婦由軟轎之內取出兩枝鬼頭枴杖，輕輕一點地面，身形便像弩箭一般向丁兆白夫婦射來。

當她臨空飛撲之際，丁兆白夫婦同時神色一楞，原來這名黑衣老婦，竟是一個雙脚皆無之人。

但她那一撲之勢，有如天河倒瀉那麼驚人，鬼頭枝當頭下擊，帶起的壓力竟像山嶽一般的沉重。

丁兆白夫婦不敢硬接，身形一幌，急退五尺，仍被黑衣老婦撲擊所帶起的勁風震撼得再退一步。

夏侯燕燕面色一變，她知道黑衣老婦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十分少見，縱然是夏侯世家的第一高手夏侯鳳儀親臨，也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只不過她雙脚皆無，如若在地上搏鬥，必須以一枝鬼頭枝支持她的身體，剩下一枝鬼頭枝就容易對付了。

於是，她向丁兆白招呼一聲道：「師哥，上……」

四般兵刄，前後夾擊，刀鋒劍芒又全是一般的凌厲，黑衣老婦果然被迫得敗下陣來。

但她一退之後，身形立即拔入空中，然後以泰山壓卵之勢向他們臨空撲擊。

丁兆白夫婦再逃，待她身形着地之時又聯手夾攻，就這麼一來一往纏鬥了將近一個時辰。

這成了均勢，成了勝負難分的不了之局，如果雙方都無力打破均勢，就只得以和局作罷了。

當最後一次丁兆白夫婦聯手進攻之際，忽然發生了他們意想不到的變化。

敢情黑衣老婦這次在身形着地比以往快了幾分，她就利用這點時間，得以枝頭點地，縱身再起，雙枝揮舉，正好迎上了丁兆白夫婦的四般兵刄。

在一陣金鐵交鳴聲中，丁兆白夫婦的兵刄全被砸飛，鬼頭枝帶來的暗勁將他們震得翻滾出去。

夏侯燕燕在翻滾時仍撒出了一把菩提珠，可惜這把菩提珠只有一粒打穿了黑衣老婦的衣袖，夏侯世家的獨門暗器並沒有發揮它應有的威力。

黑衣老婦回到軟轎之上，以嘉許的口吻道：「刀劍雙絕果然名不虛傳，可是，娃兒，你們輸了！」

夏侯燕燕道：「是的，咱們輸了，但，如果我丈夫能够配合我撒出菩提珠，輸的只怕就不是咱們了。」

黑衣老婦道：「對，你丈夫的功力不弱於妳，只是應變的能力差了一點。」

夏侯燕燕道：「過去的不必提了，請問前輩要留咱們多久？」

黑衣老婦道：「在老身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辰。」

夏侯燕燕道：「不行，咱們還有要事待辦，怎能一輩子在此地陪妳？」

黑衣老婦道：「老身風燭殘年，來日無多，充其量不過十年八年而已。」

夏侯燕燕道：「還是不行，咱們怎能等待十年八年？」

黑衣老婦沉思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道：「三年，妳看怎樣。」

黑衣老婦是勝利者，她應該具有支配失敗者的權力，但她却低聲下氣的忍讓着，還不斷的跟夏侯燕燕討價還價。

當夏侯燕燕仍然遲疑之時，她又以關切的口吻道：「你們有什麼緊要之事，妳說說看，也許我能够助妳一臂之力。」

夏侯燕燕櫻唇一噘道：「你們三十年沒有行走江湖，甚麼都不懂，我說了也是白說。」

黑衣老婦說道：「老身與孟藍孟菁的確三十年沒有行走江湖，但孟優他們却時常在江湖上行走，所以任何事都瞞不過老身。」

夏侯燕燕道：「我公婆被人所害，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這個仇咱們是不能不報！」

黑衣老婦問道：「是七休堡堡主令狐磊？」

夏侯燕燕道：「不錯。」

黑衣老婦道：「好，老身派孟優他們掃蕩七休堡，並將令狐磊的頭顱帶來。」

夏侯燕燕道：「還有，咱們要尋找蘇姊姊？」

黑衣老婦道：「蘇姊姊是誰？」

夏侯燕燕道：「她是我的大嫂，在跟我哥哥拜完天地之後就忽然失踪，爲了夏侯世家的榮譽，咱們非找到她不可。」

黑衣老婦道：「這就難了，一個素不相識之人如何找法？」

丁兆白道：「其實並不困難，蘇姊姊身着青衣，帶着一柄藥鋤，年方二十三歲，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姑娘，只要照着這些去找，不認識也可以找到的。」

黑衣老婦道：「這樣吧，七休堡的事老身負責替你們解決，找蘇姑娘咱們就只能盡力而爲了，你看可好？」

丁兆白向夏侯燕燕瞧了一眼，見她並無反對之意，於是點點頭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黑衣老婦似乎大喜過望，立即吩咐孟藍爲丁兆白夫婦準備住處及飲食，並命令孟優，孟特，孟元，孟項等四人帶着七絿去毀滅七休堡，帶回令狐磊的人頭。

再派孟和尋找蘇采蓮，必要時可以花點銀子請人相助。

丁兆白夫婦的住處是一棟小巧的樓房，陳設的精美，不亞於一個素封之家。

待孟藍取來食物，丁兆白夫婦却瞅着它發起呆來。

他們發呆的原因並非食物不够豐富，是菜餚的做法前所未見而已。

孟藍微微一笑道：「丁公子這酥茶要趁

熱喝，冷了就不好喝了。」

丁兆白問道：「請問，這菜餚的做法是……」

孟藍道：「這些全是西藏的名菜，只有貴族才能享用。」

夏侯燕燕說道：「原來大娘是來自西藏。」

孟藍道：「不，咱們來自大凉山，西藏只是小住數年而巳。」

夏侯燕燕啊了一聲道：「大凉山區，是三國時代孟獲的後人，你們漢人稱咱們爲玀玀族，其實咱們早巳漢化，在生活習慣上跟你們巳經沒有什麼分別了。」

夏侯燕燕道：「原來如此，只是這食物……」

孟藍道：「咱們谷主的師父是密宗高手，在居住西藏的時候，咱們就習慣於西藏的食物了。」

丁兆白道：「大娘，谷主也是姓孟的麼？」

孟藍道：「是的，谷主也姓孟，而且是老黑骨頭的獨生愛女，但在一次家族慘變中老黑骨頭被害，她的雙腿也……」

孟藍是一個忠僕，提到往事，他咽哽着說不下去了，丁兆白急亂以他語道：「大娘，甚麼叫老黑骨頭？」

孟藍道：「咱們族人多依姓氏聚族而居，老黑骨頭就是族長，也可以說是孟氏的家長，在本族之中具有極高的權力。」

丁兆白道：「原來如此。」

孟藍道：「谷主自從報過父仇之後，就帶着咱們雙婢八僕及一對獒犬來到中原，後來就是定居在此地，算來已有三十年了。」

話音一頓，接着微微一笑道：「咱們越扯越遠了。快喝吧，酥茶冷了就有腥味，你們會不習慣的。」

這是異鄉風味，但異鄉風味並不怎樣難吃，他們原巳感到飢餓，這一頓晚餐自然更吃得津津有味了。

此後谷主孟一娘天天召見他們，一起吃喝，一起玩樂，相處得像家人一般的融洽。

在一天晚餐之後，孟藍忽然微微一笑道：「丁公子，我有一個提議，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丁兆白道：「大娘請說。」

孟藍道：「人之相與，全在一個緣字，咱們谷主無兒無女，公子也父母雙亡，你們如能結爲母子，彼此精神上都有了寄託，那該多好？」

丁兆白道：「這個……」

夏侯燕燕道：「大娘，谷主她會願意麼？」

孟藍道：「只要丁公子願意，谷主方面包在我的身上。」

夏侯燕燕道：「那就有勞大娘了。」

孟藍說道：「這麼說來丁公子是願意啦？」

夏侯燕燕道：「我替拙夫作主，咱們願意了。」

孟藍大喜道：「好，兩位請稍待，我去去就來。」

待孟藍離開之後，丁兆白眉峯一皺道：「燕燕，妳不該答允的。」

夏侯燕燕道：「爲甚麼？」

丁兆白道：「咱們現在只有三年之約，如若結爲母子，只怕終身不能離開此地了。」

夏侯燕燕道：「我認爲不然，你們結爲母子之後，不必等待三年，隨時都可離開，最多不過每年來此小住，探望她老人家而巳。」

丁兆白道：「但願妳說的對。」

他們交談之際，孟藍巳與冲冲奔來道：「丁公子：谷主有請。」

他們到達廳堂，谷主孟一娘正坐在一張自製的輕便輪椅之上，見到了丁兆白夫婦，她忽然面色一整道：「孩子，聽說你願意拜在老身的膝下。」

夏侯燕燕立即拉着丁兆白拜了下去道：「娘，孩兒願意。」

孟一娘連聲道：「好，好，快起來，孩子。」

於是雙婢八僕也過來參見少谷主，少夫人，這個鮮爲人知的七糾谷，立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熱潮與喜氣！

此後，孟一娘將密宗獨門絕藝「大手印」傳給了丁兆白夫婦，使他們身兼兩家之長，成爲當代武林的一對奇葩。

祇不過「大手印」並不是一蹴可就的，必須先練好密宗內功，待內力達到了十二層樓，才可以練習大手印。

所以大手印可以說是一種十分高深的內功，也可以稱它爲一種獨門掌法。

密宗門下練習此項功力者頗多，但獲得眞傳者則不多見。

譬如江湖上使刀的多如過江之鯽，眞正能以刀法揚名立萬的却爲數不多。

孟一娘所習是大手印的正宗眞傳，丁兆白夫婦自然很幸運的獲得此項絕藝了。

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爲了學習密宗絕藝，丁兆白夫婦不得不在七糾谷留連下去。

× × ×

城口是四川東北角上的一個山城，此地峯巒重重，溝壑處處，交通閉塞巳極，它雖然是一個縣城，但人民生活却貧困得很。

巴山小館是城裏惟一像點樣子的酒館，此時正當午餐時分，六張食桌也不過半數坐了客人。

不過任何一個城鎭，都會有些特殊人物「地頭蛇」，城口自然也難例外。

巴山小館的一張食桌之上，就坐着這麼幾位特殊人物，他們正在張牙舞爪，口沫橫飛的談笑着。

面向大門的漢子忽然目光一亮，道：「好美麗的姑娘，快瞧！」

其餘三人呆了一呆，也一起扭頭向大門瞧去。

這位姑娘輪廓的秀美，的確當得塵寰罕見，在這等貧瘠的山區，幾曾見過如此美麗的人兒。

因此這四名特殊人物傻了眼，一個勁兒的瞧着人家，好像靈魂都被她們勾去似的。

可惜人家姑娘並不瞧他們一眼，逕自選了一張食桌坐下，解下包裹，放下藥鋤，向店小二要菜飯，獨個兒吃了起來。

此時這般特殊人物之中，忽然有人嘆息一聲道：「咱們算是白活了半輩子，直

到今天才算開了一次眼界。」

「別洩氣，老大，今天見到也不會太遲的。」

「哦，你是說……」

「咱們兄弟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天下的事沒有咱們兄弟辦不到的，問題是你想不想。」

「願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只要讓我摸摸她，叫我死一百次我也願意。」

「好，老大，這件事情交給小弟來辦吧。」

「老三，你可得當心一點，這位姑娘面如寒鐵，目蘊殺機，可能不大容易招惹的。」

「老大太小心了，咱們兄弟拳頭上站得人 胳膊上跑得馬，甚麼人物沒有見過，對 這麼一個小姑娘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這位老三是一個大塊頭，生得人高馬大，長像的確有點唬人。

他來到姑娘的桌前，右脚一抬，踏上一張長櫈，口中嘿嘿地一笑道：「姑娘：在下老三，奉大哥之命，想請芳駕過去聊聊。」

「狗賊找死！」

一聲嬌叱之後，是一陣扣人心弦的哀嚎，許老三在哀嚎中倒了下去。

他的雙目之中插着一雙竹筷，他焉能不痛得放聲哀嚎！

剩下的三名地頭蛇面色一變，同時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賤人好大的胆量，竟敢傷了咱們的老三？」

地頭蛇的老大勃然震怒，這位姑娘却像沒事之人一般，她掏出一塊碎銀丢在桌上，揹着包裹，提着藥鋤，緩緩向大門走去。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賤人妳給老子把命留下。」

一聲虎吼，三條人影由身後撲來，帶着勁風的長刀，亮晶晶的手叉子，一起向她要害之處招呼。

她忽然一個旋身，藥鋤閃電一般的遞出，接着噗噗噗三聲脆响，三條屍體一聲未响的仆倒下去。

她再掏出一張銀票丢給那店伙說道：「勞你的神，伙記，這兒的事請你料理一下。」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放開脚步逕向西南奔去。

幾天之後，她到達宣漢，此地也是一個縣城，但地處縱貫大道，就比城口繁榮多了。

她踏進了城門，走向街市，在那美麗的面頰之上，似乎帶着幾分落寞，幾分倦意。

進城沒有多遠，迎面碰到十幾名彪形大漢，其中一人忽然噫了一聲，横身一躍，攔住她的去路。

「姑娘：請教……」

「哦，咱們素昧平生，有甚麼好請教的？」

「一回生，二回熟，姑娘這麼說就太見外了。」

「好，有什麼事？你說吧。」

「姑娘的芳名是……」

「蘇采蓮。」

「妳在城口殺了四個人。」

「不錯。」

「爲甚麼？」

「本姑娘處世的信條是犯我者死，連閣下也不例外。」

「好狂的姑娘，妳知道咱們是誰？」

「閣下必然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了，說說看。」

「可以這麼說，川東五霸姑娘應該有過耳聞。」

「巴氏兄弟？久仰！閣下是老幾？」

「在下沙文景，是巴三大爺的寄名弟子，姑娘在城口所殺的人也是巴大爺的屬下，因此……」

「因此你們要報仇？」

「事關巴大爺的聲譽，不得不請姑娘受點委屈。」

「很好，你們划下道來就是。」

「姑娘還想反抗？」

「不，我是說犯我者死！」

「姑娘既是執迷不悟，咱們只好得罪了，上。」

晚霞是很美麗的，祇不過它太紅了一點。

如若晚霞之下散落着一些屍體，飄洒着斑斑血跡，它那耀眼的紅光，就變作恐怖的色彩了。

不幸得很，宣漢縣城的東街，正是這般景象。

這些自然是蘇采蓮的傑作了，在「犯我者死」的信條之下，她展開了殘酷的屠殺。

藥鋤橫掃直擊，帶起扣人心弦的噗噗之聲，只不過片刻之門，十幾名彪形大漢巳無一倖存。

她由死者身上揩乾了藥鋤上的血跡，再從容不迫的穿城而過，她那冷酷的粉頰之上，平靜得像一泓死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蘇采蓮來說，這般人是活該，是罪有應得。

不過，川東五霸，決不是什麼信男善女，除非他們不再闖蕩江湖，這段樑子他們就非得討回來不可。

所謂强龍不壓地頭蛇，蘇采蓮殺了川東五霸的屬下，今後她將處處危機，只怕要弄得寸步難行！

這天晌午時分，她到達營山以東的小橋塲，她原想只在此地打個尖，傍晚之時就可以趕到營山縣城。

但她一脚踏入鎭口，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呆。

小橋塲是緊靠官道的一個大鎭，按常情來說，商業應該頗爲繁榮才對。

然而，她所瞧到的只是一個死鎭，家家關門閉戶，一眼望去，竟瞧不到半個行人。

但兩側屋簷之下，却立着數以百計的勁裝大漢，他們目光灼灼的瞪着蘇采蓮，使這死寂的鎭集，籠罩着驚人的殺機。

這是一個陷阱，也是一個極端驚人的陣勢，只要她繼續前進，小橋塲也許就是她葬身的所在。

她只是剛剛踏進鎭口，就此撤退還來得及。

撤退不一定就能擺脫危機，最起碼總

比被人困住好得多了。

但，她只是呆了一呆，粉頰上的神色還是那麼冷酷。

她的雙脚依然在邁動着，對那般虎視眈眈的敵人，她好像沒有瞧到似的。

忽視生死，不畏强梁，除非生具大勇之人是不易辦到的。

但蘇采蓮却辦到了，而且她還是一個女人。

她這份豪勇，使得眼前的敵人大爲驚愕，他們不明白她何以不畏兇險，甚至懷疑她有什麼仗恃。

此時街道之上靜如死城，空氣之間凝聚着一股濃厚的殺機。

忽然有人一聲虎吼，「殺」，立時人影翻飛，刀劍驟發，無數兵刄向着蘇采蓮一起攻到。

蘇采蓮冷哼一聲，嬌軀一晃，青衣鼓風，藥鋤以亂點鴛鴦之勢，在旋身飛騰中閃電般的擊出。

噗噗之聲不絕於耳，敵人像死狗一樣仆倒下去，只不過刹那之間，小橋塲巳變作人間地獄。

這是敵人第一波的攻勢，蘇采蓮先聲奪人，沒有讓一個活着回去。

不過這只是攻擊的序幕，蘇采蓮的小勝，對整個戰局影响不大，敵人仍有强大的後繼能力。

可是這却是一個機會，是蘇采蓮顯示實力，展開談判的機會。

她功力够高，但三拳難敵四手，如果長久纏門下去，她必然會筋疲力盡。

於是，她把握這稍縱即逝的機會，冷冷道：「聽說巴氏兄弟還算一號人物，想不到竟然如此窩囊！」

這是激將法，激將法只要用得恰當，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巴氏兄弟獨霸川東，名噪武林，蘇采蓮當着他們的部屬說他們窩囊，他們怎麼還能藏頭露尾？

在一聲怒叱之後，同時走出五名勁裝大漢，他們就是巴氏兄弟，名揚川東的一方霸主。

巴氏兄弟全是中等身材，每一個都抱着一柄九環大刀，站在中間的是老大巴天仁，年齡約莫五旬上下。

他向蘇采蓮打量一眼，嘿了一聲道：「人美，功力高，更難得的是胆量如此之大，如非幾十名弟兄的血債，我幾乎想饒了妳。」

蘇采蓮撇撇嘴道：「別往臉上貼金，這點陣仗本姑娘還沒有放在眼裏。」

巴天仁道：「那妳是……」

蘇采蓮道：「我只是替你們得來不易的名頭可惜，所以才對你們指點一二。」

巴天仁哈哈一笑道：「姑娘！妳不嫌太狂了一點？」

蘇采蓮哼了一聲道：「狂？如果你有姊妹，如果你的姊妹被人侮辱，請問你該怎樣？」

巴天仁面色一變道：「有這等事？」

蘇采蓮冷冷道：「紙包不住火的，有沒有這種事到城口一問便知。」

巴天仁沉吟半晌，忽然叱喝一聲道：「撤。」

巴家老三巴天禮道：「大哥！咱們不能聽她片面之詞。」

巴天仁道：「你錯了，老三，對一個姑娘來說，這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我相信她的話，咱們走。」

「走？嘿嘿，只怕沒有這麼便宜！」一綫銀光急如閃電，語音未落，他巳與蘇采蓮併肩而立。

巴天仁一呆道：「你是誰？」

來人雙眼一翻，向他投下輕蔑的一瞥道：「夏侯天驕。」

巴天仁心頭一懍道：「刀劍雙絕夏侯公子？」

夏侯天驕道：「不錯，正是在下。」

巴天仁道：「咱們與這位姑娘只是一點誤會，雙方話巳說明，夏侯公子就勿須過問了。」

夏侯天驕叱了一聲道：「我說過，沒有這麼便宜。」

巴天禮怒哼道：「姓夏侯的，你管閒事管到咱們兄弟的頭上來了，咱們並不怕你。」

夏侯天驕撤下刀劍道：「好，你們一起上吧。」

巴天仁道：「慢一點，夏侯公子，殺人不過頭點地，咱們縱有不是，巳付出幾十條生命的代價，這位姑娘也不願再追究了，夏侯公子何必管這項閒事！」

夏侯天驕哈哈一陣狂笑道：「管閒事？你知道她是誰？」

巴天仁道：「不知道，在下只聽說她姓蘇。」

夏侯天驕道：「不錯，她姓蘇，本公子娶的妻子也姓蘇，你說這是不是管閒事呢？」

巴天仁一震道：「這是愚兄弟有眼無珠，還望公子高抬貴手。」

蘇采蓮道：「算了，希望你們今後收斂一點，對部屬不要太過放縱，否則川東五霸總有一天會身敗名裂的。」

巴天仁抱拳一揖道：「多謝少夫人不罪之恩，愚兄弟當謹遵教誨。」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率領一般屬下狼奔豕突而去。

× × ×

夜還是一般的寧靜，但氣氛却巳截然不同。

蘇采蓮向夏侯天驕瞥了一眼，一言未發逕向鎭口緩緩走去。

「采蓮！這究竟爲了甚麼？」

夏侯天驕跟在蘇采蓮的身後，以生硬的語氣詢問着。

他不喜歡矯柔做作，也不善甜言蜜語，他原以爲問得十分得體，但他那生硬的語氣，却聽來刺耳得很。

「你是在責備我？」

「這個……咳，最起碼我應該知道原因。」

「好，我告訴你，我的婚事必須我師父做主，未經她老人家同意是無效的。」

「甚麼？妳說咱們的婚姻無效？」

「不錯。」

「可是咱們拜過天地，江湖上人人皆知……」

「這有甚麼要緊，咱們再向江湖宣佈一下就是。」

「不，采蓮，婚姻豈是兒戲，咱們夏

侯世家塌不起這個台。」

「這你是不能怪我，我不能够違背師命。」

「可是妳爲甚麼不早說？在未拜天地以前妳怎麼不說？」

「我忘了。」

「這……」

這不像理由，也不像話，但女人要是不講理，你縱然說破了嘴皮也是白費。

再說夏侯天驕心高氣傲，像這麼低聲下氣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如果再要他說幾句好聽的，就是砍掉他的腦袋他也不行。

他沒有愛過女人，一旦愛上了就會海枯石爛，此情不移，因此蘇采蓮雖是不講理，他依然忍耐的長長一吁道：「好，咱們走。」

蘇采蓮一怔道：「走，到那裏去？」

夏侯天驕道：「去找妳師父，將咱們的事向她老人家說個明白。」

蘇采蓮道：「不，我不去。」

夏侯天驕道：「爲甚麼？」

蘇采蓮道：「我還有事，現在還不能返回青城。」

夏侯天驕道：「妳還有甚麼事？」

蘇采蓮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是我的私事。」

夏侯天驕道：「能够告訴我麼？我帮妳。」

蘇采蓮回答道：「不必，我自己會辦的。」

夏侯天驕咳了一聲道：「采蓮！不要將我當做外人，妳一個人闖江湖我實在放心不下。」

蘇采蓮撇撇嘴說道：「好意心領，告辭。」

嬌軀一晃，逕自迎着夜色急馳而去。

夏侯天驕呆了一呆，蘇采蓮巳經沒有了影兒，如果他跟踪追趕，以他那身超人的輕功必然能够追上，但他沒有，經過一陣思忖，他毅然奔向青城。

青城九仙殿主是蘇采蓮的師父，如若求得九仙殿主的允諾，蘇采蓮就無話可說了。

經過千山萬水，他終於拜見了九仙殿主，這位不問世事的前輩高人非常和藹，但給他的答覆却使他十分失望。

「前輩！采蓮與晚輩十分相愛，咱們巳經結婚，拜過天地了。」

「哦，她人呢？」

「她在拜過天地之後忽然走出，經晚輩跟踪追尋，雖是找到了，她却說咱們的婚姻無效。」

「哦，爲甚麼？」

「她說未經前輩同意。」

「原來如此，好啦，你該走了。」

「前輩！晚輩請求……」

「求我老道婆同意？」

「是的，前輩，夏侯世家名滿江湖，並不辱沒令徒。」

「說的是。」

「前輩同意了？」

「沒有。」

「那……前輩之意……」

「我說過，你該走了。」

「前輩是否同意咱們的婚事？」

「這個麼？老道婆還得仔細的想它一想。」

這老道婆說起話來不只是語意含混，而且顚三倒四，使人不知所云，若是往常，叫夏侯天驕瞧她一眼也是休想，可巧的她偏偏是蘇采蓮的師父。

他既是死心塌地的愛着蘇采蓮，不得不耐着性子道：「晚輩眞心喜愛采蓮，尚望前輩成全。」

九仙殿主一嘆道：「實在告訴你吧，小夥子，老道婆是想成全你，不過婚姻前定，一切都要靠一個緣字，所以老道婆現在不能答允你，必須等待我與小徒見面之後再說。」

話巳說絕，再求就沒有意思了，夏侯天驕只得快快的辭了出去。

× × ×

江湖之上原是一個藏龍臥虎，千奇百怪的所在，怪人固然處處都有，怪事更是層出不窮。

怪人怪事是人們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在酒酣耳熱之際，人們時常會口沫橫飛的談論着。

只有一樁人們不敢談，它却是天地之間不能再怪的怪事。

× × ×

近百年了，「虎頭題名，風閣凌烟，烟飄七彩，主宰武林」這四句話還在江湖上悄悄的盛傳着。

幾乎人人都知道這四句一十六字，却沒有一個人敢公開的說它出來。

相傳在百年左右武林中出了一位怪傑，他不只是功蓋寰宇，還有一顆悲天憫人之心，他要天下一家，使武林中永遠消弭爭鬥，於是他絞盡腦汁，他想出了一個辦法。

他將武林中人按武功品德分爲五級，以五種不同的顏色，將入選人的姓名籍貫題在虎頭山的石壁之上。

自然，天下習武之人何止千萬，如若人人都寫，豈不提不勝提？

因此，虎頭題名只是身負奇技的一流高手，而且一經品題，便身價十倍，但得名登虎榜，縱然是最後一級，也是一種特殊的榮譽。這五級以黃色最高，白色爲次，接下來是藍色，紅色，黑色，每一級的人數沒有限制，但有一個分級的標準。

無論這個標準如何公允，網羅得如何詳盡，但天下之大難免會有滄海遺珠之憾的。

因此這怪傑又訂下一個挑戰旳規定。任何人都可報名挑戰，名登虎榜的各級高手都有接受挑戰的義務！

待虎榜確定，然後由黃榜中挑出一位武林盟主，於是風閣唱名，烟飄七彩，天下一家的壯舉乃告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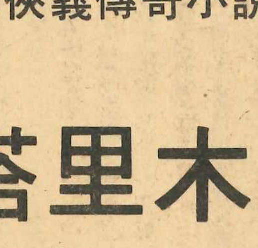
這是往事，但人們對那挺立虎頭山巓的風閣仍具有無比的崇敬之心。

百年了，景物依舊，人事全非，當年的怪傑固巳物化，那般名登虎榜之人也巳不復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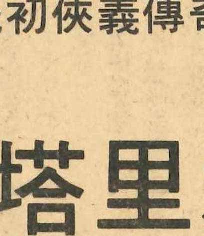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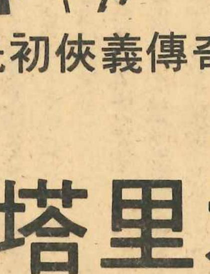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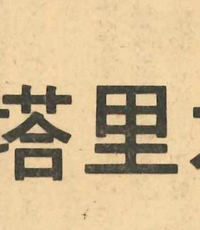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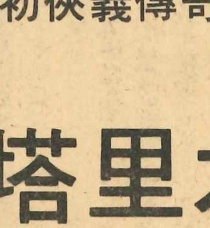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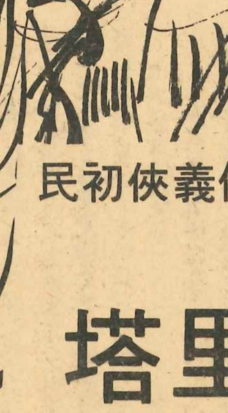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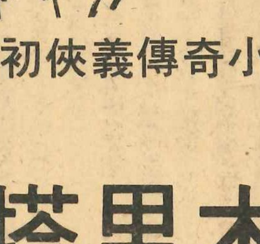
只是百年後的今天，一股震撼人心的大事又在醞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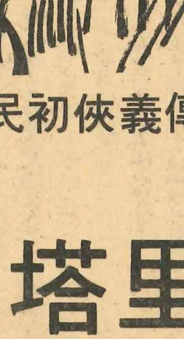
當今武林各派，只要稍有成就之人都在向川南集中，他們旳目標是富順縣境的虎頭山，也就是當年虎頭題名，風閣凌烟的所在。

（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小說

塔里木風雲（六）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朗跟朱七相約於「八角井」碰面，一路上小周嫂雖懷疑重重，但看到朱七先到八角井，也無法抓到任何把柄證明朱七曾回去探索她們留下的紙條。「八角井」旁聚了一夥維吾爾人，不一會，雙方就混成一片。這時札木台居然想用自己的兩個女兒來交換小周嫂，作爲她的兒媳婦。這要求使秦莎莎及白朗手足無措。雖然小周嫂極力反對，奈因沙漠中婦女地位低微，說話不發生作用，正進退維谷間，牛老三挺身爲她與札木台比武，二人手握大刀，展開殊死鬪，牛老三拚着受傷，一手格開了札木台砍來的大刀，另一手揮拳把札木台擊落馬下——

明爭又暗鬥　皆因私心事

白朗又說道：「一個偉大的勇士必然有一顆偉大的心，對朋友，對弟兄慷慨而仁慈，對敵人才毫不容情。你既然把我的弟兄不看成敵人，我的弟兄自然也不會把你看成敵人，你不願意殺死他，他當然也不能殺死你。」

札木台這才高興地道：「好！白兄弟，你能夠說出這種道理，證明你也是一個偉大的勇士，我以阿拉眞主的名字向你致敬。」

白朗笑着道：「謝謝你，札木台兄弟，我也深深地以能認識你，當作最大的榮耀。」他上前跟札木台抱了一抱，用臉頰貼了貼他的臉，這是對生死兄弟的最親密禮節。

札木台更高興了，大聲笑道：「好！好！白兄弟，我接受你的意見，那我們還要繼續再打下去，繼續分個高低了！」

白朗笑道：「自己弟兄，還要拚命的嗎？」

「這不是拚命，而是榮譽之戰！」

「失敗在兄弟的手中，並不可恥！」

「那可不行，我這一生還沒有敗給人過！」

「札木台兄弟，你沒有敗，老牛手中的兵刃先被你擊脫了，如果你存心要殺他，他絕沒有扳回的機會，因此嚴格地說，是他敗了！」

札木台高興地笑了道：「眞的是我勝了！」

「當然！這是絕對公正的裁決，雖然在比武中你贏了，但是在拚命中，你却輸了！」

札木台顯然不服氣，白朗笑道：「眞正的勇士知道爲什麼而戰，絕不作無謂的拚命，剛才那個女人曾經挺身出來爲我的兄弟要求中止戰鬥，想必你也看見了！」

札木台道：「看見了，我很佩服那個

女人的勇氣，在我們維吾爾的女人中很少有那樣的，她們只重視表面上的勝利！」

「札木台兄弟，也不盡是那樣的，我知道維吾爾的姑娘也是一樣的多情而勇敢，只是沒有遇上一個令她們傾心相愛的男人時，她們不表現出來而已！」

札木台的巴掌用力地拍在白朗的肩上，粗獷而又豪爽地笑道：「說得好！說得好！看來我的那些女兒交給妳是交對了，你懂得欣賞她們的好處！」

白朗笑道：「札木台兄弟，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在比武中是勝了，因此你可以收回你的女兒。」

「不！不！我早就聲明過了，不管勝負，那三個年輕的女孩子都是你的了！」

「可是我却無法把你要的女人判交給你！」

「爲什麼？我們就是爲她而戰的？」

白朗笑道：「你要贏的只是一場比武的勝利，你已經得到了，要得到那個女人，你必須殺死我的兄弟，你本來也有機會的，可是你已經放棄了。」

「我們可以再繼續比下去！」

「不必！我說過，你已經輸了！」

「我不承認，雖然我被他從馬上打得掉下來，可是我還能拚戰？」

「這值得嗎？以一個勇士去換兩具屍體！」

「白兄弟！我不懂你的意思？」

「那很簡單，如果你一定要得到那個女人，你必須殺死我的兄弟，你若是殺死了我的兄弟，那個女人一定不願意獨自偷生，因此你只能得到兩具屍體，而我的兄弟如果要保全那個女人，就必須要殺死你，萬一他成功了，他也會很難過，因爲這個女人是一位可敬的勇士換來的，他會從此變得不快樂，札木台兄弟，這是多麼愚蠢的事呢？」

札木台顯然弄糊塗了，怔了半天才道：「可是我的兒子怎麼辦呢，他是眞心希望能娶到這個女人呀！」

「他是否也願意娶到一具屍體呢？」

札木台爲之語塞，他顯然不知道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吶吶地道：「我……不知道，在維吾爾人中，從沒有這種事！」

「所以你們也不能要這個女人，她對你們維吾爾的生活全無了解，心裏根本不願意嫁到你家裏去，强迫得到她，也只是一具屍體而已。假如你的兒子是個孝順的兒子，就不會再要求這件事，除非他對死人很感興趣……。」

札木台呆了半天才道：「白兄弟我實在辯不過你，也不懂你說的這些道理，不過我知道一件事，就是這個女人是眞心愛你的兄弟！也眞有跟他同生死的決心！」

白朗笑道：「我知道大漠上的第一勇士除了勇敢之外，還必須要有個聰明的頭腦！」

札木台大笑道：「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否則就不會被你說服了！」

白朗立刻道：「不！札木台兄弟，你是被眞理所折服而已，信仰眞理的人，必然是個正直的人，也一定是受眞主喜愛的人！」

札木台大笑道：「好！好！白兄弟，女人歸你的兄弟，我的女兒跟姪女兒歸你，這一次決鬥我看上去是勝了，實際上却是輸了！」

白朗笑道：「你沒有輸，你贏得很多，贏得了兩個兄弟，贏得了尊敬，保持了你不敗的榮譽，還贏得一個正直、慷慨的美名……。」

札木台顯然是個很容易受言詞說服的人，他咧開了大嘴直笑，伸出了粗大的膀子，抱住了牛老三：「好！好兄弟，我們的決鬥就算結束了，比刀我勝了你，比拳頭我輸給了你，因此我們算是平手，你承認嗎？」

牛老三道：「承認，其實比拳頭我也不見得會贏，只是我有拚死的決心與理由，你却沒有，我爲了保護我的女人，可以拚死一戰，你却犯不着，爲了你兒子要討老婆，你這一仗打得太勉强！」

札木台笑道：「好兄弟，你的舌頭跟你的拳頭一樣的鋒利！」

牛老三道：「我說的是眞實話，而且我是個最不會講話的人，雖然我的武功不如你，却有一樣，我可以跟你拚一下，絕對不輸給你！」

「哦！是什麼？」

「喝酒，剛才我看過你喝酒的情形，知道你很能喝，你醉過沒有？」

「醉？笑話，札木台的生命裏從沒有一個醉字，眞正的男子漢絕不會被酒打倒的！」

牛老三道：「我也是一樣，所以在拳腳上的拚鬥，遠不如比喝酒有意思，因在這方面我們兩個人都沒有被人擊敗過！」

札木台大叫道：「好！好！比喝酒拿大杯子來，我們拚一下，這次一定要分出勝負！」

牛老三道：「喝你們的酒太淡，要用我們的酒才夠勁，那是火一點就能燒着的酒，你喝得慣嗎？」

札木台像是受了侮辱似的叫道：「拿來！拿來，沒有札木台不能喝的酒，也沒有一種叫札木台倒下的酒！」

牛老三朝白朗笑了一笑道：「頭兒，這可不是我要喝酒，而是情勢所迫，咱們總不能丟人是不是，您藏在水桶中的那幾袋子好酒該可拿出來了吧，我已誇下了海口，總不能叫人笑咱們小家子氣！」

白朗無可奈何地道：「老牛，我眞佩服你的本事，那幾袋子酒我已經算是藏得緊了，誰知道還是漏不過你的鼻子，不過老牛，那可是留着給你救命的，一下子喝光了，以後你的酒癮發作，可就找不到你的活命水了！」

牛老三笑道：「沒關係，過了今兒，我從此就戒酒了，所以我要痛痛快快地醉一次！」

白朗頗感驚奇地道：「你要戒酒了？這可是眞的！」

朱七在旁冷冷地道：「這個我可以担保千眞萬確，老牛戒酒是最容易的事，每年總要戒上個好幾回的。」

牛老三沉下臉道：「老朱！你不必來臭我，這次我可是下定了決心，一定戒到

底！」

朱七道：「那回你不是指天誓地的說是戒定了，每次你灌足了黃湯，誤了弟兄，就發誓說要戒酒，結果戒不了三天，你又忘了，照喝不誤，老天爺聽你的牙痛咒大概也已經聽膩了，根本沒拿你發誓當回事兒！」

牛老三哼了一聲道：「這回我也不起誓，也不賭咒，說戒就戒，我也不要誰相信，這是我自己的事，要人相信幹嗎？」

朱七看了他半天才道：「老牛這混蟲從沒這樣正正經經地說過一次話，也許是眞的。老牛，你是怎麼醒悟了，忽然下起狠心來了！」

牛老三淡淡地道：「也沒什麼，以往我喝酒誤事，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事情，從沒有躭誤過重要的事兒！」

朱七笑道：「你敢嗎？頭兒的規矩可嚴着呢！眞有重要的事兒，他一句話下來，只准你喝半斤，你就不敢喝九両，想醉也醉不起來，不過今天頭兒可沒禁止你喝酒呀！」

「我知道，我是自己下的决心，也是自己知道喝酒的害處，差點把命都賠上，所以我决心戒了！」

白朗道：「老牛，這可怪了，今兒你並沒有喝太多的酒，一切的事也都跟喝酒無關……。」

牛老三道：「怎麼無關呢？要不是昨兒晚上多灌了幾口，我不會把持不住，沾上了那個婆娘，要不是跟那婆娘有了那一手兒，我今天也不必出來爲她拚命，管她是死是活，今兒個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一刀叫人砍成個兩段，那才叫寃枉呢！」

白朗笑着說道：「這怎麼扯得上那回子事兒呢？你出來維護小周嫂，爲的是仗義……。」

牛老三道：「頭兒，我是塊什麼料我自己淸楚，所以我也不必往自己臉上貼金，說自己是什麼英雄，我更知道我就是不出頭，你也不會眞叫人把周嫂給要了去，可是那婆娘跟我有那麼一回事兒，我就不能讓您去傷腦筋，說來說去，這都是喝酒惹的事兒，所以我非戒不可！」

白朗笑道：「老牛！別的話說了也沒意思，但是你要戒酒，這是我最聽得進的一句話！」

牛老三道：「頭兒，我不但要戒酒，還得向您告個假，這趟沙漠裏回去，我就想不再跟您跑了！」

白朗笑笑道：「怎麼啦？要想散伙了嗎？」

牛老三道：「是的！剛才那婆娘在我危急的時候，居然肯捨身出來維護我，使我覺得她還不錯，我打算帶着她回到家鄉去種莊稼，啃老米飯去了！」

白朗道：「好啊，我常說過，在外面闖蕩，像沒根的浮萍，並不是長久之計，誰有意思成家，我都很高興的，等咱們回到關裏，我好好地爲你們慶祝一下！」

朱七在旁却冷冷地道：「老牛！你別一廂情願，剃頭担子一頭熱，你準知道人家肯跟你！」

牛老三忍不住瞪起眼睛罵道：「媽的！你這小子敢情是第十三生肖有屬夜貓子的，瞧見了老子都討老婆你眼紅，儘講些不是人的話！」

朱七毫不生氣地道：「牛老三，你別嫌我嘴臭，我這臭嘴還很少有錯過，你別嫌我討厭，依我看，你這個老婆娶起來，恐怕還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你倒是說說看，媽的！連頭兒都沒有阻止，你又算是那頭蒜，那棵葱來着，老子有什麼地方碍着你了，頭兒都沒看出，偏你眼睛尖，瞧出問題來了！」

朱七今天的脾氣似乎特別地好，一任牛老三對他如何地吼叫謾罵，他總是毫不生氣，笑着道：「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我開始就說了，你準知道人家肯跟你？你問過人家沒有？是否得到人家的同意！」

牛老三這下子直了眼，摸着腦袋道：「她會不同意？媽的，我爲她拚命跟人家比刀子，身上還挨了兩下子，差點沒把命送掉，她怎麼會不答應！」

朱七冷笑道：「你只是爲了不讓她嫁在沙漠裏而去打架，但不是爲要娶她而拚命的，你清楚，她清楚，我們都清楚，她會很感激你，可不一定要嫁給你，即使在危急時，她想犧牲自己來保全你，那也只是感激你爲她拚命，並不是喜歡你……」

牛老三道：「她不喜歡我，幹嗎要來找我……。」

這句話已經說得很低了，沒讓小周嫂聽見，大概是怕引起小周嫂的難堪。朱七正色道：「老三，我們是朋友，你討老婆我應該歡喜，而且極力促成，那有去破壞的道理，可是這個婆娘你得注意些，她們一伙三個都有問題……。」

「這個我知道，她們顯得很神秘，好像另懷鬼胎，而且她們另外還有一批人偸偸地跟着後面下來！」

「這不結了，人家半夜來找你，自動獻身，絕不是爲了看上你這小白臉吧！」

「見你的鬼，小子，你少嘴裏帶刺，你看準我姓牛的這輩子沒當小白臉的命，故意來損我！」

朱七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說道：「老伙計，你知道自己不是小白臉，人家來挑上你當然不是爲了喜歡你，一定是另有目的！」

「這個我知道，她想從我口中問出一些事！」

「哦！問什麼事呢？」

「我不知道。」

「瞧你這個人，人家來找你，想從你口中挖出話去，究竟人家要挖什麼，你會不知道的？」

「我是不知道，因爲我沒有這麼多鬼心眼兒，怕被人家無意間釣了機密去，所以沒讓她開口，磨菇了她一夜！」

「哦！一夜沒開口，也沒閉眼睛！」

「大概是吧，在這方面我的本事你該清楚，要折騰一個女人，我可比你這矮子强多了！」

朱七終於笑了，再度一拍他的肩膀道：「成！老伙計，你討老婆去吧，我相信她是眞的喜歡你了！」

「奇怪了，你又怎麼知道呢？」

「因爲像她那種女人，只有你這種牛一樣的男人才能擺平她，叫你把她給吃定了，不過老牛，你這個老婆還有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我相信那婆娘沒問題了，問題在另外兩個妞兒，尤其是那個大妞兒，她會同意嗎？」

牛老三道：「笑話，她們憑什麼管到這件事，周嫂是她們的奶媽，又不是她們的奴才……。」

「老牛，你別跟我來這套，這三個女的究竟是什麼一層關係，恐怕連頭兒都不清楚，但是你我都該清楚，她們口中所說的關係絕對靠不住，當那個老回回要周嫂做媳婦的時候，大妞兒拚命的促成，好像從中可以取得極大好處似的，你難道看不出來嗎？」

牛老三默然，朱七又道：「倒是你後來打贏了，她顯得很不高興似的，你想人家會同意嗎？」

牛老三道：「我不管，我把話跟頭兒提過了，一切問題頭兒會替我解决的！」

「這一點我相信會的，可是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在人家面前口風緊一點，別以爲人家答應嫁給你了，就是你老婆了，恨不得把心都交給人家。」

牛老三憤然道：「朱七，我洩[illegible]麼機密？衝你這句話我就能跟你打一架。」

「以前沒有，因爲你不是對着自己的老婆。以前你也沒老婆，誰知道以後你在老婆面前是怎麼回事呢？」

「你放心，這點我有分寸，在沒摸清對方的底子、企圖之前，我不會洩一個字，你要是不信，以後就跟着我！」

朱七笑笑道：「跟着你？我才不幹這種缺德事兒！」

牛老三也笑着給了他背上一拳道：「滾你一邊兒去，你要是敢，老子給你好看。你要記住，以前她是什麼都沒關係，今後可是我老婆了！」

朱七道：「這當然，朋友妻，不可戲，咱們在道兒上混的，還能不講這個？何况你的個兒比我大一倍多。」

牛老三裝作生氣地一瞪眼道：「朱七，你這說的是人話，她是你嫂子，老嫂比母，難道你忘了這個古訓了！」

朱七聳聳肩道：「我沒忘，倒是要提醒你一件事，等我開口叫她嫂子的時候，她才是我嫂子，好漢不論出身低，咱們看人可以不往前，但不能不顧後，如果我發現她有什麼危害到頭兒的行動時，別說她只是我口頭上的嫂子，就是我老婆，我也不會徇半點私情？」

牛老三立刻道：「那當然，你以爲我是什麼人了，眞要有那種情况，不等你動手，我先揪下她的腦袋來！」

「只怕我有發現，已經來不及通知你了！」

「那你就先摘下她的瓢兒好了，我相信你不會是故意找岔兒的人！」

朱七頗爲感動地拍拍他道：「老三，你能這麼信任我，可見咱們兄弟沒白交一場。」

牛老三鼓起了眼睛，又要大罵了，可是札木台的大喉嚨又叫了起來：「白兄弟！牛老三！你們的酒呢？混帳的牛老三，你說要跟我拚酒的，想耍賴可不行……」

嗓門兒大得像打雷，朱七朝牛老三看一眼笑了，兩個人連忙提了酒出去。

白朗用來藏酒的酒筒是一大截粗毛竹筒，大概取了尺來長的兩截到三截，齊着兩頭的竹節處鋸掉磨平了，然後在每一節上鑿個孔，把酒灌進去後，又用小木塞把洞補好，塞得緊緊的，外面還封上了火漆，一點氣都不漏。

長長的，也便於綁在騾背上載了遠行，沙漠上的行商多半用這個方法來携水，因爲携帶方便，又能維持水的清淨，皮袋子裝的水，一經日炙之後，喝起來總有一股子觸鼻的皮臭味。

雖然有用銅或洋鐵皮做的水壺，但是在沙漠上却不盛行，因爲價錢太貴，壞了又沒處修。

沙漠上的容水器最好是用完就扔掉，或是作別的用途而不心疼，竹筒就成了最理想的盛水器了。

喝光了水，竹子還可以劈了燒火取暖，有時在沙漠上，找遍十里八里不見一根草是常事，所以連牛馬的糞便都用來作燃料了，白朗用竹筒帶的酒是上好的「燒刀子」，札木台喝了一口，就大聲地叫了起來！

「哇！好酒　這才是男人們喝的酒！」

他滿臉的紅光，眼中也射着光，牛老三忍不住說道：「我聽說回回們是不喝酒的！」

「是的，我喝的不是酒，是生命之水、智慧之泉、勇者之漿，是……一切一切的好東西，但不是酒，阿拉眞主禁止祂的子民們喝酒！我們就不敢違背！」

他解釋得很婉轉，充份地顯示了他老於世故的圓滑與狡黠，但是遇上個牛老三却是個死心眼兒，非要拆穿他不可，連忙接住他的口道：「可是剛才你還在說好酒！好酒！說這才是男子漢喝的酒！」

札木台哈哈大笑道：「對！我也說過這句話，那是對你們說的，我若是說什麼生命之水、智慧之泉，你聽得懂嗎，你們不禁止喝酒，我說酒也沒有關係！」

牛老三也有了幾分酒意，死抬槓下去道：「明明喝的是酒，却換了一種說法，那不是……。」

札木台笑道：「兄弟！你實在太嫩了，也太直了，我如果像你這樣，就沒法子在沙漠上混了。可蘭經是我們的金科玉律，但是我們相信它的眞理，却不是一成不變的奉行它的每一句話，有很多情形已經跟阿拉眞主頒下可蘭經時不一樣了，我們必須加以活用改變！」

他歇了一口氣，又繼續地道：「像穆罕默德大先知在開始宣揚教義的時候，左手執經，右手執刀，對不信可蘭經的人，就給他一刀，這種方法現在還行嗎？」

這個老人不但是個智者，而且也是個辯士，白朗不禁對他發出了一股由衷的敬意，眞誠地一舉杯道：「札木台兄弟，我

要爲您舉杯，向您致敬，而且也知道爲什麼這麼多年來，你一直是沙漠上的勇士，一個眞正的勇士不僅是他的勇敢超過了別人，最重要的還是他的智慧！」

札木台笑道：「我們有一句話，愚蠢的勇士不會活得很久，只有智者長存，白兄弟，你也是個很聰明的人，你會活得很久，甚至於比我更久！」

白朗笑着道：「我能夠活得像你這麼久，就非常滿足了，札木台兄弟，因爲我不像你這麼幸運，生活得這麼多采多姿，又生活在這個單純樸實的地方，周圍全是眞心對你的朋友……。」

札木台一怔，道：「你的生活很困苦嗎？」

白朗道：「那倒不是，只是我生存的環境比你複雜多了，必須時時小心，有些人是很陰險的，說不定當着你的面，對你堆滿了笑容，却在背後給你一刀！」

札木台笑道：「白兄弟，都是一樣的，維吾爾人中間也一樣有壞蛋敗類的，但是只要我們心地光明，不存心去害人，一定可以得到眞神的護佑，不讓我們受到傷害的，而且你放心好了，我們既然有緣份見了面，又結成了兄弟，我們的禍福安危就是一樣的，我的女兒跟姪女都跟你在一起，她們是你的女人了，但還是我的女兒，只要你有了困難，隨便託那一個來告訴我一聲，那怕是天涯海角，我也會趕來帮助你的！」

白朗很感動地道：「謝謝你，札木台兄弟！」

札木台大笑道：「兄弟之間，是不說謝謝的，來！來，我們不說那些話，喝酒！喝酒！」

大家都放開懷來暢飲着，札木台的酒量很豪，但是他究竟不習慣這種醇濃的烈酒，第一個倒下的是他。

但他不是醉倒了，而是疲極的睡着了，事實上他也不能算是醉倒了，因爲他隨時都會睜開眼睛來，叫嚷着拖人再喝上一大杯。

牛老三是第二個睡着的，他一睡就呼呼如泥，小周嫂溫馴地侍候着他，就像是他的妻子一樣！

只有白朗，他好像永遠不會疲倦，也永遠地在清醒中，那三個維吾爾的女孩子已經開始小心的侍候着他，跟在他的左右，寸步不離。

秦莎莎一直在找機會，想跟白朗作一次私談，却始終沒有法子接近白朗，她顯得很生氣，看見白朗在一塊石頭旁坐下，倚背閉目假寢時，她走了過去，三個維吾爾女孩子圍成一堆，擁在白朗身前，秦莎莎沉下臉道：「妳們走開一下，我要跟白朗說幾句話！」

兩個女孩子沒理她，只有那個娜麗莎微笑道：「主人已經睡了，妳不可以吵醒他！」

「我不管他睡了沒有，我有要緊的話要問他！」

「非常要緊的嗎？一定要現在問他不可？」

「當然是非常要緊，而且我的事不用妳們管，妳們給我站開一點，到一邊兒去吧！」

娜麗莎的眼睛射出怒光：「妳憑什麼叫我們走開！」

秦莎莎火了，大叫道：「因爲我是他的……。」

娜麗莎淡淡地道：「妳是主人的女人，我們也是主人的女人，我們的身份地位是一樣的，妳要找主人，我們不攔阻妳，可是妳也無權叫我們走開！」

「鬼才是他的女人，鬼才是跟妳們一樣！」

「妳不是他的女人？那更好，我們可以拒絕妳跟主人談話！」

貝莎兒跟露兒也站了起來，擺出一副要戰鬪的姿勢。

看着她們高而健壯的身材，秦莎莎不免有點怯意，忍不住叫道：「妳們想幹什麼？」

娜麗莎道：「我們要教妳如何盡一個女人的本份，如何對男人保持尊敬！」

秦莎莎怒道：「尊敬個屁，我又不是妳們回回，我不把男人踩在脚底下就算好的了！」

貝莎兒與露兒竄了上來，伸手就要抓她，秦莎莎身手矯捷，而且也學過功夫，揮臂擋開了她們的手，底下撥腿一掃，已把兩個女孩子掃倒在地。

可是這些在草原上長大的女孩子，整天在馬上馬下生活，對摔跤根本不當回事，而且她們在長時間的訓練中，對如何在跌倒中保護自己不受傷都已養成了本能的反應，從飛躍的馬背上摔下來都不會受傷，何況這輕輕的一跌。

因此兩個女孩滾了一滾，飛快地跳了起來，這次她們有了戒備，不再輕燥求進，只是採取了一個適當的姿勢，像兩頭雌豹般地注視着秦莎莎，而且娜麗莎也採取了攻擊的姿勢。

三個女孩子中以她爲首，她的戰鬪姿態一擺出來就知道是行家，雙手併掌，也顯示出她對徒手搏鬪上的造詣！

秦莎莎頓時慌了，她向秦菲菲那兒遞了個眼色，是叫她上來帮忙的。

可是秦菲菲却被朱七叫住了，嘀嘀咕咕地不知說了什麼，秦菲菲就沒有再過來的意思，而且還朝她搖搖頭，表示愛莫能助。

秦莎莎大急叫道：「白朗！你別再在那兒裝睡了，快攔住她們！」

白朗閉着的眼睛張了一張又閉上了，好像表示他已經醒了，也知道這件事了，却不想挿手處理，而採取攻擊的三個女孩子却不容秦莎莎多作拖延，首先是貝莎兒跟露兒兩個人發出了一聲吼嘯，像兩股風似的捲進來。

這一次她們知道了秦莎莎掃腿的厲害，不再盲目地亂進，在距離她還有丈許遠時，就飛躍起來，凌空猛撲。

秦莎莎的戰鬪技術還算是經過風浪的，並沒有被這種陣仗唬倒，她順勢蹲矮了身子，手托住了貝莎兒的腰，借力抛了出去，同時也側身避過了露兒的一撲，使得兩個人的攻擊都落了空，動作俐落漂亮。

可是她忽略了還有一個最難纏的娜麗莎，才站直身子，眼前陰影突現，是娜麗莎淩空躍到，身子在空中曲成一個美妙的剪式。

秦莎莎發現得也不算遲，但是却不知如何去解破，因爲娜麗莎並沒有攻擊的現象。

不過秦莎莎却一直注意着她的雙手，防備着那閃電般的一擊。可是娜麗莎的雙手一直沒有出擊，而人快要接近時，她的脚却突然踢了出來。

這一脚踢得很準，落在左顎上。

秦莎莎被踢得身子向外翻跌出很遠。可見她挨的這一脚眞重，綣在地下半天才能站起來，一時怒從心起，伸手掏向腰間，那兒挿着的是她那枝小勃朗寧，也是被一般江湖人稱爲掌心雷的小傢伙！

她掏出了手槍，指向了娜麗莎。

娜麗莎不知道厲害，笑笑道：「打不過人，就想掏傢伙了，你這枝小東西嚇得了人嗎？」

秦莎莎咬咬了牙道：「妳很快就會知道是否嚇得了人了，我要在妳的腦袋上再開一個洞！」

朱七着急地道：「大小姐，這可使不得！」

「爲什麼使不得，她踢了我一脚，姑奶奶是那麼好欺負的？我非要她嚐到厲害不可！」

朱七道：「動手打架嘛！總有來有往，妳也揍過她們！」

「那不一樣，她們生得賤，是該給人揍的，她們打了我可不行，非得要她們償命不可。」

朱七看看白朗道：「頭兒你快想個辦法阻止她！」

白朗笑嘻嘻地道：「幹嗎要阻止呢？在草原上，女人打架是常事，誰有本事把誰殺了都沒關係。」

朱七道：「那是指公平的決鬪，可是大小姐現在要用傢伙就不行了！」

白朗道：「大漠上的法律最公平，講究的是一來一往，她用傢伙殺了人，自然也會有人用傢伙殺她。」

朱七道：「頭兒，你是怎麼了，札木台還沒有走，要是他知道他的女兒被人殺了肯甘休嗎？」

白朗笑道：「維吾爾人的規矩我比你清楚，用不着你來教我，札木台不會管的，他的家人也不會再管，你看她們在這兒打了半天，那邊的人只在遠遠的看着，一個都不過來。札木台把女兒送給了我，就是我的人，任何問題都是我的，他不能過問到我的家務事。」

朱七道：「可是他若是知道您讓他的女兒被人用槍殺死，您都不過問，那就嚴重了，他會以爲您存心輕視他，他會糾合整個草原上的牧人來向您討公道的。」

白朗淡淡地道：「不會，我會立刻給他一個公道，使他得意的。娜麗莎還有一個姊姊，一個堂妹在這兒，只要莎莎開槍殺了娜麗莎，我就把槍給她們兩個人中的一個，讓她們也開槍殺死莎莎，這不就行了嗎？」

朱七瞪大了眼道：「頭兒，您眞要眼看着出人命不管？」

白朗笑道：「在草原上，男人從不挿手女人的糾紛，只在事後作公平的處決。貝莎兒，露兒，妳們說對嗎？」

兩個維吾爾女郎同聲道：「是的，主人，謝謝您的公平裁決。那枝小東西眞能殺人嗎？」

白朗點點頭道：「能。妳們別看它小，可是它發火的威力並不比長槍小，可以把人的頭射穿！」

貝莎兒道：「那麼她殺死娜麗莎，就是謀殺了！」

白朗道：「是的，用武器對付一個赤手空拳的人，就是不公平的謀殺，我允許妳們用同樣的方法復仇！」

貝莎兒笑道：「主人，我不會用槍，我希望能夠用我們傳統的方式，用刀割斷她的喉嚨！」

白朗道：「可以，反正是抵命，妳用任何方法都可以！」貝莎兒興奮地道謝了一聲，從靴筒裏掏出了一把薄薄的小刀，比在手裏道：「娜麗莎，妳放心好了，如果妳被殺死了，我會替你報仇的！」

娜麗莎站在那兒，毫無懼色地說道：「謝謝妳，姊姊。不過妳可以放心，我不相信那枝小東西能要我的命，即使它眞能殺人，我想我在死前也能親手捏斷她的脖子！」

她們這一番滿不在乎的談話，倒是把握槍的秦莎莎給整住了。她當然不願意給娜麗莎抵命，可是也不甘心就此罷手，握住槍的手不住地在發抖，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秦菲菲不安地道：「白爺！您眞的要姊姊抵命？」

白朗笑道：「目前還不會，但是如果你殺了人，就必須要抵命，這是草原上的法律。」

秦莎莎怒極地叫道：「白朗！你別太得意，要想我給那個賤女人抵命，那是做夢！」

白朗道：「在草原上，女人就是女人，沒有貴賤之分，只要妳扣下扳機，出了人命，妳就要抵命！」

秦莎莎瘋狂似的吼叫道：「我這把槍裏有六顆子彈，誰上來我就要誰的命！」

白朗道：「妳的槍裏有一百發子彈也沒有用，妳只能射出一發子彈，殺一個人，在妳第二發子彈沒射出之前，我們就會解除掉妳的武裝！」

秦莎莎看看白朗，又看看朱七跟牛老三，見他們每個人的槍都別在腰間，而且都已解開了衣襟，作好了準備，隨時都可以拔出槍來。

她也知道這三個人的槍法之準，白朗是不必說了，就是朱七跟牛老三，也可以在刹那之間，一發子彈過來，把自己握槍的手打斷。

想到這兒，她憤怒叫道：「白朗，你別忘了，你是我雇的保鑣跟嚮導……。」

白朗道：「我沒忘，可是我並不帮妳殺人，妳要是殺了人，誰也帮不了妳！」

秦菲菲柔聲勸道：「姊姊！算了吧，

又沒有什麼深仇大恨的，何必一定要流血傷人呢？」

秦莎莎叫道：「不行，我嚥不下這口氣！」

白朗淡淡地道：「沒有誰給妳氣受，但是也沒有人該受妳的氣。大小姐，如果妳要想順利地完成任務，就得乖乖地忍着點火，剛才的是非曲直我很清楚，嚴格說來是妳不對，妳憑什麼叫她們滾開去！」

「爲什麼不能，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不要她們在旁邊，我有權利這樣做！」

「妳沒有權利，在草原上，只有男人有權利發號施令，而且女人跟男人之間，絕不會有重要的事！」

秦莎莎氣極了叫道：「別跟我動不動就搬出草原上的那一套，我並不是維吾爾人！」

白朗笑道：「我也不是，可是她們三個都是的，而且我們現在都在草原上，入鄉隨俗，因此，妳必須要學着習慣這兒的一切！」

秦莎莎恨得幾乎把滿口的牙咬碎，但白朗卻毫不在乎地道：「莎莎！妳到底準備怎麼樣，要殺人就快，否則就把槍收起來，天快亮了，我們也要準備起程了！」

秦莎莎氣得把槍往地上一丟，哭聲叫道：「白朗你不是人，你是畜生！」

一面哭，一面掩着臉，回頭就跑，白朗這時才笑嘻嘻地走過去，拍拍娜麗莎道：「乖女孩，妳表現得很好，是個很勇敢、很盡職的女人，不愧是札木台的女兒，現在去跟妳們的父親告別，我們準備要走了！」

娜麗莎笑嘻嘻地拖着她的姊妹走了。白朗彎腰拾起地上的槍，交回朱七道：「你看，這多簡單，如果我出面阻止她鬧槍，她會這麼乖乖地聽話嗎？」

朱七聳聳肩道：「頭兒，無論在那一方面，我都不能跟您比，可是您處理這件事，我可實在不敢恭維。那位秦大小姐的性子我很了解，她不是那種輕易肯低頭的人，弄不好，她火起來，會不管三七廿一，眞的開槍！」

白朗笑道：「不錯！我也認爲她不會低頭屈服的，因此她最後的表現，倒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秦非非怔住了道：「什麼，白爺，您認爲她會開槍的！」

「是的！她最後丟下槍跑開了，妳想得到嗎？」

秦非非想了一下才搖頭道：「想不到，剛才我眞担了一大把心事，就怕她橫下心來，眞的開了槍，白爺，到那個時候，您眞會讓人殺死她嗎？」

白朗道：「怎麼會呢？妳們是我的雇主，我的使命是保護妳們安全地辦完事，再送妳們回去！」

「什麼，您不會讓人殺她，那別人肯答應嗎？」

秦非非吃驚了，連朱七也大爲吃驚，白朗笑笑道：「不過我會摑她兩個耳光，懲誡她的任性和隨便掏槍擊人！」

秦非非道：「兩個耳光就能平息人家的怒氣嗎？這是一條人命呀！」

「沒有人命，她也不會殺人，因爲槍裏沒有子彈，有我在的地方，不會允許輕易出人命的！」

他熟練地推開槍膛拉出彈夾，裏面果然是空的，秦非非的眼睛睜得更大，白朗笑道：「我早就把她槍裏的子彈退出來了，因爲我知道她太愛隨便拔槍，這是很危險的事，妳把槍拿去還給她，同時告訴她在必要的時候，我會把子彈還給她的！」

秦非非接過了槍，然後又問道：「白爺！就是這一句？」

白朗笑一笑道：「不錯！就是這句話，對於令姊，我實在不想多說什麼，她以爲自己有一幅好容貌，處處想佔先，以爲人家一定該讓她，那可實在錯了，有一幅漂亮的臉蛋兒固然容易討人喜歡，如果沒有好性情去襯着，反而會更令人討厭！」

秦非非道：「白爺！你說這話可就太寃枉她了，最近這一兩天，她對你還不是溫柔和順得多了。」

白朗道：「只對我一個人和順有什麼用，她要接觸人又不只是我一個，再說，就是對我，她也維持不了兩天，剛才那副樣子妳也看見了，張牙舞爪，大聲咆哮，簡直比一頭母狼還兇，這副德性誰敢領教，今天所幸是她沒有開槍，如果她扣了一下扳機，雖然打不死人，但是她心中已有殺人之意，我絕對饒不了她！」

話說得太不客氣了，連秦非非都有點不是滋味，頓了一頓才道：「白爺！您饒不了她，難道還能殺了她不成？」

白朗笑道：「那倒不至於，我不是那種人，也沒有那個權利，但是我會剝光她的衣服，好好地給她一頓鞭子！」

「這……白爺，不是太過份了嗎？」

白朗道：「不過份，這是草原上的規矩，也是草原上懲治潑婦的辦法，而且用不着我來執行，札木台他們會替我作的。當一個男人管不了他的女人時，他的隣人跟朋友都可以代爲施敎。所以草原上的女人都是溫柔可愛的論事，沒有像潑辣的獅子！」

秦非非憤然地道：「虧你好意思說，你還算是個男人！」

白朗突道：「這一點如假包換，保證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男人，所以札木台才肯把他的女兒送給我！」

「可是一個男子漢，怎會容別人欺負他的女人？」

白朗笑道：「沒人欺負她呀！剛才打架時她也打了別人，我只是不讓她殺人而已。再說人家以爲她是我的女人，妳們自己卻知道不是的，所以我不便管敎她，只有請人家來代勞了。憑良心說幸好她不是我的老婆，否則……。」

「否則又怎麼樣呢？」秦菲非眨着眼睛，顯得很狡黠地。白朗卻淡然地道：「否則我自己早就好好地給她一頓鞭子了，那有個女人像她那樣蠻橫的！」

秦菲非又看了白朗一眼，似乎要說什麼，但卻沒有開口，帶着短槍，去找秦莎莎了！

然後姊妹倆個在一起，交頭接耳，喁喁地談着悄悄話，過了一會兒，一切都準備好了，快要啓程了。

白朗去交代朱七應注意的事項，看見秦莎莎已經擦乾了淚，洗過了臉，而且還重新梳過了頭髮，淡淡地抹上了一點脂粉，有走過來要跟自己說話的意思，於是拍了朱七的肩道：「去催催娜麗莎她們，告訴她們該走了！」

朱七走開了，秦莎莎才上來，低着頭道：「白爺！對不起，剛才是我不對，鬧得太不像話了！」

白朗微笑道：「沒什麼，人在氣頭上嘛，總是難以控制的。只是年輕漂亮的姑娘們不應該輕易地發怒，那最容易使人蒼老，變成個醜老婆子了！」

「我……也不是常發脾氣的，只是實在太氣人了，她們三個打我一個，而且出手那麼重，要是一個個地來……。」

白朗笑道：「這是她們的不對，不過也怪妳自己不好，妳不該一下子同時得罪她們三個的，妳開口罵她們是維吾爾的蠻婆子，把一夥兒全給惹上了。下次妳要存心打架，我敎妳一個辦法，妳揀其中的一個，把其餘兩個撇開，那樣妳就穩操勝算，打回一頓來出氣了。今天打這個，明天換那個，這樣子兩三天，妳不是全打回來了！」

秦莎莎倒是一怔道：「白爺！這是你敎我的？」

白朗道：「我沒有這個意思，不過我看了妳們動手的情形，感到很驚奇，娜麗莎她們整天在大漠上，父親又是回疆的第一勇士，她們會拳腳不稀奇。妳是中原內地的大家閨秀，居然也練出了一身好功夫，實在很不簡單！」

秦莎莎不禁一震，好在她多少已經在白朗面前展露過一些功夫，用不着再加掩飾，笑笑道：「我也不是什麼大家閨秀，只不過先父做珠寶生意，家中略有一些田產罷了。而我家那地方並不安寧，盜賊如毛，誰都得練幾手防身功夫，作爲自衞之用。要不是仗着我學過，我們還不敢這麼深入沙漠呢？當然，我知道靠這點本事出來闖是不夠的，但必要時能夠揮動兩下，多少可以不受欺負！」

白朗笑道：「妳說得太客氣，依我看妳是很了不起的，三五個普通漢子，還不夠妳一頓打的！」

秦莎莎道：「只是跟你白爺一比就差遠了。何況我們出來，遇到的也不是普通的莊稼漢子，就像在昨天碰上的那三個土匪吧！就是一夥亡命之徒……。」

「這倒也是，若非身負重任，誰願意到沙漠上來受罪掙命，要不是有兩下子，在這地方也生存不下去！」

「是了。所以我們還是要白爺多加協助！」

「別客氣，這是我們談好了的，我負責送妳們到沙漠，起出令尊的遺體，運回內地去安葬，我答應了就一定會做到，妳大可放心，我不會中途反悔的！」

「可是我們先前沒說眞話，除了先父的遺體之外，還有一批珠寶藏珍，當時沒告訴白爺！」

「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也在意料之中。假如沒有重要的東西，不能假手於人，妳們也不必親自來了，拿妳們所出的代價，雇個人也能把遺骨給送回來了。三位不辭勞苦，冒着生命危險，深入沙漠，總有值得冒險的原因，不過妳放心，我雖然知道了，還是會照前議送妳們回去的！」

「白爺！一路行來，我們對您已有個了解，知道您是個信義君子，不會見財起義的，所以我們把話都說了，這是絕對信得過您，只不過那三個女的，您一定得帶着她們？」

白朗笑笑道：「那也沒辦法，她們的家長把她們送給我了，那是不能拒絕，我只好帶着她們！」

「將來您打算怎麼處理她們呢？」

白朗笑道：「那還不簡單，她們雖是跟着我，卻不是嫁給我，我也可以把她們遣送回去！」

「這麼說您不打算把她們留在身邊一輩子？」

「開玩笑了，我這種四處流浪的人，那能在身邊一直帶着幾個女人，那有多不方便！」

「白爺！您既然不準備把她們永遠留在身邊，幹嗎不現在就退掉呢？帶在身邊多累贅！」

「這個倒是不會累贅的。她們不但能照顧自己，還能盡心盡意地侍候我，在沙漠上，維吾爾的女人侍候男人是最體貼的，如果要賣掉的話，還可以換上一大筆錢呢！」

「白朗！你不會是這種人吧？」

「賣掉她們，那當然不會，我姓白的再不爭氣，也做不出這種事，不過帶着她們，的確可以省很多事……。」

「她們能做的，我們姊妹都能做！」秦莎莎鼓起勇氣，說出了這句話。

白朗倒是爲之一怔，連忙道：「那可使不得，大小姐妳們跟她們不同，妳們是雇主啊！」

「白爺，您別這麼說，我自己也知道，那幾個錢我們在路上已經花過了額，您根本就是在貼老本兒跑這一趟！也可以說您是俠義心腸，不忍心看我們幾個娘們兒孤身涉險，才護送我們這一程。」

白朗笑了起來道：「大小姐，妳說得我臉都紅了起來，大小姐。我雖然沒安着非份的心思，可也沒妳說的那麼好，我只想把妳們送到地頭後，起出珠寶，再貼補我一點兒，到那時候，相信妳也不會小氣的！」

秦莎莎笑道：「白爺！我是跟您說正格兒的，不是開玩笑。老實說一句，對埋在沙漠裏的那批藏珍，我自己都沒多大把握，只不過是去碰碰運氣而已，隔了那麼些年了，又是在沙漠裏，誰知道是怎麼個樣子了！」

白朗道：「在別的地方不敢說，藏在沙漠裏的東西，只要知道確實地點，那怕過個十年八年，一定還在那兒，因爲沙漠裏很少有人來，幾千年的東西，還好好地留在那兒呢？所以我倒是挺有信心的！」

「只要眞找到了藏珍，我當然不會叫白爺吃虧。可是萬一找不到呢？那不是叫

您白辛苦一場了！」

白朗道：「那也只好說是運氣欠佳，做生意嘛，總是有賺有賠的，就當是做一趟賠本生意好了！」

他的口風很緊，一點也不肯鬆，恨得秦莎莎直咬牙，無可奈何才道：「白爺，我來找您談話的意思是想問您一聲，您是不是非帶着那三個女孩子走不可？」

白朗笑道：「當然要帶了，札木台把她們送給了我，她們就是我的人，我怎能不帶呢？」

秦莎莎的臉色一沉道：「當初可沒說過要增加人的，我們在一開始就談妥的，中途不得再插入外人？」

白朗道：「不錯！我們是有過這個約定，這三個人不是外人，是我的財產，是別人送給我的禮物。」

「可是她們不是普通的禮物，是活生生的人，那就違反了我們的約定！」

「那妳就別把她們當人看待好了。大小姐，我眞不明白妳爲什麼不要她們加入，她們來，只有好處，因爲她們是維吾爾人，她們的父親在沙漠上極有名望，有她們同行，可以避免很多痲煩，甚至於大股的土匪都不敢對我們下手，因爲她們可以召集同族的人來支援我們！」

秦莎莎反對的就是這一點，只是無法明說，氣呼呼地道：「我不管，我就是不要她們！」

白朗雙手一攤道：「很抱歉，大小姐，這不是妳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在大漠上拒絕別人贈給你的禮物是件很失禮的事，說不定會因此起誤會而演成戰爭。如果妳硬要我退回那三個女孩子，很可能我們就會被釘死在這地方，永遠也到不了目的地。」

聽起來似乎是無稽之談，但是經歷了許多風波，使她已經知道了這沙漠上的確無奇不有，因此只能撒賴地道：「我不管，你如果帶她們，我就留在這兒不走！」

白朗笑了笑沒作答覆，朱七過來說道：「頭兒，一切都準備好了，咱們該動身了！」

白朗點點頭道：「好！你留下兩匹馬，一頂小帳篷跟一個月的口糧，其餘的都帶着走好了！」

朱七問道：「頭兒！這是幹什麼？」

白朗笑道：「我們的秦大小姐發了小姐脾氣，不肯跟那三個維吾爾女孩子同行，我們又不能把那三個女孩子丟下不管，只有想法子先把她們送到一個地方去安頓好了，再來接秦大小姐。哦！同時你再問問二小姐，看她是要跟我們一起走呢？還是要留下，如果要留下，你就多留兩匹馬給她們，讓她們也有個伴兒！」

秦莎莎忍不住叫了起來道：「什麼，你要把我們留下！」

白朗笑道：「大小姐，這是沒法子的事，因爲我跟妳不一樣，妳走了這一趟後，說不定永遠都不到大漠上來了，我却是長年指着這片沙漠過日子的，因此，我寧可怠慢一點妳這個僱主，也不能開罪維吾爾人。」

秦莎莎恨得差點沒朝白朗的鼻子上一拳揍過去，她的手已經伸了出來，但忽然想到這一拳不見得會擊中白朗，很可能反而會吃個暗虧，因此拳一出手，她拐了個方向，向空虛幌了一招，口中却咒罵着：「白朗，你這個殺千刀的，你不得好死，總有一天，我要你跪在我的脚前求饒！」

罵完了，她賭氣轉身跑了。白朗却哈哈大笑，朝朱七揮揮手，通知他準備動身上路！

三個女孩子也回來了，眼睛都紅紅的，娜麗莎道：「主人，我父親的酒還沒有醒，他不來送行了！」

白朗微笑道：「沙漠上的第一勇士，會被一點酒擊倒而不能見人嗎？不行，我非得去看看他！」

娜麗莎哀懇地道：「主人，求你不要去！」

白朗道：「爲什麼？他爲什麼不能見人！」

娜麗莎只得道：「他雖是沙漠上的第一勇士，但也是個很慈祥的父親，驟然要離開我們，自然會有點捨不得，他不願意讓人見到他的眼淚！」

白朗怔了一怔，才轉以肅然的神色道：「阿拉眞神保佑他，一個具有愛心的人才是最偉大的人，我向他致敬！」

三個女孩子都跪了下來，吻着白朗的脚尖，同時以感動的聲音道：「謝謝你，主人！」

這情景讓遠處的秦莎莎看了，更是恨得咬牙，低聲咒罵道：「這三個不要臉的，像是找不到男人似的！」

秦非非在旁低聲道：「姊姊！別這樣，那只會使白朗對妳更起反感，更不會喜歡妳！」

秦莎莎皺着鼻子冷哼一聲道：「鬼才要他喜歡！」

秦非非笑道：「妳既然不在乎他，更沒有爲這件事生氣的道理了，她們跟着就跟着好了，妳又何必心酸呢！」

秦莎莎道：「非非！妳的腦子裏塞的是豆腐渣！我會爲白朗犯酸？妳忘了我們是來幹什麼的了！」

「我當然記得，可是這對我們沒妨碍呀？到了地頭，起出我們的東西，咱們的人也來了，把他們撇下就行了，人多人少有什麼關係呢？」

秦莎莎冷笑道：「怎麼沒關係，咱們要起出來的東西能叫人看見嗎？到時候這些人一個也不能留下活口。」

「什麼！妳是打算把他們全部都殺掉嗎？」

「要叫一個人保守秘密，最好的方法就是叫他永遠都開不了口，只有死人才永遠不說話。」

「姊姊，那恐怕不行，剛才周嫂跟我談過，她知道妳很想頂她的位子，她決心讓給妳了。」

「那怕她不讓，她犯了那個大錯，我不整掉她已經算好的了，慢着，妳說她決心讓給我，她可是打算退出了！」

「是的，她說她打算跟着牛老三，忘掉以前的一切！」

「有這麼簡單，咱們的組織豈是容人

想出去就出去的？」

「所以她才跟我商量，她保證絕口不提咱們的秘密，而且還盡力帮助咱們完成任務，然後只要求我們抬手放過她，讓她悄悄地離開！」

「說得好聽，我們對組織又如何交代呢？」

「就說她在路上死了，組織就不會追究了！」

秦莎莎想了一下，臉上現出了陰森的獰笑道：「這倒行，只有說她死了，組織才不會追究。」

「所以妳就不能對白朗他們再下手，牛老三一定不會答應的，周嫂也不會答應的。」

秦莎莎冷笑道：「他們不答應，我也不答應，我們的工作怎麼能讓一個外人知道？」

秦非非一驚：「這麼說妳把他們都殺死？」

秦莎莎又發出一聲冷笑：「妳有更好的辦法嗎？非非，記住組織交代過的一句信條：就是死人，也不能完全相信他們會守秘密。更可況是活人。」

「可是這麼一來，周嫂還會答應替我們守密嗎？假如她洩了出來，我們不是什麼都完了！」

秦莎莎道：「非非，妳怎麼這麼笨？現在怎麼能告訴她實話，當然先哄着她，答應她的條件，等我們達到任務，跟後面的人取得聯繫後，再採取手段。」

秦非非嘆了口氣：「姐，妳要是作這種打算，那就太小看周嫂了。我們是她帶進組織的，她能爬到今天的地位，單獨負責行動組，又豈是盞省油的燈，這一套她早想到了，所以她特別告訴我，大家以誠對誠，千萬別存心機，我們如果要耍什麼花樣，她就要豁出去，不留情分了。」

秦莎莎冷冷一笑道：「妳相信她的話嗎？」

秦非非道：「反正她說得很認眞，而且我想她也眞做得出，要是眞的豁出去，把話跟白朗他們一說……。」

秦莎莎冷笑道：「她如果是眞的想脫離組織，絕不會先來跟妳商量，好心地來帮我們達成任務了，她早就把一切和盤托出，利用白朗來對付我們了。」

秦非非不禁一怔：「那……妳說她是假的？」

「當然是假的。她在組織中的地位已經這麼高了，肯捨得就此放棄嗎？」

「那她爲什麼要跟我說這些呢？」

「那是因爲她這次判斷錯誤，已經犯了很多的錯，尤其是不愼把最機密的文件落在了別人手中，雖然那像伙死了，仍讓白朗他們知道了機密，這個錯誤是不可原諒的。她怕我們把她的錯失報上去，所以才說這種話穩住我們，到那時候妳看吧，她的手段一定比我的還狠，把我們全收拾了，然後獨吞功勞！」

秦非非打了個冷顫道：「她會這樣狠嗎？」

秦莎莎冷笑道：「不信妳等着瞧好了，她又不是個吃素的，居然會想到嫁人安份起來了。死在她手上的男人不計其數，她會爲牛老三這麼一個蠢頭蠢腦的像伙動心，如果說是白朗要她，那還可信點！」

秦非非陷入了惶惑中，她雖然對姐姐的方法感到不以爲然，但是對姐姐的話却有幾分相信，最主要的是因爲小周嫂的改變，似乎太難令人相信了！

一羣人開始上路了，這次多了三個女孩子，似乎顯得熱鬧多了，娜麗莎跟貝莎兒兩個人幾乎成了白朗的跟班，寸步不離的跟在白朗前後，獻足了慇懃，一會兒遞上水壺，一會兒掏出手帕爲白朗抹掉臉上的汗水與沙土。

秦莎莎的牙咬得更緊了，她既不屑於跟她們擠到一堆去，同時也沒有這個本事，因爲她的騎術做不到。

尤其是娜麗莎，即使白朗是在驅馬疾馳中，她也能不靜下來盡到侍奉的責任，一脚蹬在鞍子上，另一隻脚扣在脚蹬裏，整個人斜在馬的一側，探出身子去爲白朗擦汗，讓看的人爲她揑一把汗，她自己却穩得像沒事兒似的。

小周嫂也像脫胎換骨似的，忠心耿耿地跟着牛老三，牛老三要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要她站開點，她就站開點，有時她跟三個維吾爾女子倒很好，却很少去接近秦家姊妹了。

這是很耐人尋味的舉動，小周嫂在名義上是秦家姊妹的奶媽，是下人的身份。

她固然要照顧兩個女孩子，但是也應該去侍候那兩個小主人才對呀！可是她現在就像跟她們全無關係的，不但不靠近她們，連話都不跟她們說了。

因此在大隊靠近一個石山紮營休息的當兒，秦莎莎又把妹妹叫到身邊，低聲道：「非非，妳看見了吧，小周嫂變得多快，她平常是這樣的人嗎？」

秦非非顯然被弄迷糊了，皺着眉頭道：「這就叫人看不懂了，簡直像是換了個人。以前只有她給男人受氣的份，現在居然肯低聲下氣地受男人的差遣呼喚，而且還表現得樂得很似的！」

秦莎莎道：「這就是值得可疑的地方，如果她不是另有目的，她就不會如此委屈自己，一個人的行動突然反常的時候，就是值得注意的時候！」

秦非非道：「可是我不懂，她如果另有目的，應該表現得像平時一樣才對呀！她改變得這麼多，反而會引起別人的注意，讓人防備她了！」

秦莎莎冷笑道：「她知道我要對付她了，我們是親姊妹，妳一定是站在我這邊的，而且我把她失職的事情呈報出去，組織也不會支持她，因此，她現在是孤掌難鳴，極需要助手，而且必須在外人中去找了。」

「這就是她找助手的方法嗎？」

「最低限度，她這樣可以拉住個牛老三，如果用她以前的脾氣，就沒人會理她了，妳也知道的，她白貼了身子，陪牛老三睡了一夜，牛老三也沒把她放在心上。硬的不行，就只好來軟了！」

秦非非這才明白似地點點頭道：「她很會用心機。」

（未完）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金不換（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不換從那兩隻猴子搜索到敵人的秘密通路，明白事態的嚴重。一夜金人俊正獨自在焦慮，偷聽到金不換與諸葛明二人的對話，賈斯文隱身暗處，金不換及杜素文母女來找，請他一起去瞧那石屋的秘密。待入得石屋，金不換舉手猝然點了金不俊及杜小文的穴道，二人眞力封閉，暫失武功。金不換挾持金人俊無效，一怒之下要把金人俊處死。此時君山寨三處忽起火警，金不換的妻子柳迎春直闖水寨，而諸葛明亦受賈斯文所挾持。原來賈斯文才是眞正的金不換，冒充他乃是他的以前的屬下，賈斯文當初被他們毒害，如今來追償血債……

正邪決勝負　母子慶團圓

所以，偷運火藥的人，必須在警戒綫之外，也就是在距君山老遠的湖面上潛水潛游，像這樣的工作，可說是連事倍功半的效率也談不到。

本來，金不換預計有兩千斤炸藥，就可將那石屋徹底炸毁，但目前才不過運進千把斤炸藥，而他們潛入君山總寨的秘密已被公治仲揭穿。

也由於秘密被揭穿，金不換才顧不得火藥未運足，而不得不提前於今宵發動。

他那火藥的埋藏地點，就在那石屋旁約莫五六丈距離的一個天然石洞中，那石洞也是通往水底，不會被公冶仲察覺，在那石洞中的是帥振川的一個老朋友，並已定於二更正引發導火綫。

明瞭這些情况之後，就不難明白杜素文口中那「玉石俱焚」四個字的涵義了。

因爲，這些安排，金人俊一直都是被幪在鼓中的，儘管他失去自由之後，與知道這些安排的杜素文母女在一起，但由於提防有人偷聽，杜素文也不敢轉告他。

現在，金人俊已追入甬道中，如果不能及時退出，時間一到，豈非也成了石屋中那批人的陪葬的牲禮……

這些前情，就此表過不提。

金不換還是很鎮定地說道：「掌門人，請稍安勿躁，時間還早呢，還來得及挽救……」

杜素文道：「你定的是甚麼時間？」

金不換道：「二更正。」

杜素文苦笑道：「也不過只剩下個把更次的時間了，是否打算派人去通知，延遲發動？」

金不換也苦笑道：「不！目前無人可派，即使有人可派，時間上也來不及…」

杜素文臉色一變道：「那……我們該怎麼辦？」

金不換俯身悄聲道：「三位大妹子請附耳過來……」

四個人悄聲交談了一會之後，才在金不換的前導下，迅疾地消失於左側的一條甬道中。

× × ×

由於有公治仲在前開道，金人俊毫無阻碍地同公冶仲到達另一個寬敞石洞中。

石洞中，燈光輝煌，明如白晝，也聚集着公冶仲手下的十多名高手，「玉面人妖」郎妙妙，上淸宮主玄眞子也赫然在其中。

在方才那一逃一追的過程中，公冶仲已解開了上官玉的穴道，這時，公冶仲將杜小文向上官玉身前一抛，邪笑道：「阿玉，這小妞還是淸水貨，待會我要好好的受用！別嚇壞了她……」

金人俊厲聲叱道：「老賊閉嘴！」

公冶仲笑道：「小子別窮吼，現在，老夫手上沒人質了，你已沒有投鼠忌器的顧慮，還不進招？哦！對了，你赤手空拳，我借枝劍給你。」

金人俊冷笑道：「不必，本少爺就憑這一雙肉掌，也能取你的狗命。」

公冶仲道：「也好，讓老夫稱一下你的玄玉掌，已有多少斤两。」

一旁的上官玉媚笑道：「總寨主，別傷了他，這小子還是童子鷄哩！」

公冶仲哈哈大笑道：「咱們眞是各有所好，各取所需，好！我答應妳……」

金人俊的雙掌，已逐漸在變——變成一片略呈黝黑的晶瑩，口中並冷笑道：「好一對無恥之尤的狗男女！」

「別說得這麼難聽。」公冶仲注目笑道：「小小年紀，能有這種成就，實在很難得，小子，看在你曾經叫過我爹的情份上，我不殺你，快投降吧！」

「放屁！」

「小子，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夫不相信你還能强過得楊柳兒去。」

金人俊披唇一哂道：「我師姊保留了三成以上的實力，你都不是她的對手，還好意思呢。」

公冶仲精目中寒芒一閃，道：「這話是楊柳兒自己向你說的？」

「少爺懶得跟你廢話，」金人俊已乘這對話之間凝足了眞力，沉喝一聲：「接招！」

話出招隨，進步欺身，一式「雲破月來」，向公冶仲當胸擊出。

公冶仲口中雖然說得輕鬆，但他對於金人俊這個年輕敵人，可並未存一絲一毫的輕敵之意，尤其對手練的玄玉掌，又正是他那混元罡煞的尅星，所以，他除了也於對話之間提足了眞力之外，對於這雷霆萬鈞的一擊，更不敢輕攖銳鋒，身形微閃，向右橫移八尺。

可是他沒想到金人俊的身法跟他一樣的快速，而且也好像料準這第一掌他不敢硬接，同時也料準他閃避的方位似地，他閃避後的脚底才站上地面，金人俊的左掌已電疾地擊向他的右肩。

此情此景之下，公冶仲再想閃避已不可能，而且也實在不好意思，只好不加思索地揮掌硬接。

「砰」地一聲，勁風激盪中，雙方身形各自一幌，公冶仲並冷笑道：「玄玉掌也不過如此……」

「再接兩掌試試！」

「砰，砰，砰，」接連三掌硬拚，公治仲被迫退八尺有奇，亂髮蓬飛，連鬍子都翹了起來。

這情况很明顯，雖然由於金人俊的玄玉掌還不够火候，未曾對公冶仲的混元罡煞發生尅制作用，但却將公冶仲迫得落了下風。

金人俊初戰公冶仲這等强敵即佔上風，自然使得他信心大增，因而神采煥發，目中異彩連閃地笑問道：「滋味如何？」

公冶仲陰險一笑道：「不錯，你的玄玉掌已有七成以上的火候，值得老夫放手一戰。」

金人俊笑道：「那麼，別裝孫子，將你最拿手的功夫使出來吧。」

公冶仲雙目環掃，笑問道：「你是否覺得這兒地勢太窄了一點？」

金人俊道：「想換地方，就說乾脆一點。」

公冶仲陰笑道：「你敢去嗎？」

金人俊劍眉一揚道：「縱然是劍樹刀山，少爺也要闖上一闖，帶路！」

公冶仲一翹拇指道：「有種！不愧是楊家將的高徒，跟我來……」

由好方面說，金人俊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但由另一方面來說，他實在太嫩了。

因爲，孤身涉險，已是兵家大忌，此刻，他已經不住對方的激將法，再度冒險深入，試想：那有多危險！

金人俊跟着公冶仲進入甬道之後，那些聚集在甬道口的高手們也撤走了，不！不是完全撤走，還留下兩個——玉面人妖郎妙妙和上淸宮主玄眞子。

情况很明顯，這兒已接近公冶仲的心腹重地，而郎妙妙與玄眞子等二人，就是奉命把守這一重要關口的。

玄眞子雙目環掃，一見洞中只有他們難兄難弟兩人之後，才悄聲說道：「眞想不到，咱們總寨主竟然敵不過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郎妙妙笑道：「你牛鼻子眞是越老越糊塗啦！」

玄眞子訝問道：「你說我糊塗？」

郎妙妙道：「不是說你，難道是說我自己。」

玄眞子很不服氣地道：「我哪一點糊塗？」

郎妙妙道：「你以爲咱們總寨主是眞的敵不過那姓金的小子？」

玄眞子道：「難道說，咱們總寨主是故意假裝的？」

郎妙妙笑道：「你總算開竅了。」

玄眞子道：「那是爲甚麼？」

郎妙妙道：「你眞不長進，才說你開了竅，馬上又迷糊起來。」

玄眞子抬手拍着自己的額角，苦笑道：「老弟，你越說，我越迷糊了。」

郎妙妙笑道：「我問你，如果咱們總寨主方才不來上那一手，那姓金的小子又怎會自投羅網？那姓金的小子不自投羅網，咱們總寨主又如何向上官夫人交差？」

「哦！」玄眞子苦笑道：「難道咱們總寨主眞要把那小子完整無損的交給上官夫人？」

郎妙妙道：「身爲總寨主，自己親口答應過的事，豈能賴皮。」

玄眞子道：「咱們總寨主，可眞是大人有大量。」

「如不是他大人有大量，咱們哥兒倆又怎能成爲上官夫人的入幕之賓。」

「上官玉的胃口也的確够好，面首無數，夜夜春宵，如今，竟然對童子鷄也食指大動起來。」

「人生就是這麼回事，活着的時候不盡情享受，死後，即使給你立上一萬個牌坊，又有甚麼用？」

玄貞子連連點首道：「對！對！對！你這一套高論，我非常贊同，咦……誰在開玩笑？」

他，話聲中反手一摸，肩頭的金劍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劍鞘，電疾旋身，也沒看到半個人影。

就當他臉色一變之間，不遠處金光一閃，並傳來「吱」地一聲尖叫。

即是小猴子小黃，牠，前肢捧着玄貞子的金劍。後肢抱在洞頂倒懸的一根石筍上，正向着玄貞子郎妙妙二人擠眉弄眼，狀甚得意。

玄貞子一見之下，不禁苦笑道：「眞是時衰鬼弄人，可惡得連你這小畜牲也敢捉弄我……」

可能是那「小畜牲」三字激怒了小黃，只聽「吱」地一聲，一道金虹向玄貞子疾射而來。

憑玄貞子的身手，怎會將一隻小猴子看在眼中。

他，不加思索地，以空手入白刃的手法向那道金虹抓了過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玄貞子的右手一伸即縮，人也慌不迭地閃向一旁，還發出一聲驚叫：「咦！」

當然，他沒抓到他的金劍，也沒抓到小黃，而且，如非是他反應快速，還幾乎吃了小黃的虧。

小黃巳到了另一根石筍上，仍然在向玄貞子擠眉弄眼。

玄貞子一臉苦笑，瞧着小黃，怔怔地出神。

郎妙妙笑道：「牛鼻子，這才眞算是陰溝裏翻船哩！」

玄貞子苦笑道：「這小毛猴受過高明人物的調教，秉賦特異，也懂得武功。」

郎妙妙道：「這樣說來，你就不算丟人了？」

玄貞子苦笑如故地道：「別說風涼話，咱們追擊，先將金劍追回來再說。」

只聽一個嬌甜語聲笑道：「不錯！上清宮主玄貞子玉面人妖郎妙妙在君山總寨中聯手雙戰小毛猴小黃，如果傳到江湖上去，你們兩個可够風光啦！」

聞聲知人，那是笑羅刹呼延小鳳。

一見柳媚花嬌的呼延小鳳，郎妙妙笑逐顏開地道：「咱們眞是有緣，我正在想妳，妳就來了。」

呼延小鳳嬌笑道：「我也正在想你哩！你好可愛。」

郎妙妙邪笑道：「這算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上次失之交臂，今宵可莫再錯過了，來來來，咱們好好地親熱親熱。」

玄貞子沉聲喝道：「別廢話！笑羅刹，這小毛猴是誰調教出來的？」

呼延小鳳道：「大覺大師。」

玄貞子道：「大覺大師是誰？」

呼延小鳳道：「是江夫人楊柳兒的五叔，五台出家的楊五郎。」

「啊，……」玄貞子的咀張得好大，半晌闔不攏來。

呼延小鳳道：「現在，你懂了？」

玄貞子似乎因自己的失態而老羞成怒地哼了一聲道：「一個戰場上的逃兵，有甚麼了不起！」

呼延小鳳嬌叱一聲：「小黃，給我掌咀！」

如响斯應，金虹一閃，「吱」的一聲尖叫過處，玄貞子左咀角上，巳挨了小黃的一記巴掌。

玄貞子當然不會自甘挨揍，他曾經閃避，也曾經反擊，但一切均屬徒勞，小黃的動作，既快速，又滑溜，打了他一巴掌之後，又飛射到三丈之外。

呼延小鳳笑問道：「像你這樣才算是了不起，是嗎？」

對於蹩了一肚子窩囊氣的玄貞子來說，呼延小鳳這兩句話，等如火上加油，只氣得他鬚髮俱張，身軀顫抖，一時之間，却說不出話來。

呼延小鳳又嬌笑道：「小黃，左邊也賞他一巴掌，以示公平。」

這回，玄貞子不再站着挨打了，他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怒叱一聲，向小黃飛撲過去，而且他也亮出他那成名兵刃之一的玉柄拂塵。

玄貞子綽號金劍玉拂，足證他在這兩種兵刃上的造詣，此刻，他居然以他的成名兵刃來對付一隻小毛猴，他心中的憤恨，也就不難想見了。

當他含怒向小黃撲去時，剛好小黃也向他飛射而來，兩方面都是勢急勁猛。

小黃可眞够滑溜，牠似乎自知體型太小，不能跟對方硬拚，因而在對方即將碰個正着時，凌空一個觔斗，向左側身閃了開去。

玄貞子動了眞火，當然不會就此善罷干休，只見他怒叱一聲：「那裏跑！」又跟踪飛撲過去。

就這樣一人一猴，在石洞中電掣星飛地追逐開來。

一時之間，勁風激盪聲，小黃的「吱吱」尖叫聲，充滿了整個石洞，而那無比快速有如穿梭般的追逐，更令人爲之眼花撩亂。

呼延小鳳目注小黃那靈活而又快速的身法，確定牠不會吃虧之後，才向郎妙妙笑道：「姓郎的，咱們也別閑着啊！」

郎妙妙注目邪笑道：「對！咱們正好趁這機會，好好地親熱一番。」

呼延小鳳道：「別枉費心機，對我來說，你那瑜珈術，巳不管用了。」

郎妙妙一揚手中的靑鋼長劍，笑道：「大爺的法寶還多哩！」

呼延小鳳屈指輕彈上次奪自郎妙妙手中的碧血寶劍，道：「最近，江夫人傳了我三招劍法，現在，我借用這本來屬於你的寶劍，現買現賣，只要能接下這三招而不死，我可以饒你一命……」

也不等對方的反應，嬌笑一聲：「接招！」

碧虹閃處，像長虹舒展地，一下把郎妙妙圈住，並傳出一陣連續不斷的「琮琮」之聲。

只聽郎妙妙大叫一聲：「牛鼻子快來帮我，……」

「老弟休慌！」

玄貞子的反應很快，話聲中，人也疾射而來。

但他還是晚了一點，迫着他的是一陣淋得他一頭一臉的血雨，和一道寒氣砭肌的劍芒。以及一個無比嬌甜的話聲：「老雜毛，乖一點。」

眼睛被「血雨」糊住，劍光巳抵住他的喉核，他能不乖嗎？

接着，呼延小鳳又笑問道：「想死還是想活？」

玄貞子勉强睜開被血液糊住的眼睛，呈現在他眼前的，是郎妙妙那身首異處的屍體，以及那被削成片片，洒滿一地的鐵屑。

由這現場情形，不難想見，在呼延小鳳那現買現賣的三招劍法中，郎妙妙最多只接下兩招，由那遍地鐵屑情形判斷，那兩招劍法，更是快速絕倫。

玄貞子看得心底直冒寒氣，口中苦笑道：「俗語說得好：螻蟻尙且貪生……」

呼延小鳳縱聲笑道：「那廢話，直截了當的說。」

「我當然想活。」

「那麼乖乖地回答我的問話，但我必須廢去你的功力。」

玄貞子像隻待宰的羔羊，頹然閉上淚睛道：「可以，下手吧！」

金不換突然出現，沉聲說道：「不！他荒淫無恥，還得廢除他汚辱婦女的能力，讓我來……」

他，邊說邊伸指凌空連點，只見玄貞子接連打了兩個冷顫，長嘆連聲。

金不換冷笑道：「嘆甚麼氣，如果不想活，還來得及。」

玄貞連忙說道：「不！不……我不想死！」

金不換道：「那就老實回答我的問話，看到我兒子沒有？」

玄貞子有氣無力地道：「放心，他死不了。」

金不換道：「我問你看到他沒有？」

玄貞子苦笑道：「看到，可能巳去石屋，也可能巳在上官玉的床上……」

金不換厲聲過：「此話怎講？」

玄貞子道：「上官玉想吃童子鷄。」

「他離開這兒時，巳失去自由？」

「當時還沒有……」

金不換沉吟一下道：「時機很緊迫，小鳳，妳有更重要的任務，不必跟我一起了。」

呼延小鳳訝問道：「甚麼任務？」

金不換道：「俊兒他娘來了，現正在賓館中。」

呼延小鳳道：「我知道。」

金不換輕輕一嘆道：「以往，我欠她太多，現在，她又出家，我巳沒法對她作甚麼補償……」

呼延小鳳笑道：「可以還俗，我願尊她爲大姊。」

金不換苦笑道：「小鳳，現在不是談這些的時候了，妳也明白，目前危機重重，誰也不敢保證能不能活着離開這地底密室……」

呼延小鳳道：「正因爲如此，我更不願離開你。」

金不換道：「小鳳，如果你去保護俊兒他娘的安全，我會更加感激妳。」

呼延小鳳笑問道：「這就是你方才所說的更重要的任務？」

金不換點點頭道：「是的，不論如何，我不能再讓她受到一點傷害。」

呼延小鳳偎向他的懷中，仰臉嬌笑道：「你在騙我，雖然是善意的騙，目的在阻止我一同涉險，但這是不必要的……」

她，無視於一旁的玄貞子，也無視於郎妙妙那可怖的屍體，那一番綿綿情意，使得金不換禁不住百感交集，擁着她的嬌軀，輕聲嘆道：「小鳳，我沒騙你，她……她的確需要有人保護。」

呼延小鳳媚笑道：「還說沒騙我，那麼，你暗中派賈忠去幹嗎？」

金不換苦笑道：「賈忠的身手，怎能跟妳比，有妳去，我就絕對放心了。」

呼延小鳳固執地道：「不論你怎麼說，我就是不離開你，換哥，方才你還說，時機很緊迫，這就是說，我們早一刻將俊哥兒救出來，就少一分危險，是嗎？」

金不換點點頭道：「不錯。」

呼延小鳳道：「那麼，我們爲甚麼還在這兒浪費時間呢？」

「這個……」

「別這個那個的了！」呼延小鳳轉向玄貞子喝道：「老雜毛，帶路！」

玄貞子呆了　啞聲地道：「去……去那兒？」

呼延小鳳道：「去找金人俊。」

玄貞子苦笑道：「可是，我也不能確定他在甚麼地方。」

呼延小鳳道：「盡力而爲吧！能早點找到俊哥兒，你就可以早點逃生……」

× × ×

「到了，小子，老夫先讓你開開眼界吧。」

公冶仲站在一道鐵門前，向金人俊神秘地一笑之後，擧掌在鐵門上輕擊三下，鐵門呀然而啓，一股中人欲嘔的血腥氣，也迫面撲了過來，使得金人俊本能地向後一退，竟退出了二丈多遠。

公冶仲扭頭笑道：「別怕，這不是人血的腥味，是牛羊血……」

金人俊擧目向鐵門內瞧去，由於鐵門內只有微弱的綠光，顯得暗沉沉，陰慘慘地，加上那一陣一陣的血腥氣，幾乎懷疑自己到了阿鼻地獄的門口，因而向公冶仲注目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公冶仲道：「就是老夫以前跟你說過的絕對禁地，跟我來。」

說着，他自己巳緩步進入鐵門內。

金人俊雖然心中微感不安，但俗語說得好，既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因此，他略一猶豫之後，立即默運玄功護身，大踏步地跟了進去。

可能是所謂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的緣故吧！一進入鐵門內，那股中人欲嘔的血腥氣，也似乎清淡得多了。

略一環視，他的視力也巳能適應裏面的光綫。

那是一間經過人工整飾的巨型天然石洞，縱深在百丈以上，橫度約三十丈，高

度約五丈上下。

洞頂上，不規則地懸着不少用綠色絲綢遮住的夜明珠，所以整個石洞的光綫，顯得綠沉沉，陰慘慘的。

兩旁的岩壁下，分別坐着一行幽靈似的人影，那些人年紀都在五旬以上，有男有女，約略估計，總有五十多人。每一個人身前，擺着一隻木盆，那血腥氣，就是由木盆中發出。

金人俊瞧瞧那些木盆，又瞧瞧那批一個個如老僧入定似的人影，然後向公治仲問道：「他們是在練功夫？」

公治仲點點頭道：「不錯。」

金人俊道：「噢！他們練的是甚麼功夫？」

公治仲道：「功夫叫血影神罡，你不會懂的。」

金人俊道：「這些人，怎麼沒有一個年輕的？」

公治仲笑道：「年輕人除非像你這樣的人才够資格，可是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實在太少了……」

「那麼，這些人本來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了？」

「不錯，論他們的名氣，他們每一個人都不在你父親之下。」

金人俊蹙眉問道：「你帶我到這兒來，是……」

公治仲輕輕一「噓」道：「別問，瞧下去就知道了。」

這時，那些幽靈似的人物一齊舉起雙掌放入他們面前的木盆中。

就像是一塊燒紅了的鐵器放入冷水中的刹那一樣，木盆中發出一陣「滋滋」聲，同時也冒出一片含有濃厚血腥氣味的濃烟。

金人俊咀唇牽動了一下，似乎想問點甚麼，却是欲言又止。

公治仲像是自語似地說道：「可惜他們目前還只有七成火候。」

金人俊漫聲應道：「如果巳練到十成又如何？」

公治仲像夢囈似的說道：「首先，我要統一中原武林的黑白兩道，然後，向趙家皇帝的寶座進軍。」

金人俊一披咀唇道：「你的野心可不小呢。」

公治仲道：「本來嘛！男子漢，大丈夫，如果不活得轟轟烈烈的，豈不是辜負了這大好頭顱。」

這時，木盆中的濃烟逐漸消失，那「滋滋」之聲也停止了。

金人俊道：「這些人，就是你想作皇帝的最大本錢？」

公治仲點點頭道：「不錯，二十多天之後，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武林中的無敵高手。」

金人俊道：「這是說，再有二十多天，他們就功德圓滿了？」

「唔……」

「這種功夫，究竟怎樣的厲害？」

公治仲笑道：「說來你不會相信，現在我讓你實地見識一下。」

舉掌輕擊，四週忽然亮起數十支松油火把，將整個石洞照耀得如同白晝，也照得那些練功的人原形畢露。

這時，那些練功的人都巳由木盆中收回雙掌，盤膝趺坐，有如入定的老僧，他們起皺的老臉有如喝醉了酒似地，全都是紅光滿面。

最奇特的是他們的雙掌，白嫩，細膩，豐腴，就像是一向養尊處優的一位妙齡少女的玉掌。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方才的那一幕，誰會相信那木盆中所顯示的一切，是這些「纖纖玉掌」的傑作呢？

公治仲沉喝一聲：「帶呂不才！」

「是！」

隨着這聲恭應，兩個勁裝漢子由暗影中緩步而出。

那兩人，一個中等身裁，服裝整潔，另一個却是身裁高大，服裝不整，亂髮蓬飛，好像是由地獄中提出來的死囚。

公治仲一揮手，那中等身裁的漢子退了下去。

那大個子一臉的欲言又止，目光烱烱，凝注着公治仲，咀唇微動，却是欲言又止。

公治仲陰陰地一笑道：「呂不才，你不是一直要求我早點處決你嗎？」

呂不才（卽那大個子）却冷笑道：「廢話！」

「不是廢話，現在，機會來了，」公治仲抬手向兩旁一指，道：「這些人中，你可以任意挑選一個出來，作爲對你執行死刑的劊子手。」

呂不才自我解嘲地一笑道：「身爲死囚，還可以自己挑選劊子手，這倒是很新鮮。」

公治仲道：「本座還有特別優待，只要你能接下一掌而不死，你的老命就算是檢回來了。」

呂不才冷冷地哼了一聲，注目問道：「此話可眞？」

「信不信由你。」

「不錯，」呂不才傲然地道：「你沒有騙我的理由。」

「那就快點選人吧！」公治仲催促着道：「眼睛照子放亮一點，你如果挑選功力最高的，那你就死定了。你死後也可別怨我！」

當呂不才開始挑選人手時，公治仲乘機向金俊人說道：「這呂不才是我手下七十二寨中的一個寨主，在七十二位寨主中，他的功力列第三名。」

金人俊道：「他怎會被判死刑？」

公治仲道：「這些，你毋須過問。」

只聽呂不才沉聲喝道：「就是他！」

順着呂不才的手指瞧去，那是左邊行列中一個旣矮且瘦的黑衣老者。

公治仲含笑道：「你的眼光不算太差，在這些人中，他的功力暫列第二十六名，算是中等身手的人。」

接着，他沉喝一聲，道：「二十六號出列。」

那矮瘦老頭應聲出列，緩步走向呂不才身前丈遠處站定。

跟一座鐵塔似的呂不才一比，那矮瘦老頭似乎更顯然矮小了。

這，是否是呂不才故意挑選，以作萬一的死裏逃生的打算呢？

因爲，像這種相差懸殊的體形，依常

情來說，別說是那矮瘦老頭只攻出一掌，即使是整個身子都撞上去，也不可能對呂不才發生甚麼影响的。

但呂不才却是鄭重其事地向公治仲道：「總寨主，你總不能要我束手待斃。」

公治仲笑道：「當然！我會讓你有完全自衞的能力，」

說着，他飄落呂不才身前，揚指解了封閉眞力的穴道後，才又飛快地回到原地，道：「現在，你巳完全有了自衞的能力，而且，本座還特別准許你先行活動一下筋骨。」

「多謝總寨主的恩典！」

呂不才冷笑一聲，巳就地開始活動起來。

一旁的金人俊心中在飛快地忖念着：血影神罡眞是這麼厲害，能一掌制人的死命嗎？公治仲帶我到這兒來，眞正目的何在？如果血影神罡眞的那麼厲害，則自己孤掌難鳴，面對這麼多的牛鬼蛇神，該如何去應付？還有，他父親金不換是否也能找到這兒來呢？……

當然，這一連串的疑問，是他心中的事，事實上他的神態一直表現得很安詳。

公治仲向着他投過莫測高深的一笑之後，又向呂不才問道：「呂不才，活動够了吧？」

「够了！」呂不才傲然卓立，向那矮瘦老頭沉聲說道：「請……」

公治仲揚聲說道：「二十六號注意，全身施爲，只許一掌。」

那矮瘦老頭恭應道：「屬下知道。」

他那隻小巧美好的右掌巳徐徐地揚了起來。

公治仲向金人俊笑道：「小子，睜大眼睛，莫錯過這大好眼福……」

金人俊點點頭道：「我正在注意看着了。」

就這說話之間，那矮瘦老頭的纖掌，巳變成一片血紅，而且也突然之間漲大了一倍以上。

卓立在對面的呂不用，一臉肅容，雙掌徐徐揚起，蓄勢以待，很顯然，面臨此生死關頭，他巳提聚全部眞力，準備作孤注一擲。

那矮瘦老頭忽然好像雷鳴暴喝一聲：「接掌！」

他的話聲很大，但他的掌勢却緩慢得有如兒戲。

呂不才雙掌齊揚，吐氣開聲，猛然迎了上去。

沒有一般對掌的勁風，自然也聽不到任何聲息。

以雙掌對單掌，以巨大的體型對矮瘦的體型，形式上，呂不才佔了很大的便宜，但實際上的過程，却是大謬不然。

他們雙方的手掌尙未接觸，只見呂不才有如抗拒重如山嶽的重負似地，臉色一變，蹬、蹬、蹬、連退五大步之後，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一樣，徐徐地倒了下去。

接着，由他的七竅中沁出鮮紅的血液，他那巨大的身軀，連抽搐都不曾抽搐一下，立卽氣絕身亡，死狀奇慘，令人不忍卒睹。

當呂不才倒斃之後，一股濃重的血腥氣，也隨之擴散開來。

金人俊看得直皺眉頭，哼了一聲道：「好歹毒的邪門功夫！」

公治仲道：「凡是能置人於死地的功夫，都是歹毒的，可惜你看到的，還是不曾大成的血影神罡。」

金人俊道：「大成之後，又如何厲害法？」

公治仲道：「大成之後，就毋須凝功作勢，隨時隨地，舉手投足之間，就可置人於死。」

「你也會這種邪功？」

「老夫用不着去練它。」

「你說過，這是無敵神功？」

「不錯。」

「你自己既然不會，如果他們心存不軌時，你如何控制他們？」

「這叫作山人自有道理，你不會懂得的。」

金人俊沉思了一會，問道：「你帶我到這兒來，就是想利用他們的邪功來對付我？」

公治仲反問道：「你怕了？」

金人俊劍眉一揚道：「笑話，你該明白，玄玉掌是佛門絕學，不但無堅不摧，也百邪不侵。」

公治仲笑道：「不錯，可惜你的玄玉掌還不成氣候，如果我叫他們來對付你，你最多只有應付三個人的量力，多加上一個，你就準定會死。」

金人俊冷笑道：「那你可以叫他們試試看！」

公治仲道：「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方才，你自己也巳經聽到，上官玉要我將你完整的交給她，如果讓他們傷了你，教我如何向上官玉交代。」

金人俊淡淡地一笑道：「我沒工夫聽你的廢話，失陪了。」

說完，他掉轉身，毫不猶豫地向鐵門外走去。

出人意外的是，公治仲並未加以攔阻，不過，他也跟了出來，並且一笑道：「在這兒，較量會影响他們練功，咱們換個地方玩玩好嗎？」

金人俊笑問道：「你還要跟我較量，是不是？」

公治仲道：「當然！我雖然不殺你，却必須將你完整無損的留下來。」

「就憑你一個人？」

「不錯！」

金人俊不屑地道：「你忘了你方才還是我掌下的敗將嗎？」

「方才？」公治仲超越他的前頭，回身將他攔住，拈鬚微笑道：「小子，說你太嫩，你還不服氣，但事實上，你實在是太嫩了。」

金人俊注目問道：「難道你方才並未認眞出手？」

公治仲不加可否地道：「我站在這兒不動，就以現在這距離，以你的玄玉掌，全力攻我三掌試試。」

他們目前的距離不足六尺，以金人俊目前玄玉掌的成就來說，即使是一塊鐵板，在這距離之內，也能擊出一個掌印來，何況公治仲還是一個血肉之軀，而玄玉掌又是他那護身神功混元罡煞的尅星。

金人俊雖然有點納悶，但他深知對方

如此托大，必有所恃，因而一面提高警覺，一面眞力暗提，並冷笑一聲道：「你這是自己找死！」

公冶仲笑道：「小子，方才我已說過，我還想奪取趙家的天下哩！怎會自己找死？」

「好！接掌！」

金人俊雙掌一揚，接連凌空擊出了三掌。

三聲裂帛似的暴响過處，甬道中捲起一陣強烈罡風，但公冶仲的身形却是紋風未動，不但他的身形紋風未動，連他的衣角也是紋風不動。

他，像一個局外人似的，卓立原地顯得無比地安詳。而且，甬道中迷漫着一股似有若無的檀香香氣。

金人俊若有所悟地一聲「哦」道：「你……已練成了栴檀神功？」

「不錯，」公冶仲得意地笑道：「如果我不是也練成了佛　絕藝之一的栴檀神功，憑甚麼抗拒你的玄玉掌，更憑甚麼去控制那些血影神罡的人……」

話沒說完，他忽然出其不意，一幌而前，一下子扣住金人俊的右腕脈門，哈哈大笑道：「小子，現在沒咒唸了吧？」

金人俊腕脈被扣，半邊眞力沒法運行，但他的左臂仍能運用，而且飛快地一掌擊向對方的右肩。

公冶仲順手一帶金人俊的右腕，使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百八十度的旋轉，不但巧妙地避過了他的左掌，且也乘機扣住了他的左腕脈門，並冷笑一聲：「小子，乖一點！」

金人俊雙手腕脈被扣，半邊眞力都無法運行，這下子可眞的是沒咒唸了。

他，沒有掙扎，只是目注對方，冷哼一聲道：「你這種形同偸襲的勝利，我不服氣。」

公冶仲笑道：「眞是孩子話，不服氣有甚麼用？你能不認命嗎！」

金人俊索性閉上眼睛，冷然地道：「充其量也不過是一死而已！」

「我不會殺你，」公冶仲邪笑道：「上官玉要的是你，有得你快活的囉！還有，我也還要利用你釣金不換這頭大魚。」

金人俊雙目一睜，「呸」怒聲道：「卑鄙無恥的東西！」

公冶仲道：「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他突然鬆開右手，快如電掣地點了他的「肩井」，「璇璣」，「七坎」，「巨闕」等四處大穴，並一面笑道：「現在，我倒要看看你那移經易穴的功夫。還能有多大的作用。」

所謂移經易穴，就是以本身的內家眞力，使原有的經脈和穴道脫離原位，以防敵人的偸襲，但其脫離後的位置，一定在原有位置的寸許距離之內。

金人俊單身闖虎穴，爲防萬一，他早已將自己的穴道換了位置。

但他沒想到，公冶仲這個大行家「不按牌理出牌」，竟然先扣住他的腕脈，默察出他穴道變換的位置之後，才驀地出手點穴，自然是點個正着。

此情此景，金人俊還能說些甚麼呢！

公冶仲沉喝一聲：「來人！」

暗影中一個俏丫鬟應聲而出，公冶仲將手中的金人俊推了過去道：「交給上官夫人。」

「是！」

那俏丫鬟剛剛嬌應一聲，金不換已偕同呼延小鳳二人由甬道的出口處疾奔而來，並沉喝一聲：「將娃兒放下！」

公冶仲飛身擋在小丫鬟身前，笑問道：「憑甚麼？」

金不換强忍心中憤怒，徐徐地道：「憑你的身份。」

「此話怎講？」

「你好意思難爲一個年輕娃兒！」

公冶仲「哦」了一聲，笑道：「原來如此，可是，你既然好意思教他前來涉險，我能好意思辜負你的這番盛意嗎？」

金不換苦笑道：「爲了我的兒子，我不得不妥協，咱們談談條件吧！」

公冶仲含笑點首道：「我正在聽。」

金不換道：「站在我的立場，你我之間，本來是勢不兩立的，現在，只要你交還我的兒子，我馬上就退出去，咱們之間的過節，一筆勾銷，而且，我還可以救你一命。」

公冶仲笑道：「救我一命？你眞是越說越奇了。」

金不換正容道：「我說的是老實話，咱們這樣僵持下去，只是玉石俱焚，同歸于盡的局面。」

公冶仲道：「我也說老實話，我已經有必勝的把握，你們這些人，都已成了網中之魚，我只要一收網，誰也別想活着離開這兒。」

不等雙方按腔又含笑說道：「姑且算你說的是老實話，也確有誠意，又怎能教我相信，我又有甚麼性命之憂，須要你救的？」

金不換沉吟了一下，道：「好！我說明事實，現在距二更還有多久？」

公冶仲笑問道：「有什麼關係，難道這問題很重要？」

金不換正容道：「非常非常重要。」

公冶仲揚聲喝道：「値更香主報告時間。」

暗影中傳來上官玉的嬌笑道：「報告總寨主，現在是一更三點……」

一更三點，也就是說，距二更正只差一刻工夫了。

這情形，對金不換來說，是一個非常急迫的棘手問題。

他必須設法，立即救出愛子，退出這個地底石洞，才不致有同歸於盡的危險。

但目前，他可無從下手，因爲，金人俊的性命掌握在對方手中。

如果他將眞象告訴對方，事實上，他已經準備將眞象告訴對方了，將眞象告訴對方之後，會有怎樣的後果呢？公冶仲會不會接受他的條件？

就當他心口相商的刹那之間，甬道中又添了一批不速之客。

那是姹女門的掌門人杜素文，杜素文的師妹苗金鳳，丁玉嬌，以及帥振川，賈忠，另外還有一位美艷的中年道姑，和一位面幪青紗勁裝的少婦。

那美艷道姑就是法號修緣的柳迎春──金人俊的生身之母，至於那幪面的裝勁

少婦是誰，就令人費解了。

本已心煩意亂的金不換，禁不住頓足長嘆道：「快快都給我退回去……」

「來不及了！」公冶仲縱聲大笑道：「大小魚兒都已入網，該收網啦！」

只聽「轟」地一聲，一塊巨大的鐵板已將甬道關閉。

金不換來不及跟任何人打一聲招呼，厲聲喝道：「公冶仲，你眞不聽我說明眞象？」

公冶仲漫應道：「沒有人叫你不說話呀……」

這時，那烟視媚行的上官玉，已由暗影中走出來，由俏丫鬟手中接過金人俊，並在金人俊的俊臉上「嘖」地一聲親了一下──

杜素文目覩上官玉那副騷態，禁不住怒聲叱道：「上官玉，所有女人的臉，都給妳丢光了！」

柳迎春忽然大喝一聲：「騷貨，還我兒子來……」

話聲中，如電掣地向上官玉身前飛撲過去──

誰也沒想到柳迎春竟然會武功，更沒想到她會有這意外的行動。

因此，誰也來不及阻止她，却被擋在上官玉身前的公冶仲阻住了。

「砰」然巨响聲中，柳迎春被公冶仲一掌震得一個倒翻，退回原地。

更出人意外的是：柳　春居然接下公冶仲一掌之後，夷然無損。

金不換走近她身邊，靦覥地一笑道：「迎春，別急，……」

柳迎春漠然冷哼一聲，道：「我不認識你，此行，我是爲了我的兒子，我能活到今天，也就是這種要看看兒子的意志在支持……」

公冶仲報以冷笑道：「柳迎春，現在不是你們兩口子算陳年舊賬的時候！」

被柳迎春一頓搶白，弄得灰頭土臉的金不換，臉色一沉，搶先說道：「你管得着！」

公冶仲道：「至少我能管住你們的生死。」

金不換長嘆一聲道：「別作夢了，同歸於盡的局面已沒法挽救，大家準備等死吧！」

公冶仲訝然問道：「此話怎講？」

金不換道：「這就是我方才所要說的眞象，這石洞中我已埋下大量的火藥，並定二更正引發，如果咱們立刻一齊向外逃，你說還來得及嗎？」

公冶仲臉色一變道：「那的確是來不及了，不過，我不相信你眞能在這兒埋下大量火藥……」

金不換不禁笑道：「你也能否定咱們這些人的存在嗎？」

不錯！這些活生生的人，一個個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他的心腹重地，這是沒法否定的事實。

因此，公冶仲的信心動搖了，只見他臉色再度一變之下，忽然縱聲狂笑道：「好！好呀！好一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哈哈哈……」

站在他背後的上官玉忽然發出一聲驚呼：「噢！」

原來就在這片刻之間，已主客易勢，原本被上官玉挾持着的金人俊，已變成挾持上官玉的人了。

他，一手挾着上官玉的嬌軀，一面向公冶仲笑道：「公冶仲，臨死之前，你又上了一課。」

公冶仲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這叫做活到老，學到老，說吧！我這次又錯在哪兒呀？」

「你少點了我一道『氣海』穴……」

「啊……」

「所以，我能運用眞氣，將被制的穴道慢慢的衝開。」

柳迎春歡呼一聲道：「乖兒子，快到娘這邊來，讓我仔細的瞧瞧你……」

金人俊雖然沒見過他的親娘，但方才他的雙親幾句算陳賬的簡短對白，他已完全聽到，知道這位美艷道姑就是他的生身之母。

因此，他也歡呼一聲道：「娘，我就過來啦！」

由於甬道的寬度有限，而公冶仲又擋在他的前頭，因而他又向公冶仲笑道：「總寨主，借光一下，可以嗎？」

公冶仲漠然地道：「可以，將上官玉放下來。」

杜素文連忙接口道：「不行！俊哥兒，小文還在他們手中。」

公冶仲也飛快地接口道：「二更正的時間馬上就到，何必還那麼認眞呢？」

杜素文冷然地道：「當然要認眞，因爲，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死，該死的是你們這批牛鬼蛇神。」

公冶仲笑道：「這話倒是新鮮得很，難道說，火藥爆炸的威力，還能分辨誰是俠義正道，誰是邪魔外道嗎？」

素文扭頭向那幪面勁裝少婦笑道：「大妹子，該妳出場了吧！」

那幪面勁裝少婦點點頭道：「是的，時間已差不多了。」

說着，她徐徐地揭下幪面紗罩，赫然是嬌艷如花的范玲姝。

金不換禁不住搶先歡呼道：「好啊！想不到你們也淌進這趟渾水了。」

范玲姝嬌笑道：「閣下想想看，如果我們不淌這塘渾水，後果還能設想嗎！」

金不換注目道：「這是說，那批火藥，已經……已經……」

范玲姝含笑接口道：「我敢保證，那批火藥已經不會爆炸了……」

這眞是一個好消息，使得全體羣豪如釋重負似的，暗中長吁了一聲。

金不換更是暗中愁懷盡釋，目中異彩連閃地道：「江夫人，既然你們也參與了，爲甚麼不事先關照我一聲？」

范玲姝笑道：「閣下也不會關照過我們，更不會向我們有過甚麼要求呀！」

「這個……」金不換苦笑道：「本來我也想邀請賢伉儷助拳的‧但由於這是我個人的私事，不便啓齒，所以……」

范玲姝含笑接口道：「所以就決定自己獨力週旋了，是嗎？」

金不換點首苦笑道：「只是，對於賢伉儷這一份隆情高誼，我眞不知該如何報答才好。」

公冶仲插口問道：「江夫人，還有一

位楊柳兒和江大俠呢？」

范玲姝漫應道：「請耐心聽下去，就一切都明白了。」

接着，又向金不換嬌笑道：「閣下千萬別存甚麼感恩戴德的心情，我坦白說，我們夫婦參與這一碼子事，幫助你不過是順水人情，其實，還是為了自己的事。」

金不換一楞道：「此話怎講？」

范玲姝道：「因為，那些研練血影神罡的老魔，絕大多數都是北六省中的武林敗類。」

「啊……」

「所以，我們此行，追回紅貨不過是一個幌子，清除這一批老魔，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金不換苦笑了一下，說道：「我眞够慚愧。」

范玲姝嬌笑道：「金大哥，咱們是自己人，請容許我說句玩笑話，你的確是够慚愧的，因為，你的一舉一動，我們夫婦都瞭如指掌。」

一頓話鋒，美目橫掃，笑問道：「諸位，毋須我再加說明了吧？」

公冶仲冷然問道：「我還要問一句，楊柳兒江浩然二人何在？」

范玲姝含笑答道：「到了該出場的時候，他們自然會出場的。」

公冶仲頭也不回地向他背後的金人俊喝道：「金人俊小子聽着，你如果不立即放下上官玉，滾回你娘身邊去，我馬上教你死在血影神罡之下！」

范玲姝搶先說道：「人俊，扔下那臭婊子，到這邊來瞧熱鬧……」

一陣「軋軋」聲響過處，那封閉甬道的鐵板徐徐地向上昇起。

瀟洒風逸的江浩然，攜着杜小文的纖手，緩步走了過來，江浩然並向金人俊笑道：「人俊，我已經將你的小媳婦救出來啦……」

杜素文見愛女脫險，顧不得先向江浩然道謝，一把摟過杜小文，含着興奮的熱淚笑問道：「孩子，妳沒受委曲吧？」

杜小文嬌笑道：「娘，妳瞧，我不是很好嗎？」

范玲姝却向江浩然笑問道：「浩然，上面的情況如何？」

江浩然含笑說道：「總寨中的情況已完全控制住，他們都靜待他們的前任總寨主去辦理善後……」

公冶仲大聲怒叱：「作夢？」

金人俊將手中的上官玉向他一推，道：「還你！」

誰也沒想到，金人俊年紀輕輕的，居然也會要花樣。

前文已經說過，由於甬道寬度所限，公冶仲又擋在金人俊的前頭，公冶仲要想由金人俊手中接過上官玉，必須微側身形才行，同時，公冶仲也由於目前情況的急劇變化，鱉了一肚子窩囊氣，沒想到金人俊會玩花樣……這兩種情況一湊合，金人俊乃乘着將上官玉向前一推的機會，由一旁一滑而過，到了公冶仲的前頭，而他的雙手却依然緊抓住上官玉的嬌軀不放。

公冶仲一怔之下，怒叱一聲：「小子找死！」

金人俊撇咀道：「我敢保證，上官玉一定比我先死。」

「好！我讓你們多活片刻。」

公冶仲居然鬆開抓住上官玉的雙手，金人俊也乘機一個倒縱，帶着上官玉回到羣俠們的身邊。

公冶仲大喝一聲，道：「天池雙俠聽令！」

杜素文悄聲道：「天池雙俠也會在這兒？」

范玲姝也悄聲道：「天池雙俠是盜名欺世的偽君子，目前是那批研練血影神罡的人的正副領隊。」

由於公冶仲的命令沒有任何反應，使得他又沉聲喝道：「天池雙俠聽令！」

「叭，叭！」兩聲，兩具屍體由鐵門外投落他身前，並傳來一聲嬌笑道：「眞抱歉！他們兩個已沒法聽令了。」

風姿綽約，儀態萬千的楊柳兒忽然出現鐵門口，向金不換嬌笑道：「金大哥，現在，就看你們二位的壓軸大戲了。」

金不換拈鬚含笑道：「那是義不容辭的，但我担心，在賢伉儷兩位大行家面前，難免會貽笑大方。」

楊柳兒嬌笑如故地道：「金大哥別太自謙了，我相信二位的壓軸大戲，一定非常精彩。」

公冶仲厲聲叱道：「閉咀！」

楊柳兒笑道：「是的，現在該是動手的時候了。」

公冶仲臉色鐵青，神態猙獰得有如一個厲鬼，目光中隱含着無限怨毒，注視着楊柳兒，沉聲問道：「那些練血影神罡的人都死了？」

楊柳兒點點頭道：「不錯。」

公冶仲道：「都是你殺死的？」

楊柳兒道：「我是代天行道。」

公冶仲道：「就憑妳一個人？」

楊柳兒又點點頭道：「不錯。」

公冶仲冷笑道：「我不信！」

楊柳兒含笑說道：「是的，儘管那批人的血影神罡，都只有七成火候，但憑我一個人，在不動聲色的情況之下，將他們全部殺死，不但你不肯相信，連我自己也不相信。」

公冶仲注目問道：「那他們是怎麼死的？」

楊柳兒笑了笑道：「有一個秘密，不但你不會知道，就連首創血影神罡的姹女門的掌門人也不知道，那就是研練血影神罡的人，聞不得靈芝粉的氣味。」

公冶仲道：「就這麼簡單？」

楊柳兒道：「是的，裏面這些屍體，就是最好的證明。」

公冶仲接着問道：「這秘密是誰教妳的？」

楊柳兒正容道：「是我五叔。」

公冶仲道：「那是老禿驢也來了？」

楊柳兒俏臉一沉道：「公冶仲，本來我是不想出手的，你要是再敢出口損及我五叔，那我就不得不出手教訓你了。」

「妳不想出手還行嗎！」公冶仲狂笑道：「今宵，妳我之間，必有一人暴骨此間……」話落，雙掌齊揚，接連向楊柳兒擊出三掌。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惡鬥，沒有聲響，也沒有勁風，只有一股濃烈的檀香香氣

在擴散着。他們雙方雖然只拚了三掌，但優劣之勢，却已很明顯地分別出來。

楊柳兒氣定神閑，俏立原地，顯得和原先一樣的安詳。公冶仲却被震退五尺之外，面色煞白，咀角沁出殷紅的血漬。

楊柳兒笑了笑道：「公冶仲，由少林寺中偷來的栴檀神功，能有此種成就，你該足以自豪了。」

公冶仲凄涼地笑道：「可是，火候方面，比妳差得太遠了。」

楊柳兒嬌笑道：「你當然不能跟我比，我的栴檀神功是傳自我五叔，算是家學淵源。」

公冶仲忽然仰首長嘆道：「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話落，舉掌擊向自己的「天靈」蓋，只聽「霍」地一聲，於腦漿與鮮血四濺中，徐徐倒了下去。

現場中，一下子變得死一樣的寂靜。

很久，很久，楊柳兒才首先打破沉寂道：「金大哥，恭喜你已收回了自己的地盤，五月五日，當我就任北六省的武林盟主時，務請閣府光臨，給我捧場。」

金不換含笑點首道：「當然，當然，一定，一定……」

× × ×

第二天清晨。一葉扁舟，載着兩個人馳向岳陽，那是柳迎春和金人俊母子倆。

惠風和暢中，金色陽光下，這刦後重逢的母子倆，娓娓清淡，狀至愉快，似乎有說不完的話兒。

一艘梭形快艇由後面疾駛而來，很快就趕上了他們，那是楊柳兒和呼延小鳳。

柳迎春笑問道：「二位有何見教？」

楊柳兒嬌笑道：「給大姊送行，同時也是有事相求，希望大姊給我們這兩個小妹一點面子。」

「啊……」柳迎春用目光在對方兩人的臉上畫了一個問號。

「小事情，」楊柳兒笑道：「聽金大哥說，他要助人俊重建江家莊，但被柳大姊妳以『不飲盜泉之水』的理由一口拒絕了，所以，他只好請我出面，大姊，銀子算是我向君山總寨暫借，作為送給我師弟的一份見面禮，肯賞臉嗎？」

「大妹子言重了。」柳迎春扭頭向金人俊笑道：「俊兒，還不謝過師姊和呼延阿姨……」

楊迎春怡然嬌笑道：「柳大姊，呼延妹子，咱們這些各行其是的稱呼，眞會使不明內情的人，為之莫明其妙哩……」

一陣歡樂的笑聲，就歡送着各人下君山去了……（全文完）

沙旺地的武功

希華

雖然在中國功夫裏面擒拿手佔了一個頗為重要的地位，但在整個世界來說，別的地方仍然有些人喜歡使用擒拿手去壓倒敵人的，特別是南美洲巴西裏面的一個市鎮，叫做「沙旺地」的居民，其中有一部份精於武功，那一處最有份量的一種摔角的武功，當地人士稱做「賓毛」（這是譯音），那種特殊的武功就包括了摔角以及擒拿手這兩種武藝在內。

因為當地人士十分喜歡研究摔角以及擒拿手，故此，外來的遊客如果有人擅長這兩種功夫的話，沙旺地的武林高手就非常誠懇的請求此人到家裏作客待如上賓。

「賓毛」只是一種名稱，表示那種武藝跟別的功夫不同，本身是摔角的形狀，但却沒有把對方拋擲，或者倒地打滾之類的招式，只是在伸手踢腳之間一招分出勝負來，如果不能夠立刻分出勝負，變成互相角力，公證人就叫他們鬆手，搏鬥的雙方即時要分開，各自退後兩步，站好之後，然後出擊。發招之際，可以兩人同時衝前，亦可以站定腳步讓對方衝過來，然後迎擊，不管雙方的態度怎樣，總是想盡辦法拗折對方的手腕或關節骨，認為這樣做可以立刻取勝，在世界武功來說，這一門的武藝叫做「直立摔角」，表示它不必倒地打滾才分出勝負來。

擅長賓毛的人，俱是手腕比較粗壯的，精於擒拿手，幾乎每一招都可以立刻取勝，但要經過相當時間的苦練。

沙旺族的族長叫做阿魯加，他很喜歡對方跟他過招，只是限制上面不准挖眼，下邊不准踢出撩陰腿來，其他都可施展。

沙旺地的擒拿手有些像中國北派的武功，但却略有分別，舉例言之，阿魯加跟遊客過招時，採取十分悠閒的姿態，任由對方打來，他的雙手垂下，兩腳很自然的張開一點，對方發右拳打出，他立刻雙手齊出，右手一反，便以反掌的姿勢扼住對方的手腕，同時左手向上使勁一托一撐，跟住左手的五指在對方右臂靠近手踭之處使勁一揑，登時發生劇痛，那個人就無法支持，不能不蹲下來。

阿魯加做出這種表演給遊客欣賞時，跟着說：左手或右手都是一樣，只要對方單手出擊，便可施展這種擒拿手制勝，如果手段較為毒辣，那就不止用五隻指頭揑住對方右臂使勁一揑了，而是把對方的右手拉高，跟着轉身，使那隻手壓在自己的肩膊上面，雙手捉住他使勁一拉，自己的手往下沉，肩膊向上頂高，他的一隻手就會折斷。

這一類的直立摔角，跟中國功夫擒拿手相似，但却加上摔角的意味，中國功夫很喜歡使用纏絲手去拗到對方的手腕發生劇痛，無法再鬥，但却很少人施展折臂術取勝的，因為這種絕招可能使對方一生殘廢。沙旺地的擒拿手是面對面出擊的，從不左跳右跳，只是向前衝，或者向後退，他們有許多種方式是誘敵發招然後施展擒拿手的，以上述的一招為例，如果逐步退後，對方發拳打來，剛好用擒拿手取勝，反之，有機可乘，便即直衝過去，當他衝前之際，本來可以用拳出擊，仍不用拳，而是用掌拍打對方身上的重要部位，他的手掌練習到像石頭那麼堅實，而且有一股強大的勁，一掌打下，可以使幾條肋骨一齊碎裂。

這種「直立摔角」的武功是別開生面的，不過他們練習得非常純熟，而且經常過招，那就有另外一種力量產生，的確能夠使對方屈服。（完）

技擊鬥智奇情小說

文·朱羽
圖·子成

八絕

（十四）

前文提要：

前文敍至徐小蕙從被擒的黑衣漢子身上奪得一塊藍珊瑚，即趕去金門客棧，把一寸刀胡濤殺死，取得一顆珍珠；誰知童風也躡後跟到，要以九顆珍珠作賭注，邀她比武，決生死，獲勝生還者，十顆珍珠盡歸其所有，並請金開泰與曹玲作證，無如證人要雙方交出珍珠時，童風却支吾以對，於是引起三方爭論，卒因兩證人追問童風是誰殺死督辦，是誰刦去寶箱，一言不合之下，曹玲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手，矯捷地鎖住童風的咽喉……

一寸刀還陽　鎖喉手逞威

「開泰，」曹玲大聲說：「你站遠一點。」

金開泰表情猶疑，可是，在曹玲嚴厲的目光催逼下，他還是退了兩步。

童風深深吸了一口氣，突地展開了反擊。

他的左手托住了曹玲的肘彎，右手拍向曹玲的腹部，同時擰腰，挫步，在這種情況下，曹玲不鬆手是不可能的。

可是，結果呢？當他們靜止時，曹玲仍然揑住了童風的咽喉，童風雖然極力掙脫，却沒有成功。

童風吃驚了，金開泰和彭娘子也大爲訝異。

只有徐小蕙的態度冷靜，她似乎早就知道曹玲會這種絕招，或者這點功夫在她眼裏不足稱奇。

「童風，還要白化力氣嗎？」

「曹玲，我希望妳不要逼人太甚，如果妳不是爲了那幾粒珍珠而來，那在我這裏與妳根本就沒關係。」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爲了那幾粒珍珠而來的？」

「因爲妳不是貪財之人。」

「不錯，我來的確不是爲了想發橫財，但是，那幾粒五彩珍珠與我却有關係，先父就是爲了那幾粒珍珠而死，這筆債我是一定要討還的，童風，識趣點，在鎖喉手的武功之下，你想逃生，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鎖喉手？」童風大大地吃了一驚。

旁觀的徐小蕙也不禁挑起了修長的雙眉。

「鎖喉手」三個字似乎深深震懾了他們。

「怎麼？」曹玲的表情仍是非常冷酷，「你沒聽說過這種武功嗎？」

「聞名已久了，原來令師是……」

曹玲顯然不願讓童風說出她師父的名字，立即喝阻：「別扯東拉西，快說：那幾粒珍珠到底在不在你那兒？」

童風胆寒了，他臉上已經露出了恐懼的表情。

「曹姑娘，咱們可不可以到房裏去談？」

「你是怕冷？還是怕丟人現眼？」

「不瞞妳說，我是個可憐蟲，也是個傀儡，多年來，我一直被一個強而有力的人物控制着，我担心一旦洩漏秘密，他就會突然出手殺死我，進屋裏去安全些。」

「這麼多人在，他能够殺死你嗎？」

「他殺人的方法太多了，簡直防不勝防。」

「好，進屋裏去。」

曹玲並沒有鬆手，她就那樣揑着童風的咽喉將他拉進了廂房。

她教金開泰在房外巡守，她當然沒有邀請徐小蕙和彭娘子，而徐小蕙却自作主張地教彭娘子陪同金開泰一起在外巡守，她也跟了進去，也許她太好奇，不願放過這個大好機會。

進入屋內，童風哀求道：「曹姑娘，請妳鬆開手行麼？在鎖喉手之下，我還能逃得掉嗎？」

「我不願費工夫，如果我對你的答覆不滿意。我立刻揑斷你的喉嚨。」

「好吧，」童風沒法兒了，「我只有實話實說了，那九粒珍珠不在我手裏，我甚至沒見過。」

「那麼，珍珠在誰手裏？」

「在龍不王那兒。」

「龍不王？你胡扯些什麼呀？」

「我就知道你不會相信，事實上的確如此，多年來我一直是他的奴隸，他教我怎麼樣我就得怎麼樣。」

「在大庭廣衆之下，你倆不是爭得很厲害嗎？」

「那是一齣假戲。」

「假戲，那麼，目的又是什麼呢？」

「據龍不王說，五彩珍珠每粒可值八、九千塊大洋，十粒珍珠要是全了，就可值好幾十萬塊錢，他是想用這個方法將另一粒珍珠引出來。」

「曹玲，打她的嘴，」徐小蕙突然一聲沉叱。

「爲什麼，」曹玲冷冷地反問。

「因爲他在說假話。」

「徐姑娘，」童風嚷道：「我說的是眞話呀！」

「哼！」徐小蕙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你少在我面前喊寃，龍不王不知道另一粒珍珠在胡濤手裏嗎？還用得着唱什麼假戲，童風，你想栽贓栽在龍不王身上是不是？龍老頭不討人喜歡，這是實情，可是，他絕不是像你所說的那種陰險狡詐的歹毒小人。」

「徐姑娘，妳對我存有成見……」

「我對你的確存有成見，因爲你的花樣太多了，對付你這種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比你更陰險。童風，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你的寶貝女兒現在在什麼地方，你可知道？」

童風驀地一怔，振聲問道：「她在那裏？」

「在我手裏？」

「眞的？」

「信不信由你，童風，曹玲問你什麼，你最好忠實回答，要是有半句假話，你就死定了。」

「徐姑娘，妳不該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對付我。」

「對付卑鄙的人只有用卑鄙手段。」

「徐姑娘，不管妳用什麼手段對付我，也不管妳用什麼手段對付我女兒，我還是如此回答，那九粒珍珠在龍不王手裏，督辦大人是他謀害的，一切花樣都是他想出來的，他的目的究竟何在，我實在不清楚。」

徐小蕙看看曹玲，似乎要曹玲判斷一下童風的話是否眞實。

曹玲緩緩地說：「小蕙，妳認爲可能嗎？」

「難說。」徐小蕙說。

「童風！」曹玲問道：「龍不王將那九粒珍珠放在什麼地方？」

「身上。」

「那只珠寶箱裏除了那九粒珍珠以外，其餘的東西也很值錢，他將那只箱子又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奇珍齋。」

「這怎麼可能？」曹玲似乎感到非常意外。

「東西全部講好了價錢，就只等那粒珍珠到手，龍不王就收錢走人了。」

徐小蕙又說話了：「童風，你應該仔細想想，如果你說的是假話，你的女兒就完蛋了。」

「我說的話如果有半點假，你就殺死我女兒好了。」

「曹玲，放開他。」

「以後呢？」曹玲冷冷地問，她並沒有放開手。

「然後咱們上奇珍齋走一趟，是眞是假，立刻就會明白的。」

「誰來看守他？」

「不用看守，」徐小蕙的語氣就好像她是發號施令者。

「小蕙，妳認爲這種人值得相信？」

「他的女兒在我手裏，我不怕他要奸作詐。」

「但是有一點妳沒有想到，我沒有理由和義務去相信別人，當然也包括妳。」

徐小蕙楞了一楞，隨後却笑了。

「曹玲，我們是朋友，對不對？」

「是朋友。」

「是朋友就應該相互信任與體諒。」

「可是令尊也是殺害先父的兇手。」

「曹玲，那是上一代的事，妳難道要我代父受罪嗎？何況，這幾年來，在良心道義上，我已經代父受過了。」

「小蕙，妳也應該體諒我，江湖太險惡，人心太可怕，而妳，也令人有些莫測高深，所以我不敢輕信。」

「既然如此，此處局面如何收拾，都聽妳的了。」

「咱倆去奇珍齋，叫金開泰在這裏看守童風。」

「悉聽尊便。」

「彭娘子呢？」

「曹玲，妳要她跟去也可，讓她留下也可。」

「我要她留下。」

「好，」徐小蕙很溫馴地答應了。

曹玲放開了手，童風當然了解他自己的處境，默不吭聲地在椅上坐下，閉起眼睛養神去了。

徐小蕙揮揮手說：「走吧，咱們快去快回。」

「二位！」童風開了口：「我要提醒妳們一件事。」

「什麼事？」二人同聲發問。

「這裏有保安隊，有縣衙門，有官，有兵，他們絕不容許在這兒公開殺人，天井裏的屍首……」

徐小蕙立刻揚聲叫道：「彭娘子！」

彭娘子在房間出現，金開泰也緊緊跟着。

徐小蕙吩咐道：「將胡濤的屍體搬進來。」

曹玲也吩咐：「開泰，看牢童風。」

童風很輕鬆地說：「實在多此一舉，我的女兒在妳們手裏，我還能怎麼樣？」

徐小蕙和曹玲沒有理會，先後走了出去。

金開泰搬了一張椅子在童風的身邊坐下。彭娘子則到天井裏去搬胡濤的屍體。

這個娘兒眞不賴，那麼重的屍體她只在腋下一挾，就搬進來了。

她往地上一擱，冷冷道：「躺着吧！死人還能不乖乖聽話嗎？」

如果你認爲如此，那就錯了。

死人並不一定都聽話，以前那許多鄉野傳奇中不是有過許多的死人變殭屍，四處害人的故事嗎？

胡濤就不是一個安份的死人。

彭娘子剛將這具屍體往地上一放，這具屍體竟然彈跳起來，只見他右手一帶，彭娘子的咽喉處就噴出了一道血箭，其出刀之快，簡直快過閃電。

這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一個變化。

金開泰楞得像是被釘在椅子上。

死人會動，會殺人，誰相信？

一寸刀很快地抵上了金開泰的頸項，他即使再想動，也沒有機會了。

童風當然很吃驚，但他很快就笑了。

「我一直就很奇怪，江湖三把刀，最負盛名的一寸刀怎會死在一把平凡無奇的刀下？原來又是一齣假戲。」

胡濤冷冷地說：「你何嘗不是在唱假戲？」

「我？」童風楞了一楞，「我又怎麼樣啦？」

「你剛才說了那麼多，那一句話是眞的？」

「假話只要別人信，假話也會變成眞話。」

「你以爲她們都信了你的話嗎？」

「最少她們也半信半疑。」

「錯了，她們倆誰也不相信。」

「你怎麼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我現在還能活着嗎？傻猪。」

「胡兄，方才我親眼看見那把刀刺進了你的咽喉，看見你流血，如今你頸項上還全是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有沒有注意到，那把刀的刀把格外長。」

「沒有留意。」

「老兄，像你這種人太容易受騙啦，刀是空的，裏面灌了鷄血，刀縮進去，血噴出來，明白了吧？」

「這好像老把戲了，只是沒想到你這種有名氣的人也會玩這種把戲，更想不到徐小蕙和你會有勾搭。」

「你這話說錯了。」

「錯了？」

「她是我老婆，你怎麼用上『勾搭』二字呢？」

「哦？」童風倒眞是大吃一驚，「她是閣下的夫人？難怪誰也不知道她的來意，不過，我却不明白，何以你們夫妻搭檔要演這樣一齣假戲呢？」

「其中自有道理。」

「好了，如有秘密，我不問，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問，你方才說，徐小蕙和曹玲都不相信我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內人不相信，是因爲她很聰明，不容易上別人的當，曹玲不相信，是因爲全部珠寶都在她手裏。」

金開泰像木頭人似地坐在那裏，現在他的心中突地一震，他絕沒有想到曹玲眞的控制了整箱財寶。

他也在找機會反擊，但他知道絕沒有這個機會。

童風也不說話了，他似乎發現自己有許多地方估計錯誤，也許，他所有走過的路都走錯了。

胡濤手裏的一寸刀仍然抵在金開泰的頸項上，他在等待什麼，等待他的老婆凱旋而歸嗎？

徐小蕙將曹玲帶到那裏去了？她倆既然知道童風說的是假話，爲什麼還要去奇珍齋。

胡濤到底在耍什麼花樣，他的目的又是什麼？

這一連串問號就是無數個深奧的謎。

但有一點却可以肯定，世界上沒有不破的謎。

奇珍齋燈火通明，徐小蕙和曹玲在店裏坐着，熱茶還在冒熱氣，管事的在那兒有些手足無措，平日他很會應付朱門貴婦的，現在他却不知道如何對付了這兩個女客。

曹玲沒有講話，徐小蕙也沒有說話，她們靜靜地坐在那兒，眞像嫻靜的淑女，但是管事的心裏却非常清楚，絕不是那麼回事，這兩個娘兒們眞有點兒邪門。

兩人默默地坐了一陣之後，徐小蕙先沉不住氣了。

「管事的，你們掌櫃的要多久才回來呀？」

「這……這我可就不清楚啦！」

「他上那兒去了，你也不知道嗎？」

「我只知道有人請吃飯，他去應酬應酬，說是立刻就回來的，怎麼一去就去了那麼久呢？」

曹玲始終沒有接腔，徐小蕙看了她一眼，她也沒有反應，徐小蕙黑白分明的眸子轉了一下，她大概在揣摩曹玲此刻的心理狀況。

「二位姑娘，」管事的搭訕着，「有什麼事跟我說也一樣，店裏的事有一半我都作得主。」

徐小蕙冷冷地說：「巧得很，咱們的事剛好在你不能作主的那一半裏頭，別問，咱們等掌櫃的回來就是。」

管事沒趣地退下了。

又過了一會兒，店門口傳來了一陣車

馬聲。

徐小蕙不用轉頭去看，也知道是姓郭的店東回來了，龍門酒家那邊已經沒有戲唱，他還待在那兒幹什麼？

果然，是姓郭的店東回來了，管事的飛快迎了上去。

管事的在他耳邊低語幾句，他的臉色微微一變。

當他見到曹玲和徐小蕙時，臉色又是一變。

因爲他在龍門酒家見過這兩個女人。

「二位姑娘！對不起，有勞久等，有勞久等！」

郭掌櫃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他很沉得住氣。

徐小蕙站了起來，冷冷問道：「談買賣在那裏談？」

「就在這裏。」姓郭的走進了櫃枱。

「難道談大買賣也在這兒談嗎？」

「這……」郭掌櫃先是一楞，接着一連聲說道：「二位裏面請，裏面請。」

進入內廳，茶又重新沏過，管事的退出去，門也帶上了，靜悄悄的，氣氛顯得格外的沉悶。

「二位姑娘要買什麼古玩玉器嗎？」

徐小蕙看看曹玲，曹玲似乎沒有爭先說話的意思，於是，仍然由徐小蕙開口跟這位郭掌櫃打交道。

「郭掌櫃！聽說貴號最近到了一批首飾，其中有許多都是歷代宮廷之物，也有玉石中的奇珍，我們想看看。」

「沒有呀！」郭掌櫃毫不猶豫地否認了。

「郭掌櫃！咱們方才在龍門酒家已經見過面。」

「是嗎？我沒在意，我沒在意。」

「郭掌櫃剛才去龍門酒家幹什麼？」

「一個朋友請客，商場上的應酬。」

「是什麼樣的朋友？」徐小蕙逼得很緊。

「說起來也不算是朋友，是剛剛認識的主顧，他一定要請客，感情難却，我也只好去一趟。」

「新朋友，老朋友，總該有個名和姓呀！」

「他姓龍，至於他的名字，沒有告訴我。」

「龍不王，一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兒，是不是？」

「沒錯，沒錯，就是他，人挺客氣的呢。」

「掌櫃的，咱們得到了消息，那批珠寶就是他賣給你的，咱們要買，讓咱們看看貨，總可以吧！」

「姑娘！我說的話實實在在，眞的還沒見到那批貨。」

「哼！那麼，龍不王爲什麼要請你去吃飯？」

郭掌櫃低頭沉吟了一陣，才說：「我想請姑娘表明一下身份，如果妳不是普通顧客，我就將內情告訴你。」

「我的確不是普通顧客，我是江湖人物。」

「那我就可以實話實說了，不是我喜歡去白吃白喝，是那姓龍的逼我去的，我連一滴酒也沒有進口呢！」

「他逼你去的？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話嗎？」

「我說的是實話，姑娘可以去查證查證。」

「他沒說爲什麼要你去龍門酒家吃飯嗎？」

「他說，他要買進一箱珠寶，教我當場鑑定，估價。」

「這些事兒你替他辦了沒有？」

「剛才他告訴我，賣方臨時有事不能來，改天再請我帮忙，所以我就回來了，二位！我說的都是實話。」

「郭掌櫃！我相信你不會騙人，你家大業大，又何苦自惹麻煩？」

「是的，是的。」

「郭掌櫃，有一件事情想請教你。」

「姑娘太客氣了，不過，我懂的並不多。」

「珍寶八絕這個名辭兒你可曾聽說過嗎？」

「不錯，有這麼個說法。」

「是那八絕？」

「姑娘！說法是有這麼個說法，不過，咱們珠寶業的行家並不承認，而且是那八絕也沒有一定的標準，這說這，那說那，以我看，這都是咱們這一行中的敗類揑造出來的。」

「掌櫃的，你聽說過藍珊瑚這種寶物嗎？」

「珊瑚產於南海，有深紅，淺紅，純白幾種顏色，絕沒有藍色的，那是唬人的說法，姑娘千萬別上當。」

「掌櫃的，你絕對能肯定世上沒有藍色的珊瑚嗎？」

「絕對沒有。」郭掌櫃回答得毫不猶豫。

「好了，掌櫃的，」徐小蕙的態度比先前溫和多了。「你去歇着吧，咱們喝完這盅茶再走，行麼？」

「行！行！二位請慢慢坐，失陪。」

郭掌櫃倉皇離去，雖然大寒天，他却出了一身冷汗。

「曹玲！童風把咱們玩弄啦！」

「小蕙！我很想問問妳，如果童風說的是眞話，東西在這兒，價也估好了，妳又打算怎麼樣？」

「曹玲！我眞不明白妳這一問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妳追到這兒來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我要大白眞相，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

「這內中有太多的秘密，有太多的隱私，有太多的人在想盡了辦法全力保守，妳一個人有多大力量？」

「曹玲！」徐小蕙終於悟出了眞相。「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

「哦！妳突然又想到了什麼呀？」

「妳到這兒來之後，怎麼一句話也沒說過？」

「有妳在，還用得着我來開口嗎？」

「不是這個緣故。」

「那又是什麼緣故？」

「因爲妳早就知道童風說的是假話。」

「這倒奇了，我並沒有未卜先知之術呀。」

「曹玲！別的事妳也許沒法子未卜先知，這件事却瞞不住妳，因爲那箱珠寶就在妳的手裏。」

曹玲的反應眞是冷淡到了極點，她端起茶來喝了一口，然後聳聳肩頭：「小蕙！妳太看得起我了！」

門外突然响起一聲爆笑，緊接着，一個人推門而進。

是龍不王。

「曹姑娘也未免太謙虛啦！强將手下無弱兵，虎父無犬子，想想令尊當年在世的雄風，誰也不敢小看妳啊！」

一進門，龍不王就放了一串長長的鞭炮。

曹玲現在應該吃驚，但她仍然非常冷靜。

她看看龍不王，又看看徐小蕙，一句話也沒有說。

「龍老！」徐小蕙冷冷地說：「你是江湖上的前輩，咱們在這兒說話，你不請自入，太不禮貌了吧？」

「情況緊急，我也顧不了什麼禮貌不禮貌了！」

「情況危急！這話什麼意思？」徐小蕙一副質問的味道。「你站在前輩的立場也不該欺負咱們小輩呀！」

「徐姑娘！妳眞嘴利，我要跟曹姑娘說幾句話，請妳暫作迴避，行嗎？」

徐小蕙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出去了。

曹玲冷冷地看着龍不王，毫無反應。

「曹玲！我眞担心，妳打算如何收場呢？」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曹玲！妳的動機是對的，作法却錯了。」

「龍老！你能不能把話說得明白一點？」曹玲說。

「我已經說得够明白了，珠寶是你刼的，現在弄到成爲衆矢之的，妳還如此冷靜，我倒是有點兒佩服。」

「龍老！是你在說，還是別人如此說法？」

「每一個人！」

「可是，我只聽到你這樣說而已。」

「曹玲！妳可知道胡濤這個人的厲害嗎？」

「厲害又怎麼樣？再厲害的人也會死，他巳經死了。」

「胡濤死了！」龍不王顯得非常吃驚。「是怎樣死的？」

「是被殺死的。」

「誰？」

「徐小蕙。」

龍不王突然呵呵大笑，笑得曹玲滿頭霧水。

「你笑什麼？」

「我笑妳很天眞，徐小蕙怎會殺死胡濤？」

「是我親眼看見的。這還假得了？」

「如果是我親眼看見的，我也不會信，就算我再看見他被釘進棺材，埋進土裏，我還是不相信。」

「爲什麼？」

「因爲徐小蕙絕不可能殺死胡濤。」

「龍老！凡事不可太肯定，也不要太武斷。」

「別的事我不敢吹牛，這件事我絕對有把握。」

「我倒要聽聽妳的道理。」

「道理很簡單，胡濤是徐小蕙的丈夫嘛。」

「什麼？」曹玲鎭定的表情終於被擊破了。

「妳不知道？」

「龍老，確實嗎？」

「絕對確實。」

「可是我親眼看見胡濤躺在血泊中的呀。」

「那不稀奇，這種假殺人的把戲我見多了。」

曹玲再也不說什麼，立刻衝出了內廳之外。

這時，郭掌櫃和那管事的還在店堂裏守候着。

「那位姑娘呢？」曹玲急匆匆地問。

「她巳經走了……」

話都沒有聽完，她巳經快步走出了奇珍齋。

龍不王的動作也够快，一個箭步就縱前將曹玲攔住了。

「妳要上那兒去？」

「金門客棧。」

「去不得。」

「爲什麼？」

「妳這一去，無異飛蛾撲火，自投羅網。」

「我不信。」

「曹玲！我最喜歡妳的冷靜，妳怎會如此衝動？」

「金開泰在那兒……他比我自己還重要。」

「遲了。」

「遲了？難道……」

「別太緊張，金開泰還活着，不過，胡濤巳經佔了上風，妳想挽回頹勢，只怕很難，很難了。」

「龍老！你究竟在扮演什麼樣的身份？你說。」

「曹玲！別問得太多，看在我先一步跑來找妳，把許多妳不明白的情況告訴妳，妳還不信任我嗎？」

「龍老！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氣，說不信任你那對你是一件侮辱。可是，大家對你的評語是『不正不邪，亦正亦邪』，利之所在，你也會誤入歧途，作出壞事。」

「曹玲！妳說得不錯，但我不會用卑鄙的手段對付妳。」

「爲什麼？」

「當然有原因，不過，現在不是說的時候。」

「龍老，我認爲現在才眞是需要剖腹相陳的時刻，生死俄頃，敵友難辨，任何一個情況都會影响我的行動。」

「曹玲！聽我的話，此刻什麼也別再問我。」

龍不王是個玩世不恭的人，嬉笑怒駡，揮洒自如，神色與語氣，從未像此刻這般莊重嚴肅。

如此一來，曹玲更覺得茲事體大了。

她拉着龍不王進了內廳，强求地說：

「龍老！好像內情非常複雜，你一定要現

在告訴我，好不好？」

「曹玲！」龍不王爲難地說：「現在眞的不行。」

「不！你一定要現在告訴我。」

「好！曹玲！我答應你，不過，我只能略約告訴妳一點，妳不能往下追問，可以嗎？」

「好！」

「曹玲！我對令尊的死感到歉疚。」

「哦？」曹玲瞪大了眼睛。「這究竟爲什麼？」

「曹玲！妳說過不再往下追問呀！」

「我最少也該問問你爲什麼要對先父的死感到歉疚。」

「曹玲！不管妳怎麼問，我現在也不會告訴妳。」

「好！我現在不問，那麼，我總該問問現在我該怎麼辦吧？你剛才說，我要挽回頹勢，很難，很難了。」

「現在胡濤和徐小蕙也在等妳回客棧去。」

「胡濤眞的沒有死？」

「當然沒有死。」

「客棧我是非回去不可的，龍老！我不是在你面前吹牛，他們兩人還不在我的眼內，只是……」

「曹玲！我想問妳一件事，誰做妳的後盾？」

「沒有任何人。」

「眞的嗎？」

「我絕不騙你。」

「那倒奇了，就妳一個人能在巫婆婆手下玩花樣？」

「龍老！巫婆婆上了年紀，已經是過氣的人物了。」

「這一點我承認，人一旦上了年紀，衝勁沒有了，豪氣也沒有，你們年輕人衝勁足，反應快，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不過，上了年紀的人經驗豐富，這一點妳一定要承認。」

「我當然承認，所以，我這才請教你呀！」

「曹玲！我告訴妳一個秘訣，首先妳絕不要承認那箱紅貨在你手裏；對金開泰的生死存亡，你要顯得漠不關心，這樣也許還可以挽回一點優勢，除此之外，我也不能教妳什麼了。總之，我是站在妳這一邊的，妳可以大大放心。」

「對了！彭娘子和無影刀不是一對的嗎？」

「是的，一對無恥的狗男女。」

「龍老！那無影刀他不是在爲你效命嗎？」

「哼！像我這種老狐狸也會上當，他們其實也是跟胡濤一夥的，故意放在我身邊，是一對內奸。」

「他們要打探什麼？」

「打探我的行踪呀！」

「你的行踪對他們很重要麼？」

「是的。」

「爲什麼？」

「曹玲！妳的『爲什麼』眞是太多了嘛。」

「我問得清楚些，對我的行動有帮助呀！」

「曹玲！到現在只有一件事他們還不明白，那就是我是絕對地維護妳，所以在徐小蕙面前我是以敵對的姿態出現。好了，現在可以回客棧去了，千萬記住不要衝動。」

曹玲一路上都在想：在她的想像中龍不王是乖戾難纏的，而他方才却是那樣慈祥，爲什麼？

曹玲實在想不通這個問題。

客棧仍是靜靜的，大雪天的晌午過後，店堂裏一個客人也沒有，連小伙計影子都見不着。

天井中胡濤方才流出來的「血」已經被雪花掩蓋，似乎這裏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曹玲深深吸了一口氣，走進了客房。

在她的預料中，房中必有一個大陣勢在迎接她。

事實不然，只有徐小蕙一個人坐在那兒。

她以一個千嬌百媚的微笑迎接曹玲。

「人呢？」曹玲冷冷的。

「你在問誰？」

「金開泰，彭娘子，還有童風。」

「曹玲！」徐小蕙仍是眉開眼笑，「我們有許多事情要談，有旁人在一邊，那多不方便呀！」

曹玲坐了下來，徐小蕙過去掩上門，關好窗。

「小蕙！金開泰如今是死？是活？」

「曹玲，妳怎麼問出這種話來呢？」

「別打岔，請妳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題。」

「當然活着，冲着妳，誰也不敢傷害他呀！」

「那麼，胡濤如今是死？是活呢？」

徐小蕙楞了一楞，臉上的神色完全變了。

「曹玲！是不是龍不王在妳那兒下了迷藥？」

「小蕙！咱們曾經是好朋友，對不對？即使咱們免不了要成爲敵人，也不該小家子氣，玩花樣要奸詐的時候巳經過去了，現在該攤開來，讓我看看妳到底在賣什麼藥啦！」

徐小蕙笑了，笑得很嬌、很媚。

「曹玲！眞有妳的，一進門就給我來了一招下馬威……」

「小蕙！別說廢話了，回答我的問題吧。」

「胡濤沒有死。」

「可是，我親眼看見妳殺死他。」

「在江湖上，沒有任何人可以殺死他的。」

「金開泰在什麼地方？」

「在胡濤手裏。」

「你們想要怎麼樣？」

「胡濤要用他手裏的金開泰換妳手上的東西。」

「我兩手空空。」曹玲攤開了雙手。

「曹玲！別跟我來這一套，誰不知道那箱被刼的珠寶在妳手裏？在巫婆婆手下搶食，那還眞要有點兒本事哩！」

「小蕙……這個主意妳打錯了，我手底下沒有什麼財寶，縱有，也不會拿出來交給別人，金開泰跟我有感情，我承認，如果說我會爲他而屈服，爲他而犧牲，那

又是你們估計錯誤了，若是妳殺了金開泰，那只怪他倒楣。」

「曹玲！別嘴硬，金開泰也許比妳自己更重要……」

「小蕙！妳估計錯了，妳絕對估計錯了。」曹玲站了起來，向外走。「對不住，我還有很重要的事要辦。」

徐小蕙一橫身將曹玲攔住了。

「怎麼？小蕙，從現在起，友情就終止了嗎？」

「曹玲！」徐小蕙的語氣很柔和。「妳聽我說，妳現在是衆矢之的，別以爲龍不王是什麼好東西，難道他在風雪中趕來此地毫無目的？妳必須連絡幾個朋友，胡濤和我，該是最有力量的江湖之輩，准吃，但不准獨吃，一箱紅貨，價值數十萬，妳想一個人獨吞，未免太貪心了吧？」

「小蕙！我眞不明白，妳究竟在說些什麼？」

「妳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是吧？」

曹玲理也不理，昂首闊步地向外走出去。

突然，房門推開，胡濤推着金開泰走了進來。

「曹姑娘！」胡濤冷冷地說：「留步行嗎？」

金開泰以羞愧的目光望向曹玲，她卻避開了。

「聽說，」胡濤的語氣冰冷：「妳不在乎咱們如何對待妳相好的……」

「胡濤！」金開泰怒不可遏地吼道：「你嘴吧放乾淨點，我和曹玲是純潔之交，請你少用這種稱呼。」

「算了吧！你倆已不是一天的交情了，誰不曉得……」

「胡濤！」曹玲開心了：「我再重覆一遍：「你想用金開泰的生命作要挾，那是作夢，他死，他活，不干我事。」

「眞的嗎？」

胡濤手中的一寸刀開始在金開泰的頸項上移動，鮮血跟着刀尖流了出來。金開泰眉頭都沒有皺一下。他本來就是個血性漢子，在曹玲面前他更表現出男子氣概。

曹玲的心在絞痛，她曾經說過，金開泰比她自己還重要，難道財富的重要性超過了金開泰嗎？

問題是：那箱珠寶眞在她那兒嗎？

如果眞在她那兒，當她眼見金開泰遭到生命威脅時她仍然不肯屈服，絕不是因爲她捨不得放棄那批財寶，而是另有緣故，因爲她絕不是貪財惜金的人。

胡濤是三把刀當中的刀王，他當然了解利刀的威力；他更明白人體有多少血，能夠忍受割裂到什麼程度。

終於，他手中的一寸刀收了回來。

「曹玲！」胡濤冷冷地說：「我並不佩服妳。」

「我也並不稀罕你的佩服。」曹玲的態度仍很冷酷。

「妳嘴裏說，金開泰的死傷與妳無關，其實，妳心裏的想法又是另一回事，妳連回過頭來看看的勇氣都沒有。」

曹玲沒有回答，也沒有回頭。她了解自己有多大的毅力。如果她回頭一看，就會改變自己的主意。

「曹玲！妳可知道人的身上有多少血？能流多久？妳可知道人的頸項上有幾條最重要的血管？其中任何一條都不能割斷。妳猶豫，妳考慮，都不能躭擱太久的時間，寶貴的血流出來就收不回去，妳應該作一個決定了。」

曹玲的心在抽搐，但她仍然努力維持了外表的鎭靜，她冷冷地說：「對不起，胡濤！我要走了。」

她扭頭向外走去，她不想看到金開泰，但她還是看到了；金開泰的頸項一遍血紅，血液正像泉水般汨汨向外湧出，她深深明白，最多再過一刻鐘，金開泰就死定了。

一陣衝動佈滿了她的全身，她的每一根血管似乎都要脹裂，每一根骨頭似乎都要鬆脫，她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將胡濤撕成碎片，拿去餵鷹，拿去餵狗！

心中有了恨意，理智就悄然而退，她的右脚突然踢了出去；踢向胡濤右手中的那把刀，勁道十足。

胡濤的身法奇快，一閃而退，使曹玲一招走空。

曹玲這一踢，只是幌子，她心中另有算計。

就着那股子衝勁，一個猛旋，人已到了徐小蕙面前。

徐小蕙似有所覺，但她的發現已稍嫌過晚了。

曹玲的手揑住了她的喉嚨，鎖喉手再度施出。

所有的動作都在一瞬間靜止，只有一樣東西在動，那就是金開泰身上的熱血，它仍在汩汩地流着。

過了一陣，曹玲才厲聲道：「胡濤！給金開泰止血。」

「對不住！我可不是傷科大夫。」

「會用刀的人，必定懂得如何療治刀傷。」

「可是我不會，因爲我自己永遠也用不到。」

「胡濤！你聽說過有人懂得接骨之術，你聽說過有人懂得『接喉』之術嗎？」

「接喉？喉嚨的喉？我沒聽說過。」

「那麼，尊夫人的咽喉被我揑斷，就無法再接上了？」

「曹玲！」胡濤的臉立刻白了。「妳敢嗎？」

「我沒有什麼不敢的，天王老子也不在我眼裏。」

「如果妳敢傷害小蕙一根毫毛，妳就休想活命。」

「哼！不管怎麼樣，徐小蕙總比我先死。」

胡濤的呼吸急促，面色由白轉紅，又由紅轉白，如此循環了好幾次，終於，他向彭娘子揮揮手。

彭娘子掏出了一張膏藥，貼在金開泰的頸子上。

「曹玲！」胡濤氣急敗壞地說：「妳贏了！」

「不錯，是我贏了，可惜勝之不武而已。」

「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用的方法是向你偷來的。」

「哼！曹玲！現在可以將小蕙放開了吧？」

「慢點！先送金開泰出去……開泰！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還好，」金開泰活動了一下四肢。「只是沒有力氣。」

「慢慢走出去，在店堂裏等我。」

「曹玲！」胡濤的語氣緩和下來。「咱們現在還算沒有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放開小蕙，心平氣和地談一談，也許有辦法使我們彼此都能滿載而歸……」

曹玲沒有理他，只是頻頻催促金開泰趕緊離去。

胡濤又威脅地說：「曹玲！待會兒妳自己走得掉嗎？」

「開泰！」曹玲吼了起來。「叫你快走，你聽見了沒有，出去在店堂裏等我，？你還怕我被誰吃掉了嗎？」

「曹玲！我不放心妳一個人留在這裏呀。」

「快走！別娘兒腔啦！我不喜歡你，就是因爲你太溫柔，沒有男子氣，走！自己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

金開泰一扭頭，開門走了出去。

彭娘子也跟了出去。

「一脚踢！」曹玲叫道：「妳跟出去幹嗎？」

「我去店堂吃點東西，放心，胡爺沒下命令，我不會亂動的。」彭娘子還嫣然一笑，然後將門帶上了。

金開泰剛在店堂坐下，彭娘子也在他對面坐了下來。她將她的圍巾拉下來圍在金開泰的頸子上。

「別教人家看見你頸項上的血漬嚇了一跳。」

「我的傷嚴重嗎？」

「別聽胡濤唬人，皮肉之傷，剛才那張膏藥貼上去，三天之後包你結疤……咱們吃點什麼？」

「隨便。」

彭娘子叫了一些點心，一些菜餚。

「金開泰，曹玲說你沒有男子氣，你也能忍受？」

「不管她說我什麼，我都能忍受。」

「爲什麼？」

「因爲我喜歡她。」

「我眞看不出她有那點好。」

「這大概是『緣份』。」

「緣份？我也相信這兩個字，咱倆有緣份嗎？」

「倆們？」金開泰楞了一楞，然後說：「別開玩笑！」

按照金開泰的個性，他早就拂袖而去了，現在他還坐在這裏，一方面是因爲曹玲教他在這兒等，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他失血體弱，不願意與彭娘子起衝突。

「金開泰！一夜夫妻百日恩，你沒聽說過？」

「妳在說些什麼呀？」

「這也難怪，因爲你不知道那晚與你纏綿終宵的女人就是我。」

「是妳？」

「除了我還有誰？這裏有幾個女人，孫琴告訴你，那晚陪你的是她，對不對？她還不配哩！」

金開泰無言，他不知道這個時候該說什麼。

「你懷疑嗎？你的左肋處有個小小的疤子對不對？」

那是人體上的秘密，彭娘子竟然說對了。

「想不到！」

「想不到！這話怎麼說？」

「妳爲什麼要那樣作呢？妳有什麼目的？」

「什麼目的也沒有，我只是喜歡你，孫琴化錢僱了一個妓女來陪你，我又化錢把那個妓女支開了。」

金開泰垂了頭，他甚至連面對彭娘子的勇氣都沒有了。

「金開泰，咱們來商量一件事情怎麼樣？」

「你說。」

「陪我三個月，我願意爲你作任何事。」彭娘子將頭伸過去，輕輕地說：「叫我背叛胡濤都行。」

「三個月？妳爲什麼不說一輩子？」

「一輩子？那多長呀！不管多麼漂亮的女人都會老，也會令男人膩，三個月的時間不長不短。」

「大概時間太長，再好的男人也會使妳發膩。」

「對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不在乎江湖上的人如何罵我。我永遠喜歡年輕的男人，喜歡新鮮的男人。」

「妳剛才說妳願意爲我背叛胡濤？」

「是的。」

「妳與胡濤之間又是什麼關係？」

「他化錢，咱們爲他賣命，不幹活兒那來的錢生活？」

「咦，對了！妳不是跟無影刀在一起的嗎？」

「是的。目前已經到了該分手的時候了。」

「他會放過妳？」

「哈哈！」也不顧店堂裏有許多人，彭娘子竟然大笑起來。「他不會放過我？我這個『一脚踢』的渾名是怎麼來的？金開泰！咱們先說好，將來咱們到了該分手的時候，你也要保持君子風度。」

「我並沒有答應要跟妳在一起呀！」

「金開泰！你非答應不可。」

「爲什麼？」

「爲了曹玲。」

剛好，食物上桌，他們的談話一時間中斷了。過了晌午太久，金開泰在龍門酒樓也沒有吃什麼東西。他一面吃東西，一面想着彭娘子的話，一面注視內院的動靜，時間已經過去很久，却未見曹玲出來，他心中開始焦急起來。

「妳剛才說，我爲了曹玲就非得答應陪妳三個月？」

「沒錯。」

「我不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

「曹玲現在已明顯地處在劣勢的地位，如要挽回劣勢，再佔上風，只有一個人可以幫她的忙。」

「那個人是誰？」

「是我。」

金開泰幾乎不敢相信，但他又覺得彭娘子不是在吹牛，因爲她的語氣和神態，都充滿了信心。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銀井

（續完）

馮嘉·文　子成·圖

尋寶終成空　癡戀竟能償

前文提要：

前文說至司馬洛與蘇玲玲駕機偵察，在一高處發現一枯井，司馬洛降落，下井搜索，却無所獲。次日司馬洛單獨駕機到另一處牧塲偵查，不料降落後發現馬先生，於是同飛泰國。馬先生前派赴泰國的艾霏，已被周金等人擄走，軟硬兼施逼供，但艾霏不從……

周金接着說：「所以我忽然就踫到這個！」他把艾霏那隻大大的手袋提起來，輕輕一撫，像愛撫地：「多麼簡單，多麼明顯，然而又是多麼容易給人家忽略！」

是的，那實在是太明顯了，明顯到簡直令人難以相信。艾霏的手袋是一隻帆布的新潮手袋，手袋上面有印花圖案的，而印着的就是一幅地圖，另外還加上一些泰國的象徵式圖案，例如佛塔和多手佛之類，這樣的手袋，上面是可能有任何圖案的，看上去這會是一件在本地買的東西，事實上本地亦不見得就會沒有出售。

「我忽然之間想起，」周金說：「假如妳是負有一件特殊任務而來，你似乎是不會有那種閒情逸緻去買一隻新的手袋的。而且買了新的，舊的一隻可要處置，那太麻煩了，因此這隻手袋很可能就是你自己帶來的。但假如是你自己帶來的，那怎麼又會有泰國地圖在上面呢？除非這地圖是另有作用的！」

艾霏緊咬着牙齒，恐慌得胃部也抽搐起來了。她說：「你在胡說八道，周金，我也不知道你是在講什麼？」

周金微笑：「這裏，應該就是這一點了。」

他指着地圖上一個紅色的圓圈。

艾霏雖然極力想表示沒有這件事，卻也掩飾不住了。她的面色大變。現在她大概是不必遭受周金所聲言的那種凌辱了，然而，既然周金已經知道了金銀井所在的地點，那麼，她又可以活得多久？她勉強使自己鎭定着說：「既然你是這樣自作聰明，那你去試試好了。找不到什麼的話，我可不負責！」

「這是一個很理想的地點！」周金說：「照我知道，這裏有許多石窟，而且有些石窟還是直通向下面的，就像井一樣。金銀井不一定要是一口枯了的井吧？也許是一口直通向地下的井也不出奇。不過，另一方面，這個地方也有井的。」

艾霏咬着下唇不做聲。

「但是！」周金說：「你用不着担心，你暫時是不會死的，因爲我可能猜錯了，那時，我還是要回來跟你談談的！」

「你看！」小李現在可面露笑容了，「我們的老板，他的確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

「我得留下一個人來看守着你！」周金沉吟着說：「讓我看看把誰留下來好一點。」

「我！」小李說：「讓我！」

他自然十分希望這個任務給他，這樣他就大有報復的機會了。

艾霏也希望周金把小李留下來看守她，由於她也覺得小李是一個不難對付的人，假如留下小李一個人在這裏，那麼，她脫身的機會是相當之高的。她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她有着相當强的判斷力，而她現在就斷定小李是一個她對付得來的人物。

可惜周金也是這樣想的。他搖搖頭，說：「還是不好。小李，你跟我走吧，馬利奧留下來吧！」

「但是……」小李不悅地抗議。

「閉上咀巴別吵！」周金喝道：「你是個飯桶！你不知道嗎？這個女人簡直可以把你整個人吞下肚！」

小李沉着臉不做聲。馬利奧則吃吃笑着：「老板說得對，小李，把我留下來，這女人就不會把我吞下肚，因爲我連摸都不會摸她一下的。你知道不知道，工作和娛樂，我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我工作的時候，我就不會去娛樂，而同樣地，當我在娛樂的時候，我也不會去工作！」

「好了。」周金又舉着那隻手袋，對艾霏說：「這手袋上的地圖顯示，金銀井的所在離開這間屋子並不太遠，在天黑之前，我們就該可以來回一次了，不過我還是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艾霏，究竟這手袋上的地圖是不是眞的？假如果我白走一趟，那我回來的時候，對你就會很不客氣了。」

艾霏不屑地歪着咀唇：「你要自作聰明，那是你的事情，怎能要我負責？」

周金凝視了她一會，忽然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這也算是一個很好的答案了，艾霏，你故意顯得不在乎，其實你是怕我眞的會去，所以才這樣說，既然如此，那這個地方應該是相當值得去的了。」

艾霏緊咬着牙齒。周金是個老狐狸，能觀人於微，連人家的心事都看得出來，要騙倒他，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有甚麼辦法可以制止他呢？

馬利奧說：「把她留下來我不反對，老板，不過你最好叫小李把這位小姐的脚縛起來。小李的脚看是好看，却一點不實用，但這位小姐的脚，却是又好看又實用的。」

「讓我來。」小李馬上動手把身上那件汗衫脫下，他們沒有帶來繩子，這件汗衫可以代替繩子，而且反正小李也是非常熱心於把衣服脫下來，表演一下他那一身豐滿的肌肉的。

小李的汗衫剛脫下了一半，幪着頭時，就聽見有一把陌生的聲音說：「好了，放下槍！」這聲音實在並不陌生，他覺得以前是早已聽過了的，不過目前不屬於這屋子裏的任何一人，所以覺得陌生而已，他連忙加快動作把汗衫脫下，却是愈急就愈脫不下。

這聲音是來自馬利奧背後的窻口，而馬利奧是唯一拿着槍的，這個命令[illegible]就是對馬利奧而發的了。馬利奧遲疑了一下，一咬牙，就要轉身。但還是遲了一點，艾霏跳前兩步，一脚踢中他的手腕，槍飛走了。再一脚，馬利奧給踢中了腹部，整個人的腰都彎了下來。小李剛脫下了汗衫想衝前，艾霏又在他的肚子上踢了一脚，小李也是彎下了腰站不起來了。周金則祇是呆呆站在那裏，完全沒有抵抗。他習慣上祇是做發號施令的工作而已，叫他動手打架，他可是不會。

跟着，司馬洛就拿着槍從窻口跳了進來。他的聲音當然是並不陌生的，因爲這兩個傢伙在三藩市的酒店裏已跟他碰過了頭。

還是司馬洛再佔了一次上風，還是這樣出其不意地又給司馬洛佔了上風，都給司馬洛制服了。

「你。」周金慢慢地說：「司馬洛，又是你，我還以爲你是不管這件事情的，但你又出現了。」

「我本來是眞的不管。」司馬洛說：「但是你捉去了我的女朋友，那就不同了，我是來救回我的女朋友！」

「我很抱歉。」周金說：「我不知道這個是你的女朋友，你明明帶着另一個女朋友在世界的另一個部份的，但是忽然之間，你却又出現在這一個部份，說這個是你的女朋友了。」

「我的女朋友多得很。」司馬洛說：「同一時間有兩個，也不是出奇的事。」

「也許。」周金說：「我們可以商量一下條件問題？」

他一面說着一面注意到艾霏用脚把馬利奧丟在地上的手槍踢開，踢到牆邊，然後自己退過去，站在槍的前面，彎腰蹲在地上的馬利奧似乎是打算撲過去把槍抓起來，作最後一逞的，但是艾霏這樣做了之後就不行了。他假如還要撲過去取槍，那一定會先捱艾霏一脚，而艾霏那一脚的味道，他也不是沒有嚐過的。

「快替我解開繩子。司馬洛。」艾霏說。

「等一等，別走得太近。」司馬洛說。他不想艾霏太接近他而擋住了他的槍口，假如槍口一給擋住，馬利奧或者小李都可能乘機發難的。

「我的手袋，」艾霏說：「裏面有一把刀子和一把槍的。」顯然她是希望拿到手袋內的刀子，就可以把手上的繩子弄開了。

司馬洛對周金招招手：「手袋，丟過來！」

「我還是認爲我們可以談談。」周金說。

「我們早已經談過了。」司馬洛說：「我已經對你講過，你根本就不該到這裏來的。現在快點！」

周金揚手把手袋丟在地上。「你自己來拿好了。」

「讓我來吧。」門口出現了另一把聲音，出現了另一個美麗的女郎，蘇玲玲。她手上也有一把槍，她的出現使司馬洛嚇了一跳，但因爲蘇玲玲的槍咀並不是朝住他，所以司馬洛很快又鬆弛下來了。

蘇玲玲把手袋一踢踢到艾霏的脚邊。這時，艾霏不是看手袋而是看着她，這似乎是女性的典型[illegible]一看到有另一個美麗的女人出現，[illegible]都會生起一股酸溜溜的醋意。

「眞的。」司馬洛微笑：「想不到你也會出現。」

「我老早說是在泰國。」蘇玲玲說：「我當然也出現在泰國了，你也會出現在泰國，反而是我想不到的事情呢！」

她走到艾霏的後面，從牛仔褲的腰間拔出了一把刀子來，說：「眞可憐，皮都給繩子勒破了。」

「把繩子割斷吧！」司馬洛說：「有妳帮忙最好了。」

蘇玲玲忽然以很快速的動作把刀子伸過了艾霏的頸子，在她的喉嚨上一擱，而手中的槍也向司馬洛擺了過去，說：「好了，司馬洛，放下槍！」

司馬洛在那裏，馬利奧跳起來，但蘇玲玲說：「馬利奧，你不要動，小李，你也是！」

馬利奧不敢動了。蘇玲玲又說：「司馬洛，你不要逼我放槍。」

司馬洛祇好把槍丟下了，有艾霏隔着，他是不能向蘇玲玲放槍的，蘇玲玲把那隻手袋一踢踢回了周金的身邊。周金忙拾起來。

「你們快去吧。」蘇玲玲說。

「讓我……」馬利奧恨恨地瞪着司馬洛：「這一個交給我，我已經等了他很久，我一直在祈禱着他會出現。」

「不要。」蘇玲玲說：「我們早已說好過了，報仇雪恨可以等，但別的却不能等，而且，他是我的，我最不满意這種男人，玩厭了就忽然翻臉無情把我摔掉。」

「那讓我來教訓他好了。」小李說：「我最善於教訓這種男人。」

「你別管。」周金厭惡地說：「蘇小姐說得對，報仇雪恨，並不是最重要的，我們快走。」

「你們回來時！」蘇玲玲說：「他們還會在這裏的，那時，你們兩個人每人整治一個好了，很簡單，是不是？」

這問題在小李來說倒不簡單，他既想對付司馬洛又想對付艾霏，他眞難決定選擇那一個好一點。

「走吧。」周金提着艾霏的手袋說。

「你的槍。」蘇玲玲說着，把馬利奧的槍踢過去，馬利奧拿起來，槍咀對着司馬洛，冷酷地說：「當我回來的時候，我會在你的兩眼之間開一個洞。」

「走吧。」周金又不耐煩地喝道。

他們一起去了，蘇玲玲放開了艾霏，移到牆邊去，靠着牆壁在地上坐下來，因爲這間小屋子裏是連桌椅都沒有的，根本是一間給拋棄了的屋子。她擺擺槍，說：「你們，都坐下來吧，站在那裏乾耗氣力沒有意思！」

艾霏不屑地哼了一聲：「好一個風流的司馬洛，專門去招惹不三不四的臭女人，現在是自食其果了。」

蘇玲玲並不顯得生氣，祇是微微笑。司馬洛說：「爲甚麼呢？蘇玲玲，爲甚麼你要跟周金在一起？」

「我到了這裏，總要有個合夥人的。」蘇玲玲說。

「你找錯了合夥人。」司馬洛說：「這個人不值得信任。」

「他總比你好吧？」蘇玲玲說：「明知道目標是在泰國，卻帶着我到墨西哥去空跑一趟。」

「我並不知道。」司馬洛說。

「不過現在沒有甚麼關係了。」蘇玲玲說：「反正我也不再需要你。」

「媽的。」司馬洛說：「你最好快點放下槍，你以爲周金是甚麼人？他回來時他會把你殺掉的，你以爲他會信任你？」

「爲甚麼他不能信任我？」蘇玲玲說：「我要的那份證據，對他是沒有用的，因爲那份證據是指證一個已死的人，而已死的人是不會付錢的，我要得到不過是爲了保護一個家族的顏面而已，我不跟他一起去，這就是最好的證明了。」頓一頓，又狡猾地微笑：「而且，你憑甚麼覺得周金還會回來？」

「他不回來？你也得不到你所要的了。」司馬洛說。

「這也不要緊。」蘇玲玲說：「那份證據祇要不是落在警方的手上，就不會被公開，而我所求的亦不過是它不要被公開而已。」

「你這媽的傻瓜混蛋！」司馬洛叫着站起來：「你不能讓周金拿那些東西。」

「卜！」蘇玲玲開了一槍，司馬洛的身子一旋，就像他是在跳一種古怪的芭蕾舞似的。蘇玲玲這一槍把他的褲管射穿了一個洞。

「這祇是警告。」蘇玲玲說：「你再走近，我要令你一條腿子失掉了。」

「你究竟是從甚麼溝渠裏找到她的？」艾霏冷冷地問。

蘇玲玲卻並不生氣，祇是冷冷地微笑着。

她說：「小姐，假如你想用激將法，那妳是失敗了，我並不容易生氣，而且，算你把我弄得生氣起來了吧，妳又有甚麼好處？妳不過會把我弄得在妳的腿子上射一槍，或者是把妳的臉蛋抓破，使妳不再美麗吧了。」

「講到用處。」司馬洛說：「你幫他們又有甚麼用處？幫我不是更好嗎？剛才我已經把他們制服了，假如不是你來搞一搞——我制服了他們，我救回了艾霏——艾小姐的話，你一樣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東西。」

「別跟她講理了，」艾霏開口說，「看她的樣子，她隨時可以跟任何男人上床的，她卻有胆量指責你拋棄她！」

蘇玲玲還是微笑。艾霏的激將法的確不能把她激怒，也許就因爲她明知道這是激將法，因而她亦不會生氣了。

「我……我根本沒有……」司馬洛寃枉地苦着臉，忙對艾霏解釋，「我跟她……從來沒有……這是眞的！」

「你用不着告訴我了。」艾霏冷冷地說。

「妳跟他呢？」蘇玲玲又說，「看樣子又是舊情人吧？眞可恨的男人，貪新忘舊！」

「我的吸引力顯然强得多了，」艾霏傲然地說，「雖然是舊情人，他卻肯冒生命危險來救我！」

講到男人，艾霏倒也失去了她的冷靜了，這一句話就是激將法，而並非是眞心話。

蘇玲玲咬着下唇，談到這一點，她亦有點把持不住，一個美麗的女人，總是不高興男人重視別的女人多過重視她的。她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既然你的吸引力是那麼强，我也不妒忌你，一會兒小李也一定會欣賞你多過欣賞我的！」

在司馬洛來說，這眞是寃枉之至，兩個女人跟他都是並無關係的，但她們卻在互相誇耀。

「你這……你這……」艾霏咬牙切齒着，卻想不出適當的形容辭去罵她，「妳……妳要是有種的，妳就把我的繩子解開來，看我不把你……把你……」

「決鬥？」蘇玲玲又是冷靜地搖着頭，「當我佔上了優勢的時候，我何必跟你硬碰呢？你認爲自己比我美麗，認爲自己本領比我高强，那妳去認爲好了，我一點也不反對。反正現在在利益上，我是已經佔了上風了。」

「你在浪費時間，蘇玲玲，」司馬洛說，「周金他們現在正在起程去拿那金銀井裏的證據，假如讓他拿到了手的話，妳知道可有多少人要受苦嗎？」

「跟她講道理是沒有用的，」艾霏可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地說，「這個人根本沒有道德觀念，就像一隻母狗！」

蘇玲玲又露齒而笑，拿着槍慢慢地站了起來：「母狗，是嗎？很好，艾霏小姐，現在就讓這隻母狗來跟你的男人苟且一下看看吧！」

她朝着司馬洛走過去，司馬洛迷惑地看着她，奇怪她葫蘆裏是正在賣什麼藥。她當然不是眞打算要做她所講的事情的。以前她一直都不肯，顯然亦不會在一激之

下就改變主意的。

她走到了司馬洛的身邊，蹲下來，輕輕吻着司馬洛的臉頰，可惜槍咀卻是一直都抵住他的背脊，使他一點都不覺得是在享受美人的青睞。

跟着，他忽然覺得一件硬物擊在他的後腦上，眼前一陣青光爆炸，黑了下來，他便失去了知覺，墮進了虛無飄渺之中。

× × ×

當他再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夕陽已經斜了，顯然時間已經過了不少。而艾霏正在爲他移動着手脚，施行人工呼吸之類。蘇玲玲仍握槍站在一旁。

蘇玲玲似乎是正在採取監視的態度。艾霏手上的繩子已經解開了，而手腕上給繩子勒破了皮的部份，血也乾了，變成了黑褐色。

司馬洛覺得全身酸軟，咀巴裏像塞滿了棉花，而頭腦則是混沌不清的。艾霏在移動着他的手脚，和替他揉着頭上被敲過的部份，總算使他感覺得好得多了。

蘇玲玲的手上現在是拿着兩把槍，她自己帶來的槍，以及她從司馬洛身上繳去了的槍。現在她是變成一位雙槍女將了。

而她站的距離很好。剛剛使艾霏不容易向她突擊，然而又並不遠到不便交談。

司馬洛呻吟着說：「我……暈了多久我……？」

「三個鐘頭左右吧，」艾霏嚴肅地說，「頭痛嗎？」

頭痛倒不是一個大問題。司馬洛大感丟臉地說：「三個鐘頭？我怎可能暈了這麼久？」

因爲蘇玲玲在他的頭上敲那一下並不太重，他應該幾分鐘就可以醒過來的了，然而他卻暈了三個鐘頭。

蘇玲玲對他作了一個得意洋洋的微笑：「你不是暈了三個鐘，你是睡了三個鐘頭！」

艾霏不屑地說：「她是一個巫婆，她給你嗅了一些不知什麼？」

這就解釋了爲什麼司馬洛失去了知覺那麼久了，她是用一些痲醉藥之類讓他嗅過，可能是哥羅芳之類。她的法寶眞多，艾霏的形容雖然可笑，不過倒不能說是不很貼切，眞的是一個巫婆似的。

司馬洛站了起來，伸展着手脚，加速着體內血液的流通和運行，一面憤恨地說：「妳這算是幹什麼，蘇玲玲？爲什麼妳不乾脆把我殺掉？別忘記妳是逃不了的，妳不殺掉我們，我們一定不會放過妳！」

蘇玲玲還是冷靜地微笑着：「這樣的話，出自你這樣一個人的咀巴，不是笨一點嗎？你是在提醒我把你們殺死了？但，我並不是要把你殺死，我祇是想有幾個鐘頭時間吧了，你是詭計多端的人，雖然槍在我的手中，說不定你還是有本事把局面扭轉過來的，但是讓你睡着了，也就用不着担心了。」

「我不知道她在搞什麼鬼，」艾霏對司馬洛低聲說，「忽然之間，她又要我把你弄醒過來了！」

雖然低聲，蘇玲玲還是聽得見的。蘇玲玲說：「我要把你弄醒，就是因爲要你走路。我們總不能把你抬着走的。」

「走路？」司馬洛顯得莫名其妙的，「走到什麼地方去？」

「金銀井。」蘇玲玲說。

她忽然把左手的槍一拋，向司馬洛拋過來，司馬洛接住了，而蘇玲玲右手中的槍垂低了。

「這槍中是有子彈的，」蘇玲玲又說，「不過可別用在我的身上。」

「開槍！」艾霏在旁邊慫慂着，「快開槍，打死她！」也許她有一半動機是妒忌。

但司馬洛不會做這樣魯莽的事情的。司馬洛迷惑地看着蘇玲玲：「這又算是什麼？」

「你，」蘇玲玲說，「妳那地圖究竟準確不準確？」她問的是艾霏。

艾霏歪着咀，不屑回答，不過司馬洛則點頭：「的確是那個地點。」

「那他們現在該快到達了，」蘇玲玲說，「現在，假如我們爬上南方的山頂，我們應該可以居高臨下看到金銀井的所在，可以看到他們到達，或者可以看到他們離開的。」

「我們……去看看他們？」司馬洛哽塞地說，「這是什麼意思？你究竟在玩什麼遊戲？」

「假如他們找到了東西，」蘇玲玲說，「他們一定不會沿原路回來，而從海岸那邊走會快得多，因爲那邊有汽車公路，對嗎？」她轉向艾霏，徵求艾霏的同意。

艾霏不能不點頭，暫時，好奇心消除了她的敵意。她說：「你似乎對這裏的地勢知道得很清楚的！」

「不錯，」蘇玲玲說，「我以前來過這裏，我研究過不少地方，泰國也是我研究過的地方之一。」

「但這算是什麼意思？」司馬洛說，「一忽兒妳把我們困起來，一忽兒妳又把我們放開了，一忽兒是敵人，一忽兒又是朋友。」

「現在就是看也沒有用的，」艾霏說，「看見也太遲了！」

「假如他們要從海岸那邊出去，」蘇玲玲說，「那我們從山上下去的是捷徑，可以把他們截住。」

「這不是多此一舉嗎？」艾霏說，「你早些時候不放走他們，現在就用不着趕了！」

「讓我這樣說吧，」蘇玲玲說，「我們都不知道會不會有別人先到達那裏，所以倒不如讓周金他們做先頭部隊去了，假如有什麼危險，讓他們去先嚐，有什麼困難，讓他們去先解決，我們慢一點再去坐收漁人之利，不是更好？」

「這似乎是一個相當充實的理由。」司馬洛說道。

「充實也好，不充實也好，」蘇玲玲說，「你究竟來不來？」

「好吧，」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說，「我們走吧，也許還有補救的機會的。」

他們出了屋子，艾霏一直用懷疑的眼光看着蘇玲玲。這也難怪；她對蘇玲玲這個人是毫無所知的，沒有理由信任，而且，蘇玲玲又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美麗的女人對別些美麗的女人總是存有一點偏見。

但司馬洛對蘇玲玲則倒是比較有信心，他覺得蘇玲玲現在的行爲才像是正常的

行爲，在他暈倒之前的行爲才是反常的。他自信在觀察方面不會那麼差勁。

蘇玲玲原來在屋外也有一隻大手袋，與艾霏的那一隻則是完全不同的，她這一隻大手袋是一隻航空公司的旅行袋，提起來在手中時顯得沉甸甸的。

她打開旅行袋，取出一副望遠鏡，套在自己的頸項，然後再拿出一隻大約一尺長，粗而沉重的皮袋，扔給司馬洛。

司馬洛接住了，打開來，發覺那是一把拆開了的遠程步槍，連同望遠鏡和子彈，用絨布包裹起來，而且各部份的零件亦是用絨布隔開了的。

蘇玲玲說：「我相信這個你一定很合應用了，司馬洛。這個可以在很遠的距離之外把他們制止的！」

「不錯，」司馬洛說，「這是一件很好的工具！」他以非常迅速的手法動手把那槍裝配，一面說，「妳們兩個先行好了，我跟着就來！」因爲他可不能一面走一面進行裝配這槍的工作的。

艾霏與蘇玲玲交換了一個不懷好意的眼色，蘇玲玲對她微微一笑，說：「我們走吧！」

她們兩個女人動身先走了，司馬洛先把那些零件研究了一遍，覺得看上去似乎的確是沒有什麼毛病的，便把它裝好了，然後動身。半小時之後，他已經跟上了兩個女郎了。

再一小時，他們已到達山頂。

這時夕陽已經相當斜了，他們在高高的山頂上則仍然可以見到充足的陽光，不過山下有好些地方則是已經躲在陰影之中了。包括那個金銀井所在的地方。

那裏從望遠鏡望下去是看得相當清楚的，但要從山上走下去則沒有路，因此要去那地方，必須循周金他們所走的那條路，他們要兜截周金的話，卻是可以從右邊下山。

因爲周金的確會循右邊出來，而那裏是一個山谷的谷口，出了谷口，再爬下一片山坡，有一條汽車公路。谷口是空曠的，要就是草地，要就是密得無法穿過的樹林，周金他們出來時當然要走在空曠的草地上，那他們就可以看見，而且司馬洛手上那把遠程長槍可以把他打中的。

蘇玲玲看過了之後又把望遠鏡交給艾霏，艾霏看了一陣，搖搖頭：「看不見他們！」

「他們一定還在其中一個洞裏。」蘇玲玲說，「他們走不了那麼快，他們現在一定是還沒有離開的。」

「他們究竟是在那一個洞裏？」司馬洛問。

「右手邊數起第三個洞。」艾霏說，「那洞的盡頭另有一個洞，是井一樣伸向下面去的，大約有三十呎深，那就是金銀井，因爲那裏全都是石頭，金銀井是在洞內，而這個洞又是斜斜而下，水只有流出來而不會流進去，因此不論怎麼下大雨，這井也很難會有水進去。」

蘇玲玲咭咭地笑起來：「馬利奧和小李這兩個飯桶，我不明白他們怎麼爬得下一個三十呎深的洞，當然就這樣直跳下去是不難的，但要出來，就不容易了。」

艾霏一點不覺得好笑：「假如他們天黑了之後才出來，那怎麼辦？」

「他們一定會盡快，」蘇玲玲搖着頭，「我猜他們是不會捱到天黑之後才出來的。而且，這裏是熱帶，天黑得很遲。」

但太陽還是慢慢在沉下去，天雖然黑得遲，還是會黑的。

司馬洛一直拿着槍，用槍上的望遠鏡瞄準着望着，蘇玲玲則把望遠鏡讓給了艾霏，後來，忽然之間，毫無預兆地，他們身下一陣震動，就像地震似的，而那個多石的地方就像火山噴發似的爆炸了，泥土和碎石冲天而起，跟着就是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

碎石和泥土冲得非常非常之高，遠在爆炸聲過去了之後，以及地面已經停止了震動之後，還是不斷地落下去。好像下着石雨。

司馬洛和艾霏目瞪口呆地看着。

終於，一切都靜止下來，而那個地方已經不復舊觀了。那許多的洞穴都沒有了，在那麼短短的時間之內，那個地方已經化成了一座亂石崗了，就像那些多石的海邊差不多。

「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司馬洛問。

「他們死了，」蘇玲玲說，「他們炸死了，都炸死了！」

「你早知道的？」司馬洛說。

「不錯，」蘇玲玲說，「我早知道，當日李大王到過這裏，帶了一些人來，走的時候却沒有把這些人帶在一起，其中有一個人我哥哥認識的，艾小姐，你們的上司也許也知道這個人，小董！」

「不錯，」艾霏點點頭，「其中的確有一個是姓董的。」

「你們不知道的一點却是，小董是一個爆破專家，」蘇玲玲說，「他並不是正式學過，而是自學的，但很有心得。」

「這一點我們倒不知道，」艾霏說，「我們的紀錄上並沒有這一點。」

「這就是了，」蘇玲玲說，「你們不是萬能的，我就知道這一點你們是不知道的。」

「唔，」司馬洛說，「蘇玲玲，我猜你是救了我一命。」

「我也不怕承認，」蘇玲玲說，「李大王把他的寶藏藏起來的時候，爲什麼要把小董這樣一個人也帶走呢？很顯然就是爲了要裝一些炸藥。李大王顯然也有他的老謀深算的地方，他就怕萬一會有人把他的寶藏找出來，於是就找小董一起去，預先埋下一些爆炸之物。不知道的人貿貿然地碰他的寶藏，就難逃炸死的命運了。」

「既然你知道，」司馬洛說，「那你何必急於拿到那些文件呢？你知道任何人一碰那些寶藏，就要與它同歸於盡的！」

「我不錯知道，」蘇玲玲說，「但是我不能肯定，假如萬一猜錯了，李大王不是去裝炸藥呢？」

「所以你也要跟着來看看了。」司馬洛說。

「是的。」蘇玲玲說，「尤其是當我聽到你要去拿這寶藏，我就更加要跟着你了，跟着你，我可以放心得多。」

「我猜你並不是急於保護我的性命，」司馬洛說，「你祇是懷疑我也知道炸藥的事情。」

蘇玲玲聳聳肩：「你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假如你不知道的話，我到時就要提醒你！我也不想你這樣白白犧牲了性命的。但是你跑到了南美洲去，這使我愈想愈不對勁，我懷疑這可能是聲東擊西之計，於是我就跑回泰國來了。」

司馬洛微笑：「我猜你這一次私奔可能還是跟周金相約在一起的！」

「我覺得跟周金在一起會好一點。」蘇玲玲說，「周金人多，又有勢力，我祇有一個人。行動起來，有周金合作，也方便得多。事實上，也是我告訴周金艾小姐可能就是來金銀井的人！」她望望艾霏，艾霏這時却是正哭喪地坐在一旁，用兩手掩着自己的臉，欲哭無淚似的，也許她是想到，她祇差一點點就會給炸成肉碎，而葬身地下了。

「很對不起，艾小姐！」蘇玲玲又說：「我祇能叫周金把妳捉來，我不能自己來找妳，問妳是不是來找金銀井，又知不知道有炸藥的事情。我祇能叫周金把妳捉起來，讓周金去探探金銀井。但是你又不肯招供，還好我後來看出了手袋上的地圖不然……。」

「又是你，」司馬洛說，「我看，也是你差人去打那個匿名電話告訴我艾霏是給藏在這裏的吧！」

「是的。」蘇玲玲說，「我是因爲艾小姐不肯招供，而周金又逼得太緊了，我怕她會受到太大的傷害。結果，時間配合得很好，你來的時候，我們已經研究出了金銀井的所在了，於是我又再出現一次，讓周金去送死。反正周金假如不死，我們還是可以把他截住，把東西奪回來的。」

「你眞了不起，」司馬洛搖頭嘆息着，「你看來果然是比你的哥哥強的！」

蘇玲玲黯然苦笑：「我的哥哥就是爲了小董而死的，他知道小董曾經與李大王接近，就向小董方面去偵查，也許他偵查不出什麼來，却給李大王發現了他在偵查，總之他是死了，有關的人都死了，這件事也沒有辦法弄得清楚了。」

他們一時沉默了下來。

下面那堆亂石靜靜地躺着，就像是一座古怪的墳墓，甚至那些微細的塵土以及石頭的粉屑，現在都已經沉落下去了。

後來，司馬洛聳聳肩：「到此爲止，這件事情也算是結束了，不過也結束得還好，雖然我們連碰都沒有碰到那寶藏，看也沒有看過一眼，但起碼我們知道，那些寶藏是已經不存在了，那些秘密證據已經不存在了，這雖然放走了許多大魚，但總算不致於落到不法的人之手，而引起更大的痲煩。」

這時，艾霏就用雙手掩着臉，飲泣起來了。這樣表現實在使司馬洛感到有點詫異，因爲艾霏也是一個堅强的女人，哭並不是一種她輕易會做的事情，然而現在她也哭起來了。也許是因爲她能够得回性命而哭，也許是因爲她不能完成這件任務而哭。究竟爲了什麼而哭，司馬洛實在摸得不大清楚。

本來，假如在通常的情形下，這是求之不得的發展了，他大可以順理成章地把她擁進懷中安慰她，於是一直下去，很可能有相當美滿的收穫，但是現在碍於蘇玲玲正在旁邊，他反而不知所措，這種場面，三個人參加是太多一點了，而且他對蘇玲玲又是頗有意思的，這眞使他眞有魚與熊掌，難以選擇之感了。

蘇玲玲却用手肘碰碰他，並且用眼色示意他去安慰艾霏。

但司馬洛還是遲疑着，艾霏一向都像一條鱔魚似的，若是從他的手掌中滑出去，這一次他也不見得就一定會成功，反而他這樣做的話，他就會失去蘇玲玲了。

「對不起，艾小姐！」蘇玲玲說，「我先前說的是謊話！」

「什麼謊話？」司馬洛一驚看着她。

「在屋子裏的時候，」蘇玲玲說，「我指責司馬洛用情不專而拋棄我，事實上並沒有這麼一回事，我跟他根本沒有什麼關係，他怎能算是拋棄我呢？這話我不過是說來騙騙周金的吧了。」

司馬洛注意到艾霏似乎通過手指縫向蘇玲玲瞥了一眼，假如艾霏眞個是爲了這一點而哭的，這也未嘗不是好事。

司馬洛對蘇玲玲解釋他其實跟艾霏也沒有什麼的，不過，三個人面對着面，這種事情亦是不好開口的。

蘇玲玲却接着說下去：「妳也許不相信這是眞的，這也難怪你，因爲在這一方面，司馬洛這個人，的確是不大能够對他信任的！」

「我並沒有壞到這個程度，」司馬洛抗議地說，「我到底還是人，而不是野獸呀。」

蘇玲玲却不理會他的抗議，她好像對艾霏，好像對司馬洛，也好像對她自己似的說：「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解釋清楚的，那就是我那麼心急得到那些文件的理由。我說過我是爲了對施維爾感恩知遇，他對我們兄妹那麼好，我也要爲他的下一代的面子着想，不要令他們蒙羞了，但這祇是一部份理由而已，另一部份的理由就是……我也快要成爲施維爾的下一代了。」

司馬洛看着她，眼睛睜得大了一點。

「那是施維爾的小兒子，」蘇玲玲說：「我們戀愛，我們已經訂了婚，他現在正在瑞士留學，他的學業一完成，就會回來跟我結婚，所以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司馬洛看着蘇玲玲，心中忽然起了羨慕之感，羨慕施維爾那個小兒子，雖然他不認識這個人，沒有見過這個人，甚至不知道這個人是叫什麼名字，這是一個幸福的男人。

艾霏繼續在哭泣着，但是又似乎沒有剛才那麼委屈了，也許蘇玲玲的一番解釋倒是眞的收效的。

司馬洛說：「妳爲什麼不早點說出來，讓我早點有機會恭喜妳？」

蘇玲玲聳聳肩：「恭喜有什麼用處？講話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還是實際行動。因此，我做了這件事，我也不預備告訴什麼人，我不打算告訴我的未來丈夫，也不打算告訴我這些未來的親戚，我祇是做了一件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我不想領什麼功勞。」

「你的精神倒是值得欽佩的，」司馬洛說着，就安慰地搭住了艾霏的肩，他不

能不現實一點了。既然知道蘇玲玲是反正不能到手的，他就寧可在艾霏的身上下功夫了。

艾霏也把頭靠在他的肩上，起碼她不再像以前一樣，好像一頭母老虎，也好像是一條鱔魚似的，有時拒人於千里之外，有時又捉也捉不住，脫走了。

司馬洛在心裏對蘇玲玲感激，蘇玲玲除了可能是救了他一命之外，還是正在幫他一個大忙呢。

蘇玲玲站起來說：「我猜我們也該走了，繼續逗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用處的了！」

艾霏輕輕推開司馬洛，她現在又已經恢復了自制了。她拿起望遠鏡來，望向那一大堆亂石。

司馬洛則動手把那長槍拆開，準備裝回那艾霏皮袋裏面。

艾霏說：「唔，看來那裏也是不會有什麼剩下來的了！」

「假如有什麼剩得下來，那才是怪事呢！」司馬洛說。

的確，堅硬的石頭已給炸成片片碎了，那些金銀珠寶鈔票，以及那些文件還有剩下來的嗎？即使是裝在一個十分堅固的保險箱裏，而這保險箱沒有被爆炸所毀的話，要把這保險箱找出來也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既然李大王在這裏裝了炸藥，他當然是打算把一切都炸毀，什麼都不剩下來的。既然如此，那大堆亂石之下，是決不會找得出什麼來的了。

「我猜…」艾霏說，「我還是應快點向馬先生報告，叫他派人來發掘一下！」

「你別老是想着工作好不好？」司馬洛說，「現在這件工作已經結束了，你也應該可以鬆弛下來了。」

艾霏瞪了他一眼，似乎是在諷刺他一天到晚祇會想着娛樂而不想着工作。

蘇玲玲則說道：「不論我們打算怎麼樣，我們還是得離開這裏的，先走着再算吧！」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總不能够在這荒山野嶺之中過夜的吧？」

於是他們從山的另一邊下去，到達了山下的汽車公路時，天早已經黑了，而他們又沒有車子，幸好有兩個美麗的女郎在一起，司馬洛在路邊，由她們出去截車。

單身的男人看見二個這樣美麗的女郎在截車，很難會硬得起心腸不顧而去的，因此他們很快便截到了一部車子，兩個女郎上車的時候，司馬洛才從坐着的地方出來，這雖然使開車的人有了一種上當的感覺，不過也不太反感，因為司馬洛祇有一個男人而已，美女則有兩個，一個不能佔兩個，總有一個可以分給他的吧？

因此，他們是可以順利地回到市區來了。

× × ×

三天之後，司馬洛又與馬先生見面了，仍然是泰國，在那裏的一間酒店之中。

馬先生是租用了這酒店的一間套房作為他的臨時指揮部。

司馬洛來到，馬先生自然對他大表歡迎，拿出最好的酒食來招待他。反正這個酒店方面是有供應的。

「你好像在慶祝什麼似的！」司馬洛說，「有什麼值得慶祝的呢？」

馬先生聳聳肩：「我也不知道應該慶祝還是應該沮喪。」

「那邊發掘成怎樣了？」司馬洛問。

馬先生一攤兩手：「我們今天放棄了發掘那麼大的地方，爆炸又是那麼厲害，恐怕花一年時間都搬不完，假如要認眞地弄清楚的話，那得把全部碎石都搬開，放到另一個地方，但是那附近可沒有別的地方放得下那些碎石的，而且亦沒有剷碎石的工具。貨車不能開進去，剷石機也是不能開進去，既然我們也幹不來，別人當然也幹不來了。」

「你應該可以放心，」司馬洛說，「那裏根本不會有什麼剩下來的。想想看，這樣一炸，還有什麼剩下來的？」

「這也正是令我遺憾的地方，」馬先生說，「沒有什麼剩下來，我想找的東西也找不到了。」

「尤其是你要找的東西更不會找到，」司馬洛微笑，「你要找的那些是一些犯罪的證據，犯罪的證據當然是紀錄在紙上的，一爆炸，還可能會有什麼紙張剩下來的嗎？即使是用一個堅固的金屬箱子裝着，一爆炸的時候，箱子受到高熱所侵，裏面的紙張也可能會受到熱力所侵而化為灰燼了。」

「我知道，」馬先生搖搖頭，顯得相當平靜的，「而且既然李大王裝炸藥的時候，目的是在於把這些證據毀滅，那麼這一炸，當然不會炸不掉它們了。」

「我正是這樣跟艾霏講的，」司馬洛說。

馬先生沒有做聲，祇是把手中的酒淺淺地呷了一口。

過了大約一分鐘，司馬洛說：「怎麼樣？我對艾霏講的這一點，她可有對你提起嗎？」

「有。」馬先生點點頭。

「提起艾霏，」司馬洛說，「她究竟到那裏去了？」

「我不知道。」馬先生說。

「你不會不知道的，」司馬洛說着，以相當懷疑的眼光去望着馬先生，「你不會又是派給了她一件新的任務之類吧？也許，你又是把她派到了很遠的地方。」

「沒有呀，」馬先生說，「這件事情結束了，我給了她一段假期，讓她有機會休息一下，既然她有假期，我就不管她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不過，我似乎聽她講過，她有一位她所喜歡的男朋友——」

「她講什麼？」司馬洛差點從椅子上彈起來。

「她說有一位她所喜歡的男朋友，」馬先生說，「她說也許會去跟他一起玩幾天。」

「老天，」司馬洛沉吟地說，「連她也是這樣的！」

「怎麼了？」馬先生說，「難道你不准她有男朋友嗎？你的胃口也太大了，難道你想全世界的女人都是你的女朋友？」

司馬洛祇能苦笑：「看來今年是我的倒運年！」

「你也祇能怪自己了，」馬先生說，「這幾天來，你究竟是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你難道不知道嗎？」司馬洛說，「我祇是護送蘇玲玲離開泰國吧了，我還是剛剛趕回來的呀。」

「哦，對了！」馬先生就像剛才記起來的。

其實這也不可以說是馬先生提出來的主意，司馬洛在來時曾跟馬先生談到過，叫他不要追究蘇玲玲了，而馬先生也不反對，不過他認為蘇玲玲最好快點離開這風雲險惡的地方，因為仍然有不少人正在追尋這座金銀井，而且仍有不少人並不相信這金銀井是眞的已經給毀滅掉了的。他們仍然在找尋，而且找尋到蘇玲玲的身上很高，而由於蘇玲玲又不是他的手下，他就也不肯負保護之責了。

於是司馬洛祇好護送蘇玲玲走了，反正艾霏還要幫忙處理金銀井的後事，一時沒有空閒，他認為當他回來的時候，艾霏反正又不會逃走，但他却猜錯了，現在當他回來的時候，艾霏卻已經不在這裏了。

司馬洛坐在那裏，感到混身不舒服的時候，馬先生又開口道：「瞞過一些日子，這個爆炸的故事就漸漸會有人相信，那時候，這個爆炸的場所就會有不少不三不四的人出現，希望碰碰運氣，希望剩餘下來的寶藏能够讓他們找出來，那時，我們的運氣就來了。」

「什麼運氣？」司馬洛問。

「說不定來碰運氣的人之中，有許多也是我久已想找的人。」馬先生說，「因此我們祇要派些人在這裏等着，窺伺着，也許就可以釣到不少大魚了。」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也是一個不壞的主意，也許你們會碰到好運氣，但目前，我的運氣則是比較差了，由於我並不想人財兩空，所以得不到人，我就得向財的方面算一算了。」

「難道你也想試試看能否掘出些什麼珠寶之類？」馬先生問。

「什麼掘珠寶？」司馬洛說，「我現在是來討債，我替你冒了這麼大的險，費用也花掉了不少，你難道還不應該付我費用嗎？事實上，費用比平時增加百份之二十，也是應該的。」

馬先生微笑：「我覺得功勞最大的人還是蘇玲玲。」

「這也是我的功勞，」司馬洛說，「蘇玲玲是我引回來的，假如沒有我，她才不會出現呢？」

馬先生吃吃笑起來：「就像花引蜜蜂一樣，是嗎？」

「謝謝你的恭維，」司馬洛說：「但恭維是沒有用，也吃不飽的，所以你還是付錢吧，朋友！」

馬先生嘆息一聲：「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連錢的方面都對我失去信心了。難道你認為我們這個部門沒有錢付給你？」

「我祇是想講清楚一點，」司馬洛說，「因為條件我們還不會有機會談好，當初我們約定了是你要金銀財寶，我要那些證據，我不要那些金銀財寶，但是現在什麼都炸掉了。」

「對了，」馬先生說，「我得不到什麼，你也得不到什麼。」

「但……但……」司馬洛憤怒地吶喊着，「你可不能够這樣就算數的，假如不是你在玩烟幕的把戲，弄弄這個又弄弄那個，也不會有今日這個下場，蘇玲玲是跟着我的，我跟她一起去，她會提起那些炸藥的事情，我對爆破也頗有點認識，也許我能够把引爆的機關解除呢？」

「很有可能，」馬先生說，「很有可能。但是你也不要忘記，假如我不是替你宣傳一下，蘇玲玲就不會來找上你，那麼你現在可能已經死掉了。」

「但假如不是我把蘇玲玲吸引來，」司馬洛說，「那你的艾霏亦可能已經死掉的了。」

馬先生略略笑起來。

「這沒有什麼好笑，」司馬洛說，「你似乎應該多謝我呢！」

馬先生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交給司馬洛，說道：「我已經多謝了你了！」

司馬洛看一看，發覺那是一張銀行存欵的收據，就是存進了他的戶口的，而且存進了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起碼不會他不滿意的數目。他拿着這張紙，尷尬得有點失措了。

馬先生說：「司馬洛，難道你以為我眞會叫你做了事情之後不付錢？想不到你的心眼變成那麼小了！」

那張收據證明馬先生已經把酬勞付了給他，而且用不着他提出要求，數字也是令他滿意的。司馬洛的臉微紅着，聳聳肩：「這一次我是緊張一點的，人已經沒有了，我不想財也沒有，人財兩空是最不好的事情！」

「你的確是太緊張一點了，」馬先生說，「現在你既然有了錢，你也應該去輕鬆一下了！」

司馬洛聳聳肩，站起來：「對了，我可以去鬆弛一下，你慢慢享受一下你的緊張生活好了！」

馬先生聳鬆肩：「我永遠都是那麼緊張的，從來就沒有什麼鬆弛的機會。緊張慣了，鬆弛反而覺得不自然呢。」

「這樣說來，我是要比你幸福得多了！」司馬洛說。

他說着便轉身，離開了馬先生的酒店，回到自己的酒店去，準備收拾他留下的一些衣物，就離開這個地方。

但當他進入他的房間的時候，他却發覺他並不是孤單的，房間裏面早已有另一個人在着了，睡在他的床上，伏在那裏，一頭厚厚的長頭髮好像獅子的鬃毛一般把臉全蓋住了，雖然還看不清楚臉部，也可以知道這是一個女人，而且憑那一頭毛髮來看，這個女人應該就是艾霏，如果不是她，那會是誰呢？

司馬洛的心急劇地跳了起來。

「喂！」他故意說，「是妳進錯了房間還是我進錯了房間？」

床上的人慢慢地轉過來。果然就是艾霏，她張着惺忪的睡眼：「唔，你回來了，我還以為你不回來了。」

「但妳……」司馬洛說，「妳在這裏幹什麼？艾霏。」

「假如你不高興我在這裏，我可以走的。」說着推開被子，懶洋洋地坐了起來，司馬洛發覺她是穿着他的睡衣，露出了上半身。

「不，不，」司馬洛連忙擺着手，「

我並不是反對，我一點也不反對。我的意思是說，我剛才去見過馬先生，我問他妳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傢伙却對我撒了一個謊，撒了一個豈有此理的謊！」

「他說什麼?」艾霏問。

「他說妳有了男朋友……」

「我說有一位我喜歡的男朋友，」艾霏說，「我既然有一段假期，我就覺得我可以跟他一起過活了。他沒有說謊，我也沒有說謊。」

「那麼，」司馬洛說，「你這位男朋友，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艾霏微笑：「我在他的床上睡了幾天，他剛剛回來了。」

「我?」司馬洛說，「你是說，我就是……?我?」

「你怎麼了?」艾霏吃吃笑着，「我還以爲，你在女人的方面一向都是很自負的，怎麼你却變得這樣自卑感了?」她舉起兩臂，打着呵欠，伸了一個懶腰。被子又垂低一點，司馬洛發覺她祇穿着睡衣的上截，腿子是光着的，但是由於這是他的睡衣太長了，所以看不到她在睡衣的下面究竟有沒有還穿着什麼。

司馬洛四面望望，望到了她放在椅子上的那堆衣服。乳罩睡褲就放在那堆衣服的上面了，內褲則找不到，可能是仍穿在她的身上，但說不定亦可能是正壓在那堆衣服的下面。

他吶吶着說：「妳不能怪我有自卑感的，妳也知道妳一向是怎樣對我。」

「那祇是因爲我一向都沒有空，」艾霏說，「我是把工作放在娛樂前面的。」

「但以前妳即使在沒有工作的時候，還是不會把娛樂這件事跟我聯想在一起。」司馬洛說道。

「那是因爲我討厭你，」艾霏說。

「討厭我什麼?」司馬洛問。

「我討厭用情不專的男人。」艾霏嬌嗔說。

「我……祇是覺得人應該及時行樂吧了，」司馬洛說，「我……我也還是沒有改變這種看法。」

老實說，他對於用情太專的女人也是頗有顧忌的，他不希望給婚姻的鎖來束縛着，然而用情太專的女人，就總是喜歡用婚姻的鎖去把一個男人束縛起來。

「不過我却變了，」艾霏說，「你救了我一命之後，我就開始改變了。」

「這麼說，」司馬洛道，「你也不過是酬答我而已。」

「不，」艾霏搖頭，「不是報答，我祇是想到，我可能給炸成肉屑的，那時，我就什麼都不剩下來了。一個人這樣緊張又有什麼好處?死了之後就什麼都不剩下來了。誰知道死神什麼時候會降臨?尤其是做我們這種工作的。還是你講得對，人應該行樂及時，可以行樂的時候爲什麼不行樂呢?所以，我就來了。」她又伸了一個懶腰，而且把被子踢落地上。但是睡衣還是太長了一點，司馬洛仍然無法看清楚她的大腿盡頭究竟有沒有什麼掩蓋着。不過，艾霏的腿子則確够動人的。

他在床邊坐下來，對她微笑：「我很高興，終於有了和我相同的見解。」

他伸手執住了她的右手，十分溫柔地。艾霏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女人，他應該開始得小心謹愼一點，還是從她的手上開始的好。

「不要。」艾霏說着把手抽回去了。

「我還以爲妳說妳認爲應該行樂及時。」司馬洛說道。

「不要，」艾霏說，「但是我也喜歡淨乾。」

「喜歡乾淨?」司馬洛說，「什麼意思喜歡乾淨?難道你認爲我是骯髒的?」

「我的意思是，」艾霏說，「你起碼應該先洗一個澡吧?我既然已經在這裏等了你這樣久，我當然也不會逃掉的。」

「洗一個澡?對了，」司馬洛說，「洗一個澡！馬上就來！」

他立即進入浴室去服從她這個指令。她是說得沒有錯的，既然她已經在這裏等了他那麼久了，她當然不會逃掉的。沒有人會開這樣的玩笑。

他一面急急地把自己洗乾淨，一面在自滿地微笑着。他的運氣總不算太壞。起先他以爲他會人財兩空，跟着他知道他祇是失人而已，財還是可以得到。但現在他就知道他是人財兩得了。

命運之神待他總不算太壞。

當他出去的時候，她笑起來：「你這個澡洗得眞快，可以算是世界紀錄了。」

司馬洛一時沒有回答，祇是看着她那堆衣服。現在那堆衣服上面已添了一片紅色的三角，她是沒有遮掩了。（全文完）

鐵橋三飛越小涌

賴嚴霜

鐵橋三是廣東十虎當中相當出色的一頭猛虎，他之所以特別容易記憶，就因爲他的一雙手前臂如鐵，稱做鐵橋，二來他本人活到晚年仍享盛譽，有許多次搏鬥是在晚年發生的，可見他的技擊能够保持終身，年華老去，手脚一點也未衰退。

有了這兩種獨特的情況，加上了他本人的確是拳脚特別厲害的，無怪他享譽悠久，直到現在，南派的拳師習藝，多數引用鐵橋三某一招去引證他的拳脚有沒有錯誤。

這裏所談述的一宗奇聞就發生在鐵橋三的身上，那時他已經超過花甲之齡，每天早上照例帶着一枝拐杖到茶樓去，一盅兩件，那時他在東關隱居，非常康健，根本就不必揸手杖的，他仍是緊握拐杖，而且那枝拐杖特別粗壯，看來有如一枝比較短的齊眉棍，因此，認識他的人都有這種感覺，以爲他並非由於脚步浮浮而握着拐杖，只是想靠它自衞，必要時看做武器，不過，他的仇家已經死得七七八八，剩下來的人實在沒有本領跟他較量，怎能截擊呢?故此他帶着這一枝拐杖，不過預防性質，實在沒有甚麼機會使用的，世事很奇，他以爲未必有機會用拐杖，有一次他却在無意中用它作爲武器，單人匹馬擊退了一隊旗兵。

此事發生在打磨崁的身上，那時他的門徒分別到各處謀生，只是每月仍有多少費用寄給他，有空的時候登門拜訪，向他問候幾句，眞正跟他來往得最密的門人就是打磨崁，算起來打磨崁也超過花甲之齡了，跟鐵橋三相差僅有幾歲，打磨崁住在清水塘，靠打石磨爲生，入息還好，因爲他一向沒有家室之累，而且是自由身，還有一點，他的年紀相當大，特別跟鐵橋三談得來，故此兩人可謂半師半友，很喜歡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說到打磨崁，他的鄉間相距不遠，屬於郊區，有時佳節當前，就在廣州居住的人也會到那裏逛逛的，要是新春的日子，當地農民依照舊日傳下來的風俗習慣，舉行賽會，有儀仗馬匹彩亭等，列隊遊行，而且有舞獅，由於負責舞獅的人俱是打磨崁的門徒，那一次出賽，打磨崁有意請鐵橋三到該處指導，故此事前邀請鐵橋三早些到那邊去。

那天，鐵橋三喝了早茶之後，就到清水塘去，因爲打磨崁是個敎頭，負責指導舞獅，故此他要早到，鐵橋三到遲了一點，清水塘那邊的關帝廟前面已經聚滿了人，石台附近有許多武館裏面的人守衞，他想走到那邊去，必須經過一條小橋，那一條木橋非常細小，僅容一人走過，靠近那一條橋，有許多閒雜人等，有些人認識他，站着很尊敬喊了一聲：「三叔！」

鐵橋三點頭爲禮，就在那時，一隊旗兵走到木橋旁邊，那些旗兵是滿州人，但却因爲住在廣州的時間太長，多數懂得粵語，而且對於當地人士稍爲有名望的話，多數認識，其中有一名旗官叫做楊展，跟鐵橋三打趣，說：「三叔，我們有四五十人，如果你等待他們全部走過對面去，恐怕時間太長，那邊已經開始舞獅了，不知道是否由你指導，倘若是你指導的話，應該早些到那邊去。」

鐵橋三說：「你們幾十人爭先恐後的霸住木橋，還要向我說出這種話來嗎?」

楊展說：「三叔，聽說你的功夫很好，爲甚麼不飛過小涌呢?」

鐵橋三聽了這句話，哈哈大笑，說：「楊武官，你一言驚醒夢中人，我眞的應該飛過去。」

說完，他退後幾步，疾走向前，走到最爲接近小涌的岸邊，然後把手上那一枝手杖向地上一插，好像持桿跳高似的連人帶拐杖一齊飛過對面小涌去。那一條小涌雖然只有兩丈多闊，但因拐杖僅得五六尺長，並非很長的竹桿，沒有足够力量支持他飛過去的，由此可見他的氣力特別雄偉，才能够借着拐杖的反彈力，把他整個彈到對面去，只是這一點，可見鐵橋三的武功實在很精湛，平時不肯顯顏色出來給別人看見而已，他之所以韜光養晦，無非担心仇家伺機襲擊，實際上他度過了六十大壽，手脚仍很靈活，等閒之輩，無法近身，持着拐杖飛越小涌只是偶然表演一些絕技而已。

因爲凌空飛躍過去，拐杖仍不離手，到達對岸很快就走到打磨崁那邊，當時舞獅的節目已開始，當時各人全神貫注的看獅子，秩序很好，打磨崁跟鐵橋三站着交談，忽然之間秩序大亂，因爲四十多個旗兵已經分別渡過木橋，走近會場。那些旗兵根本上就不是想到清水塘看舞獅的，他們只是想乘機揩油，由於當地的婦女，姿色秀麗，到了新正佳日，十居其九走出戶外，一來看會景，二來看舞獅，他們借故挨近婦女，摸手摸脚，有些女人在喊非禮，其中有些鄉民看不過眼，出頭干涉，因此之故，引起守衞的人查問，於是秩序大亂，旗兵總是互相帮忙的，一聲喝打，不約而同的圍着打磨崁手下的門人，拳打脚踢。

打磨崁看了大吃一驚，一來他的功夫有限，二來他不想跟當地土兵發生磨擦，三來他担心那些旗兵攪亂了大會的秩序，弄到不歡而散，故此，看在眼裏，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應付才好，鐵橋三睹狀，知道自己無法不出頭鎭壓了，立刻大喝一聲，有如虎入羊羣，直衝過去，揮動拐杖，在旗兵身上橫掃直打，所打的不是關節就是穴道，只是輕輕的掃了一下，旗兵自然而然的倒下來，無法動彈。

轉瞬間，四十多個旗兵就有三十人過外倒地呻吟。旗官楊展看了，大驚失色，連忙走近鐵橋三，非常尊敬的喊了一聲三叔，跟着懇求鐵橋三手下留情，別使他太過難堪。

鐵橋三趁風收帆，點頭笑了笑，說：「我立刻使他們站起來，但却盼望楊武官率領他們由木橋回到對岸去，不必留在此地。」

楊展聽了，喜出望外欣然點頭。

鐵橋三就像魔術師似的疾走過去，左穿右插，本來是倒地呻吟的傢伙，一經敲打，忽然恢復常態，逐個站起來，既然有言在先，旗官楊展，無可奈何，只好下令旗兵整頓一下，排列成一行的陣勢，指揮他們走回木橋那邊，經此教訓，旗兵不敢抗命，垂頭喪氣的逐個走過木橋，不一會，全部旗兵就去得無影無踪。

這一場糾紛，只是憑着鐵橋三一支拐杖，就屏息過來，認眞厲害，打磨崁佩服不已，走近鐵橋三，說：「三叔，相信我再投過胎，也無法學到你這樣精湛的武功，佩服，佩服！」

鐵橋三晚年很少出頭露角，這一次僅憑一枝拐杖就嚇退旗兵，只是迫不得已，後來他靠近七十之年，還苦練棍法，可見他一直都担心有甚麼仇家欺他年老，隨時登門挑戰，後來他病逝，並非死於武林高手之下，總算是有一個好的歸宿。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逸在入闈的前夕，借酒消愁，不料在醉眼矇矓中會見了顏如玉，使他疑幻疑眞。翌日，在場屋中，偶然發現張珏昏倒在號房，於是他決心捨己爲人，不避殺身之禍而替張珏完成試事，希圖張珏與顏如玉得成美眷。榜發，張珏果佔鰲頭。他雜在人叢中到張府去道賀，想一探張珏的病狀；不料被人發覺，他慌張地奔回客店，又豈料張珏的吳護院躡踪而至，相逢之下，把酒敍舊，因彼此各懷心事，朱逸幾至酒後吐眞言……

竹劍還紅粉　書生出帝京

這吳護院在京城中混迹，已有多年，雖沒讀過多少書，下過考場，但聽得多了，沒見過，聽得多，人又聰明，一眼瞧見朱逸他說到談及功名時，那目光落在床頭，登時心中一動，那不是試卷麼？和聽人說的試卷一般無二。

吳護院登時一陣狂喜，這可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了，若然便是這書呆子帶出來的試卷，可不是鐵證了，證明張公子的文章就是他所代作。若不是代作繳了上去了，豈會把自己的試卷帶了出來，何況那試卷上還有這朱逸的筆跡，一對便知是不是了。

吳護院心中喜極，可不敢露出痕跡來，敢情人家是文武全才，若不是文章冠天下，豈能匆忙間代作的文章，又能中在鼎甲，難怪顏姑娘不把張公子放在眼裏了。

他趁朱逸一聲浩嘆，尙未作答，忙起身扶住了朱逸，道：「朱相公，我可是說笑，你千萬別認眞，坐吧，我還得敬相公你幾杯。」

原來人家是說笑，朱逸倒鬆了一口氣，把吳護院敬他的酒，一飲而盡，這吳護院是張珏身邊的人，當然也就是顏姑娘身邊的人，令他好生羨慕，又是一聲長嘆，酒添愁，愁要酒澆，那還經得起吳護院左一杯，右一杯，不停勸，不停斟，一會工夫，早有八九分醉了。

吳護院老奸巨猾，道：「朱相公，你醉啦。」

朱逸醉眼惺忪，說：「我……沒醉，來來，再乾一杯。」

吳護院却只替他斟了小半杯，可不能再讓他飲了，否則他飲多了，醉得人事不醒，可就探不出究竟來了，心想：他武功雖高，文章雖冠天下，到底年輕些，是時候了。

他早已在扶朱逸坐下之時，挨近了床頭，趁朱逸舉杯，忙取過那床頭的三本試卷，藏在衣底，那書呆子搖搖欲倒，竟是絲毫不覺。

於是吳護院就乘他不覺，溜回他對面坐下，隔着桌面，道：「却是忘了請問相公，先前你說張公子完就美滿姻緣，這是怎麼說的？」

朱逸抬了抬惺忪的醉眼，笑容斂了，

竟然面露肅容，道：「吳兄敢是忘了那荒郊小店中的一席話了？不瞞吳兄說，那日我已仔細想過了，錯非是你家公子，也匹配不得顏姑娘，難得你家公子對顏姑娘一往情深，又是位多情公子，若然病倒場屋，豈不誤了這美滿姻緣，多承吳兄你坦誠相告，既然顏姑娘芳心已有所屬了，我不知也罷了，豈能眼見他病倒而不相助，豈不傷了顏姑娘的心。」

吳護院可楞住了，可不是他坦白承認了麼，張公子的文章，眞是他所替代，他這番功勞可不小了，但反倒不似先前一般，心下狂喜，反而生了愧容，他在武林中，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飯吃，甚麼樣的人也見過，也見過不少正人君子，可就沒見過像朱相公一般的人，如此捨己爲人的風度。

吳護院楞住了，睜大了眼睛，那瞬間，自然而然，把面前這朱相公和他家的張公子比較了起來，這朱相公不但有一身功夫，而且有一身罕有的上乘內家功夫，張公子是不能比的了。

吳護院再想下去，即使是文才，顯然亦在他家的張公子之上，論人品，那可……簡直就不能比了，他家公子就算是鷄羣之鶴，但人家可是當空皓月，簡直就不是人，他，吳護院，老江湖，見過各式各樣的人，可就沒見過朱相公……不，朱大俠這樣的人，不但捨己爲人，爲的還是自己的對頭，寃家。

他不相信有這樣的人，就在他面前，他不信有這樣的事，但事實俱在，眞而又眞。

朱逸身子一搖，再晃，啊唷，他搶過去扶住了，說：「朱……大俠，你醉啦，來，躺下了。」

對於一個武林中人，這大俠之稱，在他來說，那自是最尊貴之稱。他可忘啦，他是裝作陌路相逢，不知人家來歷的，只道朱逸醉了，但那軟綿綿，搖晃晃的身子，陡然一震，那醉眼再又睜開來了，瞪視着他。

可把吳護院嚇壞了，也才警覺自己露出了馬腳，正是作賊心虛，忙不迭放開手，暴退身，跳到門口，他那兩個相好的說，這朱大俠竹劍一指，連飛天狐那樣的惡賊也嚇得立即逃了，若是知道他硬生生拆散了眞正的大好姻緣……

但吳護院鬆了口氣，朱逸是掙脫了，從床褥下摸出竹劍也不假，却是彈劍作歌，雖是醉歌模糊，也還聽得明白，反聽他歌道：「俠兮俠兮，卿不識，相逢何晚兮，未俠時，卿伐幽篁兮，我心惶，睹竹劍兮，愁慘慘，還卿劍兮，我斷腸，天涯有路兮，路却茫茫。」

吳護院聽得直搔頭，睜大了迷惑的眼睛：「他，說甚麼？」

朱逸似醉又非醉，竟仍站立得起來，話聲倒又打起結兒來，說：「吳兄慢走，學生……有事……相煩。」

他可聽明白了，雖然朱逸竹劍在手，但顯然毫無惡意，何況又豈怕這麼樣一個捨己爲對頭寃家之人，忙道：「好說，朱大俠有事，只管吩咐，敢不聽命。」

朱逸捧着竹劍，道：「便是此劍，相煩吳兄替我還給顏姑娘，你說……」

手不扶桌而捧劍，怎會不頭重腳下浮，一個踉蹌，那客棧的房間能有多大，幾乎仆倒在吳護院面前，啊！呀！吳護院只扶得一把，慌忙又跳開，是朱逸只一托一送，那竹劍便飛出手去，只聽一聲響，竟已顫巍巍，插在門上，嗡嗡有聲！而且就在他頭側，他怎會不魄散魂飛，那門雖不厚，但劍可是竹劍，果然這朱大俠蘊藏着好精純的內家功夫。

吳護院這個老江湖，現在一時倒不知如何應付了。

他這裏魂魄尙未歸竅，心還在跳，朱逸却已踉踉蹌蹌，出了房門，他！說甚麼？請從此別，後會無期，待得吳護院拔下竹劍，追了出來，朱逸消逝在街頭的人叢中了，時已近午，京城又復紅塵滾滾，人潮熙熙攘攘，碌碌忙忙，朱逸就在人叢中消失了。

吳護院捧着劍，一時如痴如呆，先前的那份喜悅，也早消逝得無影無踪了，他吃的是張家飯，對張公子一片忠心，但他感到作了一件天大的錯事，不但愧慚，而且惶恐。

誰打他身邊走過，誰也要望他一眼。更回頭再望一眼，這人八成兒瘋了。

那朱逸跌跌撞撞，可更似瘋癲，也不知撞倒了多少路人，路人紛紛閃躲，瘋子來啦，倒好，路讓了出來，他奔得更快了，雖然腳下有些不聽話，但心下可明白，他奔回店房，就是要早離這令他懷念而又傷心之地，心願都了，不走何待，等張家的人追來麼？

奔出城去，也不辨南北東西，野地裏凉風一吹，那酒往上湧，一頭撞在一株樹上，登時黑地昏天。……

× × ×

「這不是吳爺麼？」

吳護院如夢初醒，回頭一瞧，原來是出來尋訪報信那秀才的家人，一眼瞧見他手中捧着的竹劍，喜道：「吳爺，敢情被你尋到了，人呢？」

吳護院啊了半聲，忙把竹劍藏入衣底。府中的家人已認出報信的秀才，便是日前在巷口徘徊，腰懸竹劍之人，一見吳護院手中捧着竹劍，是以立即叫了起來，道：「這可好了，公子催促得緊，人在何處，快去稟報公子，這番你這功勞可不小，吳爺，我可是見者有份，如果吳爺你得了賞，休忘了我。」

吳護院忙掃了一眼，急道：「這竹劍……休要提起了，走吧。」他人見他惶急，怔了怔道：「但那秀才呢？尋不回秀才，回去準備捱罵。你沒見公子急成甚麼樣兒。」

吳護院道：「你放心，有我承當，快走。」

兩人回到府中，那賀客不是少，而是更多了，京城中有多少個官兒？又有多少是不趨炎附勢，錦上添花的，既然都有頭有臉，來的誰不想見張尙書面賀，那張珏自也要陪在一旁。吳護院在人耳邊道：「去對他等說知，休要再提竹劍，公子問起，就說請他問我，切記，切記！」

吳護院既然身負護院之責，那門上人可也得聽他的，見他惶急，知有緣故，便點頭去了。他打中門邊溜了進去，尙書府

今天可熱鬧了，不但前面擠滿了人，來的官親眷屬，轎子直抬進了內堂，隨着牆根，一字兒排列了十數乘官轎，人伕來到裏面，可不敢隨便走動，是以人再多而不見得亂。

吳護院仔細瞧了瞧，倒是不見顏姑娘，怕不也被夫人拖在身邊了，不禁搖了搖頭。皆因顏姑娘自來到府中，誰也不敢違拗她半句，初時還好，近日來瞧不見就不見了人影，其實誰敢違拗，簡直問也不敢問一聲，說京城地，不是江湖中嗎？瞧不見她就成了個俊俏的郎君，誰還敢說裙釵女不好在街上拋頭露面，却是那日被老夫人撞見了，喲！這是那一家的哥兒？比我們家的還要長得俊，讓我瞧瞧，被拖住了的顏姑娘格了一聲，老夫人才知是她，雖然罵了聲「淘氣」，但也樂得摟住叫心肝寶貝兒。

吳護院躲在花架後面，摸着衣底的竹劍。一時間打不定主意，轉過旁邊一道院門，就是安頓顏如玉的爹顏大剛，和秦天都師徒之所，當中的甬道直達內書房，驀然間，他見吳管家出來站在簷下，在對兩個家人吩咐甚麼，忙溜去那台階，對吳管家招了招手。

兩人轉到太湖石砌的假山後，吳護院隔着那池邊的桂樹，向四處瞄了瞄。

吳管家道：「你這是幹嗎？鬼鬼祟祟，你不瞧正忙着？」吳護院道：「你快對公子說，要是出得來，便來這裏一趟，若走不開，對他說，那秀才不用找了，待會我回他的話，可千萬別讓顏姑娘聽到。」

吳管家一怔，說：「顏姑娘，這和顏姑娘何關？你知誰來了？裏面是一位王爺兩位侯爺，正拖着公子讚不絕口，尤其是聽說是公子病中完的卷，還說要奏聞皇上，不用說，我們公子怕不巳是御筆就要欽點的狀元了。」

吳護院道：「所以我要先問問你，不瞞你說，這事正與公子的功名有關，但也不用急在一時，你也放心，急雖急，急的是公子，可不是我，而且這是喜訊，你只把我那話兒帶到就是了，我現在去那裏，有吩咐下來，就去那邊找我。」

吳管家明白他指處，是欵待顏大剛和秦天都師徒的小院，便點點頭道：「就是吧，現下實在忙，尚書吩咐的事我還得趕快去辦。」

說着，巳匆匆走了，吳護院這才轉進小院，原來是尚書府接待遠地親眷的客房，內外可通，可又獨成一個院落，圍繞着五間大房，也有庭園，綠樹蔭濃，嬌花吐艷，顏大剛巳是張家心目中的親家老爺，這才接待進來，何況又是張公子的主張，顏如玉打後面出來相會，却也便當。

吳護院跨進院門，巳聽到秦天都呵呵之聲，心中一動，便閃身溜去窻下，那正是中午時候，面前大忙大亂，這裏可喝上了，只聽秦天都道：「老弟，我借這杯酒，恭喜你，我說如何，人家是丈母看女婿，才越看越有趣，我却越看這個乾女婿越喜歡，眞有出息，我說他沒些富貴氣，不假吧，要不然豈能高高中在鼎甲。」

顏大剛像是嘆了口氣，道：「老哥哥，我說，你還是別喜歡得太早了，我們那閨女的意思，你難道沒看出來，我們每逢提起張公子，她就皺眉頭，要說讚兩句，她就掉頭便走，那意思不像眞喜歡他。」

吳護院一怔，在府中，他雖是護院，可也不敢隨便往裏跑，何況人家兩人都是一代掌門，將來又是親家老爺，他算老幾？還以爲這門親事巳定下了，敢情提也沒提過。

只聽秦天都打了個哈哈，說道：「老弟，別瞧我們家這閨女巳揚威天下，闖過江湖，說什麼也還是個姑娘，這樣的女婿還往那兒去找，怎麼你連她害臊也看不出來，當面讚她女婿，她倒會把喜歡擺在臉上不成？」

顏大剛道：「不然，老哥哥，這閨女的性情我知道，她要眞是喜歡他，絕不會皺眉頭，何況我們又沒提婚事。老哥哥，我倒瞧出有些不對勁了，那日我們到京，你可還記得，你可瞧得出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來？」

吳護院打那半開的窻戶下，往裏瞄，只見秦天都上坐，他那二弟子胡林和顏大剛打橫，別說他是閃身在半開的窻後了，窻上且掛着薄紗，誰又會想到外面有人來偷聽，何況綠樹映窻紗，只見秦天都一怔，這窻外的吳護院也是一怔，那日他施詭計，令朱逸落魄失魂，落荒而去，他心下雖樂，可也吊胆提心，不知顏姑娘回去沒有，不見了顏姑娘，他怎麼向張公子交待，不料他前脚進門，顏如玉也垂頭喪氣回到府中，雖是見到了她爹爹和秦天都，着實喜歡了一陣子，但不多一會，又愁鎖雙眉，坐立不安。

別人不知，吳護院可心裏明白，必是因爲接不到腰懸竹劍的朱大俠，他本要向張珏討好，說出騙走朱逸的經過，怕不是大功一件，但他心中一動，且慢，要是將來張公子無意中洩漏出來，這姓朱的和顏姑娘，豈不恨極了他，只怕性命也難保。罷罷，却是他自己一團高興，化爲烏有，倒沒把顏如玉心中不樂，坐立不安之態忽略了。

却是他此刻心中一怔，那心頭也劇跳起來，當眞是爲人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他心中有鬼，如何不驚，難道兩人見了面，知道了他的陰謀詭計？

只聽秦天都道：「好端端的，那日她不是樂得連小咀也闔不攏來，怎麼個不對勁了？」

顏大剛皺眉不展，道：「老哥哥，你是沒注意，她初見我們，那會不高興，但只是笑了那麼一會工夫，你倒是再想一想，她追問了些甚麼？」

秦天都瞪着眼，道：「問候你我路上平安，關心你的傷，餘毒清了沒有，還有什麼？」

顏大剛道：「老哥哥，你眞健忘，我是說她一再追問的，便是保定府用竹劍打跑飛天狐那秀才，你是沒注意，她翻來覆去問，問了又問。」

秦天都失笑道：「那有何奇，她聽說秀才有那麼神奇的武功，年輕人，好奇又不服氣，在所難免，多問兩句，自是情理之常，我如何記不得，她硬是不信……」

顏大剛道：「她還笑得打跌，連腰也笑彎了，還問：可是用一招甚麼三分春色，春色甚麼的，好像她不但認識那秀才，

還比我們更清楚，後來聽說我們去作客，那秀才獨個兒走了，她臉上就紅一陣，白一陣，坐立不安起來，顯然她担心甚麼，你可就沒注意了，她顯然和那秀才不僅認識，而且……」

秦天都見他搖起頭來，也像如夢初醒，道：「不差，你倒是提醒了我，而且忙忙地她巳走了，看來她還是眞關心那秀才，幾天前她不是兩日不見面麼，我們以爲她在後面，張家的人倒以爲她在我們這裏，後來才知前後都不在，偏是正担心間，她倒回來了，倒像打老遠回來，滿身風塵，還樂得很。」

顏大剛道：「不但樂，還樂得蹊蹺，我說你沒注意不是，她站在……」

吳護院嚇了一跳，忙不迭閃身，皆因顏大剛向他站立的這窻戶一指，隨聽顏大剛又道：「她站在那窻前，像滿懷心事，我問她，你也叫她，通沒聽見，我可注意了，她抿着咀，痴痴笑，這丫頭可是在我跟前長大的，從來也沒見她這麼失魂落魄過，那時啊，我像才陡然間發覺，她巳經不是我跟前長不大的小丫頭，閨女是眞長大了。」

秦天都打了個哈哈，那胡林也掩着咀在兩人面前，他這個作晚輩的自是不敢笑，皆因是笑顏大剛，顏如玉巳天下聞名，黑道上人人聞名喪胆，他倒仍把在他跟前長大的她看作是個不大的小姑娘。

顏大剛嘆了口氣，道：「老哥哥，你是跟前沒兒女，你不明白，一旦發覺兒女長大了，就會感到一陣失落的哀愁，因爲長大的兒女，就要離開他，飛啦，像翅膀長得硬了的鳥兒，我記得，因爲我從未感到的，那時感覺到了，所以你每提起張家這門親事，我都回說不忙，且問過這丫頭再說，問甚麼？老哥哥，若我猜得不錯，那秀才才是她心目中的人，她坐立不安，是因爲想念那秀才。」

秦天都驀地一拍大腿，道：「不錯，老弟，你可眞提醒了我，那日在保定府，那秀才可不是見你就叩頭，活像是女婿叩見丈人，偏是我們驚魂未定，還當他不過是知書識禮而巳，不差，其實……那秀才也不錯呀！要不是酸酸地，文縐縐，論人才武功，倒眞配得上我們的閨女。」

顏大剛道：「偏是我們這閨女三天不見兩次面，早晚來了，打一個照面，才要問她，却瞧不見，她又溜了。老哥哥，你明白了吧，張家這門親事，按說我們也高攀了些……」

秦天都一瞪眼，道：「誰說，好笑得緊，可不是我們來巴結他。」

顏大剛連連搖手，說道：「老哥哥，你就是這麼個火爆性子，低聲些，人家的下人來來去去，聽到了，多不是意思。」

吳護院聽着聽着，心却在往下沉，也着慌了，張公子這些日下考場，出來又病了，這婚事自然也壓下沒提，顏姑娘進進出出，也不打前門走，便是大白天也高來高去，庭院深，後面與冷巷接連，誰也瞧不見，他只道顏姑娘深居簡出，敢情不在府中時多，去了那裏，連他這個爹爹也不知道，吳護院作了虧心之事，怎會不心裏懸了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何況這婚事，看來還有變，只盼這兩人來了，就可作主，敢情還得顏姑娘拿主意，糟！

吳護院心想：「看來這事得敎公子加緊些才行。」正想問，一眼瞄見院門口進來一人，是府中的家人，那人也見到了他，對他一招手，急得他連連搖手。

吳護院趕緊溜了出去，原來是張公子喚他，那家人道：「張公子在西齋書房中立等，要你快去。」吳護院面色一沉，要知他平日也是府中一個頭兒，却被這家人呼來喚去，如何不惱，那家人顯然亦看出他面色不快，忙道：「吳爺，你倒是走快些吧，你瞧，賀客不是來得少，倒更多了，今日公子忙得分身不暇，這才從內書房溜出來，也不知是什麼十萬火急之事，要見你，那知還沒找到你，內書房巳連聲傳喚公子了。公子着急得了不得。」

吳護院一瞧，可不是又有官兒被領進內書房，既是請進內書房的官，那官自也不小，既是來賀公子高中的，又豈不請見公子，便也急忙轉過內書房，要轉進內書房，就得繞過內堂，就得穿過那條用白玉鋪的甬道，穿進內堂前的庭院，他可得躲着走，皆因那用白玉鋪的甬道上，走着兩起由府中師爺一旁領過迎接，家人隨侍的兩個官兒，竟在甬道上互相揖讓起來。

他溜過花壇，驚見人影在花叢後一幌，吳護院一怔，皆因那人雖然掉頭得快，但也似曾相識，一領海過天青的衫兒。却也不放在心上，公子無同窻，但朝中顯貴的公子哥兒多有相識，今兒也來道賀的多了，這裏又有一個，那有何奇，是公子相識的，常來常往，他亦多見過了，全也都似曾相識，當下急忙繞路趕去西齋。

西齋就在內書房的西後面，連着內院，亦是前後相通，齋前有池，是引來後園池中水，建池也就挑土堆成了個小山，是以倒比庭院中那太湖石的小山，更加別緻，皆因土山草木葱葱鬱鬱，自然便有緻，那齋即是倚山而建，極是幽雅。

吳護院尚未跨上那池上的小橋，巳見張珏在那樹後急得直轉，一眼瞧見吳護院，倒像是他捧着鳳凰了，忙吩咐家人道：「如是問起，說我去後面了。」吳護院急上前。說道：「不如說公子有些不適，要不後面也尋不到你，可要天翻地覆了。」

張珏喜道：「正是，我就沒大好，這倒一句話就擋了駕。」說着眉頭皺了，煩厭道：「誰願和他們這班人打交道。」當下一招手，連忙喚進吳護院入內。

這尚書府除了顏如玉住的那幾間精舍外，這西齋可說是最清靜的地方了。張珏把他帶去裏間，轉身就說：「有話，怎不立即去尋我？倒要派人四處尋你。」

吳護院道：「我的公子爺，那內書房是甚麼地方，沒召喚，也是我能夠進去得的麼，好敎公子喜歡……」

他伸手入懷，但立即停手，退到門口，往外面望，張珏道：「這裏沒人，你放心，有話快說，你懷裏是甚麼？」

吳護院才掏出那三本試卷來，道：「公子爺，你瞧這個。」

他話聲低到不能再低，張珏的眼睛睜大了，一把搶了過去。

是三本試卷，他巳明白幾分了。

張珏也不言語，急退去窻前，在書桌前坐下，一口氣讀完了三本試卷，一拍桌

子，忍不住叫道：「好文章！」

吳護院又趨前，說道：「公子，若是你病得昏迷，這人代你作了文章，可會不會高中？」

張珏一手掩卷，一手抓在吳護院，急道：「這試卷你從何處得來？人呢？在那裏，快，快帶我去找他。」

吳護院向門外溜了一眼，低聲道：「公子別大聲了，此人爲了成全公子，已出京遠去了，再要尋他，只怕要尋遍海角天涯。公子低聲，此事可張揚不得，功名事小，只怕欺君罪大，主考大人也脫不了干係。」

那張珏豈有不知厲害的，但實是心急，道：「快說，端的這是怎麼回事，我與他從不相識，爲何他入了試場，倒犧牲了自己的功名，來成全我？你……說甚麼，這人走了，出了京？」

吳護院點頭道：「是走了，也便是先前公子見到了他，命人追尋的那秀才，那日前來府中報信，我們才知公子病倒塲屋的，也就是他，他既一心要成全公子，且又露了行藏，那還得不趕快離京去了。」

張珏一蹬脚，道：「但你，分明已找到了他，怎倒放他走了？」他瞧了手中試卷一眼，要沒找到人，這試卷何來。

吳護院道：「我……可是巴不得他走，公子爺，人家成全你，我們豈可不成全他，你別急……聽我源源本本說。」

吳護院說了，自不說出那日在荒郊野店中巧施陰謀詭計，只把今日暗中跟隨，尋到朱逸的下處，酒杯前的言談說了出來，道：「公子，你明白了罷，他既然代你作了文章，他這試卷也就不能呈上去了，否則功名豈僅無望，還會有罪，豈不是不能成全你反而害了你，是以帶出塲來，我趁他醉酒，偸取了來，公子爺，現下你明白了罷，顏姑娘托你尋訪的朱秀才，也便是他，要不是我也陪伴顏姑娘去尋訪過，反怕還不明白哩。」

張珏忙把試卷上的密封拆了開來，可不正是朱逸的名字，他握着試卷，頹然坐倒在椅上，吳護院倒怔住了，奇怪，功名有了，而今公子和顏姑娘之間，已沒了阻碍，便是稍遲一些，顏姑娘死了心，尋不到那朱秀才，怕不即可完婚，怎生不喜？

只聽張珏嘆了一聲，道：「罷了。」

吳護院奇道：「公子，難道不是他，那姓朱的秀才代……代……」

張珏霍地站起身來，睁大了眼，道：

「你……都曉得！」

醉酒走天涯　窮途遇故知

吳護院一時倒慌了，這可是一個大秘密，也是欺君大罪，他身爲武林中人，大秘密不要人知，不讓洩漏傳揚出去，可就別無他途，只有殺……殺人滅口，不由他不打了個寒顫，但見張珏只是頹喪，才放下心來，當下誠惶誠恐，却情眞意誠，低聲道：「公子放心，此事只有你知我知，更有就是那姓朱的秀才了，但那朱秀才乃是當今一位行俠仗義，最最了不起的大俠，他既然捨棄了功名來助公子，又豈會告訴人，在下我跟隨公子這麼多年，尚書大人待我更不薄，我輩武林中人，仁義爲先，不仁不義，天地亦不容……」

張珏搖手阻住他，說道：「你不必說了，我不是怕你洩漏出去，而是此人文章冠天下，我是既感且愧，以往我自以爲文章冠同儕，無出我右的了，不料一讀此人文章，頓覺我那些窗課如糞土，這就……難怪了。」

吳護院才明白過來，當眞張公子的爲人，實非其他貴公子可比擬，還是眞有些江湖氣概，道：「公子，難怪甚麼了？」

張珏道：「現今我才明白，難怪以往我爹不常往來的王公大臣，今日也來了，這必是那三卷文章，已傳頌開去，自然都以爲是我作的了，來，快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訴我。」

吳護院這才把今日怎生陡然見到姓朱的秀才來到府中，和他的同窗好友一道，還有那位今科主考衙門的那位二老爺，那般人的一席話，他已聽得明明白白。接着道：「好教公子得知，雖是大夥兒都覺得此事大奇，那二老爺也說不像是公子的字跡，但可沒人懷疑公子怎寫得出那樣好文章，奇怪的只不過是怎生公子不適，連筆跡也變了，不過都疑神疑鬼而已，也是湊巧了，我見過朱相公一面。」

張珏愕然說道：「你！早見過他？」

吳護院不覺屈了一膝道：「在下可是一番好意，此事隱瞞了公子。」

當下把七八天前，在那荒郊小店中巧遇朱相公，怎生一席話，令他落荒而去，對張珏說了。

張珏更奇了，道：「你說的却也不假啊，你們也全知道，我是眞心眞意，對顏姑娘一往情深，老夫人也喜歡顏姑娘，只待她爹爹一到，便即求親迎娶。」

吳護院笑笑，難掩他心中那份得意，道：「好教公子得知，那我也才趁那朱相公酒醉，也才明白，難怪顏姑娘對公子你從不假以顏色了，敢情顏姑娘心目之中，只有那朱相公，那朱相公也對顏姑娘痴情之極，原來是約好在京中相會的，敢情顏姑娘要公子去查訪的是他，我陪伴顏姑娘去尋訪的，亦就是他，不料那日陪伴顏姑娘前往西山，路遇兩位吃鏢行飯的好友，談說起來，他們竟然在保定府遇上了朱相公。」

吳護院把那兩人之言說了，張珏啊了一聲，道：「原來那人文武全才，皆曠世罕有！」

吳護院點了點頭，說道：「若不是文才武功，蓋世罕有，豈會贏得顏姑娘的芳心，以公子你的身世才學，顏姑娘倒毫不動心。是以……我可是爲了公子，這才小施巧計，那朱相公對我的話竟然信以爲眞，只道顏姑娘與公子已訂了親，這才不北來，而失魂落魄地西去了，顏姑娘這才沒碰到他，却不料他仍然來了北京，也進了試塲，也竟有這麼巧，竟會和公子你的號房相連，當眞是無巧不成書，公子你病倒，被他發現了。」

張珏聽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說得出話來，道：「却是怪了，他怎麼反而代我作了文章，他既然也入了試塲，自也是要求取功名，憑他這一篇文章，怕已不高高中在榜首？怎麼倒……倒……」

便是吳護院也肅然，面露敬容，道：

「說來好生令人起敬，那朱相公豈僅武功文才好，那心胸更了不得，原來他是要玉成公子你和顏姑娘的美滿姻緣……」

張珏驀可裏一蹬脚，說道：「是了，是了，我想起來了，他那日在號房中，把我救得醒來，說甚麼我也不讓他報告上去，他問我爲甚麼，我就說，若是我這科功名不就，可就更不配迎娶一位無雙俠女了，你說，眞是他，他竟替我作了……」

吳護院點了點頭，道：「可是了不得，若不是遇上了，說甚麼我也不會相信？公子爺，這事眞而又眞。」隨把尾隨朱逸，到了他下處後的一席話，又說了出來。

早聽一聲冷哼，但就在那瞬間，張珏一把抓住了吳護院，氣急敗壞，激動得連聲也抖顫起來：「他……他現在何處？」

吳護院可就更不明白了，難道張公子倒不是求之不得？也不多謝他？說道：「公子問那朱相公麼？此時怕不已離城數十里地了，我眼見他出城而去，這才回到府中來，對了，公子要不提起，我尚忘了一事，那朱相公臨行之時，把竹劍……正是那日家人所見他腰懸的那把竹劍。」說着在衣底取了出來，才又說道：「那朱相公要我把這竹劍交給顏姑娘，像是……這竹劍乃顏姑娘親手所製，公子你是明白人，自然比我更容易明白他那用意，咦！」

他話聲未了，驀聽窗外一聲響，吳護院喝道：「誰！」身隨掌出，那料跳出窗外，並沒人影，倒把那守在門外的家人驚動了，繞到這面來。

張珏也嚇了一大跳，本來心下已亂，這一來更亂了，也急步出去，道：「快搜！快搜！」

那窗外是兩株白楊，樹外是一列花壇，但唯見白楊蕭蕭，花枝搖日影，再外可就是池塘岸了，可遙見內書房前人來人往，而且有一個家人，正疾奔而來，瞬已上了池上小橋。

吳護院在張珏耳邊說道：「公子放心，只怕是我們聽錯了，這原是風地裏，八成兒是那窗沒關得嚴。」

那奔來的家人已上了橋，跑到張珏跟前，說道：「老爺請公子即刻過去，說是一定要去的。」

張珏皺了皺眉，人逢喜事精神爽，他高中了鼎甲，自然是喜，但却最怕聽人道賀，多一人道一聲賀，他就多增一分羞慚，更令他無地自容。

張珏嘆了一口氣，也不問是甚麼王公，甚麼大臣，又何必問。

他不得不去了，但才踏上池上小橋，忽然記起了朱逸那三本試卷，他怎可留下在桌上，忙道：「你先回稟，說我便到，眞眞……討厭。」

他急急奔了回去，吳護院只道他有話交待，忙迎了過來，那張珏却急步奔進房去，隨聽他在房中大叫：「來人呀，快來，快！」

可把吳護院嚇壞了，只道出了事，那門外的家人也慌了，兩人奔進房去，張珏指着桌上，道：「那三本試卷呢？可是你收藏起來了？」適才這房中只有他和吳護院，那家人並未進過房，那麼，除了他，就只有吳護院了。

吳護院愕然，繼而大驚，咦了一聲，說道：「那竹劍呢？便也是放在這桌上，怎會……怎會也不見了？」兩人忙忙四圍尋找，桌上不見，地上也沒有。

吳護院忙喝問家人，道：「適才可見有人來過嗎？」

那家人瞪大了一雙眼，要知既是派在西齋，到張珏跟前來的人，自也是體面的家人，有道是打狗也得看主人，吳護院便是比他體面些，可也不服這口氣，把眼一瞪，冷笑道：「當眞好笑得緊，我自在前，這屋中除了公子，就只有你，更有誰來過？」

那家人說着，一雙眼睛可直往吳護院身上溜，溜上又溜下，顯然，那意思是說：若掉了甚麼，八成兒就是你偸。

張珏道：「他說得是，並未進屋。」

吳護院急得蹬脚，道：「我何嘗是說他，是問他見到有人來沒有，這門可只有一道。」

那家人沒好氣，道：「我聽得你一聲喝，立即轉過去查看，那不是你也剛打那窗戶裏跳出來，你才也沒瞎了眼。」

吳護院突然臉上顏色也變了，張珏也如痴似呆，兩人都對望了一眼，竟是不約而同，說道：「莫非是她？」

除了顏如玉，這府中誰有這能耐，誰又會來取去試卷和竹劍！吳護院又一蹬脚，頹然道：「是她，再沒別人了，咦！我想起來了，先前我來時，曾見花壇後有人影一閃，噯吔！眞是她，那衣衫，她那日穿的正是那套衣衫！」

他記起來了，顏如玉購買的儒冠儒服，就只那麼一套，那日吳護院陪同她前往西山，便是那一身衣衫，只因今日來了張珏的同輩友好，爲數不少，匆忙間忽略了，不用說，必是她混在人叢，見吳護院去去來來，形跡可疑，必是早潛到窗外，把兩人的談話都聽去了！

完了！顏如玉若是知道了，這一切全是吳護院的詭計陰謀，豈會饒過他，完啦，張珏渾身涼透了，雖是他心中無愧，顏姑娘豈還會再留下來，婚姻更是無望了。

他心中一動，急道：「快，快去瞧兩位老英雄……」

一言把吳護院提醒了，拔脚就跑，張珏才跑到橋頭，迎面一個家人迎來，喘着氣叫道：「稟公子……」張珏一揮手，脚下不停，說：「去，說我……我我……」

不料一抬頭，那張尚書已親自進出內書房來，在階前對他招手，說道：「孩兒，快過來，靖王爺來了，快去見過。」早聽一聲呵呵，那內書房中，步出個頭戴紫金冠的王爺來，笑指着太湖石外，說道：「還有哩，你們看，那是誰來了，我那王妃聽說世兄高中，好生歡喜，帶着小女，也要親來道賀。」可不是庭院角上那月亮門洞裏，抬進來了兩乘官轎，直奔後堂去了。

張珏那還能抽得了身，只得上前請安，後悔不會繞道而行，明知去顏大剛和秦天都住的那東齋，要打內書房前經過，這一來那還脫得了身，只得進去陪坐答話，那靖王爺携着他的手，兀自不放，端詳道：「果然清癯了些，沒曾大好，可眞難爲了你了。張尚書，不瞞你說，世兄的文章我已命人抄了出來，雖是早知今科必中的

了，却不料病中尚能作那般好文章，誰不交相讚賞，豈僅高才，眞是奇才。」

那張尚書樂得闔不攏嘴來，道：「王爺過奬了，休要驕縱了他。」

靖王爺道：「不然，我們這樣人家的子弟，有幾個像世兄這樣勤攻苦讀的，要不，也不會病臥場屋了，若非世兄自愛，尚書教子有方，豈會滿朝許爲高才奇才，好教小王愧煞，也端的羨煞了。」

眞正愧的可是張珏，再加心急，也更汗顏了，而且担心得惶恐憂急起來，這不是再明白不過了麼，兩年前他來京時，他爹就想攀這門親，這靖王爺膝下只有一位陽平公主，也就是今日那王妃帶來的一位，若然作了皇親國戚，王爺雖非皇上，可也是當今皇上的親兄弟，自是更有了大靠山，偏這靖王爺見了張珏，雖然肯了，那王妃却要招駙馬回去，不要嫁女出來，張尚書也能了，張珏的娘却不願意，也是那時都還年小，這婚事便擱下了，現下不曾上門來的王妃，更帶着陽平公主來了，豈不是明白不過，冷下來了的婚事若再提起，教他如何不急。而且，不見了的試卷和竹劍，若眞是顏如玉取去，那還會再留下來。

偏是這工夫，那屛風後轉出了兩位侯爺來，顯然是明白這王爺的來意，要讓他們先見個面，適才知趣避席去了，這一出來，那還少得了又是一陣不絕口的讚譽，一位侯爺更道：「張尚書，還不快取喜酒出來，今日可得好好擾你一杯。」兩人擠了擠眼，另一位侯爺却對他靖王爺拱手道：「改日可得向王爺討喜酒喝了。」那靖王爺大笑呵呵說：「自是少不了兩位。」

張尚書連聲吩咐擺酒，道：「王爺和兩位侯爺光臨，難得賞臉，正要恭請留駕賞光。」

張珏只覺眼前一黑，要不是他尚未來時，已談及婚事，八成兒還是兩位侯爺作的媒，豈會恁地言語，他病尚未癒，那經得起這連番憂急，登時汗更見多，臉色更白，手也冷了，那王爺兀自抓住他的手，首先發覺，道：「必是世兄今日勞累了，快扶去歇着。」張尚書一見他變了臉色，那得不着急，連聲喚人來，快扶去後堂，那張珏兩分不適，便裝成五分，幸得脫了身，但偏又送他去後堂，別說今日來了王妃公主，親眷來的更多，吳護院不能喚進後堂了，便是平日，吳護院也不能入內的，他可又不能說沒病，這一來可是弄巧反拙了，母子情深，親眷又來了那麼多，女人還有不大驚小怪的，立即被包圍住了，而且外頭又傳進話來，靖王爺已傳命去了，御醫即到。

完了，他連近身的小厮也不在跟前，也不能叫到跟前來，連查問也不能了。

那吳護院在外也急壞了，可不是眞如所料，不但顏如玉不見了，去到那東齋，竟已是人去屋空，連顏大剛，秦天都連同他的徒弟胡林也不見了。

吳護院問起，那東齋的家人却說不出所以然來，還道：「吳爺，你要是早來一步，那兩位老人家倒也還在，適才有人來請了去。」

吳護院急道：「請了去？誰？」

那家人搔着頭，道：「好生面熟，倒也沒有問得名姓，吳爺，今兒來的人可多啦，順道在門口探望的也不少，進得內堂內院來的，我們可也不敢問。」

吳護院氣急敗壞，道：「可是一個俊俏的年輕公子？有些兒像顏姑娘的嗎？」

那家人哈了一聲，道：「吳爺，可是提醒我了，難怪好生面熟了，可不是眞像顏姑娘。他進入齋中，只不過幾句話工夫，也就快步地出來，那兩位老人家和那徒弟，可是追了出來，直叫那人回來。」

吳護院還有甚麼不明白的，也不再問，奔進屋去一瞧，武林人誰還會帶着行囊走路，何況打秦中遠來，都不過是一劍隨身，也劍不離身。

他在那屋中呆住了，傻了，張珏正當在那面內書房冒冷汗，他可在這屋裏流冷汗。

追！且慢，追不得，還有何說，顏姑娘在窗外把他和張珏所說的話，全聽了去，轉身取了試卷和竹劍，來把她爹和秦天都師徒喚走了，必是氣惱又心急之下，未曾說得十分明白，但這一追了去，還會不明白麼？

吳護院抹抹額上的冷汗，只怕顏姑娘若不是急於要追趕那朱相公，只怕就不會放過他，他倒敢追去，去！送死不成？但盼那朱相公去得遠了，去得遠遠的才被顏姑娘追上，只有這樣他才還能保持性命。

不，可也不能稟告張公子，否則必要十萬火急派人去追趕。吳護院把頭埋在掌中，惶急，又驚恐，盼她一去永不回頭。

那顏如玉也眞如他所祈求的，只對兩位老人家說了聲走，摘下壁上掛的劍，一手摘下秦天都的刀，擲給兩人轉身就走。

兩人不過才認出她來，接了兵刃在手，還道有了事故，不料順着那東齋牆垣，顏如玉已藉那花木的掩蔽，越牆而去，這三人不明就裏，也越出墻去，一直到了朱逸那下處，才把顏如玉追上了。

那顏如玉正抓住小二追問，可把小二哥樂了，說：「姑娘，你要不出聲，眞還認不出是姑娘來，我說哩，怎麼姑娘幾日不來啦，朱相公麼？先前尚在房中飲酒，這半天沒聞聲息，怕不是又醉倒了。」

原來朱逸奔出店去，恰好那小二哥不在跟前，既沒交待櫃面，是以不知，待進房一瞧，亦已是人去屋空，待得小二哥出去一問，才知朱逸早已往西去了。

顏大剛和秦天都有些明白了，對望了一眼，還是秦天都忍不住說道：「姑娘，你尋的朱相公，可就是那日我們在保定府遇上那位姓朱的？」

顏大剛也皺了眉，道：「你這丫頭還是那個性子不改，也不說明白，這端的是怎麼回事？」

顏如玉却不理睬，兀自追問店家，得知朱逸走了將近兩個時辰，這才一呆，頹然坐了下來，那胡林在門邊啊了一聲，說：「姑娘，這不是那朱相公的竹劍麼？」

顏如玉點了點頭，她這一坐下，衣底的竹劍也就露出了一截來，被站在側後門的胡林先瞧見了。

顏如玉取出劍來，可是她慣見朱逸那般珍惜地輕輕撫摩？她也不自覺撫摩起來，說道：「是他！哼！」她咬牙，目光閃出寒芒。

可把那三人都嚇了一跳，顏大剛道：「丫頭，你……恨他，那是爲何？原來要我們來這裏是……」

顏如玉知他們誤會了，嘆了口氣，道：「我恨的不是他，原來他中了人家的陰謀詭計，不等我來一見，便獨自走了。」

這三人才鬆了口氣，顏大剛道：「老哥哥，你請坐，你瞧，這孩子，你也坐下了。」他對胡林招了招手。那小二早送進茶來，朱相公是他的財神爺，這位女扮男裝的姑娘更是財神爺，那日晚間替朱相公送來考籃的，原來就是他，早塞給他一大錠銀子，只因吩咐他不可說知，朱逸也才以爲是小二哥想得週到，也才連不願花用顏如玉給他的銀兩，也大把賞賜了他。

兩位老家人可不也又對望了一眼，都不自覺點了點頭，難怪姑娘提起那張公子就皺眉頭，今兒才說有些不對勁，敢情姑娘心中有了情郎。

這兩位老家人也都色然以喜，武林中人，自是重俠士，不重功名富貴。別說人家救過他了，似那般英雄少年，可也眞配得上這丫頭。

秦天都可是個暴躁性子，忍不住，叫道：「可悶死我啦，姑娘，這端的是怎麼回事？」

顏如玉臉兒紅了，兩個老人家心裏更亮了，胡林可樂了，說道：「師傅，那日人家對顏二叔叩了個頭，當時難免[illegible]，現下還能不明白麼？你沒瞧，小姊子，連臉也臊紅了，還問怎的。」

那秦天都和顏大剛登時打了個大哈哈，秦天都道：「說得是，說得是，饒她伎劍揚威，賊盜子們落胆，總是個姑娘，當眞好眼力，那姓朱的好精純的內家功夫，難爲他那點年紀，竟是巳造極登峯了。」

那顏如玉本是羞紅了臉，秦天都言尚未了，早忍不住格格笑了。

秦天都一怔，說：「姑娘，你笑什麼，我可是說得不對？」愕然大睜雙眼。

顏大剛喝道：「丫頭無禮。」却是秦天都道：「老兄弟，她笑，必有緣故，且聽她說來。」

顏如玉這才笑道：「秦伯伯，可不是你說得不對，好教你們得知，他啊，可眞教賊子們喪胆，但造極登峯的可不是甚麼內家功夫，而是令人笑痛肚子的紆招酸式，那一招，嗯，你們不是說他竹劍一指，就把飛天狐嚇跑嗎？」

秦天都道：「如何不是，好功夫，眞個精妙絕倫。」

顏如玉捧着肚子，笑道：「他可是口中也吟道：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誰也沒笑，她可笑得彎了腰，顏大剛面色一沉，可眞的是有些惱了，怒道：「丫頭，你胡說些甚麼？」

要知那日若不是朱逸相救，他只怕早沒命了，自然對朱逸就不僅是心感，而且敬佩了，自也忍不住要惱。

顏如玉總算呻吟了一聲，才把笑忍住了，道：「罷了，我都說了吧，他這把竹劍，便是我在陽山中削來教他練劍的，你們那裏知道，那書呆見到刀劍也怕啦，我不過是在山中他那書室養傷，閒着無聊，削隻竹劍來教他玩兒，消磨那漫漫長日，他連兵刃也沒見過，更不要說練過了。甚麼內家功夫，他更是連聽也沒聽說過。」

那三人可就驚愕了，皆因顏如玉不再笑，雖也含笑，却說得正正經經，秦天都道：「姑娘，不會吧？說甚麼我們也練了數十年功夫，靠功夫吃飯也吃了幾十年，眼看的，那麼錯得了？」

顏大剛道：「那日問起你來，偏又害臊了，多一句也不說，便是我也內外兼修，雖不敢說巳造極登峯，也算有了幾分火侯，親眼所見，那會錯得了。丫頭，準是你有眼無珠，被他騙了。」

顏如玉那會想到朱逸和她分手後，竟獲曠世奇緣，氣功雖未絕頂，但亦非常人所能匹敵了。道：「被騙了的是你們，才不是我哩，不僅你們，連那般賊子也全被他騙了，眞把他當作了不得的朱大俠。」

顏如玉只得把以往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忍不住又笑了，道：「你們說好笑不好笑，到後來連他自己也有些信了，是以他不但騙了賊子們，騙了你們，連他自己也騙了，也信以爲眞了，却不知那是我暗中相助，偏那浪子石奇有了先入爲主之見，一見他以爲這竹劍對敵，以爲他必是內功高手，就有那麼巧，當眞是錯有錯着，心怯又失招，加上那呆子信口胡謅，尋章摘句，作了招名，可就把石奇那一班賊子嚇住了，現在你們明白了麼？就是這麼回事兒。」

那顏大剛兀自不信，却是秦天都點了點頭，道：「姑娘，[illegible]這麼說，倒也還說得通，賊子們連[illegible]苦頭，只怕那日飛天狐是一見，便[illegible]而逃了。」

顏大剛站起身來，負着手，在屋裏踱起步來，那頭搖了又搖，說道：「老哥哥，但你想想，便是那飛天狐望影而逃，但我們可都聽得明白，那一絲破空之聲却又從何而來？這丫頭可不在暗處吧？」

秦天都又把眼睜大了，把一頭白髮也搔成亂了鷄窩。

顏如玉霍地站起身來，說道：「好，你們不信不是，這書呆去也不遠，他的脚下快不了，必可追得上他，待見到他時，你們也就會信了，哼！」

兩個老人家又對望了一眼，這丫頭是怎麼啦；一時氣急敗壞，一時笑得彎了腰，一時惱，又像有些幽怨，可連顏大剛也搖頭了，只那胡林在微笑，到底年齡相差不那麼大，多了解一些，說道：「要追趕，可眞該動身了。」

敢情顏如玉不是不要追趕朱逸，却惱這書呆子太呆，怎生人家一句話，他就信以爲眞，怎得不惱。他這麼把竹劍還給她，豈不是從此不和她相見，竟捨她而去，辜負她一番苦心，那能不幽怨。而且，適才之言却也不假，哼！諒他這書呆去也不遠，跑也跑不快，八成兒又醉倒在那家路傍打尖的小店了。

那朱逸那會知道，他可眞辜負了人家顏姑娘一片苦心，那張尚書府中，除了一個老夫人是眞心慈愛之外，誰都當她是張家未來的媳婦兒了，在她跟前誇富貴不說，把個張珏讚得天上少有，地下無雙，哼！待我那書呆一到，鰲頭獨佔，可教你們好看。

幾時成了她的書呆啦？她怎麼恁地想？雖是心想人不知，但也難免臊得臉兒紅

紅。不，她可最明白這書呆，一旦久別乍相逢，怕不喜極忘了形，考期就在日內，他要是安不下心來作文章，又怎能獨佔鰲頭，還是且慢相見，可又令她急也不是，怨又不是，惱又不能，怎生明兒一早趕下場了，却連考籃也未預備，眞該死。

朱逸醉眼中的顏如玉，何嘗是幻，但若不是見他醉得糊塗不淸了，她又豈會進入房中，是她聽得朱逸醉話連篇，這才心中一動，以眞裝成幻，朱逸自也更以眞爲幻了。

四人出得店來，顏大剛道：「且慢，雖說我們有恩於姓張的，但這丫頭打擾了人家那麼久，我們承人家當上賓來接待，豈可走也不說一聲。」

秦天都猛點頭，道：「說得是，我武林中人，可講究的是恩怨分明，來去明白，人家可是以禮來待我們，一聲不說就走了，豈不被人家笑話。」

顏如玉一聽，脚兒一蹬，說：「要回去，就去你們的，我可要走啦。」顏大剛急了，道：「唉，老哥哥，你瞧，這丫頭，總是我把她寵壞了，你！等一等！」

只見顏如玉在街上行人中，閃得兩閃，已沒了影子，三人沒法了，才要追趕，早聽有人叫道：「兩位老英雄，請留步。」兩騎如飛而來。

三人回頭一瞧，原來是吳護院和那姓吳的管家追來了。吳護院不見張珏出來，急得亂轉，被吳管家問起，才知顏姑娘和她爹全走了，這一急，那還了得，顏姑娘他可管不着，這顏大剛和秦天都可是公子吩咐他好生侍候的，若然人走了他亦不知道，公子責怪下來，他可承担不起。立即拖了吳護院，好在今日人來人去，府前的轎馬多，也不理會是誰騎來的，兩人騎上就飛馬趕來，那吳護院自然便先想到朱逸這下處。果然到得正是時候。

顏大剛秦天都交換了一瞥，這才明白了，此是顏如玉先已發現兩人追來，怕被纏住不能脫身，故先躲了去，這可難了，一時間，留又不是，走又不是，她這麼多一句也沒說，可在那裏找她去，這丫頭又任性得很。

那吳護院當先跳下馬來，喘着大氣，道：「兩位老英雄請回，公子奉請。」

吳管家那面也兜轉馬頭，跳下馬來說：「顏姑娘呢？這這……這是怎麼啦，兩位老英雄務必可憐小人，請暫回轉，非敢强留兩位老英雄，務請容小人稟過公子，要不然小人可該死了。」說着，竟屈了一膝，顏大剛急地扶起，道：「快休如此，我等不過一時有急事，不暇知會得。」

那吳管家抹了抹汗道：「今日喜得追上了，兩位老英雄差點沒誤了大事。」秦天都一怔，便吳護院也愕然，皆因這吳管家說時，向兩邊瞧了瞧，怕人聽了去似的，從那神色就可說明顯然眞是一件大事。

吳管家已把嗓門兒壓低了，說道：「事關顏老英雄，我可看不出老英雄有何病痛來，但昨日公子剛起得床，已請托了九門提督大人，轉託了大內的李總管，務必要求得一種甚麼藥物，說顏老英雄服了，便能復原了，之所以公子沒說，只不過那藥物未到手，但這早晚便送來了，我聽那提督大人說要公子放心，李總管既然點了頭，沒有取不來了，自也是大了，兩位老英雄這麼就走了，豈不是誤了大事了。」

秦天都早啊了一聲，道：「可是我日前言者無心，你家公子聽者有意了，老兄弟，你可記得，那日我無意中說起，老兄弟你體內的餘毒未淸，除非尋到犀角，才有望復原，但那犀角乃是萬金難買之物，聽說只有大內才有，因爲西域進貢，例必有此物，難得你家公子有心，老兄弟，既然如此，可不能走了。」

顏大剛雖說看得開，不把廢了武功掛懷，但若能求得犀角，自也喜歡，對張珏也更感激，但仍遲疑道：「只是，這丫頭，她……」

秦天都道：「老兄弟放心，我們不去，怕她不回頭尋來，何況也不能不辭而別的呀。」

那吳護院心下一塊石頭落了地，忙把馬匹牽了過來，請顏大剛上馬，吳管家也請秦天都上了馬，雖然走了顏姑娘，但請回了兩位老人家，還怕那顏姑娘不回頭麼。胡林這時才上前來，說道：「師傅，這麼辦，你和二叔回去張府，我去追大妹子可好？」

秦天都道：「說得是，這麼辦最好，快去快去。」

胡林忙忙走了，但顏如玉旣已瞧見吳護院追來，心下雖惱恨他，但在這大街之上，又在她爹和秦天都面前，何況，這是女兒家羞於出口之事，更何況，這般再好不過，他要是有了兩個老人家和胡林在身邊，快也快不了，急也急不得，找着了他……找着了那呆，可不能說得體己話兒。

她只幾個閃身，已轉過街口，更加快了脚步，連轉了三條街道：可就不怕被追上了。但她的脚步不是慢下來，而是更快了。竹劍和她的那把短劍一併藏在衣底，竹劍可長出了一大截，快走起來可就有些碍腿，不得不用手提高一些，那手一碰着竹劍，那麼光滑的劍，心裏登時甜甜的。

可不是甜蜜蜜的，蜜一樣的甜，這書呆呆得令她生氣，却又呆得令她蜜蜜甜，這呆子竟然她心裏只有他，一心爲了他，這些日來，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若不是和他有了約，她倒會留在京中，倒會住到張尙書府中去。哼，這呆子一些兒也不明白，敎她怎不惱，但想一想，他竟呆得信以爲眞，眞以爲她要嫁給張珏了，他那麼失魂落魄，醉酒更見眞情，不，那還算不得情眞，所爲何來？他竟呆到誤以爲她和張珏將締結美滿姻緣，竟把到手的功名也送給了張珏，不，不過是爲了她，也就是把這功名送給她，然後，默默地，走了，這是何等情眞，意眞，又是何等的痴情，何等的呆啊！

那麼，最令她感動的，不止也是他這呆，豈僅無私無我，簡直是至情至聖，那麼，她是眞惱他這呆，還是愛他這呆？

她可不去想，不去分辨，只不過那指尖兒一觸到那竹劍，她心兒裏就甜甜的，，這呆子去了那裏？那小二哥說往西走了，出了西直門，過蘆溝橋，就是南下保定府的大道。不錯，來處來，去處去，不回陽山，這呆子又會去何處？

前面便是長辛店了，顏如玉心中忽然一動，且慢，據小二哥說，這呆子醉得搖

幌幌，連路也走不穩，便是早走了一個時辰，便是他脚下不停，無論如何也到不了長辛店，噯呀！別是他又醉倒在荒野裏？

她這一路行來，雖未快逾奔馬，但耳畔却已傳來路人驚呼之聲，人家見到人影撲面而來，還來不及閃避，她却已去遠了，怎不令人駭然，但那驚呼之聲入耳，已在她身後老遠了，她才不去顧忌哩，不，那呆子搖搖幌幌的豈能這麼快，她必是趕過了頭。

眞蠢，她爲何不打聽，她知道書呆着的甚麼衫，再說，一個醉酒的行路人，還不容易打聽。

她往回頭，一路查訪回去，果然，如此這般一個醉酒的少年，有人見到了，竟然剛過得蘆溝橋，那橋頭邊茶棚裏賣茶的老丈，用旱烟竿指着北面，道：「倒也見到這麼個醉酒的哥兒，還買了我一碗茶喝，喏，打那面去了。」

那一面，顏如玉不叫了聲慚愧，幸是她沒一個勁兒往南追趕，動念得快，要不然可成了地北天南了。嘿！這敎她怎生不惱，誰會想到他倒會往北走了。

她走了，却又轉回身來，道：「還沒請問老丈，那呆子可有何言語，向老丈你問過路麼？」

那老丈道：「別是你這小哥兒找錯了人吧，那哥兒不呆啊，好模好樣，倒像個學裏的相公，不過醉了酒吧啦！」

顏如玉急道：「就是他，老丈你不曉得，他有些呆氣，可有甚麼話說麼？」

老丈道：「倒也問過小老兒，唉，小哥兒，你這話倒提醒了我，他向我打聽的，竟是往靈山的路，小哥兒你想想，那靈山離此有兩百多里地，雖說條條大路也通南北，往靈山可也不是正路，再說他醉醺醺的，獨個兒走，沒車沒馬，怎去得了靈山，小哥兒……」

顏如玉雖然直皺眉，可又不好打岔，但心下也明白，姑娘扮男兒，原也矮小些，這老丈也年老些，倚老賣老，故爾叫她小哥兒。

她皺皺眉，也不禁點起頭來，她有些明白了，她是原該早想到的，這呆子可能會去靈山，人家可是朱大俠啊，她可又笑啦。

這老丈怎麼不往下說了，原來瞪着眼在望她，必是奇怪她怎生又皺眉，又點頭，又在笑了。

顏如玉道：「老丈，說啊，怎麼不說了？」

老丈這才又說道：「小哥兒，聽你的口音，也是打南邊來的，並且聽說城裏放了榜，別說那哥兒沒考中，一時想不開，要去出家吧。」

顏如玉可沒工夫和他多說了，忙道：「我只請問老丈，他走了多久了？」

老丈道：「不多一陣工夫，他剛去了怕還沒半個時辰。」

顏如玉不待他話聲落，已轉身就跑，她明白了，難怪他沒追上這書呆了，又怕身後有人來，故爾出城就繞道而行，現下已有了朱逸的去向，可就不愁找不到了，倒安心了些。

路上再問了兩次，因是朱逸過去不久，是以都有踪跡所循，那料再往前走，竟是越走越荒凉，要知那雖是京城近郊之地，但那一帶已是山區，只見山嶺緜延，少見阡陌，人烟也疏落得很。

啊喲！像是陡然間天塌了一般，原來是她身在嶺脚，太陽落到了山後，竟已是入夜了，想了想，可不是天黑時候了，她過午才出的城，跑到了長辛店才折回頭，這又尋了半天，若不是心急脚下快，那能走得出這麼遠來，這可糟了，連人家也不見有，想找一個人來問問路也不行。

却是她這一停步，天色一黑，她那股氣也洩了，頹然坐在一塊石上，現下她可又惱起那書呆來，大嶺下林間，天色黑得也更快，不一會，山谷間的霧氣也昇了起來，飄漫開來，眼前也更見迷矇了。

這一來怎麼好，怎麼她也不瞧瞧天色，現下人沒尋到，連她自己找個投宿的地方也不行，倒是快些出山是正經。

趁天色沒黑盡，趕快往山外走，忽聽耳邊有潺潺水聲，聽？還有甚麼聲？是潺潺聲，是了，原來是她自己飢腸轆轆。

不差，沒吃的，喝些兒清泉解渴也是好的。

她循着水聲，找到水源了，原來是一溪流水，在山澗間的亂石中奔流，激起了浪花，也發出了嗚咽，她聽來可就像嘻嘻的譏笑了，當眞她才蠢，眞個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她怎麼埋頭向這山裏跑。

她才俯身捧起水來，却一怔之下，讓水從指縫中流去了，人聲，既是人聲！

天已黑，山間林中，谷底溪畔，竟也有人？

是樵子？是獵戶？不管他是甚麼人，有人就可問路，問投宿之所，主要的還是找朱逸。

她連水也不喝了，靜聽了聽，聲傳自溪的上流頭，忙尋了過去，陡然間有火光一閃，有人在生火。

是獵火？一定是，只會有夜獵，可沒夜樵的，那麼去討些兒乾糧來充飢也是好的。

那火光穩定了，燃燒起來了，她也見到火光了，是在崖下溪邊，可是被大石擋住了。奇怪，話聲仍然入耳，相距近了，怎麼聽不清，倒像一人在喃喃低語。

顏如玉才走得兩步，突然問，她怔住了，那是個女子的聲音，這可不奇了麼？黑夜，山林中，怎會有女子在此？而且不是喃喃自語，像在對人說話。

她飄身斜掠，落在石後，只聽一個女子幽幽嘆了一聲，說道：「瞧你，醉成這個樣兒，又跑到野地裏來，今兒要不是又遇到我，可怎麼好？瞧你啊，你究竟怎麼啦？」

醉成這個樣兒？是他了，必是那書呆無疑了！

她只要一縱身，躍上大石，不就瞧見了，但她却怔在石後，竟不動彈，驚喜得發起呆來。

是小白玉，是她，除了朱逸，她心念不忘的，就是她了，小白玉的聲音，她豈有聽不出的，啊！眞是她，但怎會是她？若然那個醉了的人是那書呆，她怎會和書呆在一起，聽她言語，倒像早已相識了，這不奇怪麼？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巧施滅火球　絕境慶生還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古浪與石明松結伴同行，投宿於一客店，遇見一個病老人，古浪惻隱爲懷，爲之診治，老人未癒，夤夜留書先行。翌日，三人又在途中相遇，老人强要偕行，入夜，經一荒林，準備歇宿。不料被人暗施毒手，將古浪與老者兩人一馬推落深谷，幸得人馬無恙，但被困絕地，無法脫險，正在徬徨焦急、無計可施之際，石明松與莫雲彤先後出現於深谷之上。石明松要古浪說出春秋筆之處，古浪不允。莫雲彤則似有意加以援手……古浪等能否脫險，請看下文……

古浪答道：「是我在半途救的一個病人，也被石明松給推下了深谷。」

莫雲彤雙目閃了閃，說道：「他由這麼高掉下去，不但未死，連一點傷也沒有，是何道理？」

古浪用手指着那一叢葛藤道：「他落下時被那一叢葛藤掛住，所以沒有傷。」

莫雲彤思索了一下，說道：「那倒巧得很……」

停了一下，又說道：「雖然剛才你說不知道春秋筆的下落，可是我還是要問問你！」

古浪氣道：「又是這一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

莫雲彤笑道：「沒關係！你告訴我一個假地方也行！」

古浪瞪目道：「這話什麼意思？」

莫雲彤一笑，說道：「你不是說不知道『春秋筆』的下落麼？那麼你可以隨便說出一個地方，就算春秋筆在那裏，我就救你上來。」

古浪心中一動，已然明白了他的用心，却說道：「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莫雲彤笑道：「除了我和石明松外，還有不少人環視在側，等一下我暗示你的時候，你隨便說一個地方，越遠越好！」

古浪淡淡一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借我的話把他們騙開，可是你可知道，我這樣做豈不是等於爲自己日後找到無窮的麻煩麼？」

莫雲彤笑道：「不要緊的，有我保護你。」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謝謝你！聽你的口氣，好像也認爲『春秋筆』的下落我知道似的，事實上我是一無所知，就是把他們騙開，你也毫無所得，你這，豈不白用心機，而我反而無故得罪了他們，莫老師，恕我無法從命！」

莫雲彤聞言面色一變，咬牙道：「好硬嘴的小子！我看你能撐到什麼時候？」

說罷之後，一閃而逝。

古浪心中暗笑，忖道：「好一羣笨且！以爲這樣就可以使我就範？你們却不知道『春秋筆』早就在我身上了……」

他想到這裏，丁訝又向他說道：「眞怪！這麼多人搶一支筆，你們江湖上的事眞說不出理，就算筆再好，也用不着拚命呀，我就有不少好筆，去年還給了張舉人一支好筆，好幾百年前的呢……」

古浪皺眉道：「唉呀！你知道個什麼呀！」

話未落，石明松又在上面發話道：「怎麼樣？你想過了沒有？」

古浪冷笑着：「不用想！小爺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你趁早死了這條心！」

石明松冷冷笑道：「那就莫怪我無情了！」

說罷取出一個大草團，點上火，燃成一個巨大的火球，丟了下來。

古浪等不禁爲之大驚。

古浪大驚，叫：「丁老！快讓開！」

丁訝老眼昏花，反而迎了上去，說道：「什麼玩意兒？亮亮的？……」

古浪大驚，足下一點，閃電般的撲了過去，右臂輕舒，把丁訝挾在腋下，再一幌身，飛出了一丈多遠，並且極快的把馬

匹牽至一旁。

就在這時，那巨大的火球已經滾了下來，濺得火星四射，好不驚人。

古浪與丁訝雖然遠遠的躲在一隅，但是火星的熱力，仍然陣陣的逼了過來。

由於昨日大雨，那火球是由葛藤編成，半濕半乾，所以發出了極大的濃烟。

古浪驚怒交加，破口罵道：「無恥小人，我眞把你看錯了！」

丁訝被濃烟薰得不住的咳嗽，那匹駿馬也長嘶連聲，情勢非常惡劣。

崖頂之上，傳來石明松的狂笑聲，他笑着說道：「古浪，你不必緊張，我若存心置你於死，也不用費這大的事了！」

古浪已經把丁訝帶到了煙少之處，大聲說道：「你使這種手段，豈不怕江湖人恥笑？」

石明松大笑道：「我只是讓你嘗嘗這些濃煙的味道，如果你不想受這活罪的話，就把『春秋筆』的下落告訴我！」

古浪狂笑一聲，說道：「小子，你枉費心機了！」

石明松提高聲音道：「好得很，等這個火球燒完之後，我會再丟一個下來，直到你吐出實話爲止！」

說完之後，他便消失了。

古浪被濃煙薰得不住咳嗽，一雙大袖子緊緊的掩着臉。

那匹駿馬也是長嘶不已，古浪心中頗爲着急，忖道：「我倒可以支持，只是他們恐怕受不了……尤其是丁訝……」

他想着，把這一人一馬，拉到了靠壁之處，大聲道：「丁老，把臉轉過去，對着……山壁……」

丁訝已經咳嗽得說不出話來，倒是照着他的話作了，古浪把馬的身子也牽了過去，大叫道：「不要動！」

這時他自己也被薰得二目紅腫，流淚不已，用衣袖掩着臉，忖道：「我定要想個辦法才行……」

那個火球，正燃燒得猛烈，除了本身所發的烟霧外，蒸發着地上的水氣，更是烟霧飄渺，聲勢驚人。

古浪手無寸鐵，面對着這麼大一個火球，一籌莫展，急得連連跺腳。

丁訝已經咳得站不住身子了，蹲在了地上，雙手抱着頭，狀極痛苦。

古浪再也不遲疑，彎下了身子，由地上抓起了大塊濕土，搓成了一團，用力的向火球中丟了過去。

那火球發出了一聲極大聲響，火星濺得老高，火勢反而更大了。

古浪却不驚慌，又連續打了四五個泥團，那火球立時被打散了，烟火遍地。

由這時開始，古浪改用散土打去，足足有一盞茶的時間，火勢才漸漸的小下來了。

古浪大喜，立時加緊工作，雙手如飛，一堆堆的泥沙隨手擲去。

又過了一盞茶的時間，火勢已經完全熄滅了，但是仍然冒着濃烟。

古浪又費了半天事，把那些發烟的藤子，完全用泥沙覆遍，這才完全熄滅。

好在曠野風大，雖是深谷，烟氣不久也就被冷風吹散，一時天地清朗，古浪這才喘過一口氣來。

他長長的呼吸了幾口氣，精神已經恢復了正常，轉頭去看丁訝，見他幾乎快要死了過去。

古浪在他背上不住的撫搥，說道：「快！好好的深呼吸幾次……」

丁訝强挺着身子，一連呼吸了好幾次，再加上古浪在一旁爲他活血順氣，好半天的工夫，他才緩過氣來，長吁了一聲道：「啊……我的天哪！我這條老命差一點兒完了……」

古浪心中很是不忍說道：「丁老，爲了我，害你受這麼大的苦，眞是罪過，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丁訝又咳嗽了幾聲，搖搖手，說道：：「這是我自找的……不要緊，我這條老命還可以拖些時候……」

古浪見他無甚大礙，這才放下了心，再去看那匹馬，也是涕淚交流地不住哮喘着。

丁訝站了起來，說道：「現在雖然沒什麼事了，可是少時他再丟一個下來，那可就要了我的老命了！」

古浪抬頭向上望了望，說道：「大概不會這麼快，再說我現在已經有辦法對付了！」

他說着，在谷底的四週，用斷枝挖了不少鬆土，準備石明松再丟下火球時，便用剛才的法子應付。

古浪忙了半天，谷底雖是寒風凜冽，他却仍出了一身汗。

這時他與丁訝都是滿身泥土，狼狽不堪。

古浪靠着一塊較乾之處坐了下來，長吁了一口氣，說道：「我要好好休息休息，說不定石明松還有什麼別的花樣呢！」

他們抬頭望着灰濛濛的天，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如何，丁訝只是不住的呻吟，弄得古浪更是心煩。

他忖道：「哈門陀不是一直跟着我麼？他爲什麼不救我？……」

但是他轉念一想，立時明白過來了，心中不禁更爲驚恐，忖道：「啊！他一定是在暗中監視着，想從旁來探聽我是否知道『春秋筆』的下落……」

想到這裏，古浪又是一陣驚心，在所有人中，他最怕的就是哈門陀。

他心中想：「以後我的行動和說話，都要特別小心才行！」

想到這裏，突聽丁訝說道：「咱們什麼時候才能够出去呀？我肚子餓了！」

古浪經他一嚷，也覺着腹中飢餓，翻身站了起來，所幸掛在馬鞍上的袋子還在，古浪取了下來，拿出了乾糧，與丁訝二人慢慢的嚼着。

吃飽之後，又在地上尋了些積水飲了，立時覺得精神大振。

丁訝道：「你可以休息休息，等那個姓石的小子再出現時，我會叫你。」

古浪搖頭道：「我不用休息，還是趁他沒來之前，想想辦法，看看是否能出得去。」

丁訝却說道：「你累了一夜，少時還要應付他們，不休息怎麼成？」

「好吧！我就休息一會，無論任何人出現，馬上叫我。」

丁訝答道：「當然會叫你，你好好歇

着吧！」

古浪閉上了眼睛，靜心的調息着，不一會的工夫，即已入定。

又過了一陣，古浪調息了一周天，並未有何情況，他睜開眼睛看時，不禁大爲驚奇，原來丁訝已然不知去向。

古浪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慌忙跳了起來。

這裏不過是數丈見方之地，一眼就可以看遍，又無其他的出路，丁訝的突然失蹤，可眞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古浪怔怔的站在那裏發呆，他四下查看，找不到一點綫索。

他忖道：「莫非他被什麼人刦走去了？可是我連一點聲音也沒有聽見呀……」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百丈懸崖，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帶上去，而不發出一點聲音，更何況一有警兆，丁訝立時會叫自己。

突然間，一個念頭閃入了古浪的腦際，他忖道：「莫非他是一個身懷絕技的奇人？……」

但是四下峭壁，土鬆如沙，即使他有一身奇技，攀登這數百丈的懸崖，也不可能不發出一點聲音來。

這刹那，古浪眞有點莫名其妙，怎麼也想不透是怎麼回事。

他四下察看，也不見有什麼痕跡，心中好不奇怪，忖道：「除非他長了翅膀會飛，否則絕不可能離開此地！」

古浪雖然不敢肯定自己的想法，但是事實擺在面前，丁訝已經失去了踪影，明明是離開了這裏。

他抬頭向上望去，灰白色的天空，白雲如縷，猛烈的山風，吹得樹梢呼呼作響，却就是不見一個人影。

對於丁訝的失蹤，古浪感到不知所措，他正在沉思之際，突聽身後一個低啞的聲音說道：「古浪，你在找什麼？」

古浪大吃一驚，極快的轉回身子，目光所及，不禁又嚇了一大跳。

原來在他身後的，正是方才失蹤的丁訝。

古浪雙目大睜，指着他說道：「你……你從那裏來的？」

丁訝微微一笑，說道：「我不是與你一起被推下來的嗎？」

古浪緊接着說道：「你剛才到那裏去了？我找了你半天，你却又突然出現，莫非你會飛不成？」

丁訝笑着搖了搖頭，說道：「我又不是鳥兒，怎麼會飛呢？」

古浪說道：「那麼，你剛才到那裏去了呢？」

丁訝笑着道：「我一直在這裏沒動過呀！」

古浪心中已有數，正色道：「丁老，我知道你是身懷絕技的奇人，在這種情形下，你就不必再瞞我了！」

古浪的話，把丁訝說得笑了起來，說道：「你這個孩子眞是疑神疑鬼！你回頭看看吧！」

古浪隨着他的手勢，向後望去，一望之下，不禁驚喜交集。

原來在身後不遠，居然有一個一人高的狹口，通往谷外，古浪忍不住拍掌道：「啊，原來這裏還有通路，丁老，你是怎麼發現的？」

丁訝搖頭道：「乘他們沒有發覺前，我們趕快離開此地，閒話少時再談！」

古浪興奮萬分，連聲答應道：「快！你先出去！」

丁訝點了點頭，由那隘口走了出來，古浪立時把馬韁遞給他，說道：「丁老，你先把馬拉過去。」

丁訝拉過了馬，說道：「對，這匹馬可少不得！」

古浪等那匹馬也走出谷後，這才也跟了出來。

出谷之後，眞個是豁然開朗，別有地天，原來已到了這座小山的背面，雖是黃葉飄零，荒草迎風，却別有一番意味。

古浪大喜過望，問道：「丁老，你怎麼發現這個地方的？」

丁訝笑着說道：「這個山澗以前一定住過人，你來看！」

他說着用手指向一旁，古浪隨勢望去，只見靠隘口之處，有一塊土色的木板，心中好不奇怪。

丁訝雙手扶起那塊木板，輕輕的合到那隘口上，居然完全密合，一些也看不出來。

古浪脫口說道：「啊呀！原來這裏還有這等巧妙！」

由於那塊木板塗有泥漿，所以不知底細，無從發現。

古浪萬料不到，竟這麼容易的就脫離了險地，高興的又問道：「丁老，你是怎麼發現的？」

丁訝笑着說道：「在你休息的時候，我閒着無事，倒處亂摸，就摸到了這塊木板。」

古浪接道：「如此看來，以前也曾有人被困此地，後來又脫險逃走了。」

丁訝說道：「好了，既然脫險了，咱們趕快爬上去吧！」

古浪用手指着右邊一條小徑道：「這條路可以直接轉過去，不必再費事爬上山去了。」

聽了古浪的話，丁訝似乎覺得很奇怪，他眨着眼睛問道：「怎麼？你不要上去找石明松報仇了麼？」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我有要緊的事，實在不願意再躭擱了！」

丁訝接口道：「我以爲你們江湖中人是有仇必報的呢！」

古浪冷笑了一聲，說道：「哼，來日方長，這筆賬遲早要算的。」

他說着接過了馬詳細的看了看，並未受到甚麼損傷，心中很是高興，說道：「黑兒，辛苦你了，到了前面再餵你吧！」

那匹駿馬，似乎懂得人言，不住的將頭連點，古浪回過了身子，對丁訝道：「丁老，我扶你上馬吧！」

丁訝點了點頭，在古浪的扶持之下，上了這匹駿馬，古浪也騰身而上，雙人一騎，迎着寒涼的山風，向右邊的小道上馳去。

這兩人一騎，在谷底被悶了一夜，又被烟薰火燎，這時乘風飛馳，只覺海闊天空，好不舒適。

這一帶寒林如海，黃葉飄零，秋意深

濃，有如初冬。

不一刻的工夫，古浪已經轉到前山，丁訝笑着說道：「哼！石明松還在上面作夢呢！」

古浪笑道：「讓他作夢吧，當他發現我們已經不在時，一定會大吃一驚的！」

這時古浪把馬兒的速度放慢了些，丁訝又接着說道：「我總覺得這麼一走，太便宜石明松了！」

古浪冷笑一聲說道：「我雖不是記仇之人，不過石明松如此毒辣，我是不會放過他的！」

古浪才說到這裏，突見丁訝用手指向遠方道：「你看，那是什麼人？」

古浪一驚，隨他手勢望去，只見七八丈外，一株白楊樹下，倒臥着一個人。片片的黃葉，落在他的身上，古浪立時催馬趕了過去。

當他們來到近前時，古浪及丁訝都不禁一驚，丁訝說道：「這……這不是石明松麼？」

說話之際，古浪已經翻下了馬，匆匆把石明松扶了起來。

只見石明松雙目緊閉，面上却並無什麼特殊的表情，如同睡覺一般。

丁訝雙手扶着馬鞍，說道：「怎麼？他……他是不是死了？」

古浪搖了搖頭，在石明松胸口略爲一撫，說道：「他被人家點了『睡穴』，現在正在睡覺呢！」

丁訝啊了一聲，古浪心中却在詫異，暗忖：「是什麼人下的手？……」

他細看石明松全身，並無絲毫傷痕，衣履也很乾淨，足見他沒有經過掙扎，就被人家輕易的點昏過去了。

如此看來，那人的身手，一定非常之高了。

古浪可以想像到很多老人，但是他却偏偏的想到了哈門陀。

他忖道：「這可能是哈門陀，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跟隨着我……」

古浪想到這裏，丁訝又問道：「你會不會把他救醒？」

古浪回了頭，說道：「要解除他的穴道，那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我不想這麼作！」

這時他想起自己遺失了的「寶珠」，立時把石明松全身上下，詳細的搜查一遍，却是毫無所有。

古浪心中大爲吃驚，忖道：「難道不是被他撿去的！而是被別人偷去？還是在別處遺失了呢？」

古浪空自焦急，却是沒有辦法，丁訝問道：「喂！你在找什麼呀？」

古浪搖了搖頭，一言不發，丁訝不由催道：「既然不救他，咱們就快走吧！」

找不着那粒珠子，古浪也無可奈何，只得把石明松平放下來。

丁訝又開始催了，說道：「快走吧，還有什麼好看？」

古浪被他催得有些心煩，想到自己沿途危機遍佈，與這個重病的老人同行，實在添了不少麻煩。

他轉臉望着這個老人，見他雙手扶着鞍褥，瘦弱的身子縮成一團，一張黃瘦的臉，雙目深陷，簡直就像個半死的人。

丁訝被他看得很奇怪，問道：「你看什麼呀？」

古浪一笑道：「看樣子我們非要折回去走大道不可！本來石明松帶我走捷徑，現在不與他同行，我連路都不認識，怎麼走法？」

丁訝笑道：「幸虧有我，放心！我帶你走可以更快些。」

古浪詫異道：「怎麼！你認得這路徑麼？」

丁訝用手拍了拍馬鞍，笑着說道：「快上馬吧！這條路我以前跑過好幾趟了，誰也沒我熟。」

古浪聽他這麼說，心中一動，問道：「你怎麼會跑過好幾趟呢？」

丁訝支吾着說道：「我是個郎中，在這裏採過草藥。」

古浪心中很是疑惑，忖道：「他自己是郎中，怎麼還會病成這個樣子？」

古浪心中如此想着，但是並沒有追問下去，踩蹬上馬，問道：「往那裏走？」

丁訝用手向右邊指了一下，說道：「向右邊走，如果我們走得快，初更時分，就可以趕到一個山村，不然我們就要露宿了。」

古浪不再說話，催馬急趕下去。

…………

也不過是恰恰初更時分，這二人一騎，猶在濃濃暮色之中箭也似的向前奔馳。

只見遠處果有幾戶樵家，螢火般的燈光，在叢林之中閃閃爍爍。

丁訝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好了！你慢一點吧！」

由於今天這一天趕了不少路，古浪也就不再堅持，把馬放慢下來，說道：「好吧，我們投宿去！」

那飽經長途奔馳的馬，似乎也知道休息的時候到了，鼓起了勁兒，飛快的向那片燈光跑去。

到了夜晚，天氣更冷了，丁訝的身子不住的發抖，古浪雖然有些不安，但是也無可奈何。

須臾，他們已來到這幾間土房之前，又有一條大黃狗，老遠的吠着。

古浪及丁訝先後下馬，向主人說明來意之後，被安置在一間土房之中。

吃過晚飯，丁訝立時就上炕休息，古浪心中有事，坐立不能安，便道：「丁老，你好好休息吧！我要出去走走。」

丁訝立時說道：「你可不要乘機逃走啊！」

古浪倒是頗有此意，但是他爲人極講義氣，不忍爲此，所以一直壓抑着，聞言笑道：「我如果要拋下你，當初就不會答應你了。」

丁訝這才放心的睡了下來。

古浪推開了門，幾個樵子還在忙着打綑，古浪笑道：「可要我帮忙？」

幾個年青的樵子，笑着婉謝了。

古浪便往門外走去，一個樵子問道：「小兄弟，你要到那裏去了？」

古浪回頭笑道：「我只是隨便走走，看看風景。」

一個年青的樵夫說道：「小兄弟，前面一帶荒涼得很，林子又多，可要認清了道路啊！」

古浪謝過了他們的好意，說道：「小哥放心，我們常出門的人，對於辨識路徑是有些心得的。」

那樵子又笑着囑咐了幾句，古浪向左邊一排寒林走去。

沿途寒風拂面，侵人體膚，古浪心中忖道：「若是再不快些趕路，只怕要遇到大雪呢！」

想到了未來的事，一片渺茫，沿途有這麼多厲害的人物環伺，再加上哈門陀這個怪魔，桑九娘不知何許人，此行成敗，關係着江湖正邪興衰，責任之大，眞使人終日惶恐難安。

想到了這些事，古浪的心情立時沉重下來，由於阿難子去得太倉促，使古浪有些措手不及，簡直不知道如何應付這即將發生的事。

沉思着，古浪漸漸的走入寒林深處，他斜倚着一棵大樹，忖道：「偏偏又遇見這個病老人，前途若是發生事故，我怎能兼顧得來？」

他有心想把丁訝抛下不顧，但是轉念想着道：「我既然答應了他，怎麼能够失信，而且也會被江湖人恥笑。」

想到這裏，即便打消剛才的念頭，忖道：「還是到了甘肅之後，把他安頓下來，然後再奔四川，我總不能照顧他一輩子呀？」

這時他又想到石明松，和自己遺失那粒紅珠，想起：「師父曾經說過，桑九娘是一個極爲難纏的人物，我如今遺失了紅珠，只憑師父留下的來信，不知她是否肯見我？」

才想到這裏，突聽一陣輕脆的蹄聲，由遠處傳了過來，古浪大吃一驚道：「啊，那麼快就有人追來了。」

他連忙藏在那株大樹之後，不一會工夫，一騎白馬遠遠馳來，看眞後：「啊，竟是桑姑娘來了？」

古浪隱在樹後，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激動，桑姑娘窈窕的身影彷彿有一股極大的吸引力，把他整個的心神都吸引住了。

桑姑娘的馬兒慢慢接近了，馳的速度很慢，古浪見她一身綠衣，秀髮紊亂，翠袖飄搖，彷彿是畫上的仙子，美得出奇。

當她來到近前之時，古浪冷不防由樹後轉了出來，叫道：「桑姑娘？」

桑姑娘正在賞着沿途的景色，古浪突然冒了出來，倒把她嚇了一大跳。

當她看清了是古浪之後，面上掛上笑容，用微嗔的口吻說道：「是你！冒冒失失的嚇了我一跳。」

古浪笑道：「對不起，我在這裏玩耍，看見姑娘來了，特地出來打個招呼。」

桑姑娘點了點頭說道：「啊，你怎麼會到這裏來了？」

古浪答道：「我趕路晚了，在此投宿，姑娘，天色就要黑下來，妳還要到那裏去了？」

桑姑娘淺淺一笑，下了馬，手兒牽着韁，走到了古浪面前，說道：「我有要緊的事，那像你這麼悠哉優哉？」

古浪以手指天，說道：「姑娘，天色立時就要黑下來，這條道路又如此難走，你還要趕下去麼？」

桑姑娘順手把馬兒拴在了樹下，笑道：「我已經說過有要緊的事，不得不趕路，不過現在還可以陪你談談。」

古浪望着她長長的睫毛，明亮的大眼睛，心中有一種怡然的感覺。

他現在才十八歲，從來未與女性接觸過，桑姑娘大大方方的靠近了，他的心猛烈的跳起來，臉也紅了。

桑姑娘奇怪的說道：「咦！你怎麼老看着我？」

古浪變得更窘了，移開了目光，囁嚅說道：「我……我……還沒有請教姑娘芳名……」

桑姑娘笑道：「我叫桑燕……」

古浪輕輕的重覆道：「桑燕！桑燕，好妙的名字！」

桑燕嗔道：「妙什麼？」

古浪驚覺過來，英俊的面龐上，又湧上了一層紅暈，說道：「姑娘這麼急忙，要到那裏去？」

桑燕笑了起來，說道：「你這人怎麼回事？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是要到四川去的。」古浪由於太過緊張，以至出言兀突，被桑燕這麼一反問，更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桑燕一雙妙目睁得大大的，說道：「你怎麼了？」頓了一頓，又道：「今天怎麼這樣奇怪？」

古浪連忙定了定心，笑道：「姑娘要往四川什麼地方？」

桑燕笑道：「你倒會岔題兒？」

這句話說得古浪面上又是一陣紅，桑燕又接口道：「我要到嘉陵江，你不是也要到四川麼？何妨我們結伴同行？」

古浪早有此意，聞言喜道：「如此說來，姑娘願意在此過宿了？」

桑燕搖了搖頭，說道：「要走我們就走，我可沒有時間在此躭擱？」

古浪心中忖道：「其實我不比你更急？怎奈有個病老人……」

古浪才想到這裏，桑燕已催道：「怎麼樣？主意拿定了沒有？我這立即就要走了！」

古浪笑了笑，說道：「桑姑娘，按說我有一身急事，不可在此多留，怎奈有個病重的老人，我必需照顧他。」

桑燕睁大了一雙妙目道：「怎麼，你還有病人同行麼？」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也是路上遇見的，他染病很重，要我照拂同行，我雖心急如箭，却也不能不照顧他。」

桑燕又問道：「他是什麼樣子？」

古浪心中很是奇怪，說道：「他又老又瘦，病得非常沉重。」

古浪才說到這裏，桑燕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他得的可是哮喘病？」

古浪大奇，說道：「是的，妳怎麼知道？」

桑燕臉上立時有一層緊張之色，緊緊的問道：「他姓什麼？可曾告訴過你？」

看到她如此模樣，古浪心中好不奇怪，說道：「他姓……」

他才說了兩個字，突然一股極强靭的指力，在他的背後點了一下。

古浪大驚，回身望時，四下空空，却沒有一個人影。

桑燕好似全無覺察，追問道：「他姓什麼？快說呀？」

古浪又道：「他姓……」

「丁」字還未說出口，那股指力又在古浪的背後點了一下，這情形分明是有人不願意他說出來。

四面皆强敵　窺伺春秋筆

這種情形一連兩次，把古浪弄得非常驚異，桑燕又催道：「你到底怎麼了？欲言又止的。」

古浪心中一動，笑了笑說道：「他好像告訴過我姓什麼，我已記不清了，怎麼，姑娘妳認識他麼？」

桑燕半信半疑的望了他一眼，說道：「沒有什麼，我要走了。」

說罷解開了馬韁，騰身而上。

古浪好不奇怪，說道：「怎麼，妳怎麼又突然要走了？」

桑燕面上一絲笑容也無，說道：「我本來就要走的。」說完之後，策馬離去，古浪怔在當地，心中好生疑惑。

桑燕走出了一丈多遠，突然停馬回身，說道：「古浪，你以後打聽打聽，如果他姓丁的話，你要趕快脫離他……」

古浪心中大驚，定着心情問道：「爲什麼？」

桑燕說道：「如果此人姓丁的話，你可遇上江湖最大的惡魔了，他雖然不出江湖上，却是不得了的人物，記住我的話，如果姓丁，趕快離開他，準沒有錯。」

說罷之後，雙足一踢馬腹，馬兒如飛而去，霎時跑得無踪。

古浪驚詑萬分，怔在當地，思前想後，不知如何是好。

他忖道：「我早就懷疑他是個非凡人物，果然是個惡魔，桑燕與我萍水相逢，絕不會騙我的……」

想到這裏，不覺一陣陣心驚，又忖：「剛才我要說出他名姓時，却兩次爲人暗中點住，難道就是他？……」

你思忖了半晌，最後忖道：「我還是現在拉馬而去吧！」想到這裏，便要轉身而回，冷不防一個低澀的聲音說道：「好小子，你想背叛我了。」

古浪大驚，回身望時，那重病的丁訝已靠在樹下，雙手套在袖管內。

古浪驚道：「丁老……你……你怎麼也來了？」

丁訝臉上仍然掛着那一副淺淺的笑容，說道：「你們年青人眞是靠不住，聽了兩句閒話就疑神疑鬼了？」

古浪問道：「剛才我們說的話你都聽見了麼？」

丁訝點點頭，說道：「如果不是我攔住你，差點把我的官印報出來呢！」

聽了他們的話，足證剛才是他在暗中動手，不令古浪說出他的名字。

古浪說道：「你爲什麼不讓我說你的名字？」

丁訝站了起來說道：「那個饒舌的丫頭，目前我還不願意讓她知道，不過你這樣一說，她也就知道是我了。」

古浪接口道：「她爲什麼說你是江湖上的一大惡魔？」

丁訝笑道：「她要這麼說，我有什麼辦法，你現在心中不安，定是懷疑我對你有所企圖……」

他說到這裏，突然停了下來，壓低了聲音說道：「我會詳細的告訴你，我現在去看看可有人偷聽？」說着，他走入了這片林子，漸漸的消失了。

古浪忖道：「對了，我與況紅居動手之時，必定是他暗中助我，我還以爲是哈門陀呢……石明松推我下谷，人馬絲毫未傷，一定也是他施救的，只不知他對我有何企圖，莫非也是爲了春秋筆？」

想到這裏，古浪不禁一陣陣驚心，這麼多老人圍繞着他，已經使他窮於應付，現在又多個丁訝，使他更加憂慮。

不太久的工夫，丁訝就回來了。

他喘息着說道：「還好，哈門陀現在沒有盯着你，我們可以談談。」

古浪大驚，脫口道：「怎麼，你也知道哈門陀？」

丁訝一笑說道：「我認識他，他却不認識我，他跟了你一路了，難道你還不知道？」

古浪心中好不吃驚，說道：「我也想到他會跟我，不過沒有發現？」

丁訝點點頭，說道：「現在廢話少說，你一定懷疑我們也是爲了『春秋筆』才貼上你的吧？」

古浪點點頭，丁訝又道：「這一羣老人，都是爲了『春秋筆』，我却不是！」

古浪咬牙道：「你們都錯了，我那裏知道甚麼春秋筆？」

丁訝輕笑道：「這些老人，包括哈門陀在內，都不敢斷定你知道『春秋筆』的下落，所以都在暗中查察你，你也作得眞像，弄得他們摸不清楚，哈哈……」說着笑了起來，古浪一驚，說道：「丁老，你此言何意？」

丁訝笑笑道：「孩子，你是騙不過我的。」

古浪驚道：「我不會騙過你……」

丁訝雙目盯着古浪，說道：「春秋筆在你身上，焉能逃得過我的眼睛？」

古浪聞言大驚失色，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知道「春秋筆」在他身上的人？

丁訝接口道：「我在『達木寺』親見阿難子把春秋筆交給你，還錯得了麼？」

古浪已然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丁訝壓低了聲音，繼續說道：「你不必驚慌，我如果志在『春秋筆』，只消舉手之勞，那還用得着這麼麻煩？」

古浪面對着這個神秘恐怖的老人，一雙俊目緊緊的盯在他的臉上，不知他到底有何企圖。

丁訝笑了笑，說道：「看你嚇得這個樣子。」

古浪道：「你別唬人了，阿難子若是把『春秋筆』交給我，豈會讓人知道？」

丁訝笑道：「你還要否認，孩子，『春秋筆』爲下天至寶，阿難子縱然看中了你，但他自己圓寂在即，這麼多强敵環伺於你，他豈能放心。」

古浪沒有開口，丁訝又接口道：「阿難子也是精乖得很，我的事情，只有他最清楚，所以他故意讓我聽見，因爲他知道我志不在『春秋筆』！」

古浪問道：「他爲什麼故意讓你知道

呢？」

丁訝笑道：「毫無疑問，他要我暗中保護你，因爲他知道，我要借重你到桑家堡去。」

古浪奇道：「桑家堡？」

丁訝點點頭道：「不錯！你總該知道桑九娘吧！她就是桑家堡的主人！」

古浪心中好不吃驚，忖道：「這丁訝沒有騙人，什麼他都知道了！」

丁訝又接口道：「我到桑家堡去，主要的是要見見桑九娘，至於我爲什麼一定要見她，恕我不能告訴你。」

古浪問道：「你去桑家堡，我能出什麼力呢？」

丁訝笑了笑道：「我這次到『達木寺』去，主要是爲了找阿難子要的那一粒『紅珠』……」

古浪聽到這裏，一陣心驚，忖道：「他却不知道，紅珠已經被我遺失了！」

丁訝接着又道：「由於我與阿難子是同輩的人物，彼此都很好强，早年曾有些誤會，所以我到『達木寺』找他，不願求他，他也知道，所以我們書柬來往，最後他給了我這張條子。」

他說着由身子上取出了一張紙條，古浪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言牙吾兄賜鑒：

大函奉悉，所云極是，吾兄情深似海，垂老不移，令人欣佩。『春秋筆』巳交給小徒，他雖智勇，但强敵過多，紅珠亦巳交其作爲信物，吾兄可暗中與他結伴，各得其所，小徒刼難正多，還仗賜助，爲荷。

弟阿難子」

古浪雖然不大懂信中之意，但是這是阿難子親筆，有了阿難子這封信，古浪不禁大爲寬心。

如此，丁訝的出現，不但非禍，而且是莫大的帮助。

古浪正感前途茫茫，孤身難於應付，有了丁訝相護同行，心中好不高興。

他連忙拱手一拜道：「弟子古浪，不識師伯廬山眞面目，萬望恕罪！」

丁訝收好了阿難子的紙條，正色說道：「方才桑燕稱我爲江湖第一惡魔，所言倒是不假，不過我……在世之日巳經不多，只求能見桑九娘一面，那裏還有餘力作怪呢？」

古浪見他表情很是沉痛，由方才阿難子的信件看來，丁訝與桑九娘之間，似有隱情，却不知他去見桑九娘，爲何還要以紅珠爲證。

丁訝嘆了一陣，接着說道：「那粒紅珠子呢？」

古浪紅着臉，說道：「我……我在谷底時，發覺巳經遺失了！」

丁訝聞言面色大變，說道：「眞的？糟了！糟了！」

古浪見他急成如此樣子，心中也很難過，說道：「我還以爲是石明松撿去了，可是方才搜他的身，並沒有發現！」

丁訝搖頭道：「據我猜測，絕非石明松……」

他緊皺着眉頭，沉思起來，古浪又道：「我收藏得極好，如果不是石明松，便是墜谷時失落了！」

丁訝突然拍了一下大腿，說道：「是了！那粒紅珠，巳然到了哈門陀手中！」

古浪大驚，說道：「怎麼？到了他……他的手中？」

丁訝點點頭道：「我們落崖之時，他正在一旁窺伺，等他救了我們之後，我曾見他彎身拾了一物，匆匆就走，定是他把紅珠拾去了！」

古浪好不驚奇，說道：「啊！原來不是你救我們的？」

丁訝笑道：「我既知道他在一旁，豈能出手，我知道他絕不會讓我們受傷，所以當我們落地時，都是被他托住的，他爲了救那匹馬兒，慢了一步，你才摔昏過去了。」

古浪這才恍然，急道：「紅珠被他拿去，他豈不一切都明白了？」

丁訝搖頭道：「萬幸這顆紅珠，江湖上無人知道，不過哈門陀生性多疑，他拾得之後，一定要詳加研究，一方面還要看你反應如何。」

古浪說道：「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丁訝皺了皺眉頭，說道：「禍是你闖的，事情却非要我來解决不可！你放心吧，我有辦法弄回來的！」

古浪將信將疑，說道：「你眞有辦法麼？」

丁訝笑道：「這粒紅珠關係我最大，就是沒有辦法，我也得想辦法的！」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下，接着又說道：「不過，在哈門陀這種人物身上動手脚，太困難了……」

才說 這裏，突然對古浪使了一下眼色。

古浪知道必有緣故，連忙收起焦急之容，而丁訝則又軟綿綿的靠到樹上，低聲的呻吟着。

同時又似原先柔弱的聲調說道：「古兄弟，照這麼說，我的病很難治了？」

古浪知道必定來了外人，說不定是哈門陀，便裝着糊塗說道：「這很難說，不過你年紀太大，比較困難些！」

丁訝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好在我也不想長生不老，能拖幾年就幾年吧，但願到四川能够找着我那孫兒，我死也瞑目了。」

古浪未曾接口，丁訝突道：「古兄弟，你母親留下的那粒紅珠子，倒是眞好，能否給我玩賞一下？」

古浪知他言中之意，聞言很懊喪的說道：「那是先母留下唯一的一件紀念物，不料被我不愼遺失，眞是痛心！」

丁訝接口道：「說不定被石明松拿走了。」

古浪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他們怎麼竟把我當成了『春秋筆』傳人？那粒紅珠對我是件無價之寶，對別人却是一點用也沒有啊！」

丁訝扶着樹幹，站起來，搖了搖頭，說道：「唔……我眞不明白你們這些會武功的人，我看你還是趁早退出江湖，找個小生意作作罷！」

他說着搖搖擺擺的走了兩步，又道：「天晚了，你扶我回去吧！」

古浪答應一聲，扶着丁訝慢慢的走回去。

等到他們的人影在這片林子裏消失之後，兩條灰影，閃電般的射了出來。

他們正是石懷沙及谷小良！

石懷沙遙望着他們的去處，皺着一雙白眉，說道：「照我們這幾天跟踪的情形看來，古浪似乎並無什麼可疑之處！」

谷小良只是沉思，石懷沙問道：「老谷，你在想什麼？」

谷小良答道：「我在想那個姓丁的老頭，莫非也只是一個平凡的人物麼？」

石懷沙接口道：「他看來是沒有什麼出奇之處，不過我們還得慢慢觀察才能決定！」

谷小良接口道：「我看還是不要太死盯着他們，萬一不是他們，豈不把別的路綫都放過了？」

石懷沙思索了一下說道：「我們跟他到甘肅，到時再出面試試，如果仍然沒有結果，那就只好趕快去找別的綫索了。」

谷小良點點頭，說道：「好！就這麼辦！」

說完之後，二人如脫弦之箭，飛馳而去。

在他們走後不久，「刷」的一聲輕響，又是一條淡影，平沙落雁般，由一株兩丈多高的大樹上落了下來。

待他身子站直後，看清了他竟是久未露面的琴先生！

他穿着一件葛黃的長袍，滿頭凌亂白髮，風塵僕僕，右手仍然拿着那支竹笛。

他用右手的大袖，拂去肩上的落葉，雙目如炬，注視着遠方。

良久，他低語道：「哼！這兩個老鬼子竟搭擋起來了！」

說了這句話，他便倒揹着手，來回的踱着步，似在沉思。

由他緊鎖的雙眉，和他的面部表情看來，可以看出他沒有想出什麼頭緒。

半晌，他又自語道：「這件事眞個奇怪！阿難子豈會把『春秋筆』的下落，告訴這個不經世面的毛孩子？」

他搖了搖頭，似乎認爲不可能，又道：「這個丁老頭也叫人費解，他若是會武功，絕不會逃過我的眼睛，由他眼睛看來，分明是平凡之人啊！」

他一個人自言自語，自問自答，許久不得要領，最後搖了搖頭，回身向林中走去，很快的消失不見。

這一片寒林，立時又靜寂如死，連落葉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

在一株合抱的大樹下，倚靠着一個白髮老人，他手中拿着一粒血紅的珠子。

他正是哈門陀，拿着古浪失去的那粒珠子，雙目平視，陷入沉思之中。

良久良久，他不曾說過一句話，面上也沒有一絲表情，那粒紅珠不停的在他手中轉來轉去。

忽然，他霍的站了起來，把手中那粒紅珠舉於眼前，低聲的自語道：「小娃娃！我就要這顆珠子來考驗你，若是弄鬼，那可是逼我開戒了！」

他搖搖幌幌而去，走得很慢，漸漸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意外的，丁訝却在另一株樹後出現，他臉上掛着一絲狡笑，自語道：「果然在你手中……我自有辦法！」

這一夜很平靜的過去了，晨起之後，丁訝的病勢似乎更壞，不住的喘哮，但在吃了一粒藥丸之後，就又恢復了正常。

丁訝喘息着道：「不早了，我們該走了吧！」

古浪關切的說道：「丁老，我看你的病不輕，是不是要多休息一下？」

丁訝搖了搖頭，苦笑道：「咳！這病是不治之症，我巳活了這麼多年紀，也不在乎了，只望在死之前能見他一面。」

說着他不住的搖頭，意猶未盡的停了下來。

古浪雖然不知道他與桑九娘之間有什麼關係，但是也感到非常難過。

丁訝呆呆的發了一陣怔，突然站起來，說道：「走吧！今天要趕不少路呢！」

古浪這才喚來了樵子，打發了宿費，二人一馬，迎着寒凉的曉風，向前方一片遠林馳去。

丁訝在馬上低聲笑道：「這批老頭子也够辛苦了！」

古浪心中一驚，問道：「他們還跟着我們嗎？」

丁訝點了點頭，古浪又道：「有那些人？」

丁訝一笑把聲音壓得更低說道：「有石懷沙，谷小良，琴子南……」

古浪驚道：「琴子南？可就是那個琴先生？」

丁訝點頭道：「就是他！」

古浪好不驚詫，這是他第一次聽人說到琴先生的全名，對丁訝更有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丁訝又道：「還有哈門陀！」

古浪心中暗叫一聲苦，說道：「唉！他果然一直跟着我。」

丁訝接口道：「還不止此呢！那粒紅珠子，不出我所料，果然在他手中。」

古浪變得更緊張了，他問道：「那……那怎麼辦？」

丁訝轉過臉來，問道：「若是沒有我同行，你怎麼辦？」

古浪被問得臉上一紅，說道：「那……我只有想辦法偷回來！」

丁訝點了點頭，說道：「對呀！現在我就是要想辦法偷回來！」

說話之際，馬兒巳經馳進了寒林深處，古浪壓低了聲音，道：「我們如何動手呢？」

丁訝聞言笑了笑，說道：「這粒珠子與我的關係最大，就交給我辦吧！」

由於丁訝有這身重病，古浪又深知哈門陀的厲害，不禁說道：「丁老，你病得這麼重，哈門陀……」

話未說完，丁訝巳然笑道：「你怕我惹不起哈門陀麼？」

聽丁訝這麼說，古浪不禁怔了一怔，說道：「我不是怕你抵不過他，只是你有病在身啊！」

丁訝點了點頭，說道：「不錯！哈門陀是個厲害人物，不過我丁訝却不怕他，雖然我有這身病，他對我也無可奈何！」

古浪見他白眉聳動，目中奇光閃射，心中暗驚，忖道：「這個老人果然有一身奇技。」

這正是古浪與他相識以來，第一次見

他目射奇光，心中不禁一陣駭然。

這時丁訝又接口道：「關於這件事，我自會去辦，以後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古浪答應一聲，不再說話，那匹精神飽滿的駿馬，四蹄翻飛，馳速快得出奇。

古浪心中忖道：「以我這匹寶馬的速度，他們在後面居然追得上，武功可眞够驚人了！」

忽然地他又想到了石明松，忖道：「現在他不知道怎麼樣了，也不知道誰把他點傷了的。」

才想到這裏，突然丁訝低聲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前途就要有麻煩了！」

古浪一驚，問道：「會是誰？」

丁訝一笑，說道：「大概是石懷沙和谷小良吧，他們二人是搭檔，想刦春秋筆洗刷他們見不得人的罪惡！」

古浪心中很是憤怒，說道：「這兩個老東西屢敗不退，我倒要會會他們！」

丁訝笑道：「好極了！你看他們不是來了麼？」

古浪向前望去，只見十餘丈外，有個白髮老人，擱在狹窄的山徑上。

他立時放慢了馬，緩緩逼近過去。

石懷沙首先開口道：「古兄弟好！」

古浪含笑拱手，說道：「兩位老師父好！你們是要往那裏去？」

谷小良一手插腰，一手向後面指了一下道：「甘肅，你呢？」

古浪從容自如，含笑說道：「巧得很，我也是往甘肅去的。」

石懷沙用手指了丁訝一下，說道：「這位老先生是什麼人？」

古浪還未開口，丁訝已然說道：「我姓丁，因爲順路，搭了這位小哥的馬，二位貴姓呀？」

他說話的聲音低澀乾啞，氣虛不實，谷小良及石懷沙並沒有回答他，却互對了一下目光。

古浪正要開口，石懷沙已經說道：「古小弟，你下馬來陪我們談談如何？」

古浪笑道：「本當下馬恭聆二位教誨，怎奈有事在身，急於趕路，恕我無法從命了！」

石懷沙面色一變，說道：「怎麼？古小弟不賞臉？」

古浪心中很是氣憤，正要回話，丁訝長長的呻吟一聲，說道：「唔……我也受不了啦！古兄弟！既然碰見熟人，我們就下馬歇歇吧！」

古浪知道事情不可避免，只得點了點頭，說道：「好吧，我只能躭擱一會，以後可不能下馬休息了。」

丁訝連連的點着頭道：「成！成！我是眞……受不了啦！」

說着又大聲的哮喘起來，古浪知道他是假裝的，心中暗笑，忖道：「這兩個老東西，都不知道碰見了比哈門陀還難纏的人物呢！」

古浪下馬之後，把丁訝扶了下來，丁訝才一下馬，立時倚樹坐下，用手輕撫胸口，連連喘息。谷小良及石懷沙均是一言不發，全神的觀察着丁訝的一舉一動，但是他們並無所得。

古浪走到他們二人面前，含笑說道：「兩位老師有何見教？」

石懷沙笑了笑，說道：「離開『達木寺』已經幾天了，這些日子來，你都在那裏？」

古浪冷冷一笑，說道：「我不就在這條路上趕路麼？」

石懷沙被他說得一怔，隨即笑道：「我只想問你一句話，你可曾聽說過關於『春秋筆』的事？」

古浪點了點頭，說道：「我自然聽說過滿，江湖之人，誰不曾聽說過？又豈只我古浪一人？」

由於古浪言詞不遜，弄得石懷沙很尷尬，谷小良接上來說道：「我們的意思是說，自你離開『達木寺』之後，這沿途下來，可曾聽到過春秋筆的消息？」

古浪一笑，說道：「不曾聽到過，如果不是方才二位提起春秋筆之事，我都忘懷了呢！」

聽了古浪這句話，谷小良及石懷沙均是面色一變，谷小良冷笑道：「古浪，我們誠心問你，你可別給我們裝胡塗！」

古浪訝然道：「谷老師此言何意？」

石懷沙又道：「告訴我，在我們未到『達木寺』前，你是否已與阿難子有了接觸？」

古浪心中一驚，極力的鎭靜着。

石懷沙又道：「在我們都未與阿難子見面之前，你們已有了交易了，是麼？」

古浪沉住了氣，大笑道：「哈……石明松造此謠言，想是爲了轉移你們的注意力，我還在懷疑他是春秋筆的傳人呢！」

石懷沙及谷小良又對了一下目光，谷小良說道：「這麼說來，你事先並未見到阿難子？」

古浪一笑，說道：「我與阿難子素不相識，隨你們怎麼想好了！」

石懷沙及谷小良似乎也拿不定主意，古浪緊接着說道：「若是只爲了這件事，恕我無可奉告，我要告辭了！」

說完立時轉身走開，谷小良突然說道：「且慢！」

古浪回過了身，不悅的說道：「谷老師還有什麼事情？」

谷小良陰險的笑了笑，說道：「我還有一個疑問，在『達木寺』中，我與石兄曾各接你一掌，居然不分高下，此事我們一直在懷疑。」

古浪冷笑道：「懷疑又怎麼樣？」

谷小良氣得一瞪眼道：「懷疑又怎麼樣？告訴你，我們懷疑是阿難子在暗中助你！」

古浪笑道：「哈！你想得倒天眞！」

這句話又把谷小良氣得面色一變，他叫道：「你少賣狂！我們立時就可查出眞相來，現在你再分別接我們一掌，如果還有那般功力，我們深信你，否則便是阿難子與你有過來往！」

古浪心中一驚，但是表面還是硬撑着說道：「極願奉陪！」

他說着，目光向丁訝掃了一下，見他雙手套在袖子裏，垂着頭，似是睡着了。

古浪心中忖道：「還有別人在窺伺，丁訝要掩飾他的身份，不能暗中助我，不知我能否敵得住他們？……」

由於古浪毫無懼色，倒使谷小良及石懷沙遲疑起來。

（未完）


唐太宗—
盛名遠播之
成功人仕,
精力過人,
英明神武.
寧神固本
唐太宗本名李世民,生于貴族之家,自少熟讀兵書,精通武藝.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各自稱霸;太宗獨具慧眼,廣羅奇材異士,善加任用,故能統一天下,帝業早成.
唐朝帝國版圖遼闊無比,然太宗以過人之精神魄力,英明手段,使之成爲國史上最富强之朝代之一.
治國平天下,需要强健之精神魄力;今日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每日皆勞心勞力,以應付繁忙之業務,爲了保持最佳狀態,所以他們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